

瞿秋白文集

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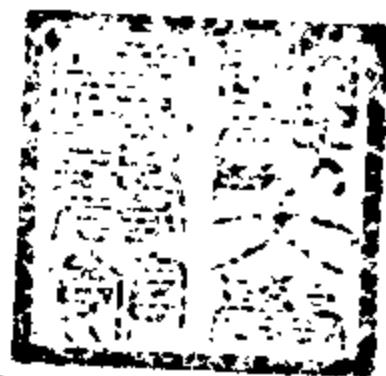
瞿秋白（一九〇九—一九三六）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文集包括小說、散文、詩歌、雜文、翻譯作品等，展現了他豐富的文學才華和深刻的思想。本集收錄了他的主要作品，是研究瞿秋白文學成就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九五二年十月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 第三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李吉庆、尹凤阁

瞿秋白文集

QUQIUBAI WENJI

政治理论编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印张 373,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60

ISBN 7-01-000449-8/D·168 定价 13.50元



一九二五年，与杨之华合影

熱 血 日 報

《热血日报》报头和作者的手迹

此日出版之報，不以結算一併，〇〇日報社編（漢）
二到作日，一為句意仍原，與五以十子者註
年〇〇月〇〇日

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

——國學博士瞿秋白

瞿秋白

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這是一篇關於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的論述。文章指出，國民會議是當時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契機，但必須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五卅運動則體現了民眾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反抗。作者認為，國民會議應吸收各界代表，實行民主選舉，並保障言論、集會的自由。同時，五卅運動不應僅是民眾的自發行動，而應與國民會議相結合，共同推動中國的進步與改革。

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這是一篇關於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的論述。文章指出，國民會議是當時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契機，但必須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五卅運動則體現了民眾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反抗。作者認為，國民會議應吸收各界代表，實行民主選舉，並保障言論、集會的自由。同時，五卅運動不應僅是民眾的自發行動，而應與國民會議相結合，共同推動中國的進步與改革。

作者自編《瞿秋白論文集》(未出版)改樣之頁

目 录

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1
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一九二五年 二月十一日).....	8
民族的劳资斗争(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12
帝国主义的佃仆与中国平民(一九二五年二月 二十六日).....	16
列宁主义概说——改译施达林著之《列宁与列宁 主义》里的一部(一九二五年二月).....	22
(一)列宁主义之历史的根源.....	24
(二)列宁主义之方法.....	26
(三)列宁主义与理论.....	29
(四)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	31
(五)无产阶级独裁制论.....	37
(六)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	43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一九二五年二月).....	50
道威斯计划与世界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二月).....	64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二月).....	76
(一)孙中山政治上的长成.....	76
(二)康梁保皇党之国家主义与下等平民之民族革命.....	79

(三) 辛亥革命前之阶级分化·····	82
(四) 辛亥的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革命的胜利·····	84
(五) 孙中山镇压买办阶级与联俄联共政策·····	90
世界职工运动状况(一九二五年二月)·····	99
日本对华贸易之经济侵略(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	121
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124
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镇压买办	
阶级商团之反革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130
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137
淞沪特别市和淞沪的民权(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141
上海之外国政府与中国臣民——上海纳税外人会议	
及中国市民之自由权(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	145
五一纪念与国际劳动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	151
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	155
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四月)·····	160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一九二五年四月)·····	165
评职工运动中的反动派(一九二五年四月)·····	173
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一九二五年四月)·····	175
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上海—青岛—大连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179
《热血日报》发刊辞(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184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186
外人大屠杀之目的——上海—汉口—青岛—大连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189

中国人不要做外人爪牙(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192
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	194
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	198
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203
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206
巡捕房的假证人(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209
枪弹究竟应当从那里进去?(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210
上帝呢, 还是财产?(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211
贼的伎俩(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212
蔡廷幹的表示(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213
也是一种爱国方法(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214
江亢虎辟赤化谣(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215
小吃齐心酒(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216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217
更可怕的十秒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223
可爱的梁启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225
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 ——上海总商会却还要 反对民众的团结(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226
大家都卖气力了(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230
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231
卖国的不但政府(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235
蔡督亦打扑克(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236

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商阙报阙的勾结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237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241
无耻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253
总商会的非合作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257
糊涂的《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258
自由的劳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259
可恶的上海报界(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260
虞洽卿与六十万元(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261
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262
官僚商阙之秘密外交——人民快起来打倒他们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264
还希望军阀们来救国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267
不如是, 势必五分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268
交涉破裂后我们怎么办?——全国对外的大罢业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269
外国皇帝的勋章与中国同胞的血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273
一手给钱一手开枪之张少帅(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274
大老板们好财运(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275
死活只有两条路——全国对外大罢业还是做奴隶?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277
谁是敌, 谁是友?(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280

全国罢工潮与上海开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284
北京政府之修正不平等条约——日本外相之政策	
可以对照(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288
全国大示威的意义——应再有实际上的统一行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291
英帝国主义之阴谋——广州事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295
五卅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297
五卅屠杀后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301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306
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313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九二五年八月)	320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	340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	354
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363
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367
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一九二五年	
十一月一日)	370
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77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九二五年)	385
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396
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改译)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403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414
一 北京政变与国民会议之标语.....	414
二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	420
三 反动之重来与国民会议之战.....	435
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447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	
主义派之分析(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457
一 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	457
二 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	462
三 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问题.....	466
四 中国革命之国际性与民族问题.....	471
五 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问题.....	476
六 革命军队与国民革命独裁制的问题.....	478
七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前途.....	482
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一九二六年一月)	488
第一讲 绪论.....	488
第二讲 帝国主义前的民族问题.....	492
第三讲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	502
第四讲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	508

战壕断语——中国革命者的杂记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十六日).....	514
一 摩洛哥和叙利亚.....	515
二 摩塞尔问题、土耳其、蒙古、爪哇.....	519
三 危机中的波兰.....	524
四 德国的革命新潮.....	527
五 寡头政治的美国.....	529
六 所谓大英帝国主义.....	532
对于阶级斗争之一个疑问——答明致先生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540
两副面孔一个公式(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545
大家谢了大家(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546
日本外交部搬家(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547
好个交换条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548
苏联真无诚意!(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549
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	
——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	
(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	550
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560
都是犯了圣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566
赤化共产真时髦(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567
原来唯恐我们不快死不坐牢(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569
法统说的由来原来在此!(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571

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再答明致先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572
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上海工部局总董 教训总商会会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577
怎样实现国民革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585
苏俄与民族解放(一九二六年四月).....	587

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 一九二五年之“二七”*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中国的工人阶级处于军阀制度及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之下，他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一开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一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中国民族的民族斗争里的先锋。从一九二一年工人运动的发生以来，工会的组织运动、罢工运动，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实际上呢，这些运动紧跟着“五四”以来的排日民族运动而来。足见是当那商人、学生的斗争力疲弱下去的时候，独有工人阶级继续着革命的斗争，反对各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资本家；海员罢工^①、唐山罢工^②、京汉罢工^③先后继起，的确给国内国外的反动势力以重大的打击。这一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民族运动之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猛进，国内的民族革命运动便渐渐有兴起的势头，资产阶级也跟着抬起头来，军阀和帝国主义都不得不卖弄欺人的左倾政策，吴佩孚^④高唱甚

* 本文曾收入作者 1927 年自编《醒秋白论文集》(未出版)，并作了文字校订。

么国是会议^⑤，各地的商会也有不少附和的。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主张召集一切民主派的联合会议，建筑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中国工人的职工运动发展，已经表示民主战线中有实力的主力军。然而资产阶级及其他政党不能重视这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不是想望吴佩孚行仁政，便是只靠军事的行动。工人阶级不顾势孤力薄，仍旧继续奋斗，京汉总工会成立的尝试，便是那最后的示威。当时资产阶级的舆论，京汉一带的商人，都是近视的，看不见这工人阶级力量的集中是反对军阀政治的最大的力量，只顾目前的小利，反而说工人的行动有碍安宁秩序和交通。军阀和帝国主义呢，却知道：只要摧折了这一支生力军，其余的什么商会，什么民意都不足惧，尽可安心进行贿选，抬出一个吴佩孚的工具——曹錕^⑥，立定卖国的“正式”政府；英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权便巩固了。果不其然！京汉总工会被封时的大罢工，受了“二七”屠杀^⑦的大打击而失败之后，不但北部铁路工人的工会完全受摧残，不但全国的职工运动都受着镇压而趋于消沉；而且不过半年，直系军阀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天一天高压下来，曹党驱黎^⑧，贿选成功，全国各阶级都屈服在军阀淫威之下，而且接着便暗助陈炯明以全力图粤^⑨，谋摧残民族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

总之，这一时期，职工运动受军阀的镇压而消沉，其余一切进步的解放的争自由、争国权的运动，都连带着而镇压下去。这是两年来的事实。所以可以说：“二七”不但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关键，而且是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关键。

“二七”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职工运动虽然表面上有一时期的沉寂，然而实际上各地的工人仍旧继续不断的向前进行。客观上的状况稍稍松动，工人阶级便开始反守为攻的斗争。水口山矿山工人的罢工^⑩、北方铁路工人的全国总工会运动^⑪仍在前仆后继——屡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摧残。江浙手工业工人，上海纱厂、纺织业、烟业的工人，也是屡起屡仆的和中外资本家奋斗^⑫，虽然结果大半失败，然而“二七”而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越发增高，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力日益增进——是显然的事实。况且陈炯明猛攻广州的时候，南方劳动阶级都积极的赞助革命势力反抗这帝国主义走狗之走狗；陈炯明失败之后，广州革命政府也就明白取得劳动民众的赞助之重要，广东方面的职工运动便得着些公开的可能——工人代表会^⑬组织成功；工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日趋激昂，由民族意识而进于阶级意识的倾向日益鲜明（沙面罢工^⑭，反抗商团^⑮等）；海员工会加入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组合。南方民族革命运动因有工人阶级的这种积极参加，力量便一天一天增长起来；南方的职工运动的本身又在尽着发展——这两方面的潮势自然也影响到北方来。于是在这中国民族的总斗争日渐兴起的时候，工人阶级自然力求奋起而领导他。

一年来民族运动的进步，虽然北方在冯玉祥政变^⑯以前，并不能与职工运动以急进的机会；然而这一年多两年来职工运动的反守为攻的趋势和民族运动的兴起，大致有并进的形势。此次北京政变的主因，固然在于日本势力渐大，而排斥英美势力；然而还有两种动力：一是经济上中国资产阶级相当的

发展力；一是政治上南方民族运动的逐渐北侵。这两种势力的影响于政变，自然而然使在政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趁着旧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崩溃，急起集合自己的势力。现时北方各军阀之间的均势还没有十分稳定，其中一部分倾向于民族运动而想得民众的赞助；别部分虽勾结帝国主义，而实力不充足，也想行市恩政策以得“民心”。所以工人阶级在京汉北段，取得比较公开的自由。这种形势之下，北方铁路工人又在“二七”那天开全国铁路工人总工会；各地工会都加入国民会议促进会^①。总之，北京政府的镇压政策还不敢直接行使，在总的民族运动兴起的时期，政权方面，自己还没巩固，自然对民众有些让步政策；工人阶级的职工运动也就努力的集合团结起来，以备继续斗争。中国工人阶级这次得到职工运动的公开的可能，固然受民族运动发展的影响；然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继续进行，都全看新起的职工运动能否充分的自由发展，中国工人阶级能否因此发展而成为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

两年前的“二七”是职工运动失败而退守的纪念日；两年后的“二七”是职工运动复兴而再进攻的纪念日了！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是中国铁路工人失败，而全国职工运动以至于民族革命运动，随之而受镇压的纪念日。一九二五年的“二七”，是全国铁路工人大结合的日子；但是是否能成为全国职工运动复兴以至于民族革命运动得以随之而进取的纪念日呢，——这却还是一个问题！

政府方面的召集善后会议^②，聘请商会等领袖为善后会议的专门委员，允许工人集会等让步政策，是否是欺人的，是

否是以退为进的让步呢？这是无可疑的：假使他实力充足，军阀间相持局面得了维持均势的办法，他立刻便要取回这些让步的。民族革命运动方面的右派呢：或是想破坏工人阶级运动的统一，愚弄一部分工人做他们的工具，中伤一部分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工人说他们过激派；或者忽视工人阶级恐惧工人阶级的力量，自己能受政府的“青眼”得列席政府会议，便不去力争平民的自由权，想以此卖好政府，而牺牲工人。民族革命运动中这种右派政策，其势必定使政府利用他们破坏工人运动，等到政府觉得巩固的时候，连他们也就“走狗烹，良弓藏”了。

中国工人阶级在今年的“二七”——职工运动复活的示威纪念日，集中自己的阶级力量，表示自己的阶级觉悟；同时也就明察这种形势，严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或军阀的奸细破坏职工运动；这不但是保证自己阶级斗争的独立不受他们的欺罔，而且是守卫这民族革命运动主力军的大本营！一九二五年的“二七”，应当是全国职工运动复兴的关键，亦便是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巩固的基础的一关键！

原载 1925 年 2 月 7 日《向导》第 101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1922 年 1 月，香港中国海员在中华海员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经 26 天斗争，迫使香港英国当局允诺工人要求，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② 1922 年 10 月，开滦煤矿五矿（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

家沟)5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唐山铁路、纱厂、水泥厂工人和交通大学学生对矿工进行援助。中国反动当局派出军警会同英国军队1万多人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

③ 京汉罢工，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

④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洛阳。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及国民军打败。1926年联合奉军进攻国民军。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

⑤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前，直系军阀吴佩孚为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提议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实现“和平统一”。直系取得中央政权后，立即步段氏后尘，强调“武力统一”，骗局彻底破产。

⑥ 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直系军阀首领。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与奉系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权。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军，控制北京政权。1923年以5000元1张选票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被冯玉祥撵下台。

⑦ “二七”屠杀，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吴佩孚指使其部下屠杀罢工工人。

⑧ 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为了达到自己上台的目的，策动了所谓国民大会、市民请愿、军警索贿、公民示威等一系列事件，逼迫总统黎元洪下台。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

⑨ 陈炯明(1878—192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副都督、都督，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1922年6月指挥所部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孙中山，图谋独霸广东。次年1月被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击败，退守东江一带。1925年所部被国民革命军彻底打垮。

⑩ 1922年11月，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3千多工人罢工，迫使

矿方同意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证工会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要求。

⑪ 1924年2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京奉、京绥、津浦等铁路工人代表在北京举行各路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推动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

⑫ 这里指1924年下半年上海南洋烟厂7千余工人罢工，苏州1万多机织工人罢工，浙江余姚1万多户盐民罢工等。

⑬ 工人代表会，即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广州工人代表会。

⑭ 1924年7月，广州沙面华工罢工，抗议帝国主义者在沙面租界实行不允许中国人自由出入的新警律，华捕随之也加入罢工，迫使租界当局取消了新警律。

⑮ 1924年10月，广东商团军发动反革命叛乱，反对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在工农武装和广大人民支持下坚决镇压了这一叛乱活动。

⑯ 冯玉祥的政变，即北京政变。1924年10月，倾向南方革命政府的冯玉祥率部从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改组内阁，使直系军阀的统治瓦解。

⑰ 国民会议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力量，当时为推进国民会议运动，反对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全国各地成立的联合战线团体。1925年3月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

⑱ 1925年2月，段祺瑞为使自已统治合法化，并抵制国民会议，提出召开善后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军阀头目及各省议会、商会、农会、教育会会长等。这实际上是军阀官僚朋分政权的会议。

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日本资本在中国棉纱业里的势力，大家都知道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移资中国，就近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实是最可怕的手段。一则中国工人生活程度低；二则中国破产失业的人多，劳动力供过于求；三则中国工业在发达初期，工人都是初从乡下进城的失业农民，绝无职工运动的经验——组织工会，指挥罢工，积聚罢工基金等；四则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民众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所以中国工人工资既低，工作时间又长，待遇又可以随心所欲，不怕反抗，——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因此，日本英国等的资本家，搜括了中国的原料，便在中国建筑起工厂来。这样一来，外国资本家不但可以销纳他自己国内的余剩资本，缓和他自己国内的社会革命运动，而且可以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里，尽先占领中国市场，永世不让中国实业发展，尽量剥削“驯服”的中国劳动者，取得异于寻常的多量利润。

五四以来的抵制日货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发

展——实业发展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运动。从那时起，“提倡国货以杜漏卮”差不多成了一种口号。其实外货的输入还是次一等的问题，日本人在中国境内这样发展纺织业，将来一切实业都照这样下去，中国人虽欲排货而有不得的日子。中国人要抵制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不但排货运动没有用，便是宣言提倡国货也是没有用。大家不知道一两年来纺织业恐慌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办的纱厂有许多被日本人并了去吗？中国人要抵抗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必定要劳动平民觉醒起来，必定要那“驯服的”劳动平民奋起斗争，争得我们中国人民所应有的权利，中国国家的解放和独立！然而要这一斗争能得到胜利，最先的必要条件，便是中国劳动者的自由，中国劳动者一般的生活改善——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

现在中国劳动者已经不再驯服了！

二月九日小沙渡的日本纱厂里二万多的中国男女工人罢工了。中国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应当从此更深入更扩大起来了。

小沙渡的这些纱厂，属于一个名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这家公司资本很雄厚，他在日本、青岛、上海共有十五个厂；在上海小沙渡的共十一厂。平时这些厂里对于工人非常苛待，工人稍不听话非打即骂，惨无人道。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也很少；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而且每月在工资里要扣除所谓“储蓄费”，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

谓“储蓄赏”也是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种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便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使剥削而不受反抗。这次罢工便是因为有一厂开除一批男工，将“养成工”去替调，并且拘捕工人代表。这种待遇和工作条件之下，中国工人简直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他们住的房子是三几家合一间小屋，吃的是喂猪的食料。此等痛苦，难道是宣言抵制日货的人所感觉得到的！如今这种工人已经团结，已经组成工会，二万多人的群众已经开始斗争。中国国民都应当积极起来援助。我们知道：工人的阶级觉悟，工人的阶级斗争的精神，必然比五分钟热度的排货运动彻底。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必定比其他人民格外巩固。然而日本资本家方面有租界的外国政府、外国巡捕、外国包探做他的助手；日本资本家有的是钱，会用收买贿赂等的卑劣手段破坏罢工。工人方面有甚么？甚么亦没有，除出自己的赤手空拳，只有全国劳动阶级和民族运动的援助。

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民族运动者，大家努力起来援助小沙渡的工人！大家应当起来一致力争：（一）严定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的限制；（二）严定最少工资及最多工作时间的限度，夜工工资应格外增多；（三）特别规定使用女工、童工的法律；（四）改良工人待遇，供给工人住宅、医药等；（五）工人在

伤疾病等，由工厂担负保险费……；（六）上海市现在正谋自治，应当即日废除租界①，取消工部局②等类的外国政府，一切工人都应有选举权、参政权。

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根本消灭外国人剥削中国劳动，占领中国市场的现象；只有如此，中国人才能跳出牛马奴隶的地位！

原载 1925 年 2 月 14 日《向导》第 102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租界，是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在其通商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为“外侨居留或经商”的一定区域，在界内筑路建屋，并僭取了“管理权”。在旧中国租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一国单独管理的，如汉口“英租界”、上海“法租界”等；一种是由几国共同管理，如上海“公共租界”。

② 工部局，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租界设立的行政机关。上海工部局成立于 1854 年，它不但掌管租界内的行政事务，而且经常干涉和操纵中国上海政府的事务，成为帝国主义执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民族的劳资斗争*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上海日本纱厂里的大罢工，从小沙渡之内外棉株式会社^①十一厂里开始，蔓延到同兴、日华、丰田，以及杨树浦的大康纱厂，罢工人数已达三万以上，延长到两个星期多，至今还没解决。这种大罢工运动，是上海向来所没有的。罢工工人的要求，虽然因各厂情形不同，间或有互相各异的地方，然而大致不出于：（一）反对日人虐待；（二）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三）增加工资；（四）反对裁减工人。这种一致的要求，可以使我们知道：日本人在中国经营棉纱纺织业的方法是怎样剥削中国工人的了。

中国纱业工人，要算是全国各种工人中最感苦痛的；因为纱业既有相当发展，资本家便能在生产技术方面力谋节省，以便一面减少工人人数，一面增加生产数量。

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境内四五年来的纱业发展，完全是中国工人的汗血精髓换来的；社会的生活程度，四五年以来至少增高三四倍，工人的工作增加三倍，而工资丝毫未加。不但如

* 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文字校订。

此，每个工人的工作既在增加，每厂所用工人的人数便可逐渐减少；所以纱业尽在发展，资本家的利润尽在增多，而工人却不增加；不但不增加，还在拚命裁减。纺织工人之中大半又是妇女，奋斗的能力当然弱于男工——宗法社会^②习惯的束缚和种种家务羁缚，以及智识程度的低下，都是女工战斗力薄弱的原因——因此资本家方面尤其是日本人，利用工人的这种弱点，更想完全调用女工而撤换男工。平时日本资本家对于一切工人十分虐待，工人稍有不是，非打即骂，扣罚工资，甚至于有些厂里工人的大小便都要受资本家限制：大小便必领取“厕牌”，工人共有三四千，而厕牌只有两块，这种工作条件，岂不是比牛马还不如！

可是，中国工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纱业便在真正发展吗？大谬不然的！表而上看来，中国制造业里要算棉纱纺织业首屈一指；实际上呢，中国境内的棉纱业倒有二分之一以上在外国人之手。这次纱厂工人罢工的时候，有一中国警察对他们说：“日本人厂主不好，到中国人厂里去做活好了，罢什么工，开什么会呢！”这句话可以成为历史上的趣话。第一，中国人厂里未必见得比日本人厂里好得多。第二，不但日本厂的工人到中国厂里去容不了，而且中国厂倒闭下来，工人还得到日本厂里去；原来中国境内，既然放任外人开工厂，而且外人享有政治上外交上税则上的特殊权利，有种种不平等条约做护符，所以中国纱业里本国的纱厂无论如何竞争不过外国人的。已经有许多中国纱厂被外国纱厂挤倒了。中国境内日本人的纱厂事业，不但剥削中国工人，不但使

中国农民破产，而且使中国自己的棉纱业也不能发达。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厂，将来可以使中国资本家都完全破产，使中国人都变成牛马不如的劳动者，替外国资本家做工，写字，算账，做包探，当警察……。总之，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劳动，现在还只是最初一步。将来真要使全中国都进那帝国主义的经济罗网，全中国人都做外国资本家的牛马。

这种危险，不但是工人阶级要反抗，中国人都要反抗的。这次的罢工——中国劳动者反抗日本资本家，便是这一斗争的开始；不过，只有工人阶级直接的受着这种奴隶式的待遇，直接的受着这种惨酷的剥削，所以只有工人阶级反抗外国资本势力最彻底。中国人要知道：在现时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纱业，以及其他各种实业都是不会发展的，要发展，便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不能独立，不能解放，一切中国人迟早总要变成外国资本家的奴隶。为中国争独立，为中国民族争解放，便是现在上海日本纱厂里中国工人罢工的意义。一切中国人都应当尽力赞助。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这是很明显的劳资斗争，然而也是很明显的民族斗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民权主义者，若不赞助工人阶级这种阶级斗争，永世也不能得到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独立。

原载 1925 年 2 月 21 日《向导》第 103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 ① 内外棉株式会社，与下文提到的“内外棉”日本公司，都是指

上海日本纱厂的总公司, 下属有十几个纱厂。

② 宗法社会, 指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其主要内容为嫡长子继承和庶子分封制。宗法制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 至周朝已逐渐完备。以后封建地主阶级长期利用它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日商纱厂六公司二十二厂三万五千余人的大罢工，从二月九日至二月二十五日，延长了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这是势不均力不敌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亲日派政府成立之后，早已加紧他对中国侵略的攻势。他有自己国内的海陆军，有上海会审公堂^①里的“领事裁判官”，有公共租界的巡捕房^②，有中国界内的警察厅，——直接压迫罢工的武器，已经是既强且多，然而除此以外还有间接的工具——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佣仆。

中国三万多劳动平民，一天做十二小时的工作，得二三角钱的工钱，吃寒饭，喝冷水，挨东洋老爷的打骂，今天假意说发什么赏钱，明天便扣罚工资，天天等着柴米烧饭吃，厂里却扣着钱两三个礼拜不发。受这种压迫剥削的劳动平民，素来做惯了恭顺的奴隶，如今忽然不恭顺起来，厂里正想开除这种“不安分”的分子，换用不识不知任人欺侮的女孩子（养成工）；谁知就此激起大同盟的罢工——从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十一厂起，蔓延到同兴、日华、丰田、大康、裕丰等厂。中国这些劳动平民居然开始和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斗争了。

然而劳动平民有甚么势力呢？他们只有自己的阶级团结力。他们曾经参与过第一次伟大的、反日的民族斗争——五四运动；他们曾经是那时上海六三运动中的强有力的军队。他们这次反抗日本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同时还是继续着近年来继长增高的民族运动。所以他们于自己阶级的团结力之外，当然有要求一般中国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助力之权。何况这次罢工的本身，就是民族运动中新起的巨波，而且表示民族运动里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

然而近年来中国买办阶级的发展，使中国的民族运动遇见很大的障碍。外国资本家的佣仆，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唯恐外国财主失势之后，自己也没财可发，千方百计的帮着帝国主义，遏抑中国平民的一切运动。因此，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纱厂工人大罢工，恐怕也要受这种外国走狗的破坏。中国工人在这种困苦的条件之下工作，难道他们都是理想派的大亚细亚主义^③者，能“克己自损”，饿着肚皮替日本人做工，绝不反抗，以保存所谓中日亲善，或梁启超^④之所谓中日文化提携吗？当然不能的。难道要有人煽动才会反抗吗？也是一定不必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佣仆，居然异口同声的说纱厂罢工是共产党的煽动所致。中国人受着几十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听见“排外”、“仇洋”便自认为是中国“无知小民”的大罪恶，最近更加上了一过激派的徽号。帝国主义的走狗利用这种心理，所以要造那些谣言，使反抗日本侵略的纱厂工人罢工成立罪大恶极的赤化罪；以为如此便可以防止这次罢工扩大到普遍的民族斗争。其实，甚么是赤化？赤化便

是革命。中国的民族革命，便是争中国的解放独立，使外国资本家不能奴隶中国人；这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眼里看来，便算是罪大恶极，便算是赤化。

中国劳动平民的实力，只有这种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谁要想借谣言作用，削弱民族运动，谁便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侏仆。

这次上海日纱厂工人罢工，显然得到上海一般公团的赞助，各种工人团体、学生团体、市民团体组织罢工后援会。甚至于《新闻报》^⑤、《商报》^⑥等都表示同情。本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输出剩余资本于中国，创办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占领中国的国内市场，这种帝国主义的利益，不但和劳动平民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和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相冲突。所以日本纱厂中的罢工很有扩大而成普遍民族斗争的可能。罢工工人虽然有三四万，然而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政治经济的力量，单单要压迫这三四万工人，始终是很容易的，只要拚着二三百万的牺牲，不愁组织未巩固以及女工占多数的罢工工人不屈服。他们所怕的便是罢工运动扩大而成普遍全国的民族运动。尤其怕工人所争的经济改善、待遇改善的些小要求，扩大而成国际的、政治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罢工工人的自力虽然弱，他们所受的非人的待遇，却真可以激起全国第二次大排日运动。日本资本家占领中国市场、遏制中国纱业发展的趋势，又很足以使中国跟着罢工工人的发难，简直提出取消日人在华设立工厂的种种特权之要求。此外，北京政变^⑦之后，英美势力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间接打击，正在待时而

动，想怎样灭杀日本的气焰。所以在罢工之初，日本人却有些恐慌。

因此，日本资本家应付这次罢工的手段，第一步便是放谣言，说某会某会（上海总商会^⑧、中国纱厂联合会等资产阶级的团体）出资几万、几百万煽动罢工。同时，日本人的机关报竭力否认这次罢工的性质是单纯的排日的，而一定要张大其辞说罢工是排外运动、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制度的运动；日本人这种手段不但要使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立，而且要暗示英美帝国主义；中国工人排日的结果，便是排斥一切外国侵略及资本制度。因此英美的帝国主义者亦恐慌起来，大宣传其罢工工人赤化，并受苏联的金钱煽动等的谰言。日本资本家想造成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对付罢工的计划，居然实现。日人利用赤化的谣诬，便想掩盖自己虐待中国工人的罪恶，要使中国的“舆论”亦以为工人既受赤化，即使永久处于牛马、奴隶的地位，再受帝国主义的拘禁、拷打、屠杀、宰割，也不足惜。于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的消息也来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对马号也开回上海，“以备万一”了；小沙渡中国界的警察也奉令武装解散工人的示威游行了；杨树浦方面，更由租界捕房越界逮捕工会职员，中国警察与租界巡捕围攻手无寸铁的民众，鸣枪轰散工人的集会了；租界捕房对于被捕的人，私刑拷打惨无人道，都可以无所顾忌了。中国境内的日商纱厂虐待中国工人，以致激起罢工，还要用武装军警、非法法庭，施以残暴的压迫，而中国社会至今还没有丝毫抗议，难道中国人已经都甘心做亡国奴？难道帝国主义的枪炮、捕探真可以压制中国四万

万人使空言的舆论援助却不敢表现吗？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止枪炮、捕探，他们还有制造舆论、箝制舆论的佣仆；刚正在警察巡捕高压的时候，上海《时事新报》^①的社论里，有一位达仁老爷说：“日商纱厂蔽打工人亦许是事实，然而工人决不值得因此而罢工，实在是小题大做，这完全是受共产党的过激宣传和煽惑。”上海市里及工人区域也发见所谓国民党护党委员会^②和反共产主义同盟^③的传单，同是这种造谣的口吻。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谣言，正要完全压制罢工，使社会上不敢帮工人说话——帮工人说话的便是罪大恶极的过激派。而《时事新报》的达仁君及所谓国民党护党委员会、反共产主义同盟，拚命帮帝国主义制造传布这种恐吓社会的谣言，岂不是助桀为虐逢迎帝国主义的奴仆！

向来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里，总有这种奸细替帝国主义尽力，卖国卖民，而在这次罢工里，我们看得尤其明白。我们应当说：中国平民不但当认清自己最大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并且要知道：这些反对赤化，造谣生事，蒙蔽社会，使不敢奋起帮助纱厂罢工工人，不敢明显地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之一切特权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平民的仇敌，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原载 1925 年 2 月 28 日《向导》第 104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司

法机关。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民、刑事案件均归其审理，无上诉机关。

② 巡捕房，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置的警察机构。

③ 大亚细亚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日本舆论界的一种论调，它实际上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日本帝国主义打着这种主义的旗号，声称亚细亚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等等，企图借此对中国肆行侵略扩张，独吞中国，而不容欧美帝国主义插手。

④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活动家。后流亡日本主编《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后改为研究系）；曾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又反对袁世凯称帝，策动和参与护国战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取敌对态度，鼓吹发扬所谓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⑤ 《新闻报》，1893年英国人丹福士创办。1899年转入美国人福开森之手，与《申报》同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报纸。

⑥ 《商报》，1921年由汤节之等在上海创办，是一家以广东公所、宁波同乡会商人为经济支柱的资产阶级报纸。

⑦ 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⑩。

⑧ 上海总商会，1912年1月成立的上海工商资本家团体，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

⑨ 《时事新报》，1911年在上海创刊，为研究系的机关报。

⑩ 1924年12月，章太炎、冯自由、田桐、居正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宣言》，反对国共合作，重行集合团体，是为国民党护党委员会。次年初定名为辛亥同志俱乐部。

⑪ 反共产主义同盟，又称反赤大同盟。领袖人物是章太炎、尤烈、冯自由、居正等人，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

列宁主义概说*

——改译施达林^①著之《列宁与列宁主义》^②里的一部

(一九二五年二月)

列宁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假使详细的论述起来，必须要整部的巨著；对于世界革命的大理论家及大实行家，自然应当有很详尽的研究，我们这篇文章，不过是研究列宁的第一步——先做一概括的简要的说明。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实行十月革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的革命理论，本来与马克思主义绝无二致，不过他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世界范围内的实际的阶级斗争，而能有如此的成功，是列宁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列宁主义是应用于俄国客观情形之马克思主义。这一说固然有几分理由——列宁确是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俄国的特殊的实际状况上去，而且是应用得非常之好。——然而假使列宁主义仅仅是应用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成了俄国一国的现象；列宁主义决不止只有这一点意义。又有

* 本文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原题中“概论”改作“概说”，并加了副标题：文字上也作了一些修改和校订。原文最后的说明改成了现在刊出的这个说明。

人说，列宁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别于其他改良派、机会派，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说亦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只有革命的，就是只有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机会派、改良派、修正派的理论，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早已成为非马克思主义了。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说列宁主义是革命派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是改良派的，仿佛马克思主义可以分成革命与非革命两种似的。然而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等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马克思和昂格士^③所处的时代，是欧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当时依实际阶级斗争的经验，自然只能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大纲，而不能及其细目；一切策略上的指导，还只是预备无产阶级革命，而并未研究到执行无产阶级革命及独裁制的种种更具体的问题。马克思和昂格士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研究过，创造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大纲。随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到财政资本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便日进于实际执行革命及独裁制的工作。列宁的理论，正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再从这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里锻炼出来的，——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已经可以实际开始时的具体策略问题，如无产阶级独裁制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之关系等问题，便有格外详尽的研究，发见许多新的原则。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

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大纲；列宁主义呢，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

(一)列宁主义之历史的根源

列宁主义生长成熟于帝国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他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到了极点，不得不爆裂而开始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些矛盾冲突之中，最重要的有三种：

第一、资本与劳动之冲突。帝国主义的意思，本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现种种独占式的托辣斯④、新狄嘉⑤、银行以及极大的财政资产阶级的时代而说的。工人阶级要反对这种万能的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因为他们力能左右全世界的金融，垄断全世界某种某种工业，简直是困难到万分。以前通常的斗争方法，如工会、如协作社、如选举竞争等，简直是经绝无用处。总之，资本集中到极点，劳动者已经绝无回旋的余地，一切和平方法不但不能争得甚么新的权利，并且连已得的权利也不能保障。于是除革命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及各国内财政资产阶级的互相的冲突。帝国主义的国家都要向外发展，于是互争殖民地——以求推销国内的商品，采取尚未开发的原料，剥削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种恶斗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的

战争。历次战争的结果，削弱帝国主义者们的势力，使无产阶级革命时机愈趋愈近，时时可以爆发。

第三、列强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弱小民族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固然侵略殖民地，然而他既要输入商品、采取原料、剥削劳动，他便不得不使殖民地相当的资本主义化。于是殖民地上也发现无产阶级（工厂工人）、现代式的智识阶级，发现通商大埠、工业区域。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这种变化，自然要引起民族的自觉，爆发出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经济的发展，便日渐与帝国主义国家处于绝对冲突的地位。

这种时代，世界革命——列强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爆发，已成不可终日必然发现的现象。而在俄国，恰好又是这些冲突汇聚得最紧凑最剧烈的地方：俄帝国与德奥的冲突；俄帝国与土耳其、波斯^①及中国的冲突；大俄罗斯人与俄帝国境内许多被并吞的弱小民族的冲突；俄国资产阶级虽没有普遍的发展，却已直接进于托辣斯、新狄嘉的独占形式，对于工人的压迫异常残酷；俄皇地主贵族阶级又还存在，自身渐渐的资本家化，极猛烈的剥削农民。俄帝国政府处于这许多冲突之上，自然要比各国纯资本的国家，比封建制度已经消灭的国家的政制，格外专制压迫，方才能镇压得住。而且俄国大资产阶级要与德、奥、英、法资本家竭蹶相竞，便不得不努力增加军备，同时借着外债经营工业，——于是俄国政府又成了英、法、比等债务国间接剥削俄国人的代理机关；亦就因此，不得不与西欧各国共同压迫中国、波斯、土耳其，以便竭力榨取利润以自救。俄国在革命前，国内既然是资本与劳动

的冲突和地主与农民的冲突相联结错综，国外又一方面要赜蹶争先以与西欧诸国相斗，别方面要压榨弱小民族。——正因为俄国是西欧最后起的资本国家，便将西欧帝国主义的重任完全担负起来，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关键。凡是反对俄皇政府的，便不能不间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种各方面剧烈斗争的漩涡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当然处于最积极的领导地位，——受着几十重直接、间接的压迫的俄国农民与工人，自然奋勇直前的行向革命，而且必然是世界的革命——一切改良派、机会派的爱国社会主义、和平社会主义，决骗不信群众。这种革命运动的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列宁主义。列宁——尽俄国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开始世界的社会革命，有极大的革命的农民阶级以及许多弱小民族，做他革命斗争中的同盟者，以反对俄皇及俄国资产阶级，并且进而反抗国外的列强帝国主义及世界的资产阶级，更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各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因为非如此，连俄国革命也不能得最终的胜利，必受列强资产阶级的摧残。于是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使命，便成了世界的，——而列宁主义也就根据于此，成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社会革命的原理，把世界革命里一切实际问题都汇合起来，找着政治上经济上策略上的总原则。

(二)列宁主义之方法

第二国际^⑦ 处于一八四八年革命^⑧ 与一九一四年欧战^⑨

之间，那时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只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勉力进行和平方法的斗争。等到欧战前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进于帝国主义的阶段，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还守着旧的方法。当然，为适应这种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冲突之爆发起见，首先便要矫正第二国际的谬误的斗争方法，才能建立——恢复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便引导无产阶级群众执行革命，给他们以理论上的根据及政策上的指导。

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一种谬误：便是以为无产阶级争取政权，必须等无产阶级本身成了一国内的多数。列宁主义却不同。——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各种冲突爆发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在这一国内还是少数，何以不应当利用这些时机，譬如大战争或农民阶级的暴动等，亟起取得政权呢？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时，曾经说：假使德国“农民战争”重又爆发，那末，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正未可限量。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比当时德国的工厂工人多得好几倍，并且适值俄国农民问题亦爆发起来，当然可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机会派的社会主义理论，确是谬误不切事实，而且是以阻碍无产阶级直起实行革命的勇气。

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二种谬误：便是无产阶级自身没有行政家、管理家，足以治理国家，虽得政权，亦不能持久。照这学说，差不多应当先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养成一班无产阶级行政家，提高无产阶级文化之后，再能去争取政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何以不可先取得政权，然后再施行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种种教育，以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呢？机会主义

者在理论上，也是无可回复的。何况，现在革命后的俄国，这种文化运动昂进的速度，异常的可惊，更有事实来矫正第二国际派的这种理论了。

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三种错误：便是以为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是不适用的，恐怕要破坏国家经济生活太甚，恐怕工会的罢工基金枉费了；因此，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方法，唯一的主要的——还是国会里的选举竞争和立法运动。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在革命潮流紧急的时代，恰好是最有力的方法，是以工人阶级的实力与资本家政府相斗。诚然不错，这方法是在国会的民主主义以外的，然而正唯这种方法，才能推翻资本国家。机会主义者不知道：国会里的社会党运动，本只能当作国会外的工人运动的辅助方法；他们却把他看做最主要的斗争。无产阶级甚么时候再能革命呢？依靠国会中的立法运动，想进化到社会主义！——实际生活已经屡次帮着列宁主义证明这种学说的荒谬了。

至于第二国际的政策和党的组织，也受到列宁主义的矫正不少。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组织上本来就是很散漫的，除出党众共同运动选举时，党员对于各党的政策，差不多都是不实行的——各人只顾各人自己的生活，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负责的党的工作。因此，各社会党首领，如考茨基^⑩等，虽然有口头上很革命的议案和口号提出来，而实际上并不执行。再则，譬如一九一二年白柴尔国际会议^⑪时，各国社会党还发宣言，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而到了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时，社会党议员大家都投票赞成战争了。只有列宁主义的多

数党，是言行相符的；亦就只有多数党，能将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变成阶级的国内战争。

列宁主义理论上实践上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里所原有的；他是批评的革命的方法，决不是死板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而且列宁主义的方法，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实行的更详尽切实的原则。

(三)列宁主义与理论

往往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仅仅是实行中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以为列宁主义对于理论，很不看重的。这实在是很大的错误。理论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综合。当然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然而实行革命运动而没有理论，也就要变成盲目的妄动，不相适应，绝无全盘规划的行动而已。所以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决不能有革命运动。”（《怎么办》）^⑫譬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或者可以说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昂格士说：“每次新的发明，必定要使唯物哲学改变新的形式。”^⑬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职任。

果然不错，二十世纪初年，发见了许多柏格森、马赫等的心理派、新康德派、新经验派的哲学；可是同时也就发现了化学、物理、生物学上的新公律。列宁便在《唯物论及经验批评论》^⑭一书上综合这些理论，根据科学加以批驳，而筑成唯物哲学的新壁垒。可见列宁主义非常之重视理论，而且能实行

整顿理论的重大职任。列宁说：“只有先进的理论所指导的政党，能尽革命运动中先进的斗争者之责。”^⑤——如今俄国共产党真正实践了这一遗言了。

马克思主义重视分析客观的经济环境，能够以社会科学的公律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机会派却利用这一方面造成一种“自然说”^⑥。俄国当初有所谓“经济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俄国客观环境，资本主义还没发达，工人运动自然只会是经济斗争，决不能勉强进行政治斗争——反抗俄皇，要求民主共和等。列宁自始便反对这种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哲学不但要解释客观世界，而且要变更客观世界。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家却只行了一半。本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党，研究分析客观状况之后，应当设法利用这客观环境进行自己的革命工作——换句话说，便是，既然看见有自然而然发生的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政治经济的现象，便应当引导这些运动到自觉的有规划有组织的道路上去，便应当支配这些政治经济现象，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和觉悟力日益增进，以至于夺取政权，而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所谓“自然说”的机会主义却不如此，他们一切都透过于客观状况。西欧各国社会党里，也有这种“自然说”，——就是所谓“生产力论”，譬如欧战时，各国社会党引导工人阶级去赞助帝国主义战争，这显然是社会党之变节。然而这些社会党的理论却说：因为某国某国的生产力没有达到社会革命的时期，工人阶级自然而然不能变更这次战争使成国内战争。社会党这种透过的理论，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机会主义罢了。实际上这种生产力论，完全不合事实。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便和他绝不相同。最注重的，当然是在于分析客观的自然的生产力状态之后，还要定出规划去进行革命运动。然而就是客观的分析，列宁主义也比机会主义切合实际得多。理论的真确与否，对于革命的实际运动非常之重要，理论若与实际相结合，他自身也就成为革命运动里的一种很大的实际力量。所以西欧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必须首先攻破这种机会派的“生产力论”，——使无产阶级群众深信自己的力量，明了客观的时势，知道各种政局社会变动中的关系，——不但要知道各阶级现时的相互关系，而且知道在最近的将来，这些关系应当如何变更，——那时才能行向胜利的道路。

(四)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

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根据于三个界说：

第一界说——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内财政资本统治一切社会生活；纸币及一切有价证券的发行，已至于总握全社会的金融；输出资本到国外弱小国家内，经营实业或放兑国债，以攫取当地的原料，遂成为帝国主义的很源之一；极少数财政资本家的万能专制；——凡此一切，都使工人阶级不得不奋起反抗不能忍受的资本主义压迫；而独占式的托辣斯和新狄嘉等制度里大资本家的寄生性质，日益明显，无产阶级革命便成现代社会之唯一的出路。因此，列强各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日趋剧烈。

第二界说——因有列强输出资本于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现象，所谓“势力范围”日益扩大，以至于全球；于是资本主义便成了世界的整个的经济制度——所谓“先进国”里的少数银行资本家对于全球大多数民众，行施财政的剥削和统治；——凡此一切，一方面使各国社会和各国领域都变成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变成这总机体里的某一机件；别一方面，将全世界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少数先进国家的压迫者剥削者，大多数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因此，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兴起。

第三界说——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发展极不平均；已经攫得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还在尽力扩充，没有攫得的，又在千方百计的图谋；于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非常剧烈，除了诉之于武力之外，绝无其他恢复均势之可能；——凡此一切，都使资本主义方面，自己削弱其势力，而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之联合革命，易于进行。因此，帝国主义之下，战争必不能免；而欧美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之弱小民族革命要相联结，面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列宁综合这些理论称“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夜”。（以上均见列宁所著的《帝国主义》^①）

根据这一种的客观的分析，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当然与向来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不能相同；机会派的社会党之“生产力论”，诿过于客观状况里的生产力尚未成熟，所以说现在还不能社会革命，何以他们对于上述的那些客观事实，却又都没有看见呢？足见机会派理论的错误，就因为他们

不愿意革命，以致于连这种很明显的客观状况，都不肯去看。列宁主义不但有充分的革命意志，而且有很充分的客观分析。

根据这三个对于世界经济状况的界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便和第二国际派素来的论点不同。

向来总是看某一国的经济状况，某一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这一国是否能有无产阶级革命；向来总是看某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是否已经达到阶级斗争的爆烈点——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现在这一观点是不够的。应当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制度内，各种矛盾冲突的发展之结果；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于某一国，不过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首先在这一国破裂罢了，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线，首先在这一国建筑起来罢了。

所谓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不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同一天同一时，突然不约而同的暴动；——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巧的事。然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那一国开始呢？

向来的答复是：工业比较的最发达，无产阶级占全国民众里的最大多数，文化程度最高，民主主义最盛的国家里，可以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理论以为这种答案绝对不对——不必一定要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能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资本主义已成全世界的经济机体。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大战争时期，全世界经济状态、生产力以及其他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可以发现无产阶级革命。这整个儿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要在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开始破裂。无产

阶级当然要在资本主义锁链最脆弱的地方，突围而出。一九一七年时，俄国资本主义最弱，俄皇政府最残暴，绝无精神上的威信，同时，俄国无产阶级却有最强固的革命政党，有数千万受地主压迫的农民做他的革命同盟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竟开始于俄国，并且得着胜利。

以后呢？亦许在印度开始继续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因为印度已经有新生的很强固的无产阶级，有民族解放运动做他的革命同盟军，而且英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异常的严酷，为印度一般民众所切齿痛恨，不但是工人阶级而已，——同时，印度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还很幼稚，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弱。亦许在德国亦会开始。因为德国现在亦在各国帝国主义剥削之下，自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战败之故，已经很弱。然而德国的文化程度和印度不同，这两处假使要有无产阶级革命，两者之间当然有许多差异之点。总之，无产阶级革命，决不一定要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内。第二国际派往往计算某国内工人占百分之几十，农民占百分之几十，如此来决定这一国能否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实在是枉然的。固然，无产阶级的多寡，对于革命之后的一切建设事业及革命的过程，不无影响，然而决不能以一国内的无产阶级分数，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实现。

再者，第二国际派还有一种理论，以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一定要有一长期的阶段：资产阶级先革命，资本主义因之发展；无产阶级在这时期再积聚自己的力量，预备将来再起革命，而推翻资本主义。其实，在法国大革命时，

世界的资本主义刚刚是兴盛起来的时期，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要经过好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呢，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的时期，即使实业不十分发达的国家，还要经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也就一定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同时并进，而且可以急转直下的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于欧战时，已经说当前的革命对于俄国，正是这种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进，而且是民主革命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革命的过程：“无产阶级将要力争政权，力争共和制度，力争没收大地主，并且在这反对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俄皇政府）以求在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的斗争里，努力引导‘非无产阶级的平民群众’来参加。这种反对俄皇及地主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之运动中，无产阶级立刻利用他来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以与欧洲无产阶级相联合，——当然不是利用他来帮助乡村中富有的农民，以压迫农村工人。”（列宁——《反对流说》^⑧，一九一五年）

可是，同时列宁又反对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Permanent revolution 或译永续革命说）^⑨，——杜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便以为革命简直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必经过民主革命，不必注意农民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经济要求。列宁主义，在于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式的革命要求，当然亦在其内，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充分发展他们的革命性，以辅助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却以为只要进行革命，得到政权之后，即刻可以实行纯粹的社会主义政策，不必管小农私有者的要求——均分地主

田地等；如此，革命便会无间断的发展到社会革命了。其实，这种政策，使农民群众与无产阶级革命相隔离，无产阶级革命反而不容易成功，因为资产阶级亦会利用农民来反对无产阶级。

革命无间说，其实并不是杜洛茨基派的什么新发见，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告共产党联合会书》^②里，便已经说到这种民主革命可以急转直下变成社会革命的意思。所以列宁反对杜洛茨基派，并不在于革命的无间断与否，却在于革命时注意小农资产阶级的要求与否。况且马克思当时所说的，也和杜洛茨基的革命无间说不相同：（一）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时，并不曾主张德国可以直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二）马克思主张，竭力推进资产阶级的各派，使他们一个一个的倒下去，一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为止。

再则，向来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同时有好几国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才能得到胜利，胜利之后，才能站得住，其实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家方面自相冲突的地方很多，列强和殖民地的利益相矛盾——他们的力量很不稳固，很不能统一，所以无产阶级尽可在各国内革命成功，而且成功之后，还能站得住，再进而辅助其他未革命国家内的被压迫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的自身削弱下去，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个前提。列宁说：“历史上一切革命，二十世纪俄国的三次革命也在其内，已经证实了一个革命的根本公律：单是被剥削与被压迫者觉悟到不堪忍受旧式的统治而想变革他，还是不足以成功革命；若要革命成功，必须剥削者与压迫者自身，也实在不能再照旧生

存，照旧统治下去。只有‘下层的人’不肯，‘上层的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那时革命才能胜利。换句话说，革命若无全国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共同的总危机，必不可能。所以革命若要发生：第一，必须使大多数工人（或者至少大多数觉悟的、有思想的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完全明白改革的必要，能以生命为革命而牺牲；第二，必须治者阶级受着政治的危机——这种危机能使最落后的民众也要参加政治斗争，于是政府的威力减削，而革命党便能很快的推翻他。……”（列宁——《左派的幼稚病》）^②

然而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工人的力量是做得到的，至于完成社会主义，那就至少非联合几国先进的无产阶级不可。——因为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在于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必须有好几国先进的无产阶级，共同规划世界经济，要利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要享有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煤、铁、电、交通等。所以列宁说，革命已成功的无产阶级国家之职任，在于“实行这一国内最大限度的经济改造，同时即以发展并辅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③

（五）无产阶级独裁制论

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可以分三方面来说明：一、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统治；三、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独裁制

之国家的形式。

一、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无产独裁的问题，首先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要用强力，是否只限于和平方法，是否必定要依着民主主义的形式，要全国大多数举手投票赞成，再去革命？当然是要用强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第一、必须以强力镇压已推翻之剥削阶级，保障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利与自由；第二、必须进行革命事业到底，进行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才止。因此，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就是必须要在革命之后成立特别的组织，以执行上述的两种职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上整个的时代。这一时代未曾終了以前，剥削者总有恢复资本主义统治的希望，既有希望便要尝试。剥削者第一次大失败之后，居然被人推翻了，真正出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还不信自己的失败，他们想都不肯想到会有这种失败，于是用尽十倍百倍的气力，切齿痛恨、愤怒咆哮地要来恢复他们‘天堂’的旧观，恢复他们的家庭，——他们过得这样舒服的生活，如今一班‘普通平民的混蛋’居然破毁了他，使他们破产、穷困（或者反而要来做‘普通’劳动……）。这些剥削者之后，还会拖着许多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这些小资产阶级，又是很动摇不定的，今天可以帮助无产阶级，明天便可以看见改革的困难而吓退，工人阶级初次失败一下，或是小小的挫折，他们便恐慌起来了，惊惶起来了，倒来倒去，一忽儿帮无产阶级，一忽儿又帮资产阶级。”（列宁——《无产阶级革命》）^②

资产阶级是要尝试复资本主义的辟的。他们的确也有复辟的根据，因为虽然他们已经被推翻，始终还比无产阶级力量大。他们的力量：第一在于国际的资本及各国资产阶级间的声息灵通——各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只能算是难得的例外，事实上终还是一国先革命，这一国胜利的无产阶级，始终比较的是孤立的。第二在于剥削者推翻后，始终还有许多剩下的金钱及种种动产，组织上、管理上、军事上的经验，高等教育的智识阶级生活亦偏近于资产阶级，当然在革命初期，也还帮助他们，以及其他……初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这些优点的。第三在于群众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和小生产制度；小生产制度在革命后还保存着不少（小农及手工业），而小生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便又是资本主义。所谓消灭阶级是一二百年的经济改造事业；地主资本家可以没收或赶走，然而这还不是消灭阶级。小生产者若不完全消灭，阶级还是会发展出来；然而消灭小生产者却不是一赶可以了事的，必须渐渐的改造经济、发达大生产，同时进行协作式小商品生产；如此，便一定要有长期的组织上、政治上很小心很有规划的工作。

因此种种，革命胜利之后，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来保障革命之胜利；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防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扰乱。列宁说：“无产阶级独裁制是绝无妥协绝无怜悯的阶级战争，是新阶级反对很强有力的仇敌，反对那资产阶级的战争——资产阶级推翻之后，正用着十倍的气力来袭击呢……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决死的斗争，流血的、不流血的、强力的、和平的、军事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种种方法，以反

对旧社会的力量及流毒之斗争。……无产阶级独裁制时代，无产阶级要训导几千万小农民和小生产者，要驾驭许多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国家及无产阶级的指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及遗传性……同样必须要在长期的斗争中，历练并且教育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自身是从资产阶级里出来的，当然不会骤然间脱离那些小资产阶级式的成见；这决不是天神的魔力，决不是口号、命令、议决案所能除之于一旦的，所以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对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过程”。（列宁——《左派的幼稚病》）②

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统治。少数派及一切机会主义派总以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要推翻一个政府，改组一个内阁，便可以开始。其实英国劳动党政府③，或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④，决还不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存在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些所谓“劳动”党、“社会”党，实行他们的统治。欧战后，英德两国的实例，非常之明显；虽然有了劳动党内阁，虽然有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然而丝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不能开始，工人阶级仍旧受资本家的剥削。何以故？因为资产阶级还有参政权，还有一切剥削他人的自由，还有一切造谣欺诳的自由，还有发财自由，尤其重要的，他们还保存着照旧的享有大生产的工具及资本的私有权。所以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政权，无产阶级独裁制，决不能根据于资产阶级的秩序——普通选举、国会立法等的秩序上发生出来，必须在破坏崩裂这些秩序的过

程中，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没收资本家及大地主，将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及资料收归公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之强力的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便是革命的政权，以强力制服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独裁制，实在就是不受旧社会法律之限制，而依据于强力，并能得普通劳动者及被剥削者群众之同情及赞助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统治。（列宁——《国家与革命》）

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两个结论：第一结论——社会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决不能是所谓完全的民主主义，全民的民主主义，贫人富人完全平等。“无产阶级独裁制应当是新式的民权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及一切无产者既是民权主义，对于资产阶级便是独裁的政制……”（《国家与革命》）^④。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主义，决不会是人人平等的；单就物质力量上说，参政运动里的报纸、印刷工具、纸张、房屋，都属于资本家，他们能操纵一切，结果名为民主，而实际上是大资本家主治国家。所以社会革命之后，要保障最大多数无产阶级及农民的自由和政权，便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自由。无产阶级独裁的政制，是无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是大多数被剥削者的民权，镇压那少数的剥削者，限制他们的权利。第二结论——社会主义决不能从资产阶级社会里，依据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用和平的方法发展出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首先便要破坏那资产阶级的国家、军队、法律、官僚机关、警察组织，然后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及自由，而建设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国家机关；然后无产阶级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而不受阻碍。尤其是现在帝国主义时代，大

资本家享有一切大生产的工具及资料，力能操纵全国的金融、交易、生产、交通，以至于全国的官署、法律、警察、军队、国会、舆论、选举运动，——除出强力拆毁这一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器以外，别无他法可以开始行向社会主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独裁制的第一条件，便是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当然，等到有好几个强国都已经革命，在国际关系上，变成了许多无产阶级国家包围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那时亦许这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本家“自愿”对无产阶级大大的让步，那时革命的强力程度，或者可以减低些。然而这还在很远的将来。最近一期的各国革命，是决不能避免强力破坏的。

三、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国家的形式。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就是镇压住资产阶级、毁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民权主义，代资产阶级民权主义。这是无可疑义的。可是用甚么样的组织，来实行这些重大的工作呢？资本主义之下发展出来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于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发生出来的那些旧形式的组织，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有一种新形式的组织从革命斗争的过程里发展出来——就是苏维埃。苏维埃的制度，比起旧的组织，譬如工会等类起来，有许多优点：第一、苏维埃包括的范围最广，可以把一切工人完全组织起来；第二、苏维埃是唯一的最群众的机关，包含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农民、兵士、水手，而无产阶级政治指导极容易实行；第三、苏维埃是最强有力的革命机关，从群众的政治斗争及暴动反抗的过程里发生出来，足以摧折财政资本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第四、苏维埃是最直接的群

众自己的组织，所以也是最民主的组织——群众得以充分发展管理政事的能力，进行破坏旧国家和创造新国家的工作。苏维埃政府，便是各城乡地方苏维埃联合起来的国家组织。苏维埃里所组织的群众，正是革命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的阶级。这些阶级，即使在最民主最平权的国家里，名为民主主义，而实际上用种种奸猾的方法，使他们不过投一投票，再也不能实际上去管理政事。苏维埃里，却只有当地一切工人及农民，——（剥削别人劳动的没有选举权）——按职业，工厂、村落，自己派出代表去组织，直接议定并执行当地的政事，这才是平民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参政。所以苏维埃制度是国家组织的新形式，原则上根本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国会制度不相同；这种国家，不是剥削及压迫劳动群众的工具，而是解放他们的利器，——并且是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机关。

（六）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

社会主义及社会革命，既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资本主义下所发生出来的无产阶级，负着实行革命独裁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怎样去尽这种职任呢？——无产阶级必须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去尽这种从鼓起革命运动，指导革命以至于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长期间的职任。列宁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定义，极为重要，可以分下列几层说明：

第一，党是无产阶级之先进的战队。无产阶级发生于资本主义之下，觉悟的程度当然参差不齐的；所以必须有先进的一部分组织政党，来指导全阶级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能见到全阶级的利益，不限于一职业、一工厂或一地方，能见到历史的发展趋势，能见到各阶级间斗争的复杂形势，至少能觉悟到斗争的必要，并且积极的实行斗争，——这种代表工人阶级的分子，自然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定要知道革命的理论智识，必定要能引导工人阶级往前斗争，应付各阶级间斗争的复杂变化的形式；再则，必须与党外群众密切相关，成为工人阶级最积极先进，同时又是最亲密的一部分。

第二，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战队。党不但是阶级之先锋队，并且是阶级之有组织的战队。革命的政党既要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那就自身必定先要有组织，使工人群众感受到斗争中的有规划、系统、集权、分工等的训练。俄国社会民主党之多数派及少数派分裂的时候，最初的争执，便在这组织问题。当时少数派首领马尔托夫^⑧说：“随便一个罢工工人，都可以算是党员。”这便是根本上的错误。党的本身尚且没有组织，党员与非党员都分不出来，如何能有规划的指导群众呢？所以党的组织必须很严整，并且有很严格的纪律。

第三，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组织，除了政党之外，还有许多，譬如职工会、协作社、工厂委员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文化教育团体、报纸、国会的劳动系(fraction)^⑨、革命运动时的武装队等。然而党应当是一

个中心组织，因为他有斗争中必要的经验和智识，能定出一切运动的总方针，而且因为他向来的口号，使群众信仰他的政治指导，所以更能影响其他组织，而实行这种斗争中的总方针，——如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得到统一的指导。机会派及少数派总爱说工会、协作社等，应该脱离党的关系而“独立”、“中立”；其实这是使无产阶级的运动解体，指导没有中心，斗争没有总的方针。

第四，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工具。党诚然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然而党的自身，决不是目的；党应当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用以夺取政权，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没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组织，无产阶级必定无从取得政权，并且保卫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五，党应当代表革命的统一意志，内部决不能再有许多小团体或小组织。党的职任既在夺取并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那就他自己必定要团结得非常之紧，有铁的纪律。所谓铁的纪律，便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行动绝对的一致。当然不是说，党内不应当有意见的争执、批评和讨论。铁的纪律，正要预先有详细谨慎的讨论和批评，然后大家共同服从多数的决议，这才是自觉的自愿的服从，而不是盲目的机械式的服从。可是，既经议决之后，批评和讨论既经充分辩明之后，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便是全党党员的天职。否则，决不能有统一的党，更无所谓纪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步骤。尚且自相参差不齐，怎能指导群众，怎能克服强大敌人呢？

第六，党应当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派的分子，方能巩固。

无产阶级并不是锢闭自封永久不变的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小商人、小农民、智识阶级，这些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分子，自然会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同时，工人阶级的“上层”，职工运动里的职员或国会里的工党议员等，亦会妥协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在这帝国主义时代，列强能以剥削殖民地劳动者所得的利润，增加自国高等工人的工资，这些高等工人“劳工贵族”，列宁所谓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最容易倾向于机会主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往往渗入共产党里；无意的有意的他们能紊乱党的革命策略，使机会主义侵入；——所以必须时时防避这种倾向，绝无憫惜的反对这种分子，以至于开除他们。这样，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巩固，而不迷失自己革命的道路。

无产阶级必须有这样的革命政党，方才能尽自己社会革命的使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引导全人类入社会主义之域；无产阶级必须有这样的政党，方才能在这帝国主义的时期，推翻那强有力的敌人——世界资产阶级。

施达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一书，已由郑超麟^①同志译出，读者可以参照而观。“改译”本为戏剧家洪深^②所倡，原意是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③当年提倡的“直译”，实在流毒不浅，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译那便是外国文初学的练习簿！至于超麟同志的译笔确是很好的。

原载 1925 年 4 月 22 日《新青年》第 1 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施达林，今译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Джугашвили, 1879—1953)，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② 《列宁与列宁主义》，今译为《论列宁主义基础》。

③ 昂格士，今译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

④ 托辣斯，今译托拉斯。此处是英文trust的音译，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

⑤ 新狄嘉，今译辛迪加。此处是法文syndicat的音译，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

⑥ 波斯，今伊朗。

⑦ 第二国际，1889年7月巴黎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早期在恩格斯指导和关怀下，在团结和组织国际工人阶级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以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和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领导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支持和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沦为社会沙文主义的组织。

⑧ 1848年革命，指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和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

⑨ 1914年欧战，指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⑩ 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首领之一，“中派”代表人物。著有《爱尔福特纲领》、《无产阶级专政》等。列宁著有《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对其进行批判。

⑪ 白柴尔国际会议，今译巴塞尔国际会议，指第二国际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日、25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即《巴塞尔反战宣言》，揭露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则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社会革命。

⑫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⑬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⑭ 《唯物论及经验批判论》，今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5年5月首次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是列宁主义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

⑮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2页。

⑯ 自然说，今译作“自发论”。

⑰ 《帝国主义》，今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正式出版。引语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0—845页。

⑱ 《反对流说》，即1915年11月20日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的《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引文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9页。

⑲ 杜洛茨基，今译托洛茨基（Лев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首领，革命无间说，是指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理论。

⑳ 《告共产党联合会书》，今译《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关于革命斗争策略的内部文件。

㉑ 《左派的幼稚病》，今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6月出版。引文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9页。

㉒ 《无产阶级革命》，今译《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9年正式出版，是列宁继《国家与革命》以后又一部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引文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77页。

㉓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0—641页。

㉔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200、267、266页。

㉕ 1923年末英国工党打着“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旗帜，在议

会选举中获胜，并由工党右翼领袖麦克唐纳组成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即英国劳动党政府。

②6 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1919年1月，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勾结德国资产阶级，在镇压了柏林工人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和谢德曼分别任总统和总理。

②7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

②8 马尔托夫(Л. Мартов, 1873—1923)，原名尤理·奥西波维奇·米捷尔巴姆，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著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等。

②9 国会的劳动系，今译议会党团。

③0 郑超麟，1900年生，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下半年后逐渐离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1929年后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③1 洪深(1894—1955)，江苏常州人。戏剧家，30年代参加左翼戏剧运动，长期从事戏剧、电影编导和学校教育工作。作品有《洪深文集》四卷。

③2 周作人(1885—1968)，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作家。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抗战时期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翻译工作。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

(一九二五年二月)

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之中，早已分成多数派及少数派^①，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然而除这两派以外，杜洛茨基^②一直自成其为一派，介乎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直到十月革命时杜洛茨基方加入多数派——共产党。列宁之多数派是唯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派，一切哲学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理论，策略上的原则，党内组织的原理以及实际工作的方法，都是自成系统一线到底的。向来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争执，以至于与杜洛茨基派的争执，都不仅是某个政策或某一口号的不同；推其结果，都是由于根本原则上的差异。各派最初分化时，表面看来，所争的大致是“小小的”问题，而后来逐渐演化起来，才试得出多数派确是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少数派渐渐的退化到机会主义，以至于反革命，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在劳动平民中的政治奸细。杜洛茨基派与列宁派的争执，也很可以含着这种趋势。现在杜洛茨基已经辞去负责军

* 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若干内容、文字的修改和校订。

事委员，这是革命后他第一次最大的趋于机会主义的倾向之结果。然而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必定可以防止杜洛茨基的恶倾向，而重新统一自己的政策。所以现在这一争执已经没有实际的政治上的危险。然而我们还是很应当来研究一下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根本理论上的异点。

俄国帝制未颠覆以前，多数派认为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关于这一理论，多数派和少数派并无不同之点。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当时的俄国，从政治局势上推测起来，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势——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运用自己的策略，造成利于急转直下以进于社会革命的形势。——这是某一派别是否有主观的革命意志的关键，其实，亦就是这一派别是否明了客观的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能忠实于最革命的社会阶级与否的关键。——因此，关于当时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问题，多数派的理论便和少数派不能相同了，这是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水岭。多数派以为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多数派的策略，便是在这一革命之中无产阶级与农民携手，取得政权。（列宁之无产阶级及农民之革命民权主义的独裁制说）。多数派策略的根据，实出于列宁对于俄国农地问题的学理的研究，——列宁所著《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之社会民主党的农地问题政纲》^⑥，便是这一研究的成绩之总汇。列宁对于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曾经逆料他的大致的趋势，以为革命的结果，俄国经济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一种急遽的“美国式”

资本主义化，——就是说，农业方面，封建式的地主消灭，而发现农业资本家，像美国的所谓“Farmer”④。

少数派呢，对于这种科学的研究结果，极端忽视，只知道照抄法国大革命的老文章，不顾及将来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之农民；——农民的革命运动，亦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却绝不顾及，而只是主张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当然属于俄国当时“已有的”城市资产阶级。少数主义的根便在于看不见农民对于农地问题的乌托邦思想里却有进化的原素在内，可以成为革命中之一动力；他们只守着当时第二国际的死理论⑤，只见着农民思想里的反动方面。

少数主义与多数主义的分歧，实由于对于俄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各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双方的策略不同，政治运动里的“联盟方法”也就不同。少数派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以反对帝制派（地主阶级）。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阶级的政党联盟。事实上的结果，从一九〇五年以来：一方面是“少数派——自由派——地主阶级”的联盟；别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的左派联盟（当时在帝国议会的时代便是所谓劳动派）。

对于农民的关系，是多数派与一切种种少数派（杜洛茨基派亦在其内）之分水岭。杜洛茨基当时的见解，叫做什么“革命无间说”（Permanent revolution）——便是主张无间断的永续的革命。革命无间派（杜洛茨基及柏尔胡斯⑥）在一九〇五年的时候，曾经主张“跳出”当时环境，一直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警句是：“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

杜洛茨基的理论大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关系（注意——他没有把农民阶级算在内）日益激烈，——其势在工人阶级一方面，必然要成立工人政府，实行种种社会主义的政策。他的意思，以为工人反抗帝制，同时就不得不与资产阶级冲突；帝制如果颠覆，这一冲突便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那时工人阶级如果得胜，其势决不能不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纯粹的无产阶级独裁制，否则无从镇压资产阶级，亦就无从防止帝制的复活，成就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如此，反对帝制的革命一开始，便要急转直下，无间断的直至社会革命方止。然而他忘了俄国农民阶级的重要，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中，正值农民要求瓜分地主田产，确立“自由的”、“平等的”私有田地制度等之农民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很急的环境里，当然要联合他，先行完结那扫除封建制度的事业。所以列宁主张：那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里，胜利的趋势只有这两阶级的联盟，组成两阶级共同的革命民权主义政制，对于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可以并且应当厉行独裁政策，镇压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这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的，因为小农经济的要求，仍是保存私产，经济生活中之改革，仍是限于扫除封建式的地主制度，而并不是根本推翻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然而对于帝制派、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则工农两阶级联合组织政府以镇压之，所以说是“无产阶级及农民之革命民权主义的独裁制。”杜洛茨基对于这一说不肯赞同，认为不能实行。他说：“无产阶级一执政权，依其阶级地位的逻辑，便必然要以国立制度来经营国民经济。”（杜洛茨基：《我们的革

命 一九〇五——六年的文稿》，第二四八页。）他又以为“即使执行极低限度的工人要求——并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譬如八小时工作制、供给失业者的生活等等政策，资本家也要反对，他们同盟罢雇、停闭工厂……以对付革命政府，其时工人阶级‘只能没收工厂，至少在最大的企业里，实行国营或市营的生产事业。’（同上，第二五六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的斗争，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这样无间断的继续发展革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那时的‘农民呢，自然只能和工人的民权政制相结合’，而不会倾向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同上，第二五三页。）可是，“亦许农民会在这一革命里挤轧无产阶级，而取而代之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农民阶级绝对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同上，第二五九页。）

照杜洛茨基的理论看起来——“农民阶级之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时自然会实现的一种现象（客观上的无产阶级领袖革命说），而不是这种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且，杜洛茨基还否认农民阶级的独立的政治作用。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的“精义”，便在于此。

多数派的政见，便不相同。列宁在一九一二年的时候，还说，客观上俄国农民阶级里发生出来的农村资产阶级，使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染着农村的色彩”——这是非常之可能的事。俄国当时实在有两个资产阶级：一个是“很少数已经成熟或过分成熟的资本家”，一个是“大多数绝未成熟，却努力趋向于成熟的小私有财产者及一部分中等私有财产者，其中一大

半是农民。”列宁当时的这种分析，便使多数派和杜洛茨基有不同的结论：“俄国政治解放运动的历史，实在就是这两种资产阶级倾向相斗的历史。……相斗的结果，俄国固然同样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然而两者之中，必定有一方面得胜；那时的俄国或是完全成为大资本家的色彩，或是完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色彩，——至少两者之中，也必定有一方面占优势。对于雇佣的工人，这一斗争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无产阶级是觉悟的，他必定努力加入这一斗争，力求农民倾向自己，而不倾向大资本家。”（列宁《自由主义与民权主义》）。帝制制度下，贵族、地主、大商人也能偷着几分自由，变成资本家，变成实业家。这种已经发财的大资产阶级，他对帝制是不满意，他也反对帝制，然而他的要求，只要政府容许他参政，只要社会上有相当的自由，有宪法，有“人权”，他的工业能够顺利的发展就够了。这一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只能到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不但不必一定要推翻帝制，而且已经站在上等阶级的地位，还可以利用已有的经济势力，压迫政府，使政府对他让步，使帝制政府轻轻的不知不觉的变成他的工具——君主立宪制度。他很不用革命。那农民阶级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却恰相反背，他们必须得到更宽泛的自由，尤其必须完全消灭封建式的田地制度——没收地主田产；那就非革命、非实现共和的民权主义不可。然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是很显然的，无组织，不觉悟，或是倾向于盲动的激烈行动，而绝无明了的政纲，或是陷于封建旧习，而甘心屈服。自由主义派的政策往往也可以欺蒙得过农民，或恐吓得住农民。所

以当时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有指导吸引农民阶级到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下的天职。况且，农民阶级的经济要求，虽然同样是资产阶级性的，可是始终与大资本家的不同，当然亦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所以农民的政治作用，并不能说绝对不独立。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固然没有完全实现上述的形势，——农民资产阶级式的俄国并未实现，地主资产阶级式的俄国却直接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然而那种趋势，在当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在现时也还应当用心。俄国社会革命之后，大地主是没有了，资本家是没有了——还剩两种阶级：一是工人阶级，一是农民阶级；经济上的发展仍旧可以有两种形式——工人阶级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农民阶级却倾向于小私有经济的扩大（长成资本主义）。所以即使现时的俄国，也还有变成“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可能——便是从农民私有经济里发展出来。乡村中富农的经济势力，很可以危及无产阶级独裁制。

因此，杜洛茨基说“农民绝对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的确是不合“互辩律”（Dialectio）^⑦——因为他只看见已有的农民阶级，而不注意在发展中的农民阶级，——而事实上（互辩律上），却从农民阶级的内心，尽在发生出资产阶级来呢。

至于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否象杜洛茨基所说：“等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农民阶级自然只能倾向工人的民权主义（即无产阶级独裁制）”呢？还是农民阶级之倾向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呢？换句简单话说：是无产阶级胜利了，农民阶级方和他结合呢；还是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结

合了，无产阶级方能胜利呢？

固然，大多数农民群众，在十月革命时，还是赞成“社会革命党”^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社会主义），他们在立宪大会选举的时候，投社会革命党的票。然而，第一，十月革命前农民已经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农民子弟所组织的旧俄军队和农村田地委员会的赞助革命，反抗克伦斯基^⑨的农民暴动，凡此一切，都是赞助多数派“田地分给农民”的口号之表现。十月革命之后，各省革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在当地农民及军队信仰无产阶级政党之后，才能巩固的。既如此，可见不是农民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再来和他“结合”的，不是无产阶级消极的坐待农民阶级倾向过来的；而是农民阶级受无产阶级的吸引，积极的赞助他和大资产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得以胜利的。第二，农民阶级之所以结合无产阶级，而赞助多数派，并不是屈服于“工人的民权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独裁制”。农民对于无产阶级的信赖，是无产阶级以妥协的代价去换来的，——暂时抛弃多数派自己的农地问题政纲，而采取社会革命党的农地政纲；而且容纳农民方面所提出的政治条件。

可以说：列宁主义和杜洛茨基主义的不同，不在于主张“革命无间断的转变”与否，而在于这两点：一、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承认农民阶级绝无独立的政治作用；二、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当注意吸引农民阶级，使他积极赞助自己。

列宁派的政策，便是：无产阶级不死守着自己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以接受小资产阶级式的农地政纲，去赞助农民阶级

、的利益，帮他和封建地主斗争，——这样去换取农民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换句简单的话说，便是：无产阶级要努力帮助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农民阶级方才肯帮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杜洛茨基派的政策便不同：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只愿可以独行其是——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不愁农民阶级不自然而然的倾向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因为反正农民阶级并无独立的政治作用。

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力求引导农民阶级，使其革命性充分发展——这是多数派策略的根本原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这一联盟的动力，第一便是：田地制度的改革——这一大激变，虽然是一种革命政策，却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不是反对资本家的，而是反对封建地主的；——不是以田地收归国有，实行农业中之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而是均分封建地主的田地，取消不平等的地主与农民的身分限制，废止不以公平买卖为原则的佃役制度，而造成平等的小农经济，使农业中开始“自由竞争”之可能。这等革命政策，俄国无产阶级毅然赞助农民阶级去实行，——当时在革命后公布的田地令，并非多数派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农地政纲，而是所谓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农地政纲。可以说，这一政策，纯粹是无产阶级为农民阶级的需要而实行的，并非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要求而执行的。虽然如此，那没收地主的政策，同时便与银行界的财政资本以一大打击，——因为这些地主的田地，都在各银行里抵有押款。所以那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政策的另一方面便含有社会主义的

性质——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政策。不但如此，地主田产的没收，又是否认私有财产的“天经地义”之示威。再则，当时这“劳农同盟”之动力，第二便是：多数派力争停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历史的突变，竟使农民不但从帝国主义的战场上退出而“同盟罢战”；而且转身加入赤军，以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利益——田地，从事于三年之久的国内战争。这就可见那时农民已经确见多数派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是正当的，因为除此之外，绝无取得和平的别条道路。历史的事实，不断的使农民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利益与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利益相结合。俄国之资产阶级革命“转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如此。这一转变之历史的规律性及其意义，当然不能单从资产与无产两阶级之相互关系上考察出来，而应当从三个阶级——资产、无产、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考察。否则，与俄国的客观情形决不符合。

杜洛茨基的革命无间派，在一九〇五年便说：“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列宁却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论及工人政府时，还说：

“我们有一种愿望：现时农民运动的时期还没有过完，这一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还没有完结，然而我们却想‘跳过’这一革命，而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愿望，是否有堕入主观派的危险呢？”

“假使我是说的：‘皇帝不要，政府是工人的’，这就确有主观派的危险。然而我说的是：现在只能有‘工人、雇农、农民、兵士代表苏维埃’的政府，而不能有别种政府（这里资产阶级政府不说在

内)；我说，现时的政权从古池夸夫⑩、黎沃夫⑪(当时的内阁)手里，只能转移到苏维埃，而在苏维埃内恰好农民占多数，兵士占多数，小资产阶级占多数——这所谓‘小资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术语，不是指生活程度、职业关系或社会地位，而是指他们的阶级性质而说。

“我可以自己保险，我这一提案里，绝对没有跳过还没过完的农民运动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运动之空想，绝对没有想现时就以工人政府‘攫取’政权的儿戏，绝对没有任何一种的白朗起主义(Blanguism)⑫的政治投机……”(《论策略书》，《全集》十四卷第一册。)

固然我们知道，随后列宁常常称苏维埃为工人政府，为无产阶级独裁制；然而他在那个时候，认为“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因为有忽视农民，空想“跳过”农民的意义。俄国是农民众多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应当特别注意农民。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应当有相当的方法。列宁说：

“俄国大多数农民能不能赞成糖业新狄嘉⑬收归国有，由工人农民监督着，使糖价便宜呢？当然能够的，因为这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这一种办法，经济上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糖业新狄嘉不但已经是在经济上渗入全国范围的生产机体，并且在俄皇时代便已经归‘国家’监督，不过那时国家的官吏，是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罢了。民权主义资产阶级的农民国家里，这种一切糖业大公司收归国有的办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呢？不是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再问一问：譬如糖业收归国有，或统一全国银行等类

的办法，在民权主义的农民国家里，是否增加还是削弱无产及半无产阶级的势力、作用及意义呢？当然是增加无产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类办法，不是小经济的；这种办法的可能，实是现在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实行了这类办法，再进而向社会主义，便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再有西欧各国工人从旁帮助俄国工人，那就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了不可免的事，而这种过渡的成功已经有保障了。”（《根本问题中之一》，《全集》十四卷第一册。）

对于统一全国银行、田地国有等办法，列宁也一件件详细证明：就算在民权主义的农民国家里，也可以行的，要紧的是不去侵犯农民的利益，而去保护他的利益。列宁的论断，从不离开俄国现实的阶级关系，他所提议的第一步的社会主义办法，都求适合农民的民权主义的利益。

可见，列宁的“无间断”的革命说，不是要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而斗争时跳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和所谓“工人政府”，而是合乎历史的一切阶级发展律，无产阶级在每一阶段努力执行现实上可能的社会主义之最大限度，同时保存并且巩固自己与农民阶级的联盟。这是俄国无间断的革命中，列宁派的策略的精义。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断说，却只见着推翻资产阶级后的无产阶级之“阶级地位的逻辑”，——仿佛无产阶级在封建军阀或帝制农奴的政制之下，既然参加民权革命，当然已能反对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胜利，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更加增高，直接便要进于社会革命，提出纯粹社会主义的要求，可以不顾农民，单独向资产阶级进攻，如此，便会实现急转直下的无间断的革命。——何以故

呢?——杜洛茨基回答道: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他不得不直进而要求实行社会主义。这便是死公式!这公式的意思:因为工人没有私有财产,因为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于国有大生产事业——农工业都要如此,所以农民是否要均分田地,是否暂时只能经营私有的小经济,不去问他;总而言之,因为工人是无产阶级,所以他只知道要社会主义,不管农民要民权主义,——参加民权革命时(更不用说实行社会革命时了),便只要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不必去联络农民,——假使实行这样的策略,农民很可以反动而趋向于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未必见得象杜洛茨基所说自然而然服从工人政府),工人阶级势孤,其势非失败不可。这样,那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真可以成功,而革命中断了——那里来的无间断的革命呢?这是杜洛茨基主义的根本错误。

少数派因忽视农民而主张联络大资产阶级,因此便要消灭无产阶级的独立,而使他屈服于反革命;杜洛茨基派亦因忽视农民而不顾农民利益,因此便要激使农民反动,使无产阶级孤立,而助长反革命的势力。所以杜洛茨基主义,亦是一种少数主义,亦是一种机会主义。

原载 1925 年 4 月 22 日《新青年》第 1 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多数派及少数派,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② 杜洛茨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卷第48页注①⑨。

③ 《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之社会民主党的农地问题政纲》,今译《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917年初次发表。

④ 美国的所谓“Farmer”,指美国式的农场主、牧场主。

⑤ 第二国际的死理论,泛指第二国际后期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修正主义理论。

⑥ 柏尔胡斯,今译帕尔乌斯(Парвус, А. Л. Гельфанд),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05年提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口号,主张抛开农民进行革命,成为托派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⑦ 互辩律,今译辩证法。

⑧ 社会革命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年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

⑨ 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 18 1—19 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时化装出逃,发动武装叛乱。1918年亡命法国。1940年起定居美国。

⑩ 古池夸夫,今译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 1862—1936),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鼓吹将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胜利”。十月革命后逃亡柏林,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⑪ 黎沃夫,今译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 1861—1925),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两度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

⑫ 白朗起主义,今译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为代表的的一个思想流派,否认阶级斗争理论,主张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⑬ 新狄嘉,今译辛迪加。见本卷第47页注⑤。

道威斯计划与世界帝国主义*

(一九二五年二月)

道威斯计划①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里，最重要的问题，便是：英美两国因此计划而能合作，还是格外要冲突起来？本来这一计划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他的对象——德国，却在于他的主体——美国。

美国资本主义现时加入世界的市场——决不仅是加入欧洲的，当然更不是单对于德国的进攻。这是道威斯计划最重要的背景。美国近年农业经济里有不断的恐慌，工业上又有过度膨胀：一则是因为国内市场的缩小，二则因为银行里资本的过剩。这种经济状况使美国不得不抛弃他的孟禄主义②，而开始干涉欧事。

美国到欧洲来找些什么呢？他干涉欧洲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问题实在并不容易回答。美国干涉欧事的总政策里，有许多互相牵制甚至于互相反对的派别和力量。

世界经济政治的总问题里，在欧战之后，这欧洲和美洲之间的相互关系实是一切其他问题的中枢。欧洲大战把欧美之

* 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文字校订。

间的关系，根本的变更了。美国资产阶级当欧战之初，故意旁观，一面供给交战国以食粮、军器，以及威尔逊^③式的口头禅，等到到了相当的时机——德奥和英法双方都疲于奔命的时候，美国突然的加入战争，以逸待劳，终至于攫得世界的霸权。当初美国对欧的贸易日益扩张，利用欧洲的资本，发展美国的“无限的”国内市场；欧战期内美国工业大大的开展，国内市场也还能销纳这些商品。美国的资本家微笑的旁观欧洲人的窘迫，尽着送些小麦和罐头、牛乳去喂他们。可是欧洲，已经非有美国不能生存了，——美国有几种原料是专利的，欧洲没有这些原料便不能维持工业。欧洲向美国购买原料，更使美国的金钱资本日益盈溢起来。可是资本虽然增加起来，美国的经济命运却也就坏起来了。美国国内市场渐渐销纳不下工业的产品，必须设法输出。欧洲的购买力，却因为欧战而大大低落：美国对欧贸易的输出额在战前占美国总输出百分之六二·三，战后跌到百分之五四·八（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二——二三年，百分之五一·四；到一九二四年，便只剩得百分之五一·一。同时，美国对其他各地的输出，在战后却大大的增加。以战前美国对日本、中国等的输出额各为一百，比较起一九二三——二四年以来，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表示：

日本——百分之五百四十一

中国——百分之四百七十七

哥伦布^④——百分之二百九十五

澳洲——百分之二百三十二

古巴——百分之二百〇五

可是，美国对欧输出虽然减少，始终还占百分之五十。而且大概美国输到欧洲去的，一大半是原料，工业制造品只有百分之十八。可见道威斯计划的目的，不在直接输入工业制造品到欧洲去。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当然四出找寻市场，可是这工业品的市场并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南美、非洲。欧洲呢，虽然占到美国输出之百分之五十，而对于美国对外贸易的意义，一天天的减下来了。美国工商界对于欧洲的意见，可以简括的说明如下：“欧洲对于美国是资本的销纳地，却不能做美国货物的市场。”

道威斯计划，是美国实行干涉欧事的第一步；同时，也就是实行銷纳美国资本的阴谋。道威斯计划的目的，在于美国财政资本输入欧洲工业，而且开始监督这些工业。德国和美国的报纸，现在已经陆续不断的登载纽约银行家对德国工业投资的消息。据“*Bergverxsei Tung*”的记载，八个月内，美国资本投入德国工业者，已达一万六千万美金。

道威斯计划对于美国对外贸易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美国资本侵入欧洲，“恢复”欧洲的工业，使欧洲对于美国原料的需要增加；别一方面欧洲对于原料的需要增加，不但影响到美国的输出，而且还影响到亚洲及南美各国的输出；——于是亚洲及南美对于美国工业品的需要也要增加起来。

美国对于欧洲，确是不信他能做美国工业品的市场，这差不多已经是美国工商界中一致的意见。可是甚至于销售原料也未必见得有多大的前途。英国对于欧洲的关系却大不相同，

英国工业品的销路，向来在欧洲。所以道威斯计划足以恢复德国的购买力——这是英国所愿的；可是道威斯计划能增进德国输出货物的质量——那就是英国所反对的了。

德国现时是欧洲各国中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熟练工人也最多，工资也最低——照 *Mitteleuropäische Wirtschaft* 登载的统计，有各国工人的工资比例表如下（以英国工资为百分比）：

	建筑工人	机器建造工人	印刷工人	平均工资
英国	100	100	100	100
德国	52	4	43	53
比国	58—63	71	56	62
美国	263-197	203	181	196
捷克斯拉夫	69—76	111	—	87
奥国	47—49	49	36	45

当德国马克低落的时候，德国资本家拚命的改筑工厂，改筑机器，要想把所有纸马克都变成物质上的不动产，所谓“*Flucht In Sachwerte*”——“逃避于物质的价值”。这样一来，当然工业中流通的资本大大减少。所以现时德国有建筑得很好的工厂，机器动力等设备得非常之好，都是用全世界最新的技术；可是没有流通的资本。这样的德国，对于美国是非常之合宜的投资地方。道威斯计划便是想把德国变成工业的殖民地。向来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是以殖民地为销货的市场，如今却要使德国变成造货物而销原料的场所；所以普通的殖民地，是销货的殖民地，德国却成了生产的殖民地，他的生产将要完全受

美国财政资本的监督。

美国资本亦正在找对外贸易的出路，美国人称对外贸易为“The Key to Prosperity”——“幸福之匙”。同时，美国并没有流通资本之不足，却反而有过剩的资本，只要看银行利率的低落，便可以知道美国的金钱过剩了。

德国、美国两方面的这种情形，都要使美国不得不实行对于德国的“殖资政策”。何况现在对于德国实行经济侵略是最容易的事，不用派一兵，不用放一炮，只要找几位“社会民主党”高叫几声和平主义，造成“恢复欧洲经济”的舆论，便可以着手了。

道威斯计划正是这种种关系及美国的政策的实现。道威斯计划的目的是，正在于使美国资本攫取德国工业的监督权。当然将来德国工业的发展途径，须听美国资本的指挥。美国资本使德国工业专为他制造要输入亚洲及南美的工业品。因为美国本国的工业品成本昂贵，不能和其他各国在亚洲及南美市场上竞争，所以德国的贱价劳动，便成了美国资本剥削的目标，而且是美国占领亚洲及南美市场的工具。

美国工业或美国管理之下的德国工业，如若占领亚洲、南非、澳洲等地的市场，那么，首先受他的排挤的是谁呢？

此处，英美之间的冲突，非常之明显。欧战之前，美国的对外贸易在全国商业里还不占重要地位，英美之间的冲突不至于十分明显。那时英国的巨敌正是德国。欧战之后，德国资本差不多绝对没有参加世界贸易的机会与可能；于是世界贸易之中，英国商业的敌人便是美国了。对于英国，不但有被

美国排挤出原有商业势力范围之外的危险，而且连自己的殖民地都有划入美国经济势力范围之内之内的可能。欧战的时候，英国只能制造军用品，他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便有一部分开始发展本地的工业，以图“自我供给”，还有一部分便渐渐受美国商业资本的侵入。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一直到一九二〇年遇见了国内市场的恐慌，才停止的；一九二一——二二年，英国才能勉强争回战前所有的市场。

然而一九二四年以来，美国商品重新开始占领亚洲、南美、非洲、澳洲的市场；英美之间的冲突，从此又开了一个新时期。第一，美洲方面：有些南美小国的对外贸易本来完全是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内的，可以不算；单看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英美商品之间的竞争和消长，确是很明显的，我们试举巴西为例：战前英国输入占巴西的商品输入全额百分之二四·五，美国占百分之一五·七。战后美国商品便多起来；可是到了一九二二年英国商品又占优势——百分之二三；而美国只有百分之一九·八；一九二三年英国占百分之二四，美国占百分之二〇。比较起战前来，始终美国的商业渐渐战胜。第二，远东方面：远东方面现时的优势还在英国方面；可是美国渐渐排挤英国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譬如中国：战前英国与香港的输入占中国总输入百分之五六，而美国只占百分之六；到一九二三年英国输入只占百分之十三，香港百分之二六；而美国货已增至百分之一六·五。一九二四年第一季，上海一口岸的输入总共三百另五万两；美国占百分之二七；英国：百分之二五；德国：百分之二二·五；日本：百分之一四。再则，

英美对日本的输入亦是如此：一九一三年英国及印度货物占日本总输入额百分之四二·三；美国占百分之一六·八。一九二三年时英国及印度占百分之二七·四；美国便占百分之二三·八。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美国对日输入竟已占有日本总输入额百分之三〇。以上这些事例，已经可以证明英美之间的竞争。

竞争的焦点，当然在于货价的低廉和市场需要的适合。谁的货物便宜而适合市场的需要，他便是这市场的主人。政治势力的作用是很少的。英国殖民地在战时及战后发生了本地的工业，英国要照战前那样禁止殖民地和国外通商，那是不能的了。不但如此，英国殖民地简直自立税关，虽然对英国货往往有优待的办法，然而对于英国并无大利。英国殖民地上已发生的工业，大半恰恰与英国工业相竞争；而美国货物恰好和这些新兴工业相冲突的，反而少些。

总之，世界贸易之中，有三种动力在这里竞争：一、英国资本；二、美国资本；三、英殖民地的保护关税。假使英国殖民地的关税税率，对于英国货有优待的办法，那就美国工业品必须成本很轻，方才能和英国货竞争。如若关税对英对美是一律的，那么，要看物价及销路了。可是，美国商品有一特点——货样极单纯，花色不多。这一特点有优点亦有弱点。优点是制法及手续简单，成本轻；弱点却是销路不是很广便是很狭。英国商品却正相反，花色多而质量精。美国既因国内市场的拥挤，不得不注意对外贸易，便自然要力谋攫取德国工业，因为只有德国工业的技术，能敌得过英国，花色既多，制法也精。

如此看来，道威斯计划，确是四方八面想得很周到的。最大缺点，或者是德国没有原料——凡尔塞条约^⑤之后，德国所有原料区已割归法国和波兰。然而美国原料仍旧可以供给德国。所以这一难题，也有解决的办法。

再则，美国加入欧洲的工业市场，目的还不仅在德国；美国现时正在图谋联合德国的煤和法国的钢成一托辣斯^⑥或新狄嘉^⑦，去和英国竞争。施达林^⑧说：

“美国本很想以资本输入法国及德国工业，利用他们来调节美国的工商业，譬如联结法国的钢铁业和德国的煤业。……然而英国决不能轻轻让步。”——柯林斯

美国要以自己的资本结合法德工业以与英国钢铁业相竞争，这是无可疑义的。现时美国许多大公司已经组成“欧陆投资公会”，正努力投资到法国和波兰的工业里去。法国在经济上是没有力量足以抵御美国的；——美国并不要立刻讨债，他只要把收藏着的法郎放出去，便足以制法国金融的死命。

美国资本既然能在德国工业中有了基础，他就要进而有规划的支配德国工业。美国得着了铁路及各大公司的股份，当然很容易调节德国工业，使为己用。德国某几种工业要特别奖励，某几种简直可以缩小生产范围——完全受美国投资的支配。美国原在秘鲁、智利及北美都有铜矿公司，因为在欧洲经营利息更大，竟把北美铜矿停办，而移转到欧洲来。总之，一方面德国工业受美国资本的支配；别方面便是美国资本侵入欧洲工业，而自己国内工业反而可以收缩，以免国内市场

的恐慌，而且可以减低工业品的成本，以与英国工业竞争——美国便算成世界贸易的主人翁了。

美国资本的计划，在德国方面或许首先要发展美国与英国相竞争的几种工业：铜业、铁业、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再则，美国在欧战时方发生的几种幼稚工业：化学制品、医药品、科学仪器等，便可以和德国合作。美国资本可以将本国及德国这几种工业的产品，占领世界市场。至于美国原有的很发达的工业，如汽车、火车头、火车车辆等，美国资本决不帮助他们在德国发展。

道威斯计划的目的既然说明，便可一看，究竟英美能否合作。

英国方面，当然是要德国经济恢复，因为德国亦是欧洲销纳英国工业品的大市场。可是，德国要恢复经济，必须有自己的对外贸易，——即使我们所假定的美国监理德国对外贸易不实现，单只德国自己的对外贸易发展或恢复，对于英国已经是很可怕的竞争者。——然而德国没有对外贸易，是不能偿付赔款的。如今德国又得着美国资本的输入，流通资本增多，德国工业品当然能多量的输出，——这对于英国是一大打击。本来对外贸易对于英国和德国是同样的重要——英国输出的工业品，现在已经因为销路减少而收缩生产，失业工人中百分之六十是这种工业里停歇下来的。因此，德国经济之恢复与否，对于英国是一个难题：德国经济发展，对于英国有危险；不恢复呢，英国经济也是没有出路。道威斯计划，是以美国资本恢复德国工业的计划，英国对于这种计划能否与美国

合作，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些人以为道威斯计划的实行，是英美合作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巩固的现象——未免太“乐观”了。

英国资本主义里的势力，大概可以分做两种：一是银行资本，一是工业资本。当伦敦会议^⑨决定道威斯计划的时候，英国的代表，正是“五大”(Big Five)银行^⑩的重要人物。所以当时所谓英国代表不过是英国银行资本的代表。美国方面的代表团里，却有大工业托辣斯和大银行双方的人物。这次会议上，英美双方所以能得到一致的意见，完全因为美国答应在投资德国时，由英国银行资本做中介的经手人。本来美国在战前向来没有对外的大投资，对于欧洲尤其没有放款的机会。美国对外投资只在最近几年，所以在欧洲没有相当的经手机关。所以美国银行家便利用英国银行的经验，请他们做对德投资的经手人。所谓英美合作不过在这一点罢了。

因此，美国银行资本及工业资本对于道威斯计划是一致的——对德投资的道威斯计划，一方面是输出余资，别方面是流通美国原料及增加美国管理德国工业的权力；况且美国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是勾通的。英国却只有极少数财政资本家和美国银行勾通，共同享受对德投资的利益。至于工业资本家，尤其是对外输出的工业，决不能赞成道威斯的计划。英国钢铁业以及其他工业的代表，都已有反对道威斯计划的言论，说道威斯计划是“经济斗争和竞争的新的导火线”。

假使再加上美国与英国争英属殖民地的经济势力，英美之间的煤油问题等——英美帝国主义的合作显然是不可能

的了。

原载 1925 年 6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道威斯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处置德国赔款的计划，于 1923 年由以美国芝加哥银行家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 1865—1951)为首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拟定。主要内容是：由协约国监督德意志银行，稳定德国通货；在赔款总数尚未最后确定的情况下，规定德国每年应支付额，以关税、间接税、铁路收入和工业税收为清偿赔款的实际保证；为稳定德国币制，战胜国先给德国贷款 8 亿金马克(合 2 亿美元)，其中美国承担 1 亿 1 千万美元等。

② 孟禄主义，今译门罗主义。指 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目的在于反对欧洲各国插足拉丁美洲，并为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作掩护。

③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美国民主党人。1913—1921 年任美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提纲”，旨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

④ 哥伦布，今译哥伦比亚(Columbia)。拉丁美洲国家。

⑤ 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的《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⑥ 托辣斯，今译托拉斯。见本卷第 47 页注④。

⑦ 新狄嘉，今译辛迪加。见本卷第 47 页注⑤。

⑧ 施达林，今译斯大林。见本卷第 47 页注①。

⑨ 伦敦会议，指 1924 年 8 月讨论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伦敦国际会议，通过了以道威斯为首的专家会议提出的《道威斯计划》。

⑩ 五大银行，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的英国银行“五巨

头”，即密德兰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劳埃德银行、巴克莱银行、国民地方银行。1920年五大银行的存款额已占全国银行存款总数的83%，在英国金融业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

(一)孙中山政治上的长成

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屈服于满洲贵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时，亦就是受英、法、俄、日等资本国家侵略的中国。从一八六六到一九二五^①（从清同治丙寅到民国乙丑），六十年中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远东史。在这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外债的增加，赔款的勒索，路矿实业权利的攫取，领土、租界、港口的割让，——不知道经过多少变更，六十年前的中国与六十年后的中国，在经济上简直是完全两样的国家。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也因此经过巨大的变更，士大夫的“世家”已经完全消灭；买办阶级已经大半变成所谓“中国”的体面商人；小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之中，已经一部分变成现代的无产阶级。中国国际关系上的变更，日日促进中国社会里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压迫者已经掉换了十好几次；各帝

* 本文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各节都加了小标题，并作了文字校订。1985年出版的《瞿秋白选集》收录其中的第一、五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国主义者对远东侵略的形势转变了种种花样，可是有一件事是至今还没有改换的：便是中国民族——大多数的平民始终还是受着压迫和剥削；六十年中所变更的只是压迫者和压迫的方法，而中国民众的受压迫和受剥削这件事实，是没有变更的；不但没有变更，而且剥削的范围更大了，压迫的程度更深了。因此，这六十年中中国平民的倾向革命、需要革命，也是没有变更的一件事实。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一天天的增加起来，中国平民的革命运动也一天天的扩大而且深入。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②和小农、小手工业的经济，遇见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都崩溃下去，发生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于是历史的舞台上，一个一个的发现新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六十年中一步步的进化，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孙中山也就在这过程里逐渐的生长出来。

总之，最近六十年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的中国，而孙中山的历史使命，便是完成这一民族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到侵略中国的一时期，已经进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受列强经济、政治、文化上种种侵略而要反抗，受资本主义化而发生经济发展的趋势，无论如何，只要要求这种发展的成功，便不能不实行革命，而且首先便是民族革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阻碍中国发展还不仅在于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权主义，根本上便与帝国主义势力不相容，更不用说中国大多数平民的生计的改善，中山先生所称为民生主

义的了。六十年前的中国早已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在发展经济，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中国民族加入世界史的最重大的责任；换一方面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必然先引起中国人的这种民族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孙中山出生直到现在，中国民族的历史职任，一直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孙中山现在死了，这一民族革命离他的成功还遥远得很；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引导之下，已经经过好几个阶段，而得到了他的正当的道路：因为要反抗列强，然后知道非颠覆满清政府不可，非建立共和不可，非为大多数中国平民争生活之改善不可；最后非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被压迫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和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这一条中国革命运动所已经经过的道路，中国民族自觉的深入和前进，在现时看来是很明了的；然而从中山开始自己事业的初年的中国思想，进步到现在的国民革命的口号，中国平民群众及孙中山不知道经过几多困苦的经验，几多迷误的方法，几多重大的失败——这是一条荆棘的路。“反抗列强”是多么简单的“爱国”主义，四五十年前与中山同时的“政治家”、“士大夫”何尝不知道。然而只有孙中山寻着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的答案——革命。为什么？因为孙中山感觉上代表中国的平民阶级，认识中国平民阶级的历史职任。所以只有中山能随着革命运动的经验，寻找着中国民族革命的道路。

(二) 康梁保皇党之国家主义 与下等平民之民族革命

中国的革命运动既然是民族革命，反抗列强的民族革命，那么，第一个问题，便是谁是中国的民族？这一问题，似乎问得很奇怪。可是在四五十年前，连“汉人才是中国民族”这一粗浅的答案，都不是公认的。当时，满清的官吏，所谓维新派的分子也谋反抗列强，也极力想“谋富强”。中国人那时的民族自觉是很模糊的，只想以全国对待外国，便算是爱国主义，中国是朝廷，中国的人民都是自己的；那带着枪炮兵轮的外国人才是侵略中国的。所以在孙中山的少年时代，已经是“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骏鬻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有之……”（孙中山《与李鸿章书》）。这种“朝廷”的革新政策，不能说不是中国民族自觉的第一步。满洲政府在当时似乎足以代表中国民族以反抗列强。不但孙中山当时是如此想，中国一般人民都是如此的想。必须要满洲政府几十次事实上证明他实在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满洲贵族自私自利的政府，而且是列强的奴才，那时中国平民再进而有革命的觉悟，想到要颠覆满洲贵族。这一革命的觉悟，据《孙文学说》^⑤的中山自叙，直到庚子之役^⑥，方在民间开始传播，而前此差不多倡排满革命者，大家都目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然而孙中山却在上书李鸿章后〔前〕十年（上李鸿章书时在甲午），即乙酉（一八八五）中法之

战的时候，已经开始革命运动。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目标，本在于反对那压迫剥削中国的最强大的仇敌——列强帝国主义；前此三四十年时曾希望满洲政府革新富强，到此方才打破这种幻想。既然这样，要反抗列强，便必须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所有中国人——汉人便都能负起这种革命的使命么？中国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对满洲贵族的，一方面亦就是反抗列强的——这种民族革命里“民族”的意义，似乎是指全体的汉人的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抽象的全体的民族，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满清政府时代的中国社会，显然分着士大夫和平民的阶级。经济上固然农、工、商三类人之中还包含着许多阶级，而在社会上士的一阶级是政府的雇佣奴才，他在经济未发展、工业未出现以前，帮着满洲贵族统治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所以要推翻满清政府，必须要以平民做领导阶级，革命运动中方才有主力军，方才能得到胜利。《孙文学说》上说：

“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至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设立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

为民族老革命党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于是中国革命运动发见了这“民族老革命党”，辛亥以前的革命，差不多大半以会党为中枢——这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士绅阶级的态度是怎样呢？当时所谓保皇党的康梁派^⑤可以代表他们；他们只要利用狭义的爱国主义或所谓国家主义蒙蔽民众，想借此逼迫满洲贵族而和他们平分政权，保存自己统治阶级的地位，所以倡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谋富强的主张。这时，在当初谋富强以抗列强的总口号之下，显然已经发现阶级的分化：一方面民党以下层阶级为社会基础，从事于革命运动；别方面皇党以士绅阶级为后盾，而进行立宪运动^⑥。康梁派机关报的《新民丛报》^⑦，便竭力攻击民党^⑧的联络会党，及主张民生主义，他们的论调，不外说“利用下等社会，必无所成而徒荼毒一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之后，无资产之下等握权，秩序不得恢复，而外力侵入，国遂永沦。”（见《朱执信集》）^⑨

在这两层反对意见里已经显然可见梁启超等代表士绅阶级的说话。本来士绅阶级不但不肯革命，而且摧残革命，帮助反动势力，名说也要变法维新，要谋富强，而又反对下等社会握权，反对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反对改善下等社会的生活。所以康梁派不肯革命，以为满洲政府能代表中国民族，又曾倡国家主义以抵制民族主义。这种国家主义在当时就等于宣传“忠君爱国”，即使真能变法维新，当然仍旧是满洲贵族和中国士绅阶级联合而压迫平民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大多数人民仍旧受着压迫和剥削；而在反抗这种压迫的革命过程中，士绅阶

级当然会反过去求助于外人。所以要回答：“谁是中国民族？谁是民族革命里的领袖阶级”的问题，到此便非常明显了：“只有中国平民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只有中国平民是民族革命中的领袖阶级。”

(三) 辛亥革命前之阶级分化

中国革命运动实际上在辛亥以前，一直是以“下等社会”——平民阶级为中枢的，而孙中山的同盟会^①，也是以代表“下等社会”的会党做实力的基础。尤其是当时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要借此组织并集中“下等社会”的力量于革命的标语。孙中山以“平民的感觉”觉到“上等社会”的奴才性和卖国性，本能地知觉中国革命事业必须以平民为中枢，才能成功，因为只有平民真正要反抗列强，真正受满清的压迫，只有平民真正要求革命，真正要求从专制政体及列强侵略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力趋于“中国民族的经济的发展”。总之，孙中山在组织革命运动的初年，便早已知道：真正的中国民族代表是中国的平民——所谓“下等社会”，只有他们能负担真正民族革命的职任。

虽然如此，革命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反映着中国经济各种力量——阶级的斗争。辛亥革命的结果，革命的平民阶级竟完全失败，而反革命的军阀阶级却起而代替满洲贵族——压迫平民并做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中国的反抗列强，本不仅是平民的需要，满洲贵族，士绅

阶级，以及平民阶级——或所谓第三阶级及农民阶级，在民族自觉的初期，本有反抗“外国”的共同倾向。不过在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各阶级在总的反抗列强的倾向里，渐渐暴露各阶级自己的本性，各阶级都想利用这一反抗运动专图自己的利益。我已经说过，就是最早“富国强兵”的口号，也未始不是民族自觉的一种表现，不过这一口号实际上只代表满洲贵族统治者阶级的利益。一切采用火器制造兵舰等的新政^①，未始不是反抗列强的一种运动，不过这种改革只利于当时的政府。满洲贵族自私自利的政策，却要蒙着爱国排外的假面具，所以等到这种最初期的新政，一方面既不足以抵抗外力的侵入，别方面又刚刚加重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革命潮流的“恶势”。那时，满洲贵族——尤其是在庚子之役之后，只有倒到列强的怀中，努力媚外，以求自存。士绅阶级便乘机进面要求立宪。当康梁政变失败之后，士绅阶级那种“得君行道”的革新运动，并不因之而停止，并不因这种极明显的失败而悔悟，并不因此而完全站到平民阶级方面来。这是因为士绅阶级的梦想，一直在于居中调和满洲贵族与中国平民的斗争，实际上便是欺罔民众，使与满洲贵族妥协，而结果必然是使革命流产。代表士绅阶级的“改良派”的策略，总是造作许多“君主立宪”等的幻想，使民众暂时躲避“困难的”革命道路。当时革命派的职任，便在于暴露这种“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恶，暴露他们口号的虚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种种幻想，而使民众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时的策略正是如此。可是满清政府客观上也帮助革命的进行不少——历

史的和平的立宪运动，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各省咨议局^⑫请颁布宪法前后三次的入京请愿^⑬为止，无不受清廷的打击。九年预备立宪的欺人之谈，更使民众深信除革命外别无出路。

于是辛亥革命便一发而不可遏止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是颠覆满清贵族的民族革命，这次革命的唯一胜利只是推倒一腐朽不堪的满清政府。然而就只这一点胜利，也还完全靠平民阶级做中枢，士绅阶级在这革命里只有反动的作用。士绅阶级在革命前竭力阻遏革命，在革命后又竭力破坏革命；只要看康梁派在辛亥前主张保皇，在辛亥后联袁世凯^⑭而排斥民党，便可以了然。

(四)辛亥的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革命的胜利

可是所谓平民，也还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在革命前分化还没有明显，而且共同的仇敌未去，所以内部的斗争没有表现出来。同盟会中可以兼收并蓄的包容种种不同的成分，也就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日多，于是游民的无产阶级数量日增，这是大多数当时的平民——小资产阶级中最流动最革命的一部分，实是革命运动的中枢，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虽然在革命组织里，形式上不能做原动力，诚如中山先生所言（《孙文学说》），然而这不过是形式上的事，以社会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这部分平民确是革命中的发难者。其次，便是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这部分人，因为满清旧社会的崩溃，已经客

观上没有插足士绅阶级的可能，而且受着新式的教育，应当能代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意识，所以也是革命中的重要部分。可是知识阶级本身绝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其中的分子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民而加入革命，也可以代表大商阶级，更可以混入军阀阶级——绝非靠得住的革命力量。再其次，便是大商阶级，在前清末年，这种大商阶级（或所谓工商界）有两个来源：一、是士绅式的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初期“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中必然发现的现象，他们“代表”着人民争立宪，其实是清廷路矿、邮电的新政中，这些“洋务官僚”，靠着官署积累资本，到此已自有阶级利益，只想借立宪运动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实行“提倡实业”等的“爱国”目的；二、侨商及买办阶级，这部分是因为与帝国主义接触，而来做外国资本与中国原料、或外国货物与中国市场间的中间人，因而积累资本，渐渐有独立投资于工业的倾向，所以比较的赞助革命——因为清廷的压迫及外国的侵略，无处不阻碍这种工业发展。士绅式的官僚式的资产阶级与侨商的买办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微有不同，然而他们对于“维新”或“革命”的希望，根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尤其与游民的无产阶级，有阶级利益的冲突。最后，便是最大多数的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及农民。这是数量上最大的群众。他们的政治要求，应当是很民权主义的政纲，他们的经济利益，不但和列强帝国主义相冲突，并且和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是相竞争的。可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总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有一领导他的阶级，充分的去帮助他发展自己的革命性而遏止

他的反动性，然后才能彻底的忠于革命。否则，他便容易受大资产阶级的欺罔，倒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而受人家的利用。

所谓“平民”——辛亥以前可以概括的与满洲贵族及士大夫相对待的，——实际上含着这许多不同的成分；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分化得日益明显出来。然则这所谓“平民”之中等到革命爆发之后，政治上积极行动的是那几个阶级呢？上述的各阶级中，只有两个阶级是在政治上积极行动的：一、大资产阶级（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这两部分虽然在革命前政纲上不甚相同，然而满清既倒之后，政治上的合作和联盟，对于他们是极自然的事）。二、游民的无产阶级（所谓会党，所谓土匪，基本上不脱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可是因为破产失业最受苦痛，他们那种暴动的反抗性是很厉害的）。当时工业的无产阶级数量上还极少，而且政治上还没有成一觉悟的自动的力量，可以说还没有“组成阶级”——所以自然没有能起而领导革命——引导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辛亥革命时，只看见大资产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是经济上有组织有团结力的阶级，只有他能领导革命；游民无产阶级便不同，虽然革命性很强，然而他自身便是一盘散沙，只能有极模糊的社会理想，只能顺着革命潮流随处发起无组织的暴动。这种阶级自然不能引导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实现胜利的革命。于是不久便使大资产阶级攫得革命运动的指导权，镇压游民无产阶级的暴动，和反动派妥协，而终至于使革命完全失败。平民中之阶级分化，在这种革命时期，最显而易见。

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口号——“平均地权”^⑩，虽然在国民党自己并未努力去宣传和实行，可是所谓最下等的“下等社会”（尤其是长江下游的会党），各地失业的穷而无告的游民农民，往往奋起暴动；当时即使没有很明显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有不少地方，所谓“土匪”都染着革命潮流，高呼均分财产的口号，有些地方，并且有小农的暴动。恐怖的气氛——“匪类”、“暴乱”、“暴民专制”的骂声，可以不绝地在各城市的“绅商界”里看得出听得见的。这样的情形，至多不过三四个月，随后竟完全销沉了。游民无产阶级，当然梦想也想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可是他们的要求，最早在革命以前，实在代表大部分饥寒交迫的小农小商。不过游民无产阶级的均产主义，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的；他们内部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只会有宗法社会式的“头目制度”，夹杂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们对于富人的嫉恨，实际上并不适合他们取消贫富不均的理想，而终究是代表各个想自己变成富人的意识。所以即使游民的无产阶级暴动成功，或是真正成了一种实力，也很容易受头目的卖，而完全丧失其革命性，简直变成军阀官僚。譬如革命初年江苏的徐老虎（宝山）^⑪，便是最明显的例。

经过这种革命的潮流之后，马上便开始资产阶级的反动期。当时许多城市里，商会都大大的活动起来，并且编练“商团”维持秩序，大商阶级亟想取得政权，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商人”那时的政治活动，对于满清的地方官，对于当地的士绅阶级，确有些革命的作用；可是因为他的阶级利益，决不会和

游民无产阶级联合引导当地的小农小商，彻底的去实行革命，却只会受着了游民的恐吓，反而去和士绅阶级妥协，以“维持秩序”。不但如此，中国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差不多纯是商业资本，经济力还很薄弱，政治上的积极性也很有限，不能独立的取得政权，于是因为要“维持秩序、保障私产”，便不能不假手于新旧军阀；各地“绅商”对于革命初期的都督或军政长，都是竭力奉迎，要借他们的武装，拥护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渐渐造成革命后的新式封建诸侯——督军。到此，资产阶级大半仍旧退回受治阶级的地位，于是革命便完全失败。

读者或者以为上述的过程，只是当时的地方现象，并不能概括全国范围的政治变化。其实从南京临时政府^⑦，而袁世凯、宋教仁^⑧以至二次革命^⑨的过程，只是上述的社会阶级之相对关系的反映。辛亥革命的时候，一方面是反动的满清贵族和士绅阶级——袁世凯等清室的新军军阀；别方面是革命的平民各阶级——孙中山及民党，互相斗争的局势。士绅阶级及军阀，虽然在群众排满的口号之下，不得不形式上转移于“革命”方面，而实际上是想以此转移“革命”于自己手里，造成自己代替满清而为治者阶级的地位。革命方面势力的涣散既如上述，而且大资产阶级亟亟乎要维持秩序，而想和新起的军阀妥协——这样局势之下自然是真正的平民，真正的“下等社会”重受压迫而失败——孙中山所以不得不让袁世凯。社会阶级之中，那侨商资产阶级赞成革命于前，而想谋与反动派妥协于后；这种阶级分化反映到民党方面来，便形成民党中的右派——宋教仁及黄兴^⑩等。右派于孙中山让袁世凯之后，还

是主张责任内阁^④；一直到袁世凯解除民党武装，大借款^⑤成功，右派还是梦想妥协。右派的主张，完全代表这种“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怕骚乱，想和平，反对下等社会，求与军阀妥协——有一件最好的证据，便是宋教仁等改同盟会为“国民党”^⑥时的新党纲：（一）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五）维持国际和平。请看，同盟会时代的“国有土地平均地权”的党纲，变成了极模糊的“注重民生”四字。当时主张与袁世凯议和让位的是这些右派；主张改政纲而容纳一班士绅阶级的，亦是这些右派。民党内部右派的胜利，便是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妥协的明证。可是，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被右派格而不行，“下等社会”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能进行革命，总之，大资产阶级战胜真正平民之后，不久，军阀的政权因此便大稳固，更用不着资产阶级对他妥协了，何况帝国主义者趁此竭力帮助，于是他们——军阀便一转而压迫及于资产阶级自身，于是民党连右派也受压迫和购买，二次革命便完全被镇压下去。此后，资产阶级更不容“下等社会”抬头了；不但袁世凯称民党为乱党，一班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都认民党为乱党了。

孙中山却始终代表真正的平民，一直反对妥协，主张讨伐袁世凯，只因受右派牵制，终至于失败。辛亥革命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袖革命的阶级，所以失败；然而孙中山和中国的平民从此更觉悟革命的职责。帝国主义固然趁此更加扩张他的势力，利用国内各派的军阀互争而从中取利，指使他们压迫中国的平民，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平民——小商

人小农等也越益明了自己的敌人，不仅是满清贵族，而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种种的妥协派，大资产阶级。

(五)孙中山镇压买办阶级 与联共联俄政策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局，直到现在，根本上并没有变更；满清贵族已推翻了，然而代替他而统治中国的仍旧是反动的军阀阶级和士绅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至今没有成功。民族革命的主体——中国平民，经过了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绅式的资产阶级结合了军阀阶级，侨商中的买办阶级也早已退出革命的战线，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纯粹是反动的。只剩得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全国的小农、小商人，客观上十分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可是主观上没有政治上的积极能力。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本来只有破坏的爆发的反抗能力，在革命的过程中，不但不能做指导阶级，而且这种阶级的内部崩裂和个人主义，反而成就军阀阶级的反动力量——兵匪的蔓延扰乱，是一切军阀统治的根本。而民族革命的对象——列强帝国主义，不但没有丝毫损丧，反而利用国内军阀的互争和反动，用尽种种的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

既然如此，民族革命的职任还没有尽，民族革命的力量却已经自就崩坏，那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及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的革命运动，便只能利用各派军阀及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互争，做军事上的应付。护法^②以来的南北战争，

客观上确能削弱北洋军阀和凭借这种军阀的各国帝国主义之势力；然而这种斗争的社会基础是间接的，大多数民众并不能赞助这种斗争。革命之中而没有革命的阶级做他的社会基础，积极的参加和领导，这种革命当然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在这一时期，只看见革命营垒的内部崩溃——右派的民党，妥协的投降的反动的分子随时随地发现，只看见辛亥以前多少有些革命性的社会阶级一天一天的反动。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自己的发展，日益倾向于灭亡，他内部的矛盾不得不爆发；欧洲大战^②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在殖民地上大大的削弱，中国这时也能偷着机会稍稍发展自己的工业。于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舞台。五四运动本身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民族自觉的一大进步。随后中国无产阶级——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以及其他工人的罢工运动，组织工会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都大大的开展出来。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Class-leader)。所以此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便能有群众的、广大的范围；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便明白的感觉到革命的主要阶级是大多数的贫苦的平民，尤其是农民，所以革命口号是“平均地权”；他在革命过程里，很正确的找着革命中的同盟者——“下等社会”的会党。他的革命主张，经过好几十次的

失败，经过了辛亥革命后右派背叛革命的大失败之后，始终不变，孙中山是代表中国平民的民族革命的首领，所以虽然在反动潮流很利害的时期，平民各阶级都不能积极革命，孙中山却没有一刻妥协，没有一刻忘掉革命。如今革命战线之中新发现了无产阶级，他当然加入民族革命，而且是强有力的生力军；于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便很明显的是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民族革命中的联合战线形成，革命的高潮重新兴起，民族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决然改组，容纳中国工人的政党——共产党加入。这便是孙中山对于“谁能执行民族革命谁是中国民族”的问题之事实上的第二次的答案。

同时，反动派方面的情形也已经大大的改变。假使辛亥以前，满洲贵族及士绅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反动派，孙中山要以农民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联盟反抗他们，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农工阶级及一切平民的仇敌却是军阀阶级及买办阶级。这十几年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前清时代增加了许多，他们不但利用形式上的中国中央政府，攫取权利，而且直接指使一种买办阶级组织的武装力量——如广州买办陈廉伯的商团^②，实行反革命。这种买办阶级到处表现他们的反动性。孙中山指导之下的广州革命政府毅然决然的扑灭这种外国雇佣的“商团”。这便是孙中山第二次对于“民族革命中应当反对的反动势力是谁”的答案。

再则，中国革命运动，虽然根本上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革命，然而在辛亥以前形式上似乎只是反对满清的革命。一

直要等到革命之后，各帝国主义历次的帮助反动军阀及买办阶级，甚至于要直接以兵力攻打革命政府，经过了几十年的苦经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再明白的宣言“今后的革命，目的要在推翻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发见于孙中山政府对外宣言的一句话，实是因为最近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利益，完全与帝国主义相反，他们的要求反映到革命运动上去，使隐藏在革命内的最终目的彻底显露出来。于是全国民众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便充实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内容。

孙中山的末年，正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初初开辟新的道路的时候，已经有真正能代表中国民族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彻底革命的阶级，此后足以领导大多数农民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平民——游民无产阶级，积极的实行革命，反对一切士绅阶级、买办阶级的反动势力，扼制资产阶级性的妥协政策，直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军阀买办阶级。孙中山的伟大，正因为他在四十年来能随着社会内革命势力的增长而日益进于明显的不妥协的革命政纲。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对象，既是世界的帝国主义，他能够并且应当在国际范围中找着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往往有共和、民主、人道、正义的口头禅，尤其是那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尽着欺罔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因此，革命前各国往往有遵守所谓国际公法而保护中国的政治犯的。

当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曾有联日的政策，然而不久便证

实帝国主义者即使在辛亥之前优容中国的革命党，也仅仅在于自利自私的见解，想趁革命爆发而未胜利的时候，更进一步的攫取中国权利，等这种局面造成之后，他们便转而力助军阀等的反动势力了。孙中山对于这一点，曾经在《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后^⑦附注着说：“……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中国在这最近十年之中方才明切的看见帝国主义之用心，方才明白觉到中国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孙中山在《民族主义》^⑧上说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是“众人的奴隶”。这些主人，“以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的列强”，如何能做中国革命的同盟军！中国人既是“奴隶”，还得找“奴隶”做朋友。所以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当然是各国无产阶级，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尤其是已经革命胜利的苏联农工阶级。

因此，孙中山——中国革命运动的代表之最后遗嘱，尚且郑重的声明中国革命运动有与苏联及一切弱小民族联合之必要。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半世纪以来，从模糊的“富国强兵”的口号，进化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会党的军事暴动，进化到劳工农民之联盟；从联日政策，进化到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这一条困苦的道路，正反映在孙中山的生平和事业里呵！

原载 1925 年 6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

② 宗法社会，见本卷第15页注②。

③ 《孙文学说》，孙中山1918年著，又名《心理建设》。主要阐述作者的知行观。

④ 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出兵京津和华北、东北广大地区，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史称“庚子之役”。

⑤ 康梁派，指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以拥护光绪皇帝载活进行维新变法为宗旨的政治派别。

康有为(1885—1927)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1888年首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并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强学会，设立学堂，创办报纸，鼓吹变法维新。1898年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受到光绪帝召见，促成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

梁启超，见本卷第21页注④。

⑥ 立宪运动是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争取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斗争。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即所谓康梁派。

⑦ 《新民丛报》，梁启超主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1902年2月至1907年冬刊行于日本横滨，共出版96期。曾就革命与改良问题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进行论战。

⑧ 民党，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为国民党。

⑨ 《朱执信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的重要助手朱执信(1885—1920)的文集。

⑩ 同盟会，全称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在孙中山领导下成立于日本东京。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1912年改组为国民党。

⑪ 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新政”：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出洋；开经济特科，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考；广设学堂；奖励工商业；酝酿实行立宪等，图谋以此缓和国内矛盾，巩固其统治。

⑫ 谘议局，1909年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在各省设立的地方谘询机关，议员多系官绅与资产阶级上层分子。

⑬ 1910年1月，各地谘议局代表入京向清廷呈递请愿书，要求缩短立宪预备期限，将原定九年减为一年，速开国会，遭拒绝。6月各省代表第二次请愿，清廷仍坚持九年预备期。10月各省代表以更大规模第三次请愿，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

⑭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出任清内阁总理大臣。他一面统兵南下，以武力胁迫革命派让权，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终于夺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准备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次年6月忧惧而死。

⑮ 平均地权，孙中山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1905年《同盟会宣言》最早提出。1924年进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

⑯ 徐老虎(宝山)，字怀礼。江苏镇江人。盐梟出身。以洪帮“山主”投降清廷，任两淮盐务缉私统领。武昌起义后据扬州自立为都督。后投靠袁世凯，二次革命时被革命党人设计刺死。

⑰ 南京临时政府，指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⑱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等创办华兴会，后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上海组织中法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1912年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次年3月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

⑲ 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亲信内阁

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6月又下令罢免江西、安徽、广东三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派兵南下，发动内战。国民党人被迫起兵讨袁，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

⑳ 黄兴(1874—1916)，原名軫，字廛午，又字克强。湖南长沙人。华兴会、同盟会领袖之一，曾领导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和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等多次起义。武昌起义后，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3年7月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旋赴美国。1916年袁世凯死后回国，病逝。

㉑ 责任内阁，由内阁总揽行政权力、直接对议会负责并受议会监督的政权组织形式，有别于由总统总揽行政权力的总统制。

㉒ 大借款，即善后大借款。1913年4月北京政府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由此迅速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

㉓ 1912年8月，宋教仁等为了在议会中争取多数，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四个小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㉔ 护法，又称护法运动，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斗争。1917年7月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国会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专政，旋即率领驻沪海军南下，联合西南各省树立护法旗帜，于这年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当选为大元帅，领导西南各省军队抗击段祺瑞的军事进攻。后因西南军阀在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勾结直系军阀，于1918年5月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酝酿南北议和，护法运动结果以失败告终。

㉕ 欧洲大战，指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㉖ 陈廉伯，广东南海人。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加入英国籍。1916年起充当“粤省商团军”总团长。1924年10月策动商团军武装叛乱，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暴乱被粉碎后，逃往香港。

㉗ 陈英士(1877—1916)，名其美。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黄克强，即黄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

要求党员按捺指印，并宣誓对他绝对服从。黄兴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不符合民主精神。陈其美 1915 年春致函黄兴，对他的态度加以批评。《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原函，见《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 2。

④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起初，在《中国同盟会总章》等文件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在 1924 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世界职工运动状况*

(一九二五年二月)

中国工人现在刚刚开始组织工会，处处遇见军阀和外国人的压迫。譬如海员罢工^①，英国人压迫工人，破坏工会；京汉罢工^②时，吴佩孚^③、萧耀南^④屠杀工人，解散工会；上海日商纱厂罢工^⑤的时候，英国巡捕和中国警察也都压迫工人，拘捕工人，罚钱或是监禁——坐西牢。我们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知道恨军阀，尤其人人都知道恨外国人。

可是我们在中国所看见的外国人，大半都是资本家、巡捕、官僚、牧师，最低的也是工头。这些外国人，自然要压迫我们中国工人，因为他们专靠吸我们汗血为生。我们也一定要反对他们。然而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地方——那里中国人是很少，这班外国资本家、官僚、牧师等又压迫谁呢？这些外国资本家待他们本国人难道便慈善吗？决不会的。假使他们在国内不压迫自己本国的工人，他们也决计不会发财，也决计不会又跑到中国来压迫我们了。原来在世界各国，都有成千成万的工人，也和我们中国工友一样苦恼；吃的东西，穿

* 这是作者为工人读者写的通俗宣传小册子，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原件由中央档案馆提供。

的衣服都不齐全。他们也受资本家的剥削。所以我们中国工人并不是凡是外国人都反对；我们只反对外国资本家（就是所谓帝国主义者），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奴才——帮他们压迫工人的巡捕、警察、官僚、军阀等类的人。对于外国工人呢，我们不但反对，而且还要联络他们。世界上各国的工人是一家的兄弟，大家同样受资本家的剥削，大家的利益是一样的。中国工人如果同外国工人联合起来，力量便要大得多，一定能够打胜资本家。譬如上次上海日商纱厂里中国工人罢工，如果那时我们已经同日本国内的工人联络好了，他们得着我们罢工的消息，同时也罢起工来——那就声势浩大，不愁日本资本家不屈服。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外国工人的情形，一则可以学他们的组织方法，二则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三则可以讲究和他们联合的方法。我们这本小书，便是要略略说一说外国工人运动的状况。

* * *

外国的实业比中国发达得早，所以工人比中国多。二三百年前，全国也和中国几十年前一样，没有工厂、矿山、铁路等，也没有新式工人；一切日用东西，都是农民家里自己做，或者是手工业者——木匠、铁匠、铜匠等用手制造。这些农民家里的子弟妇女，和手工业者，织了布，或是做了扫帚、钉耙、厨刀等，到市场上去出卖，卖了钱来自己用。等到实业发达起来——有了工厂，那情形便大不同了。大资本家或大公司买了地，盖起厂房，装好机器，雇了成百成千成万的工人到厂里

去做工，或是纺纱，或是织布，或是制针，或是造机器……工厂里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可容不得工人拿去出卖；这都是资本家的了。工人成天到晚做着工，譬如说是织布，织好了一匹布，工人是拿不着的。工人只能得着几个工钱。资本家拿着那匹布去卖，卖着的钱，就算除出那匹布的成本，难道只剩那几个给工人的工钱？决不止的。他一定要赚好许多钱。所以工钱越少，资本家的赚头便越多。工人做工的时候越多，工厂里出产的东西越多，资本家的赚头也便越大。

外国这样的工厂实业，一天一天的发达，他们的工人也就越发多起来。在这种工厂里，工人大家在一起做工，要听资本家的章程规则，每天替资本家赚不少钱，自己却只拿很少的工钱。这种工人的利益，当然是大家一样的；于是大家便齐心起来反抗资本家，要求增加工钱，减少做工时间，做罢工运动组织工会。这种事在中国，不过是几年内才发生的。在外国呢，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当初外国的铜匠、铁匠，本来也和中国一样，有种种同行公会，所谓行会。所以工人初起组织的时候，还是跟着这旧习惯，分行组织，——就是按职业组合。譬如铜匠，有铜匠的工会，所有的铜匠，大家齐了心，团结在一起，要加工钱便一齐加，资本家便没有法想。这是一种职业组合的工会。后来，大工厂发现出来，一个工厂里往往有许多种工人；譬如机器厂，里面有打铁工人，有修机械工人，有管汽锅的工人，有管熔铁工人。如果，仍旧只照职业组合，打铁的只和打铁的联合，熔铁的只和熔铁的联合，那就敌不过资本家；这一部分工人要加钱，不肯再做工，资本家便叫那一部分的工人

来代替，要求加钱的目的，便达不到。所以工会的组织便扩大起来——凡是在同一工厂里做工的，都组织成一个工会，各部分工人一致行动。这就成了所谓产业组合的工会。然而资本主义尽在发达，到现在已经很多大公司，譬如日本内外棉会社（公司）有十几个纱厂，有些在上海，有些在青岛，有些在日本——不一定在一国以内。如果这一厂里工人反抗或者罢工，那公司便可以叫别一厂的工人来做，就算办不到，他便可以简直把在中国的这一个厂关闭起来，把那些材料机器，搬到在日本的那几个厂里去做。因此，便更有国际的工会出现。其实，资本家即使不在一个公司里，也会联合着抵制工人；譬如世界各国纺织业的资本家，联合在一起抵制工人，工人也便应当组织世界的纺织工会来和他们反抗。

总之，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绝对相反，资本家是所谓资产阶级，工人是无产阶级，两方面的对抗是阶级斗争。资本家要工人多做工，少拿钱，才能多赚利息。工人呢，愿意少做些工，多拿些钱，才能改良自己的生活。资本家便想种种方法压迫工人；指使政府，规定法律，不准工人开会，叫警察干涉工人的言动，施以奴隶教育……这种政府便是资本家总联合起来的组织，资本家还派奸细到工人里来，恐吓欺骗工人，利用工会的领袖，阻止工人群众革命。工人方面呢，也就各方面的反抗，组织工会、罢工……等。自从欧美各国有了工人和资本家以来，一直这样的互相斗争。所以欧美各国工人早就组织工会，反抗资本家；工会有时又受资本家利用；工人再想法和资本家争这工会。这已经经过好几十年。

工人的组织工会和资本家反抗，既然很久，所以工人加入工会的也就渐渐的多起来。直到欧洲大战^⑥之前，民国二三年的时候，全世界已经有一千多万工人进了工会：

英国工人在工会里的——四百万人
德国工人在工会里的——三百五十万人
美国工人在工会里的——二百七十万人
法国工人在工会里的——一百万人
意国工人在工会里的——九十万人
比国工人在工会里的——二十万人
荷兰工人在工会里的——二十二万人

这些工人知道加入工会，齐心反抗资本家，自然已经是觉悟的工人。可是，工会运动的发展，就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那资本主义本是极残酷的剥削制度，工人没有觉悟，没有团结的时候，算是没有办法，只好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如今虽然还有许多工人没有加入工会，不知道齐心团结，而始终这一千多万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已经团结起来，成了一种很大的力量。工人既然有了力量，更加觉悟，便自然发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要根本推翻资本制度，要把那些大工厂、大农场收归公有，人人都做工，人人都过极好的生活，不让少数资本家私人吸大家的汗水；要达这个目的，必定要工人联合农民，实行革命。这种工人的要求，发现在工人正在组织团结起来的时候，对于资本家实是非常危险。于是资本家便竭力收买工会的领袖，竭力宣传基督教、天主教到工人群众里，欺骗他们，劝他们不要相信共产主义（中国军阀和资本家叫做

“过激派”)，劝他们不要革命。结果，这一千多万有组织的工人，大半受了这种欺骗，所以有许多工会落在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手里；有许多落在假社会党手里，——这些假社会党，便是所谓改良派，不主张革命，只主张和资本家妥协，所以欧洲大战以前，这许多国里的工会之中，只有一小部分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就是主张阶级斗争，主张革命的。

可是在欧洲大战以前，民国二三年光景，世界各国的工会，形式上却已经很有些组织。大战没有发生的时候，工会里的领袖，虽然大多数偏于改良派，始终因为工人群众的要求，勉强实行国际的组织；民国前十年（一九〇二年）的时候，各国工会已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国际工会书记部”，——仿佛是国际总工会的筹备处，后来又再按产业，组织纺织工人国际、五金工人国际等。这些国际工会原来的用意，是要各国工人有了这样国际的联合，可以一致行动反对各国的资本家。可是那时所谓国际，其实只有欧洲、美国、坎拿大^⑦，澳洲。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等还没有加入。

等到民国三年，英国、法国、俄国等资本家政府和德国、奥国的资本家政府，打起仗来了。他们为甚么要打仗呢？因为各国资本家大家都想发财，大家都想占领非洲^⑧、亚洲等处的小国家，做自己的属地——殖民地，所以要自相争夺起来。资本家要想发财，所以要打仗，可是他们自己人数既少，又不耐苦，怎能到战场上去打呢？他们只有想法调工人、农民去替他们做炮灰。照理讲来，这一国资本家打胜了那一国，他们是有得钱赚，工人之中却至少也要死几万人，仍旧受他们的剥削，

而且资本家政府打了胜仗格外巩固起来，更加恶欺压工人；打败了呢，工人、农民死的死，伤的伤，资本家却还是好好的赚钱，至多不过亏些本。所以当时各国的工会，尤其是国际工会书记部，应当指导工人，不要去帮资本家打仗，大家齐心，反过来打自己国内的资本家。然而各国工会的领袖，大半都是改良派，受了资本家的收买，忽然忘了工会国际联合的本意，大家都不顾工人利益，反而帮着资本家在工人里宣传，说工人也应当救资本家的国，应当热心去打仗。结果，英国、法国的工人在战场和德国、奥国的工人厮杀，各自替自己的资本家出力，牺牲性命，——这真是一家兄弟自相残杀，叫旁人沾光！不但如此，各国资本家政府因为要打仗，说是军事紧急，军费竭蹶，叫工人多做工，减工钱，废除工会争来的劳动保护法。工会的改良派领袖也不敢起来力争，反而劝工人要深明大义，要为国牺牲，在战争时候不要反对资本家。

这样一来，工友们觉得工会不但不保护工人的利益，反而帮助资本家，大家自然不愿意再进工会了。譬如德国各工会原来总共有三百五十万工人，到欧洲大战开始之后，民国四年的时候，只剩了一百五十万工人；法国工联总会在战前总共有五十万会员，到那年便只剩得十五万，其余各国也是如此。——其中有许多工人是被政府强迫去当兵打仗；也有许多简直自己退出工会。

当时欧洲有些小国没有加入战争，所谓中立国，他们的工会曾经提议赶紧召集一次国际工会会议，请英国、法国、德国等的工人都来到会，大家商议一个办法，怎样抵制资本家的

战争，各国工人怎样不再帮助资本家打仗；……可是英、法等国的工会领袖，硬说英、法等国工人恨着德国工人，一定要打，不派代表到会。其实英、法等国工人丝毫不知道，只是受着资本家和改良派的骗，糊里糊涂的替自己的仇敌牺牲性命呢。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二月间，俄国发生了革命。俄国向来在皇帝军阀的专制之下，工会都是秘密的居多。这二月革命之后，本来可以大大发展工人的力量，简直停止战争。可是俄国资本家的政党，串同俄国的改良派（有所谓社会革命党^①及社会民主党少数派^②），组织政府，强握政权；这些改良派也到工会里大肆活动，劝工人主张继续打仗。那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③——现在已改称俄国共产党，便大大宣传革命主义，说工人、农民不应当帮自己的资本家打仗，应当反过来打自己的资本家。不过几月，俄国工人和农民都被共产党唤醒了，大家奋起，重行革命，第一步便由革命政府宣布停战，工人、农民都从战线上回来，组织成“苏维埃劳农政府”。于是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政府——这便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工会自然大大发展，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人都加入工会，有全俄总工会，有各业的总工会，这工会里，当然都是真正革命派的人主持。

十月革命之后，不到一年，欧洲的大战总算是完了。欧美各国工人，因为受着战争的影响，苦到万分，又听见俄国革命，工人自己握了政权，于是革命思想大大发展，大家觉悟到自身的利益，重新加入工会去，积极奋斗。所以且不讲别的，单说工会运动，在欧战之后，确又发展起来。我们看民国八年的统

计：

英国工人进工会的增加到……八百万人

德国工人进工会的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

美国工人进工会的增加到……五百六十万人

法国工人进工会的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人

其余如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增加的也很多。

等到民国九年全世界工会会员总共有五千万人了。

欧洲大战初完的时候，各国工人都有觉悟起来，看着俄国工人的胜利，又看着自己受资本家的欺骗压迫，自然尽想实行革命，推翻各国资本主义。资本家方面，当然大怕起来。他们于是想出一个法子来，防止工人革命，保存资本主义。甚么法子呢？就是暂时对工人让步，允许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资本家提议在华盛顿开一劳资国际会议，便是各国政府，各国资本家团体，各国工会，三方面派出代表商议所谓“社会改良”的办法。这一会议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月里开的。当时议决各国一律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只有日本、中国除外——可是是要行十小时工作制；还有许多保护工人的社会政策。并且又在资本家的国际联盟^②之下，设了一个国际劳动局，说是监督各国实行八小时制及保护劳动政策的。资本家这种举动，显而易见是骗骗工人的。不用说，早已有八小时工作制的国里，本是那地方的工人，自己用尽了力量争来的，如今也得不着什么格外的益处；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到如今已经民国十四年了，也不曾看见因为那次国际会议议决便实行。就是我们中国，就算是十小时工作制，不是到如今

也没有实行吗？中国许多工厂里的工人，还不是一天做十二三个钟头的工吗？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完全是各国资本家骗工人的。然则，何以当时各国资本家又要召集这一次三方面会议，口头上允许改良工人生活呢？因为他们看着当时的形势，怕工人革命。他们口头上允许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社会政策，是要工人相信，不用革命，工人生活也可以改良，社会主义也可以实现；工人相信了他们，自然革命潮流低落下去；等到工人大家已经不准备革命，力量也涣散了，精神也不振作了，资本家便放心了——他们便可以不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没有力量和他们力争了。

资本家这种样的手段，如果五千多万工人的各国工会，都是革命派的人主持，当然也不会受他们的骗。可惜，欧洲大战刚完，工会运动大兴盛的时候，资本家的奸细——改良派，赶紧把这运动抓在自己手里。民国八年七月间，各国工会在荷兰国京城开了一个国际会议，成立了“国际职工协会”。这里大多数工会代表领袖，都是改良派。他们尽着宣传，说不用社会革命，资本家现在已经肯让步，已经答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种种社会改良政策，说工会只要常常和资本家好好的开谈判，用不着阶级斗争。那年华盛顿开劳资会议，这些改良派便高兴得不得了，说是工人胜利了，尤其是他们的主义实现了。大多数工人，因为在他们指导之下太久了，始终受着他们的骗。所以欧洲大战之后，虽然各国工会发达到五千多万人，大多数工会却还在改良派的手里；工人阶级的力量虽然有，却还不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仍旧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

世界各国工会的这一国际联合，实是改良派工会运动的中心，因此，各国工会受了他的影响，不能走上国际革命的道路。

虽然如此，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五六百万工人的革命工会，已经成了极有系统的组织，那里面的改良派影响，当然完全消灭。俄国这许多革命工会的运动宣传，渐渐的影响到各国去，再则，各国工人自己受着资本家种种的压迫和剥削，那些骗人的社会改良政策又不见实行，也就渐渐的觉悟起来，知道改良派的靠不住，有许多工人都信仰起革命主义来。因此，除出改良派之外，各国工会里另外发生一个革命派，有些工会完全成了革命派的；有些工会里有一部分工人倾向到革命派方面来。于是俄国的工会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的工会里，这一派革命主义的工人，也成立了一个国际的联合，叫做“赤色职工国际”——“赤色”便是革命的意思。

从此之后，世界工会运动里便分成两派——一是改良派，他们的国际联合，叫做“国际职工协会”，设在荷兰京城亚摩斯德丹^①，普通叫做“荷京职工国际”。一是革命派，他们的国际联合叫做“赤色职工国际”，设在苏维埃俄罗斯京城莫斯科。

原来属于改良派工会里的工人因为革命派工会的宣传，都渐渐跑到革命派方面来。革命派的工会一天一天多起来，改良派的一天一天少下去。改良派领袖渐渐的不能得到工人的信仰，工人渐渐的不相信他们的主义，工人阶级的力量便真能够大起来，国际工会的组织便真能够替世界社会革命尽极重要的责任了。

这两个职工国际——荷京职工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这两派的工会运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别在甚么地方呢？

改良派总是主张资本主义会渐渐的进步到社会主义去，可以用不着革命，他们以为资本家政府会渐渐对工人让步，许工人选举参政，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工人的工钱，工人不必去力争。革命派呢，主张一定要工人自己团结齐心去力争，一定要积极准备工人的力量，一定要革命成功之后，不准资本家管理政事，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资本家在事实上总是不肯让步，只知道剥削工人，工人上一次当不管他，无论如何决不可以尽着受骗，尽着上当。我们只要看这两个职工国际，对于世界政治问题的意见，便更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分别了。

改良派的荷京职工国际和他在各国的分会：（一）对于资本家的国际联盟，他们以为是大同世界机关——有了国际联盟，各国政府有起冲突来，便可以在这机关里和平解决，从此不会有战争了。（二）他们对于反对战争的问题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各国资本家互相冲突，一定是不会免的；他们这些改良派，忘了上一次他们的欺骗工人，这一次又尽着口头上讲反对战争，又来骗工人；他们反对战争的方法怎样呢？他们说，人类喜欢打仗，总是因为性情暴躁，资本家要打仗，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说，只要天天劝他们爱和平，做宣传，以后便不会打仗了。（三）对于解除武装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更有趣——各国现在都在大整军备，预备第二次大战，又要拿工人做炮灰，去保存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当然要反对的。可是这些改良派的意见怎样呢？他们以为只要求求国

际联盟和各国政府，劝他们不要造军火，不要多练兵，——这样便算了。其实资本家自己全靠这些兵警来压迫工人，单去请他们，他们那里肯解除武装呢！

赤色职工国际和他在各国的分会（以及改良派领袖之下的工会里的革命份子）的意见便根本不同。（一）对于国际联盟，革命派的工会都看出他是资本家各强国的联合机关，用来联合压迫德国及一切弱小民族的工具，譬如中国、印度等，便常常受这国际联盟的欺压。（二）对于反对战争的问题，革命派不但是真正反对，不但口头上反对，而且实际上在各国边界组织各国运输工人的联络机关，监督各政府的运输送军械。根本主张，尤其是要领导工人做反对战争的实际运动；工人不替资本家去打仗，却要自己组织起来去打资本家。（三）对于解除武装的问题，革命派也主张要有实际的行动：一面要求资本家政府解除武装，一面工会自己武装起工人来——因为要资本家自愿解除武装是永久不可能的事；只有武装起工人来，强迫资本家解除武装。总之，工人反对战争等，并不因为工人“爱和平”，是因为资本家的战争损害工人及全人类的利益；工人为了保障大多数平民利益起见，为人类进步起见，正要自己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去掉杀戮民众剥削工人的少数资本家。

再则，改良派的工会领袖，往往极不注意改良工会组织，——现在资本家的工业和工厂组织得非常精密复杂，而改良派的工会，却仍是很旧式的按照职业的组合居多。赤色职工国际的革命派工会，便注重两种新的组织方法：一是产业组

合，就是把同一产业的工人，譬如纺织业或是铁路，都组织成一业的总工会，如纺织总工会或铁路总工会等；不但有全国各工厂总工会，而且有全世界的。二是工厂委员会，就是每一工厂，不论内中分多少种工人，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不是按职业零碎组织）。举一个统一的工厂委员会，来指挥所有的会员，——因为这个样子，才能对付资本家；并且在工人力量伸张起来的时候，不但可以指挥罢工，而且可以监督工厂里的生产；没收了资本家工厂的时候，甚至于可以管理全工厂的事务。

自从赤色职工国际成立之后，这种革命派的主张，便渐渐的战胜改良派的主张。而且还有一件事，很应当注意的。不但在欧美各国，有许多工会都赞成赤色职工国际而加入；而且东方各国，譬如南洋群岛、爪哇、中国等的工会，也大半都赞成赤色的职工国际，并且愿意加入。那改良派的荷京职工国际，向来不注意东方的工会，他们的政策和主张本来不能代表东方工人的利益，并且有些看不起亚洲的黄种、黑种的工人，所以他在东方是没有会员的。只有赤色职工国际有东方的会员。

上面已经说过，欧洲大战初完的时候，各国资本家怕革命，所以对工人让步，答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种种社会改良政策。可是，到民国九年，世界的实业衰落起来，因为资本家只知道自相竞争，拚命制造，结果货物造得太多了，市面上消不出去，工人虽然没有东西用，又没有钱去买他们的贵货，——所以资本家大半要亏空，都恐慌起来。于是他们那些

骗人的社会政策不但不能实行，而且已经实行的也要收回成命。于是许多国家里，都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钱，譬如德国，竟有许多资本家公然主张非行十小时工作制不可。这样一来，更把改良派工会领袖欺骗工人的政策，完全擢穿了。从那年起直到现在，资本家一直向工人进攻，更加加重压迫。——欧洲大战初完时候的工人进攻，就此中止了。当时革命派的工会，劝告工人群众不要信资本家的骗人政策，应当积极预备，组织工人去革命，改良派偏偏颂扬资本家的社会改良政策，说是从此可以渐渐进化到社会主义，决用不着革命。现在怎样呢？革命派当时说的话应验了！资本家果然是骗人的。

可是，现在革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一次，资本家反而进攻起来，甚至于减少工人的工钱——所以现时最紧急的事，便是抵御这种资本家的进攻，团结工会内部，先实行工人阶级防御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或改做联合战线）。

于是革命派的工会——赤色职工国际，便向改良派的工会——荷京职工国际提议，说工会里虽然分着两派，甚至于还有站两派中间的中立派，然而这些派别，原是因为种种政见不同，主张革命与不革命的不同，至于工会对于资本家，不论那派都是一样应当代表工人利益，——所以最好各派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资本家现时的进攻。革命派对改良派说：你们不主张革命，可是现在资本家要减少工钱、延长工作时间了，你们反对不反对呢？我们革命派当然是反对的。我们各国工会里不论甚么派别，应当一致联合，反对资本家的进攻。这便是工人的统一战线。

改良派的态度怎样呢？他们还是只想妥协，他们往往背着工人群众和资本家订立不利工人的条约。他们时时刻刻破坏统一战线。各国改良派的工会只想开除革命的工人份子，说他们是过激派，到处竭力的反对这种革命工人和革命派的工会——仿佛他们的仇敌不是资本家，却是革命派。各国改良派工会这种举动，当然受他们国联协会（荷京职工国际）的指导。赤色职工国际，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当然努力指导各国工人进行革命的工会运动，尤其是极力进行统一的工人阶级战线，反抗资本家的进攻。各国工人群众之中有许多人都渐渐赞成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张。改良派领袖之下的工会里，许多工人都成了革命派，开始反对他们的妥协政策和卖阶级的行为。改良派的领袖便恐慌起来，专门设法对付这种革命份子，开除他们，不准他们当代表出席工人大会等等——竟忘了资本家的进攻。然而工人阶级的群众始终都要觉悟起来，改良派的工会将来都要变成革命派的工会。

现时世界职工运动最主要的问题：第一、便是统一工人阶级的战线，不应当反对工会里的革命派，应当一致反对资本家。改良派的领袖只知道保存他们在工会里的地位，所以只反对革命派而不反对资本家。这种工会虽然有几千几万会员，能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力量。所以一定要去掉这些改良派的首领，使工人群众大家，都能一致反对资本家。第二、便是工会里的会员，大定都赞成革命派主张之后，既然能一致反抗资本家进攻，那时资本家便不得不用武力压制——工人阶级决不涣散，一定和他们死斗，或者又不得不屈服让步——工

人阶级切不可再上当，应当团结一致，进一步再竭力推翻资本主义，实行社会革命。现时改良派的势力——荷京职工国际的分会，还是不小，所以这种运动受他们的牵制。可是我们应当知道，工人群众，经过好几次的经验，必定渐渐的对于他们丝毫都不信仰，那时工人阶级便可以尽量发展自己的革命力量了。

* * *

现在我们要看世界工会运动的发达，把民国二年到民国十年之间各国工会会员的人数比较一比较，做一个表出来：

世界五洲各国工会会员人数年表

国 别	(一九一三) 民国二年	(一九一九) 民国八年	(一九二〇) 民国九年	(一九二一) 民国十年
菲 洲				
埃 及				50,000
南 非 洲		108,000	133,000	133,000
美 洲				
阿 根 廷	21,000	476,000	750,000	750,000
白 莱 齐 尔 ^⑭			500,000	500,000
智 利 及 乌 鲁 圭 ^⑮			28,000	28,000
加 拿 大	176,000	378,000	374,000	374,000
墨 西 哥				90,000
秘 鲁			25,000	25,000
中 央 美 洲			20,000	20,000
北 美 合 众 国	2,722,000	5,607,000	5,179,000	5,122,000
亚 洲				
蒲 哈 尔 ^⑯				6,000
中 国				

国 别	(一九一三) 民国二年	(一九一九) 民国八年	(一九二〇) 民国九年	(一九二一) 民国十年
英属印度			500,000	1,500,000
荷属印度①			20,000	52,000
日 本		236,000	247,000	247,000
高 加 索				336,000
高 丽②				3,000
波 斯③				20,000
大洋洲				
澳 洲	498,000	628,000	684,000	684,000
新 锡 兰④	72,000	83,000	83,000	83,000
欧洲				
比 利 时	200,000	715,000	920,000	920,000
保加利亚	30,000	30,000	31,000	35,000
丹 麦	152,000	364,000	362,000	362,000
德 国	4,153,000	8,560,000	12,558,000	12,798,000
埃史笃尼亚⑤		30,000	16,000	16,000
芬 兰	28,000	41,000	59,000	48,000
法 国	1,027,000	2,500,000	2,000,000	1,600,000
希 腊				150,000
英 国	4,173,000	8,024,000	8,400,000	8,300,000
爱 尔 兰			340,000	340,000
意 大 利	600,000	1,800,000	3,600,000	3,600,000
黎 托 尼⑥			25,000	44,000
卢 森 堡			27,000	27,000
荷 兰	189,000	456,000	618,000	480,000
南斯拉夫	14,000	20,000	200,000	256,000
那 威⑦	64,000	144,000	143,000	120,000
奥 国⑧	260,000	803,000	1,000,000	1,500,000
波 兰		1,007,000	1,270,000	1,200,000
葡 萄 牙		100,000	100,000	100,000

国 别	(一九一三) 民国二年	(一九一九) 民国八年	(一九二〇) 民国九年	(一九二一) 民国十年
罗马尼亚	10,000	75,000	1,25,000	1,25,000
俄 国		3,639,000	4,755,000	6,500,000
瑞 典	134,000	368,000	403,000	380,000
瑞 士	95,000	250,000	292,000	292,000
西 班 牙	128,000	885,000	980,000	1,080,000
捷克斯拉夫		1,300,000	1,600,000	1,655,000
	(民国三年)		(只算君士但丁城的)	
土 耳 其	2,000	15,000	15,000	15,000
匈 牙 利	115,000	912,000	406,000	340,000
总 计	15,223,000	39,601,000	48,610,000	51,901,000

各国这许多工会会员之中，属于革命派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有：

- 一、苏维埃俄国工会——六百五十万人
 - 二、澳洲 四十万人
 - 三、保加利亚 四万人
 - 四、阿根廷 五万人
 - 五、波斯 二万人
 - 六、埃史笃尼亚 二万五千人
 - 七、法国 四十五万人
 - 八、捷克斯拉夫 三十五万人
 - 九、爪哇 二万七千人
 - 十、中国 若干
 - 十一、荷兰 二万人
 - 十二、比利时 一万二千人
 - 十三、德国 十五万人
 - 十四、美国 二万五千人
- 都有最高中央机关，各工会的组织也很有完整的系统。
- 有组织，有中央机关，不在改良派领袖之下，而反对改良派的占优势。
- 有中央机关，势力略比本国改良派的工会弱些

十五、芬兰	八万五千人	} 有中央机关，不过因为改良派的阻碍，形式上还没有能连结起来。
十六、罗马尼亚	六万人	
十七、南斯拉夫	十万人	
十八、德国	四万人	} 各有独立的工会，并无联合机关。
十九、奥国	十万人	

二十、各国改良派工会中的革命工人。

二十一、无政府工团主义派的工会。

至于改良派的国际职工协会呢，他有：

- 一、德国 八百万人（其中已有三百万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 二、英国 五百五十万人（民国十一年已减少一百万，只剩四百五十万；其中有五十余万已属赤色职工国际）
- 三、奥国 一百〇七万九千人（其中已有十七八万工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 四、比国 六十九万人（其中已有五万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 五、法国 二十五万人（号称七十五万六千，其实只有此数）
- 六、保加利亚 一十万人（号称一万四千人）
- 七、希腊 十七万人（其中已有八万五千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 八、波兰 三十六万五千人（其中已有十八万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 九、意大利 三十万人（其中已有十五万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十、瑞典 三十一万三千人（其中已有四万五千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十一、瑞士 二十二万五千人（其中已有五万余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十二、加拿大 十六万四千人（其中已有七万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十三、南非洲 五万人（其中已有一万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十四、阿根廷与秘鲁 十万人（其中有五万人属于赤色职工国际）

这些改良派工会，不过因为他们的首领是改良派，不肯领导群众做革命运动，反而往往阻止工人与闻政治或者急进的罢工运动等，所以隶属于改良派的荷京职工国际。其实他们里面的工人会员，仅有许多革命分子，所以差不多各国改良派工会里都有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人。他们虽然已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却并不退出那改良派的工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在这种改良派工会内部宣传，使大多数会员信仰革命主张，那时，这工会的改良派领袖便站不住——这一工会便可以完全变成革命派的工会。

注 释

① 海员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①。

② 京汉罢工，见本卷第6页注③。

③ 吴佩孚，见本卷第6页注④。

④ 肖耀南(1877—1926),字衍珊。湖北黄冈人。直系将领。1921年任湖北督军,参与制造二七惨案,屠杀汉口江岸罢工工人。

⑤ 日商纱厂罢工,指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⑥ 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⑦ 坎拿大,今译加拿大。

⑧ 菲洲,今译非洲。

⑨ 社会革命党,见本卷第63页注⑧。

⑩ 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⑪ 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

⑫ 国际联盟,1920年1月建立的国际组织,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为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所控制,成为它们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该机构附设有国际劳工局。

⑬ 亚摩斯德丹,今译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

⑭ 白莱齐尔,今译玻利维亚。

⑮ 乌鲁圭,今译乌拉圭。

⑯ 蒲哈尔,今译尼泊尔。

⑰ 荷属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⑱ 高丽,即朝鲜。

⑲ 波斯,即伊朗。古时称波斯。

⑳ 新锡兰,今译新西兰。

㉑ 埃史笃尼亚,今译爱沙尼亚。

㉒ 黎托尼,今译利塔尼。黎巴嫩地名。

㉓ 那威,今译挪威。

㉔ 奥国,即奥地利。

日本对华贸易之经济侵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全靠中国做市场。本来这一亚洲的新兴资本国，他的侵略目标完全在于中国；他从合并台湾、高丽^①之后，从中日战争之后，国内的资本主义一天天澎涨起来，对华的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便是必然的结果。近年来日本对于其他各国的贸易都是输入多而输出少；日本在各国市场上，大抵都是买入机器等生产工具居多，而卖出自己的制造品却很少。独有中国是日本商品的大市场。

日本资本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决不单是一种经济竞争。他实在靠着外交上政治上种种特权，如一八九六年之北京条约^②、一九〇三年之上海条约^③等，日本在通商上、海运上，都得有许多特殊权利，念一条的要求^④尤其攫取不少。这些特权，可以供日本的对华贸易，不但操必胜之权，而且遏制中国工业不能发展；长此以往，中国可以变成专销纳日本货，专供给日本原料的地方。下列一表，可以看出最近十二年来日本对华贸易的侵略趋势，实在是非常之可怕。

年份	自日本输入中国	自中国输入日本	超过
1913	154,660,000日金	61,223,000	93,337,000

1914	162,370,000	58,305,000	104,065,000
1915	141,125,000	85,847,000	55,255,000
1916	192,712,000	108,638,000	84,073,000
1917	318,380,000	133,271,000	185,110,000
1918	359,150,000	281,707,000	77,444,000
1919	447,049,000	322,109,000	192,060,000
1920	410,270,000	218,090,000	124,948,000
1921	335,520,000	186,340,000	46,489,000
1922	333,520,000	186,343,000	147,177,000
1923	272,190,000	204,678,000	67,512,000
1924	311,639,000	185,650,000	125,988,000

日本对华的输出比较中国对日的输出，每年至少超过五六千万日金。日本输入中国的大致是纺织制造品（布匹、衣服、汗衫等）、纱、糖、纸、火柴、药品、陶器、玻璃等。中国输往日本的呢，却是豆、豆制品、毛、铁、盐、皮，兽类的油等。一九一九年之后，虽然因为日本国内的生产过剩引起很长期的经济恐慌，对华贸易未见增进；然而从一九二四年以来，日本在世界市场，遇着了英美资本的竞争，又竭尽全力以注意中国市场。假使去年江浙及直奉没有战争^⑤，恐怕去年的日华贸易还要增加好几倍呢。

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单就这商业一方面看来，已经非常可怕。何况，日本人还以他国内的过剩资本向中国作政治的投资，侵入中国的金融界，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侵占中国的实业，还要享受税则上的特列权利。日本在这些地方搜括去

的中国财富，还不止对华贸易里所赚去的哩。

原载 1925 年 3 月 7 日《向导》第 105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高丽，今朝鲜。

② 1896 年之北京条约，指根据《马关条约》有关条款缔结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由日本全权大臣林董与清廷代表张荫桓于 1896 年 7 月 21 日在北京签订。主要内容是确认日本在华享有与欧美列强同样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③ 1903 年之上海条约，指《中日通商行船续约》。1903 年 10 月 8 日由清廷全权代表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和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小田切万寿之助在上海签署。

④ 念一条的要求，指 1915 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妄图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秘密条款，共五号、二十一条。

⑤ 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1924 年 9 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而爆发的战争。10 月以卢永祥兵败逃亡日本而告终。直奉战争指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 年 9 月江浙战争爆发后，奉系张作霖乘机派兵入关，与直系吴佩孚部队大战于山海关一带。10 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台。

胡适之与善后会议。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胡适之^①加入善后会议^②，报上说他是去尝试尝试的(实验主义)。这尝试两个字，在每段新闻里都带着些滑稽口吻。其实我们倒很可以替适之抱不平，因为他本是个尝试主义者，他去尝试，实在无可讥笑。我们要看他试得怎样，再加批评。再进一步说，单是说他尝试失败，说他尝试的结果不好，也还不够，因为：一则我们明知他这次尝试必然失败，适之自己也未始不知道；二则尝试不过是适之的一种政治态度，还不是他政见的本身。所以我们不必斤斤于他尝试的怎样——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却要看他怎样尝试，提出怎样的政见。善后会议的成功，老实些说，便是通过一个段祺瑞^③的国民会议组织法，预备替段氏赶办“扶正”的礼节——把那临时执政“扶成”一个正式执政。我想适之虽然不革命，未必便肯把这样的“成功”算做自己的成功。适之所要的成功，大概就是想善后会议——段氏政府^④通过他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这便是他的政见了。可是，要使现时这种善后会议通过胡适之的国民会议

* 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文字校订。

组织法，只有两个办法：一、胡适之的政见完全和安福系相同；二、善后会议变成人民的会议。从五四运动前后，直到如今，胡适之总算还是社会上公认的民治主义者，要他立刻变成安福系^⑤，未免太快些。那么第一个办法是不能实现了。因胡适之向来是个民治主义者，或者他在人民的善后会议上公布的真正民治主义的政见来，可以通得过。照这样看来，为胡适之想，他若要尝试提出自己的政见，他还应当多试一试：不但自己应命加入尝试，而且应当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要求社会团体加入善后会议。这就是第二个办法。如果真办到了这一层，亦许胡适之的尝试会成功也未可定呵。然而胡适之竟没有多试这一试，他这样试法，不但表示他的尝试主义不彻底，而且已经表示他那民治主义也就不大高明了——不拿到人民会议上去试，却偏要在一群安福系里试；于是他竟提出他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来。也许在这组织法的本身里，我们可以看见胡适之的民治主义罢？

胡适之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里：一、国民会议可以解决国家根本大计，建设根本大法（不像政府草案，限定只能通过宪法，并制定宪法权亦无）；二、女子有选举权（？）；三、直接选举（？）；四、普通选举（？）；五、各（？）公团先推候选人。这五点，表面上看来，确是民治主义极了。然而我们注意一下：

“凡不能解说日用通行之文字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原草案第十一条）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不识字国”，轻轻的这样一条条文，便可以剥夺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公民之选举权。其实这大

多数不识字的人，大半都是工人、农民、小商人、女子；他们的工作和劳力是中国全社会生命的基础，他们何以不应参预选举及政治呢？胡适之，你是不是政治上的柏拉图派^⑥——要使识字的统治不识字的人呢？假使说，不识字的人不懂政事，无从使他们参加。那么，如果各市市民，各工会，各村农民的集会上，有人做通俗的政治宣传的演讲，公开的提出当地的候选人姓名、履历、政见，凡是能说话、能听话的中国人会不会懂呢？当然会懂的。这些选民就平日所受的痛苦与候选人的政见比较一下，能不能自己决定投谁的票，或举手赞成谁呢？当然能够的。然而胡适之不愿意教不识字的人参与政治，所以不肯想到这方面来。

这样的候选人，当然是要有一定的政纲，代表一定的职业和阶级的利益，所以必须由政党及职业团体提出。胡适之的候选人提出法怎样呢？我们再注意一下罢：

“各省区应于选举之前成立国民代表会议议员候选人推举委员会，以左列各公团代表组织之：一、省议会代表十五人；二、省教育会代表十人；三、省商会代表十人；四、省农会代表十人；五、省工会代表十人。”（原草案第十四条）

我们可以看见，其中没有律师、医生、学生等等团体，更没有农民。而且教育会只是教育界的小部分人，得推代表十人来推定候选人；工会人数可以比教育界多出几百倍，也只推出十人。假使候选人是政党及一切职业团体自己推定，汇交投票区的，那亦就没有候选人推举委员会之组织的必要，更没有在推举委员会里代表人数多寡之关系。然而胡适之的草案是要

这推举委员会中三分之二以上之表决，再能推出一候选人。那就工会、教育会相比比例起来，工会要提的候选人，很难得当选。况且，这样一来名为直接选举，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间接选举。

不但如此，草案第十四条下，又加入这样一句：“本条所列各公团，于本组织法公布时未正式成立者阙之。”这样我们看看，全国有几个所谓“省工会”？一个也没有。（工人如何能限着地域，限着省分？譬如路工、海员的工会，是介乎各省，广遍全国的。）

总之，第十四条规定的结果，占全国人多数数的农民是无从推举候选人的了——农会是城乡绅士的团体，农民协会是草案上所没有的。全国的工人也是如此，因为各省都没有“省工会”。

这就是胡适之的民治主义，胡适之的普选办法！亦是胡适之在善后会议上的唯一尝试。这种草案在善后会议上能通过不能通过还没有知道；然而这并没有多大关系；胡适之已经有退出善后会议的消息了（听说非正式辞职，因为不好意思拆台）。

胡适之退出善后会议是不是因为善后会议中不容纳人民团体？不是的。是不是因为不容纳他的唯一尝试——那种（1）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草案？亦不是的。听说是因为河南又打仗了。胡适之究竟是说憨玉琨^⑦破坏和平，还是说胡景翼^⑧破坏和平呢？我们从北京来的简单的专电，是不容易知道。其实也用不着知道。他一定很“公平”说，最好大家不要打，善后会议还可以开下去，他这种草案还可以领领安福系诸

公的教，——如今却开起战来了，他就自认尝试完全失败而退出了。其实段祺瑞的理想上的希望，正和他相同；照理段氏应当下令讨伐憨玉琨，因为胡景翼是他正式任命的河南督办，然而他只说调停：最好人家都服从他的命令，现时大家都不要打，等他那国民会议组织法通过了，如法泡制的召集起来，这一手包办的假执政，到那时节，就可以一个个的结果自己的政敌，第一当然就是国民党，而后国民军^②，而后西南，甚至于奉张，以至于胡适之，——恐怕胡适之还不值得他去哩！现在，他却正欢迎胡适之辈也来帮他说一句“公平”话：“大家不要打”；至少表面上，现在他还很需要这样一句话。胡适之因打仗而退出，一方面说来，也可以说是助段的示威，何尝又配做段的政敌呢？

原载 1925 年 3 月 14 日《向导》第 106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胡适之，即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鼓吹实验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

② 善后会议，见本卷第 7 页注⑩。

③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皖系军阀首领。1916 年袁世凯死后，控制北京政权。1920 年直皖战争中被打败下台。1924 年 10 月北京政变后，被张作霖、冯玉祥推任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

④ 段氏政府，指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

⑤ 1918 年依附于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把持国会，帮助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当时称为安福系，他们控制的政府、国会，称安福政府、安福国会。

⑥ 柏拉图(Platon, 前427—前 347), 为古希腊哲学家, 著有《理想国》、《法律篇》等, 要求建立一个以“哲学王”为统治者、立法者的理想国家。柏拉图派, 即是指胡适要求由识字者统治不识字者, 犹如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的主张。

⑦ 憨玉琨(1888—1925), 字润卿。河南嵩县人。北洋军阀将领刘镇华部将。1925年率部与国民军在豫西大战, 结果失败。

⑧ 胡景翼(1892—1925), 字笠僧。陕西富平人。当时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

⑨ 1924年10月, 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直系政府后, 将所部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胡、孙分别担任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

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

——镇压买办阶级商团之反革命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国平民受满清的压迫和列强的侵略，几百年来，屡次奋起反抗，例如广东的平英团^①以及各省的会党。然而那时还不过是零星散乱的爆发，往往带着宗教的色彩，只有一种原始的排外主义，而没有明显的政治要求。这种运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亦就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而日益增高。那数百万贫农、手工业者、小商人、侨工、侨商等的实际要求——反抗使他们破产失业、流离窘迫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满清贵族——一天一天的明显出来，一天一天的集中起来，于是代表这平民普遍的要求，集合平民群众的战斗力的口号，“恢复中华，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标语，便涌现出来。提出这一口号的不是别人，便是国民党首领孙中山先生。所以孙中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最早的领袖，他集合数百万被压迫剥削的民众在这力争民族解放和平民政权的旗帜之下。固然，在三四十年前看来，一个广东穷医生的空言号召，怎能敌得过清朝皇帝的坚甲利兵，这平民与贵族的阶级斗争，显然是一个势不均力不敌的苦战。然而有兴中会^②、

同盟会^③等运动之后，满清居然颠覆了。可见那治者阶级，那有坚甲利兵的异族，并不是不可胜的。然而何以这一反抗斗争，这一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经过如此之多的牺牲，如此之久的恶斗呢？因为中国人之中有许多士大夫贵族阶级的民贼，他们颂圣载德的保皇，他们替圣明的天皇设法离散这种平民革命的运动，他们主张甚么君主立宪，他们到处破坏革命派民主派的事业，甘心做满清皇帝的奴才。这些奴才便是康有为^④、梁启超^⑤、等。中国人内部有了这些民贼，有了这些贵族阶级帮着满清镇压平民，所以革命不能成功，革命之后仍旧受这些奴才的破坏。这些奴才一再与满清遗孽的北洋军阀勾结，阻碍平民革命的道路，——由保皇党而继成进步党^⑥，再变成研究系^⑦，由保卫光绪皇帝，而拥护袁世凯，而参加贿选，谄媚曹吴^⑧。

孙中山先生代表平民阶级而奋斗，这些满清遗奴实是代表士大夫贵族阶级而反对孙中山先生。然而满清始终是推翻了，士大夫阶级也始终渐渐解体了。

这些民贼转而代表新生的买办阶级，帮着帝国主义者来反对国民革命。原来帝国主义者于辛亥革命之后，唯恐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实现于中国，使他们不能任意侵略，早就勾结北洋军阀扰乱中国，趁势攫取中国利权；再有这些民贼从旁协助，于是辛亥革命中途夭殇。革命派的势力逐渐退守，而致于局处于广东一隅。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和满清时一样，有一种人帮着治者阶级压迫中国平民的反抗运动。假使当时有士大夫阶级，因他的利益和清帝贵族相同，所以帮着清廷设法

破坏平民革命；那么，现时便有买办阶级，因他利益是和帝国主义相结联，所以帮着帝国主义者来摧残中国平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渐渐占领中国市场，外国资本渐渐掌握中国的金融。于是一班专做中国消费者与外国资本家之间的中介的大商人，吃洋饭的西崽买办等人，渐渐的在中国经济政治界里占着重要的地位。这种人便是所谓买办阶级。他们不但靠着经营外国货的商业而发财，不但经手外国资本借款、汇兑而从中取利，积聚资本，变成了富有阶级，绝不会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而且专赖吃外国饭而生存，正要帮助帝国主义侵略，方能发展自己阶级的利益，牺牲中国平民的汗血而自利。所以辛亥革命前，仿佛听说，华侨帮助革命很出力；而现在呢，大多数侨商、侨工固然因为中国没有争得真正的独立平等，仍旧是困苦不可名状，直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在华侨界所谓有“声望”的大豪商，却早已变成买办阶级，不但不肯继续革命，而且已成了反革命派了。至于中国国内的买办，更不用说。帝国主义者于明清遗孽的封建军阀之外便又多了一种侵略中国的工具。

帝国主义既然利用军阀扰乱中国，帮助袁世凯、徐世昌、^①段祺瑞^②等压制革命派，逼迫革命派势力局到广东一隅；他们更进而利用民党的背叛分子，如陈炯明^③等，——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想颠覆广州革命政府，根本铲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自然，这里是英国帝国主义最尽力，——因为香港既系英国领土，扼守广东的

咽喉，英国资本家不但力能操纵中国南方的金融，香港的纸币简直成了港粤的“国币”，满市都是所谓“港仔”，而且中国南方一切原料商品都以香港为输出入必经之地，甚至于广州市民所吃的米都完全仰给于香港。英国帝国主义直接的经济利益，当然不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政府能有丝毫发展，丝毫设施，自然要竭力怂恿帮助陈炯明，令攻取广州，使广州政府苦于继续不断的战争，财政、民政、市政以及一切建设事业谈都谈不着。可是一两年来根本铲除革命政府的目的始终达不到。于是英国帝国主义又进一步，利用广州的买办阶级，暗输军火给他们，组织所谓商团，阴谋直接扑灭广州革命政府。商团又勾结乡村中富豪鱼肉平民的所谓“民团”。这种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广东买办、土豪阶级的武装势力，美其名曰“商”，曰“民”，渐渐膨胀起来，总指挥权却在英国汇丰银行买办、英国籍的中国人陈廉伯^②手里，便在广东横行无忌，压迫小商及农民、工人，往往以武装胁迫捣毁工会，枪毙农民。广州革命政府屡屡告诫、限制禁止都不见效。英国帝国主义还嫌不足。当沙面罢工，广州政府赞助这些革命的平民反抗英人的压迫而胜利之后，英国帝国主义者更是迫不及待，于是立刻运送大批军械给商团，同时又故意报知广州政府，意欲借这种买办军阀的美名“商团”、“民团”，使与政府直接冲突，实行暴乱的反革命而铲除国民革命所余的唯一根据地。商团的计划，并且要在政府扣留团械之后，以罢市要挟，自己的要人暂避香港，停止米运，使广州全市人民绝食，以制政府的死命。英国帝国主义者更直接下哀的美敦书，声言若革命政府不允商团要求，即将以香港海军舰

队袭击大本营。商团更武装胁迫小商人罢市。这是去年九月间的事。直到十月十日，革命政府已经屡因暂避平民的牺牲，不能立刻应战，反抗这种外国军队——英国买办阶级商团军的暴行，所以勉强允许发还一部分团械；那知英国和买办阶级急于挑战，故意在双十节民众示威游行时，枪击学生、工人多名，挖腹摘心割势惨无人道的残杀，并且任意拘禁平民。接着便派遣商团军在广州市上四出武装逡巡。向来这商团军强暴压迫平民的行为早已数不胜数，到此，实在没有再容忍的可能。于是广州革命政府及亟起自卫的小商、农工平民，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毅然着手扑灭这种卖国的横暴的“买办军阀”。十月十五、十六便不得已而发生苦战。商团中富豪买办的子弟，平时虽能武装过市，欺压平民，然而到此期间，平民及政府方面决然死战，他们便自己逃避香港，一面乞援于其英国主人，一而临时雇到许多土匪，把守西关。这种买办所雇佣的“商团军”任意烧杀，与政府军队相抗，结果，幸而他们的英国援军没有来得及，总算把他扑灭了。广州革命政府才得重新稳定下来。

孙中山先生这次镇压商团反革命的意义，决不仅止于保存广州政府；他的意义在于以事实指示出近年来买办阶级的发展，已成为卖国卖民专助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广州买办阶级为了香港英资本家的利益，竟曾以武装暴行摧残民众，以助英国铲除革命政府，其他地方的买办阶级自然也会如此，——就是曹汝霖^①、王克敏^②之流，何尝不是这种买办阶级里的健将？总之，这次镇压买办阶级反革命的结果，虽然还没有完全

铲尽这些害国害民的民贼，却是很明白的发觉这些买办阶级的利益根本与平民阶级利益相反，既知他们的手段是怎样的狠毒，则知反抗他们应当用怎样严厉的果决的政策。所以假使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引导平民反抗君主贵族阶级的第一次大功绩；那么，镇压商团便是孙中山先生引导平民反对买办阶级的第二次的功绩。

研究系——以前的保皇党的机关上海《时事新报》^⑥，在孙中山先生死后的社论里，居然说孙中山镇压商团是屠杀市民，——其实屠杀市民的责任完全是商团负的。这种论调完全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说话，依他们的意思，最好是孙中山让英国人陈廉伯来统治广东、屠杀平民；推而广之，便是要让全国都受这种买办的统治，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剥削平民，便更可以畅所欲为了。

前清时代中国的治者阶级是满洲贵族，他的奴才便是汉人的士大夫，代表这种奴才阶级的利益的便是康梁的保皇党。孙中山曾经指导中国平民：不但要反对满清，而且要反对奴才阶级及其保皇党。如今中国的治者阶级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他的佣仆便是中国人的买办西崽，代表这种买办阶级的利益的便是研究系以及其他一切安福系^⑦、交通系^⑧等的民贼。孙中山先生又指导我们平民：不但要反对列强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这些为列强所用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及其政党，研究系，安福系等等。

原载1925年3月21日《向导》第107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平英团，指鸦片战争中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抗组织；他们揭起“平英团”大旗，奋勇抗击英国入侵者。

② 兴中会，1894年孙中山领导建立的最早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入会秘密誓词。

③ 同盟会，见本卷第95页注⑩。

④ 康有为，见本卷第95页注⑤。

⑤ 梁启超，见本卷第21页注④。

⑥ 进步党，1913年5月以原保皇党与立宪派成员为主建立的一个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政党。

⑦ 1919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积极支持段祺瑞的内外政策，时称研究系。以后研究系分子即在各派军阀之间进行活动。

⑧ 曹吴，指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见本卷第6页注④、⑥。

⑨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人。直隶天津人。清末任东三省总督，与袁世凯过从甚密。1918年被安福国会选为总统。

⑩ 段祺瑞，见本卷第128页注③。

⑪ 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⑥。

⑫ 陈廉伯，见本卷第97页注⑫。

⑬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1915年参与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后参与经手西原借款。五四运动中被斥为卖国贼，北京学生游行至东单赵家楼，包围并火烧其住宅。

⑭ 王克敏（1873—1945），字叔鲁。浙江杭县人。清末任留日学生监督。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等职。晚年堕落为汉奸。

⑮ 《时事新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④。

⑯ 安福系，见本卷第128页注⑤。

⑰ 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梁士诒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辛亥革命后，梁士诒先后在袁世凯政府任总统府秘书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等职，培植势力，自成系统，被称为交通系。

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这是全世界人所承认的。他生存的几十年，全世界的反动者、压迫者、剥削者，以及一切国贼、民贼，时时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如今孙中山死了，这些人好容易舒了一口气。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事业都是民族革命。他绝不妥协的反对满洲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当时的清廷、官僚，以及一班帝制派、保皇派的康梁党^①恨他刺骨。他绝不妥协的反对袁世凯^②等北洋军阀及一切满清遗孽；中国的军阀以及他们的爪牙、筹安会^③、安福系^④等，亦就看着他是眼中钉，年来他更彻底主张反对列强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屠杀农工的英国“买办军阀”(商团)；于是列强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以及研究系^⑤、《时事新报》^⑥等的民贼，更加痛恨他，咀咒他。如今他死了。这些压迫者、剥削者、国贼、民贼，或者安了些心罢？或者以为孙中山既死，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便容易镇压下去，都幸灾乐祸的高歌起来罢？

我们看：

(一)上海《大陆报》^⑦(三月十三日)社论，大意说：“孙逸仙完全是受的美国教育，他是文明的欧美式的伟人，所以在野

蛮黑暗的中国，不能成功。……他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行政家，因为他的理想离实际太远了。”美国人的机关报要借孙中山先生的死来污辱中国人！中国人诚然是黑暗野蛮，要等美国式教育来开化，然而美国强迫中国履行不平等条约，万县事件时斩杀中国船夫，派舰队驻防中国，——这些“文明”行为便是致使中国黑暗的原因。美国人知道孙中山是引导中国向光明之路的人，便应当知道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那光明之路，正是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的道路。假使说这种理想过高，不切事实，那么，这并不是孙中山的理想不好，却正足以见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所造成的中国现状，实在异乎寻常的困难，那压迫实在十分的严重。《大陆报》嘲笑中山理想过高的论调，不但不足以使中国民众对中山理想失其信仰，而且更可以奋激民众，使他们愈益团结，愈益觉悟：“解放中国是中国平民最低限度的理想，美国人所以觉得他太高的缘故，便是因为帝国主义者一心只想压迫剥削中国，唯恐中国民众随着中山的理想而奋起斗争，——所以在中山死后，赶紧奉之以大理想家的虚名，而想得中国民众因此说而停止其斗争的实效。”

（二）上海《字林西报》^⑥同日的社论说：“孙逸仙诚然是伟人，……然而他所在的地方却正是中国最紊乱的地方。他只能破坏，唯一的所谓建设计划——《建国计划》及《中国之国际发展》——亦成了可笑的计划而已。”……是的，因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广东，所以英国帝国主义要竭尽全力去破坏他，暗助陈炯明使广东战事连年不息，指使买办所组织之商团阴谋推倒革命政府。这都是南方所以格外紊乱的原因。中国革

命后，连年的军阀战争都是列强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暗助所造成，致使中国民族不能进于建设事业。《字林西报》——英国人的机关报的社论，应当使中国民众格外了解他们的居心呵。

帝国主义者呵！你们不要太高兴了！中山虽然死，中国还有四万万的中山，中国平民仍旧要继续国民革命的斗争，决不因中山奋斗未成而失望，决不因为你们的造谣谬论而退却。我们中国的“孙中山”，我们中国平民的目的，——第一步正是破坏——破坏你们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锁链，那时才有建设中国平民共和国的可能。《大陆报》和《字林西报》的欣喜实在是太早了！我们再看帝国主义的佣仆——中国研究系的《时事新报》。

（三）上海《时事新报》同日社论说：“中山的精神早已死去，如今所死，不过是形骸而已。”还有种种诬蔑辱骂的话。《时事新报》究竟比他的主人还高明。他知道中山虽死，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不死，中国大多数平民、农人、工人不死，中山之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的“理想”不死，所以要竭力诬陷中山，毁谤他的人格，想以此挫国民革命首领威望。殊不知，这都是枉然的！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中国平民中觉悟的分子，在中山死后，必定格外团结，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努力奋斗以推翻国外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政策，消灭国内的军阀以及一切卖国卖民的民贼。一切压迫者剥削者小心些，孙中山先生的死，还并不是你们仇敌的死。你们的仇敌是中

国几万万平民；孙中山的革命意志、革命主义及理想，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不死，“孙中山”是永不死的！

原载 1925 年 3 月 21 日《向导》第 107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康梁党，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参见本卷第 95 页注⑤、第 21 页注④。

② 袁世凯，见本卷第 96 页注④。

③ 筹安会是 1915 年由杨度、李燮和、刘师培等组织的以鼓吹恢复帝制为主要目的的小团体，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工具。

④ 安福系，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⑤。

⑤ 研究系，见本卷第 136 页注⑦。

⑥ 《时事新报》，见本卷第 21 页注⑨。

⑦ 《大陆报》，1911 年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

⑧ 《字林西报》，1864 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

淞沪特别市和淞沪的民权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国近年来的军阀统治，压迫着一切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军阀战争几乎破坏全中国经济生活；然而全国各省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固然因此而日益破产，流离失所，而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大绅士大商人，尤其是江浙区，却始终因为军阀间的自相冲突偷得相当的发展。他们渐渐的上政治舞台，渐渐的抬起头来。江浙战争^①以来，这种趋势尤其看得明白。军阀之间的相斗，减削他们自身的势力，这些商人贵族便乘机进取。江浙战争之后，上海士绅的撤兵、废使、移兵工厂的要求^②很显然的表现这种商人阶级的意志。结果，兵工厂居然移交上海总商会^③暂管，设立淞沪特别市，声言以后永不驻兵；而上海市的名商虞洽卿^④竟被委为特别市会办。而且太湖流域各州县，无锡、苏州、江阴、淞江等处的士绅也随着起来要求撤兵，这些士绅商人愿意拿出几十万出来做军队的开拔费。凡此种种，是否是“民间”的真正力量，足以逼使军阀不得不把淞沪一隅的政权让给人民呢？当然不是的。譬如卢永祥^⑤现今又在南京高唱废督裁兵，假使军阀内部没有恶斗，以致于谁亦抢不到江苏这一块地盘，军阀决不肯将政权

种种放手的。这次卢永祥主张撤兵、段政府^⑥应允设立淞沪特别市，完全因为暂时奉张浙孙^⑦各派军阀相持不下，谁也不能占领上海这块肥肉，所以乐得做个人情，送给江苏上海的“绅”。一旦某派军阀得志，虽然兵工厂不在上海，虽然上海市内不驻兵，难道上海市外便不能运军械来，难道上海市外便不能开兵来打？上海及江苏的商人这次供给不少战费，还要拿出军队开拔费来，第二次战争时，军阀依然可以照例需索的。所谓特别市内的民权又有甚么保障呢？民权的保障，只有真正大多数平民参与政治，真正大多数平民能组织起来，不但上海一市，还要各地平民都争得政权，根本铲除军阀，并且防止勾结军阀的帝国主义在背后的阴谋。

那么，这次淞沪特别市运动里，兵撤了、护军使废了、兵工厂迁了（或者拍卖了！），人民的运动应当怎样？当然临时执政府委任的淞沪督办，人民不能承认的，人民应当趁此起来力争市长民选。淞沪市的人民是谁？是上海吴淞一带九市三十一乡的居民、商人、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及学生，应当人人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组织真正的民权市政府，真正平民的保卫军，才能预防军阀的进攻，抵抗外国人——租界政府的侵略。然而请看所谓淞沪特别市筹备处张君勛^⑧等所拟的特别市公约里所定的市公民资格：（公约草案第六条：市治民具备左列资格者为市公民）一、有本国国籍者；二、年满二十一岁者；三、识文字能写选举票者；四、居住市内一年以上者；五、年纳县税或本市税一元以上者；其不具第五项之资格而曾毕业国民小学或确有固定职业独立营生者，得由本市以市规则定

之，认为市公民。

特别市仿佛已经脱离了军阀的地方政府的统治，却又要堕入这里所谓市公民——绅士阶级的统治了。市民之中居然由张君劢老爷分出所谓市治民和市公民两个阶级。公民资格的限制：第一、除去不识字的；第二、除出不能纳税一元以上的；第三、即不须纳税资格，还要国民小学毕业……这几种限制已经使大多数农民、小商人、工人丧失了市公民的资格。假使这种草案出之于段祺瑞安福系之手还不用说；然而竟出之于特别市筹备处。照这草案的意思，特别市里识字的纳税的便有政权做治者阶级，不识字的穷人便应当受治于这班绅士！

绅士大商阶级刚从军阀偷着一些政权便想压制平民。这恐怕完全是梦想。这种绅士包办的特别市，和段政府放的商埠督办恐怕始终是差不多，比何丰林^①等军阀政府也不会高明到那里去，因为他们政府没有到手，已经只想压制平民，只想剥夺大多数工人、农民的权利；假使形式上这种市治的议会、市长制度成立，一切警察权保卫团等归了市政厅，他们更要压迫农工平民了，他们更完全要和军阀勾结受军阀的利用，甚至于连普通商人也要受他们统治丧失实际上的政权。

总之，这种制度之下，农工平民必定得不到自由，得不到反抗军阀帝国主义以自卫其必须的权利。所以现在住居淞沪境的几百万人，工人、小商人皆应起来反对这种绅士包办的市政制度！

原载 1925 年 3 月 28 日《向导》第 108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江浙战争，见本卷第 123 页注⑤。

② 江浙战争结束后，卢永祥依托段祺瑞及奉系军阀势力，继续同齐燮元及接替他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较量。上海总商会为免于使上海成为江浙两军的战场，提出上海不驻军、不设护军使、将兵工厂移设他处的要求。孙传芳因军备不充分，表示赞成。段祺瑞亦表示同意成立淞沪特别市。

③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④。

④ 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浙江镇海人。买办出身。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特别市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

⑤ 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皖系军阀将领。1919年起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江浙战争中失败下台。段祺瑞任北京政府执政后，复任苏皖宣抚使，借奉系军力赶走齐燮元，占据江苏，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

⑥ 段政府，参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③、④。

⑦ 奉张浙孙，指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孙传芳。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当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边防督办。1924年北京政变后派兵进驻京津。1925年5月进兵东南诸省。后任安国军总司令、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928年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直系军阀后期首领。当时任浙江军务督办。1925年11月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1926年冬所部主力被北伐军打垮，投靠奉系军阀。

⑧ 张君勱(1887—1969)，原名嘉森。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研究系骨干。后组织国家社会党。

⑨ 何丰林，字茂如。山东平阳人。皖系军阀将领。曾任淞沪护军使等职。江浙战争中失败后与卢永祥出逃，后投入奉系。

上海之外国政府与中国臣民

——上海纳税外人会议及中国市民之自由权

(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

上海市民曾经因为江浙战争^①而力争撤退军队，废护军使，取消兵工厂，要求划淞沪为特别区，永不驻兵，不置军政长官——总而言之反对军阀的统治，争平民的政权；如今居然已经得了执政政府的允许，淞沪特别市正在组织了，军队亦已开始撤退了，兵工厂也交给上海总商会了。仿佛上海已经没有了军阀的统治。可是平民得着政权没有呢？大谬不然！原来上海的军阀统治原是无足重轻，上海市里的中国人民大部分还是受外国人的政府统治着；任凭你撤兵、废使、移厂都不相干，没有自由的仍旧是没有自由，受剥削的仍旧是受剥削。

这上海的外国政府是甚么呢？请看，他却也很“民主”的，完全是三权分立的制度：上海纳税外人会议^②是立法机关，工部局^③是行政机关，会审公廨^④是司法机关；这一政府治下的中国人，是完全没有参政权的，虽然有一个纳税华人会^⑤，但是只能送两名所谓“华顾问”到工部局去，甚么立法权亦没有。平时工部局便是最高的行政机关，租界内华人的身体、言论、集会等自由，他可以任意侵犯，征收税捐、管理交通及一切市

政都在他掌握之中。会审公廨，不但是外人之享有治外法权^⑥者的特别审判机关，而且是上海租界内的最高法庭，华人的刑民案件也统统归他审理，并无上诉机关。至于税捐的征收与否及法律章程等的审定，便完全归纳税外人会决定；于此可见上海租界已经实际上是居住上海且能纳税的外人的领土，他们是此地的主人翁，政府是他们——他们之上只有各国领事的领事团。

上海明明是中国领土，何以忽然跑出这样的外国政府来呢？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自从五口通商条约^⑦之后，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便一天一天的利害起来，他们随时强迫中国订立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平等条约，攫取租界、领事裁判权、^⑧警察权等——这些经济侵略的中心正是上海。所以独在上海，他们这种依据不平等条约的统治制度表现得最完全。吴淞口还停着许多外国军舰，租界内还驻着许多外国兵、外国警察，以保障他们这种统治。

中国的上海市里的中国人民，在这外国政府之下是丝毫自由权都没有的。这里外国人是治者阶级，是主人；中国人反是受治阶级，是臣民。难道这种帝国主义的统治比军阀统治好些？难道外国人治下的上海真是“乐土”？固然不错，军阀又是帝国主义者的奴仆，打仗不敢打到租界里来，抢掠不敢抢掠到租界里来，他们不敢侵犯洋大人的权利和天书、圣经般的不平等条约。固然，军阀战争时富豪财主要来托庇于这外国人的宇下。然而我们看一看在这外国政府之下的“乐土”究竟是个甚么样子？假使说军阀战争时中国商民要受损失，那么

在这外国军舰、兵队、警察镇压之下的上海租界里，中国商民的利益又是怎样的保障呢？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大工厂（五百工人以上的）总共一百〇一个，其中英、美、法的工厂却要占五十五个，外国工业，尤其是日本在华的纱业，尽在发展，几乎有一日千里之势；中国人在上海的实业四方八面都受挤轧，近年来亏本倒闭的华商工厂知道有多少！上海的海关以至码头的管理权，都在外国人之手；中国商货商铺的负担税捐却只有比外国商人多好几十倍。上海一埠，大的中国商家有几家？我们在英大马路^⑨、黄浦滩一带只要略略看一看，便可以知道掌握上海商业金融的枢纽的，完全是外国银行及商行；中国商店只能仰他们的鼻息。假使说，在华界上的军阀会拉夫，会抢掠，会禁止人民的自由；那么租界上的中国平民的生活状况可是怎样呢？据工部局童工调查委员会自己的报告和提议，公共租界上总共有童工二万二千六百〇十名，在十二岁以下；这些童工的生活状况是非常之惨，成年工人当然不会好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想，连帝国主义者自己都要提议：“在四年内不得再雇用十岁以下的儿童，四年后不得再雇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童工（十四岁以下的）每日工作不得过十二小时，每两星期必须有继续二十四小时的休息。”只见前此那二万二千六百〇十名的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每天总要做到十三四甚至于十五六小时的工作，终年没有休息的！就拿提议中的“保护”童工法来说，十二岁的小孩子每天要做十二小时的工作，要两星期再有一天的休息。这是人的生活不是？这已经算是外国政府对于中国臣民的恩惠；还要看这上海的“外国国会”（纳税外人

会) 通得过通不过呢! 在几万十二三岁孩子的身上榨出这些汗血来发展上海的“外国实业”, 这比拉夫抢掠要惨酷几倍! 至于说人民的自由罢, 租界上的中国人是否有政治结合、职业结合的自由? 各种工会都不能公开, 不用说远的, 最近日商纱厂的罢工期间, 各工会都不能存在在租界上; 尤其是最近三四天内, 平和洋行、隆茂洋行、江西路某货栈的男女工要求加薪, 先成袜厂的男女工要求发欠薪, 都被巡捕拘押弹压。政治集会简直等于完全禁止; 上次女国民大会要在宁波会馆开会, 讨论国民会议问题, 都被巡捕房强力解散。至于中国人力车夫被外国人及巡捕虐待, 更是家常便饭, 上海人早已视为当然之事了。这比军阀统治下的兵士骚扰难道又“文明”得十倍百倍吗?

这种帝国主义的统治, 居然安心忍受! 帝国主义者却还要得步进步。

四月十五日纳税外人会——上海市政府的“外国国会”又要开会了, 前去两年提出而未通的印刷附律, 今年又要提出来了! 帝国主义有种种不平等条约, 有驻沪的海陆军, 有巡捕在上海统治中国的臣民还嫌不够, 几次三番要提出印刷附律来箝制中国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上海市内不但各报略为登载些触犯巡捕房、工部局——外国政府的威严的消息, 便要罚钱, 而且居住上海市内的人读一本社会科学的书籍都受禁止(上海大学的检查^⑩便是实例)。这种严酷的统治, 帝国主义者还以为太宽, 竟还要提出印刷附律来。照这附律, 一切印刷品(凡属机印者一应包括在内)——报纸、小册、传单、小张招

贴，以及载有公众消息事项评论意见等等纸类，其发行，主使印刷者、主使发行者都须向工部局将姓名住址注册。这种侵犯中国人民自由的法令居然要实行起来，居然要由纳税外人来审定通过。上海的外国人——帝国主义者，知道他们的统治“上海殖民地”完全以剥削与压迫为目的，知道这种剥削一定要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那些中国报纸、小册、传单，一定大多数是反对他们的（可惜实际上还不然呵！），所以定要实行这种严酷的法令。年来中国平民确是觉醒过来，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一天一天高起来，帝国主义者实在是坐卧不宁；所以决计要向中国平民进攻。他们这样得步进步，势必致于将上海市民完全变成他们的牛马奴隶，不准自由的说一句话，自由的走一步路。上海市内的中国国民呵，究竟我们亡国没有？究竟上海是不是“乐土”？我们还能忍受这种地狱生活，这种帝国主义的统治么！

上海的中国市民呵！假使你们真是主张民权，反对军阀统治。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起来要求撤退上海的外国海陆军，要求废除租界，废除外国巡捕，废除领事裁判权……反对这种中国境内之外国政府，上海市里的帝国主义统治；至少你们应当起来反对上海外国政府这种严酷的剥夺中国人民自由的印刷附律！

原载1925年4月5日《向导》第109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江浙战争，见本卷第123页注⑤。

② 纳税外人会议，通称“纳税西人会议”。凡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范围内合格纳税之外人均为该会会员，约 2 千余人。会议议决租界地区预决算，商议与租界相关的大事，批准工部局所定之规则，工部局行使权力须对之负责，具有议会的权力。

③ 工部局，见本卷第 11 页注②。

④ 会审公廨，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⑤ 纳税华人会，1920 年由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组成，名义上是争取参与租界市政。

⑥ 治外法权，一般是指国际上外交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其他服务于国际政治机关的官员不受所在国或所在地法律管辖而享受的各项特权。

⑦ 五口通商条约，指 1842 年 8 月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⑧ 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侨民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时，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这是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我国享有的特权，称领事裁判权。

⑨ 英大马路，今上海南京路。

⑩ 上海大学是 20 年代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总务长，负实际责任。1924 年 12 月 9 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派巡捕搜查地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上海大学，抄去进步书籍报刊数百册。并由会审公堂判决该校校长交一千元保金，抄获书刊都被销毁。

五一纪念与国际劳动运动

(一九二五年四月)

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①决定以五一为国际示威日以来，五月一日世界无产阶级的示威运动年年表示工人的国际团结力。五一是一国际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象征，然而第二国际虽然成立在五一纪念的第一年，却早已丧失了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五一纪念的口号——八小时的工作制本是阶级斗争的口号，而第二国际也早已丧失了这阶级斗争的精神。从来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引导工人实行五一示威运动，争八小时工作制，然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呢？他们赞成国际联盟的劳动局^②，他们欺骗工人，说八小时制可以希望各国政府资本家来实行，不必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一九一九年亚姆斯德丹的职工国际^③参加国际联盟^④所召集的世界劳资会议^⑤，居然通过了八小时制。当时改良派的社会党都声言他们的改良主义胜利了，资本家和政府都答应实行八小时制了。然而从一九一九年到如今，除苏联外，没有一国肯实行八小时制，各国资本家反而对工人进攻、已经争得八小时制的国里尚且尽想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人阶级这种失败的原因，大半在于运动之中有第二国际派的社会党，他们受资产

阶级的利用，破坏工人阶级斗争的阵线，几乎使工会的国际联合（职工国际）变成资本家的国际联合（国际联盟）的附庸。五一纪念的精神当然已经完全丧失。

五一纪念发起到如今，已经有三十六年，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还没有确立。这正因为各国社会党各自帮着自己的资本家欺骗工人，所以虽然每年有五一运动表示工人的国际团结，而实际上工人阶级的战斗仍然不能得到胜利，几乎只剩得形式上的示威。

只有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国际^⑥和赤色职工国际^⑦成立，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才得到真正的指导者。各国工人群众开始觉悟事实上实行世界团结的必要。可是如今各国改良派的工会领袖往往排斥工人群众里的革命份子，弄得工会四分五裂。

赤色职工国际的成立，是因为工人群众不满意于改良派的工会领袖，集合各国革命的工会及工人组织起来的。然而赤色职工国际并不是因为排斥非革命派而想设立特别的团体，却因为要实现三十六年前的五一纪念的真精神——统一工人阶级的战争，所以赤色职工国际用全力以恢复职工运动的统一，至少也竭力使亚姆斯德丹职工国际所属工会及赤色职工国际所属工会能一致行动反抗资本家的进攻。可是虽然意大利发生了极残暴的法西斯特运动^⑧，法国以暴力占领鲁尔^⑨，世界第二次大战已迫于眉睫，始终不能警醒亚姆斯德丹职工国际的领袖，使他们积极抵御资产阶级的斗争，实际上反而与资产阶级合作，压迫革命派工人，赤色职工国际屡次

提议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可是亚姆斯德丹派的工会领袖不是拒绝，便是置之不理。这种分裂政策使普通的工人都愤懑不平，于是亚姆斯德丹国际内部，发现了左派的运动，英国一部分工会便是这左派的首领。他们提议应当抛弃分裂政策，而与赤色职工国际携手，请俄国工会加入亚姆斯德丹国际。一九二四年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时，已经总计革命派工会的实力以为可以为阶级的斗争的统一起见，所有的工会都加入一统一的职工国际。职工运动的统一是工人阶级胜利的第一步；决定在各国努力宣传统一的主张，因为如今世界劳动运动的职任，第一步便是统一无产阶级战线，统一工会；而且国际统一意义在于：（一）各种派别的工会应当一致行动反抗资本进攻；（二）建立统一的职工国际；（三）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会尽数加入职工国际。如此方能实现五一纪念的真正的国际意义。

这种统一运动开始已经很久，今年才组成英俄工会联合的促成统一委员会。委员会的责任在于召集世界各派工会的大会议——使亚姆斯德丹派，赤色职工国际派，无所属派的工会，都派全权代表参加。实现赤色职工国际方面提议：（一）各派联席的世界工会大会，应以比例制派遣代表；（二）成立统一的职工国际；（三）解散亚姆斯德丹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四）各工会均服从职工国际会议及议决案；（五）严格的阶级的纪律；（六）职工会中自由的宣传及辩论。亚姆斯德丹国际是否肯接受这种提议，便是他是否真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标准。

五月一日，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一日，在国际劳动运动中的

意义,便是力争统一战线,力争统一的职工国际。谁还继续的排斥革命派而勾结资产阶级政策的,谁便是卖阶级的工会领袖。

原载 1925 年 4 月 28 日《向导》第 112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第二国际,见本卷第 47 页注⑦。

② 国际联盟的劳动局,即国际劳工局。它名义上是为了监督各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保护劳动政策的,实际上是各国资本家防止工人革命,欺骗工人的把戏。

③ 亚姆斯德丹的职工国际,今译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也称国际工会联合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操纵的改良主义国际工会组织。1919 年 7 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立,1945 年 12 月宣布解散。

④ 国际联盟,见本卷第 120 页注⑫。

⑤ 1919 年 10 月,国际联盟为了防止工人革命,保存资本主义,在华盛顿召开了由各国政府、各国资本家团体和各国工会三方代表参加的世界劳资会议,决定暂时对工人让步,允许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支持并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了国际资产阶级对工人实行的这个骗局。

⑥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成立。1943 年 6 月宣告解散。

⑦ 赤色职工国际,国际性的革命工会组织,于 1921 年建立。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对提出工人阶级的斗争任务和方法,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开展工会运动做了许多工作。1938 年 2 月宣告解散。

⑧ 意大利的法西斯特运动,指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后实行的恐怖统治和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专政。法西斯特又译法西斯蒂或法西斯。

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四月)

五月四日这一天,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纪念日,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诚然不错,民国七八年来的思想革命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得到一时期的充分发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恋爱自由”、“劳工神圣”的口号,都是五四之后才普遍于社会(尤其是学生群众之中)的。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里的革命潮流,因袁世凯^①的反动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②失败之后,几乎一般社会都认革命是作乱,国民党^③是乱党,这个时期的现象:第一、国民党中的右派,宋教仁^④、黄兴^⑤等在二次革命前力主妥协缓进,使袁世凯得以借帝国主义之帮助巩固反动势力,在二次革命后,居然有许多国民党投降军阀,受其收买;第二、这些右派于宋案^⑥发生之后还迷恋所谓法律手续,和平解决,这种宣传助长一般爱和平的苟安的资产阶级心理;第三、各地绅商阶级为保存自己

的优越地位起见，竭力去托革命后初兴的军事势力以镇压所谓“土匪”——贫民的暴动，造成新的军阀，并且巩固军阀的地方政权；第四、民党的“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只用以反对满清，而忘了民族革命反对列强侵略的职任；民权主义只用以争一个临时约法，而革命时各地方的革命政权完全交给军人；民生主义，早已因宋教仁等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放弃了平均地权^①的党纲，完全与贫农群众脱离关系。革命派既与贫民群众在政治上隔离了，袁世凯等军阀、士绅阶级自然容易拿着和平秩序的假面具欺骗一般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结果，反动势力完全战胜。

直到五四运动那年——欧战刚刚终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达已经要求独立的本国工业，所谓提倡国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远远的可以听得到无产阶级与东方弱小民族联合革命以反抗列强的呼声，所以五四运动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当时的运动：第一，是积极的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在这运动里，我们切不可只看见学生，学生不过是运动的先锋；当时上海、天津等处的商人都以实力参加，这的确是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里各阶级努力以行动干预政治，而且带着群众性质的第一次。第二、五四运动时所发生的种种群众的组织，如检查日货、抵制日货等行动机关，往往真能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权，上海罢市的几天内，革命的学生、商人竟自行行使警权；尤其是工人的罢工，也居然能以旧有的会党式的工人组织自行指挥。第三、这种巨大的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

开始冲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从此发现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会的组织。这种巨大的运动显而易见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五四运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往往只是军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或者是限于士绅阶级的排外的爱国运动，没有群众的反抗，直接要求废除对外条约，收回外国攘夺的领土的。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⑧曹章陆^⑨等，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⑩，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便把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更变了，换句话说便是把义和团失败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

虽然，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社会正还受着美国威尔逊^⑪的欺罔，相信帝国主义者能够帮助我国争什么人道正义。所以这次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专偏于排日的一方面。如今，几年来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事实，应当使中国一般平民觉悟到扩大这种民族革命的战线——不是对付某一帝国主义的强国，而是对付一切帝国主义的列强。

近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走上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上了历史的舞台，海员、铁路工人、纺织工人、煤铁矿的工人，直接的间接的受着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利益是很本和帝国主义及世界资本主义相反的。他们决不会和那一国帝国主义妥协，

决不会希望那一国帝国主义“主持正义”；他们当然要求政治上彻底的革命和真正的自由，决不能苟且偷安栖息于军阀统治之下而图目前的“和平秩序”——恰恰相反，他们绝端反对现在这种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中国的“秩序”，正要积极的去破坏他，创造革命的平民共和国。这些工人现在已经经过初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里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动力。他们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此外，中国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农民，也已经开始做有组织的斗争，而且赞助民族革命。民族革命中如今有了这工人阶级及农民的参加，当然和五四运动那年大不同了。

所以最近的民族革命已经有显明的革命政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就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今年的五四纪念，因此应当提出扩大的口号：“不但要求取消二十一条，而且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不但要袭击曹章陆等卖国贼，而且要推倒一切卖国军阀。”——召集国民会议，实行普通选举，仗着广大的农工平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原载 1925 年 5 月 3 日《向导》第 113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 ① 袁世凯，见本卷第 96 页注⑭。
- ② 二次革命，见本卷第 97 页注⑰。
- ③ 民党，见本卷第 95 页注⑧。
- ④ 宋教仁，见本卷第 96 页注⑱。

⑤ 黄兴，见本卷第 97 页注⑭。

⑥ 1913 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因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制，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史称宋案。

⑦ 平均地权，见本卷第 96 页注⑬。

⑧ 安福系，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⑤。

⑨ 曹章陆，指 1919 年五四运动中被爱国学生指为亲日派卖国贼的皖系政客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曹汝霖，参见本卷第 136 页注⑬。

章宗祥(1876—1962)，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916 年任驻日本公使，在段祺瑞指使下，多次与日本政府签订秘密协定，激起全国公愤。1919 年 5 月 4 日在曹汝霖住宅遭爱国学生痛打。

陆宗舆(1876—1958)，字润生。浙江海宁人。历任北京政府印铸局长、财政部次长、驻日本公使、中华汇业银行总办等职，在袁世凯、段祺瑞指使下，多次参预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为全国人民所痛恨。

⑩ 二十一条，见本卷第 123 页注④。

⑪ 威尔逊，见本卷第 74 页注③。

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二五年四月)

日本是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资本主义开始便带凶暴的形态而以军阀主义为后盾。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日本加入世界经济的时候，已经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初期，列强的经济势力已经到了远东，日本资本主义刚刚发生，便遇见欧美各国的竞争。再则，日本本国地域很小，原料不多，要发展资本主义，开始便必需向外侵略。这种军阀主义及侵略的目标便是我们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政策在远东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第二期是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第三期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欧战。

第一期的日本政策在于占领高丽^①。当时日本对于高丽问题，力争高丽的“独立”，声言保护高丽的“领土完全”——也和美国在欧洲和会^②时所标榜的中国问题是一样的。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确行了他那“保护”高丽的历史使命，中日战争的结果，高丽完全入了日本的掌握。第二期，日本便进一步

* 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文字校订。

经营满洲，而日本在满洲所遇的“政敌”，并不是中国，却是俄皇政府，所以不得不经过一次日俄战争，以结束这一段落。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真正成了帝国主义的国家。然而中国在列强互相攫夺之下，日本一国始终不能大展其“鸿图”，一直等到欧战爆发，美、法、德、俄各帝国主义的目光专注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方才能更进一步而扩展其势力于山东。日本在这一时期——第三期，不但趁着对德宣战而攫取青岛，而且包藏着单独进攻，鲸吞中国的野心，所以提出山东问题，经营满蒙问题，中国内地设立日警问题等等的二十一条^④要求，——这是五七国耻^④纪念的来源。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背景，纯粹是日本大资产阶级及军阀的利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十分需煤铁的生产，而日本内地这种产物却不能自给。譬如一九一八年日本只产了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吨的煤，而炼钢用的无烟煤还是丝毫没有。据日本经济调查局的统计，日本每年需要铁七四三·〇〇〇吨，而日本产铁每年至多只有六一一·〇〇〇吨。日本每年需要钢一·一一三·〇〇〇吨，而产钢只有七六五·〇〇〇吨（一九一八年）。现在日本所不够的钢、铁、煤，大半取之于高丽，东三省及中国内地。单看这一点，便可以知道，高丽被占领之后，日本资产阶级的目的必然在于侵略南满。南满铁道，旅顺，大连，及抚顺煤矿，经日俄战后，已经完全落于日人之手；所以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便进而要求北满、东蒙的特殊权利；而且攫取山东，霸占胶济路及沿路的矿山。

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得步进步的侵略中国，早已引起中国人的反抗。然而十年来的五七纪念，——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差不多至今还只限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仿佛消极的经济抵制便能战胜日本，仿佛在现时中国，为重重不平等条约所束缚之下，便能发展实业，竞争得过日本。其实，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有强盛的海陆军，不但有钜大的资本和进步的技术，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不但占有中国的运输机关，已经攫取了开矿山，办工厂，输入日货，采取中国原料的优先权利——协定关税^⑤等；而且还利用中国的军阀政客——段祺瑞^⑥及安福系^⑦，造成中国国内的某种政治势力，时时扰乱中国，挑拨内战，而且力能指挥中国的官厅警察，随时随地扑灭排日运动。十年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抵制日货的运动何尝有丝毫效果；日本帝国主义，用那种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工具剥削中国，他的势力仍是一天一天的增长。中国的国民应当觉悟，中国要根本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他们利用的一切政客及军阀。——完全争回中国的主权，就是完全争到中国国民的民权。军阀的卖国政府存在一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是永不会消灭的。北京政变^⑧之后，亲日派的政府又日渐得势，居然解决了金佛郎^⑨，而在所谓关税会议^⑩上，亲日的政府又想竭力媚日，以所增加的关税，拨作中国对无担保外债的抵押品了（西原借款^⑪）。凡是真正的中国国民，都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运动——须知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和平的消极的排货运动，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爱国运动，是绝无效果的。

国人们！你们看一看今年五七中国是什么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爪牙之段张又从新抓住了中国政权，从新企图巩固亲日派的军阀专政。所以打倒段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国民革命目前的急切工作！

原载 1925 年 5 月 10 日《向导》第 114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高丽，今朝鲜。

② 欧洲和会，即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和会。1919 年 1 月 18 日开幕，6 月 28 日结束，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和《国联盟约》等重要文件。

③ 二十一条，见本卷第 123 页注④。

④ 1915 年 5 月 7 日为日本提出逼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的日期，后人以这一天为国耻纪念日。5 月 9 日为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日期，也有以 5 月 9 日为国耻纪念日的。

⑤ 协定关税，又称协定税率。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武力和强权强加给旧中国政府的片面关税制度，给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规定值百抽五的很低的税率。

⑥ 段张，指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③、第 144 页注⑦。

⑦ 安福系，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⑤。

⑧ 北京政变，见本卷第 7 页注⑩。

⑨ 1921 年中法实业银行倒闭。次年法国政府与北京政府秘密协议，法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恢复该银行，但中国须以金法郎偿付该项赔款，这将使中国多付关银 6,200 余万两。消息传出，举国反对。但段祺瑞执政府还是在 1925 年 4 月签约接受了法国的要求。

⑩ 1922 年 2 月华盛顿会议曾通过决议：在会议结束后 3 个月内

由中国政府召集各有关国家举行关税会议，讨论中国征收关税附加税及裁撤厘金问题。1924年4月，北京政府向有关国家发出召开关税会议的通知，各国寻找借口概予拒绝。延至1925年10月，在五卅运动推动下，关税会议才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英、美、法、日等13国。会议没有取得结果。

⑪ 1917至1918年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曾多次公开或秘密的同段祺瑞政府签订政治、经济、军事借款，其中由寺内正毅的代表西原龟三经手的八次借款就达14,500万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这些借款都是用来帮助段祺瑞扩大内战和侵略中国主权的。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

(一九二五年四月)

一

北京政变^①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三四个月了。这一政变的内幕，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排挤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结果。然而北京政变之前，国内民族运动的发展，——国民党的镇压商团^②，反抗英国干涉等，劳动阶级的斗争——广东农工运动的兴起，上海工人的罢工等，都不能不影响到政变后的政局上去。本来中国平民的仇敌，是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他们之间的内哄，当然使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得着某种发展的机会。这种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倾向自然是要趁着军阀和列强内哄的机会，根本铲除军阀制度，消灭帝国主义的势力。然而政变后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急进，一方面固然使军阀恐惧而让步，别方面，这种让步，却也可以分裂平民的联合战线：上层阶级，因此与军阀妥协，而下层阶级重新受着反动的压迫。其实军阀的这种让步，完全是欺骗平民的缓兵之计，等到他们镇压住了工人运动，转过身来，连一切民族运动，甚至极普通的稍为进步些的运动，都用高压手段来镇压了。

这样转变的将来的政局，应当在我们意料之中。——这种反动势力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彻底的、最勇猛的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应当格外努力自己的自由权——这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职任，这同时就是工人的保障民族革命胜利的职任。

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有甚么区别呢？他们的利益，同样是和中国的一切发展及进步相冲突的。段张和曹吴^③可有甚么区别呢？他们的政权，根本性质上是同样压迫一切平民运动的。日本和段张对于中国平民，难道比英美和曹吴对于平民的“感情”好些？决不然的。段政府现时的政策，所以比曹吴不同些，不过因为他还没有曹吴般的实力罢了。段政府对于商界、教育界难道比对于工人、农民格外关切些？他所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最不愿意中国工商教育事业能有独立发展的。段政府对于商界、教育界的让步，不过是想借此分裂国民运动，一方面满足些商界的极少部分的要求，别方面便可以下手镇压工人运动罢了。所以不但工人阶级应当独立的努力去争自由，反抗一切反动派压迫的尝试；而且各阶级共同的民族运动，也应当承认工人阶级是他们的主力军，尽力去赞助他，拥护他，方能防止反动政局的再现，方能达到真正的民族解放——民族革命的成功，中国的独立。

二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总趋势，大概是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最

近国民会议运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及北京政府的政策三方面来说明。

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党便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根本重造民国；一切军阀都应当以政权还之于人民——所以国民会议的组织法等，便应当由人民团体代表组织预备会来制定。这种要求实在是代表全国一切民众的。国民会议产生的革命政府，立刻便要要求列强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取消协定关税，实行极广泛的民权，劳动阶级得有多量的自由去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且要镇压一切军阀的反革命行动。这种呼声，这种政纲，当然促起大多数的民众的运动，连各地半官式的商会都声言要求参加国是会议了，甚至于有几处地方，他们直接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④。

本来曹吴既倒，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军阀政府已经崩坏，重新建设共和的唯一办法，只有人民组织国民会议。因此，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便普遍了全国，普遍了各阶级。差不多全国人同声反抗段祺瑞的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⑤来解决国是，而赞成国民党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的主张，以及废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这种高潮里，显然看得出民族运动的兴起：各地学生、小商人、工人、农民、妇女，都加入这一运动。尤其是各地劳动民众的参加最剧烈。广东几十万农民和工人的通电。汉冶萍工会的主张，以至于其他各地——劳动人民的奋起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最广泛的参加政治的运动。同时北部铁路工人，从一九二三年二七之后到如今，一直处于

军阀高压之下，现在也公开的恢复工会——在郑州开全国大会。

工人阶级在政变之后，日益发展他的政治势力，组织团结他的力量，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再加那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倾向于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实在足以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栗栗危惧。

政府方面呢？政变之初，冯玉祥^⑥和张作霖的暗斗，双方的冲突是很显然的。张作霖背后的日本势力，当然不能容那接近国民党的国民军^⑦势力发展。然而双方的力量，暂时都不利于立即冲突，因此便拥出一个段祺瑞的缓冲，其实段氏和张作霖同属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所以段张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许多暗斗，而对于国民党和国民军的排挤是一致的。

于是直系军阀失势以后，政局便成一极复杂的形势；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张作霖、段祺瑞，别方面是国民党，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中的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妇女等平民团体，其中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组织，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等最有实力。介于这双方互斗的势力——大致可以说是军阀与平民之间的，还有些动摇不定的分子如国民军，各省半官式的所谓人民团体、省议会，一部分的商会、教育会、农会等。这种分子，可以称之为“中间势力”。

当直系军阀初倒的时候，新起的军阀和渐得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全国国民会议呼声很高的当口，当然不敢遽行高压手段。何况那时的中间势力：国民军呢，因为要对抗段张实

力又不足，自然表示倾向于国民党；大商阶级和所谓名流呢，因为要趁此时机逼迫新兴军阀对资产阶级让步，也就有争开国民会议并表示。段张这时期的策略，便是敦请国民党首领入京，“共商国是”；段氏并有“待中山北上，始定入京就职与否”的表示。然而段氏看见那些“中间势力”的态度——拥护中山主张的态度并不坚决，所以不久便不等中山北上，先行入京组织所谓临时执政政府；并且发表善后会议主张，与国民党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相抵抗，同时，这就是试一试国民军及所谓“中间势力”的态度。虽然当时全国工人、农民的团体，广东的农民协会、工人代表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以及各地先后继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早就否认军阀官僚专决国是的阴谋，——段氏式的善后会议；然而当初倾向于国民党的国民军，对于善后会议以及其他政治问题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于是段政府知道平民的实力有限，一方面预备帮助陈炯明^⑧在广东方面进攻，方本仁^⑨在江西方面镇压，别方面决然公布善后会议条例。

善后会议的组织纯然是军阀官僚的成份，可是还不敢不请孙中山先生出席。这时候国民军方面已经有软化的形势；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员之被邀请者还没有决定参加，而国民军代表的参加已经显然有了暗示。这是段氏政策的第一步成功——使“中间势力”的实力派在政治上中立。等到国民党进而要求善后会议里参加人民团体代表，工会当然在内，——实际上是要变段氏式的军民长官会议为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段祺瑞又亟亟聘请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的

议长、会长为善后会议之审查委员，以为抵制，这是段氏政策的第二步——想使“人民”中的上层阶级，因此而软化，辟开工会及农民团体，甘心去做段氏政府会议的谄议。换句话说，他想完全吸收所谓“中间势力”。这一步政策能否成功，现在还是一个问題。因为全国商会、教育会、农会团体是否因会长个人受聘请而退出平民的联合战线，现时还没有明确的态度。其实，北京政府不但不准工人加入会议，并且商会的会长也只有审查员的资格，并没有参与议决的权。至于真正的平民方面，仍旧积极的要求参加善后会议——即改善后会议为国民会议预备会；代表这种要求的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并且要召集全国联合大会于北京。段氏对于这种民众运动的政策，一方面公布什么工厂条例，京汉路上加年终的红薪等以市小惠，别方面，始终否认工会有参加讨论国是的权，置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不顾；已经显然是蔑视民众的专制政治。

总之，北京政府从政变到如今，一步一步的想灭杀民众方面的势力；先将国民军勾住，进一步又勾结大商人，再则假意声言实行工厂条例，想以空言缓和工人参与政治的运动。如今大商阶级是否完全受这日本帝国主义的北京政府之指使，虽未可知；然而北京政府新近通令严缉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件事似乎告诉我们：反动的政局已经开始了。对工人的政党压迫，必定继之而压迫一切工人群众，收回一切市惠政策；平民方面若不能团结一致反抗这种一步一步紧来的专制政治，那么，等到劳工群众的势力镇压下去之后，连商会、教育会的要求也都可以置之不问，可以消消停停去借所谓善

后借款，——所谓善后会议，真要完全变成军阀朋分政权的会议了。

三

中国工人阶级处于这种政局之下，应当：（一）负起督促全国各阶级努力奋斗的责任，——一致力争人民代表速开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至少也要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那善后会议，使民族运动领袖的国民党及孙中山也能参加，——联合平民势力，争回解决国是的主权；（二）努力在全国争职工运动的公开——建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团体，以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后盾；（三）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参加一切政治运动；（四）在经济斗争里，全国工人阶级团结极巩固的统一战线，造成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五）暴露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政党附和段氏而不力争农工平民参加国是会议的罪恶——这是造成反动政局的助力，是违反中国民族利益的举动，是妨碍民族解放运动的行为。

中国工人阶级应当知道，只有工人阶级是民族革命运动里的最彻底的最勇猛的主力军，只有民族革命运动日益急进的过程里，工人阶级争得到日益扩大的自由权，以利于自己的继续斗争，只有勇猛不辍的阶级斗争，能督促民族革命运动的进行。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守卫民族革命运动，防止军阀阶级、士大夫阶级及大资产阶级的破坏式怠工，尤其是在现时的政局之中。

反动的政局已经有重新开始的朕兆！

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守卫民族革命运动！

原载1925年4月《中国工人》第4期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⑩。

② 国民党的镇压商团，见本卷第7页注⑮。

③ 段张和曹吴，指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参见本卷第128页注③、144页注⑦、6页注⑥④。

④ 国民会议促成会，见本卷第7页注⑰。

⑤ 善后会议，见本卷第7页注⑱。

⑥ 冯玉祥（1880—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直系将领。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錕贿选政府。1926年9月誓师五原参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后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1933年5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今分属山西、河北和内蒙）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解除军职，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7月由美乘轮回国，9月1日于途中遇难。

⑦ 国民军，见本卷第129页注⑨。

⑧ 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⑨ 方本仁，字耀亭。湖北黄冈人。直系将领。当时任江西军务督办。

评职工运动中的反动派

(一九二五年四月)

中国的工会，发生以来，已经有好几年；工人阶级的奋斗，虽然受着各方面的压迫，始终继续不断的进行。资本家，官僚军阀，帝国主义者，已经觉得工人阶级团结的可怕。他们固然用警察、巡捕等武装势力来压迫工人，可是工人阶级屡次受着这种压迫，只会格外觉悟，格外团结，格外精密的组织自己的力量，仍旧绝不让步的和他们奋斗，因为工人受着残酷的压迫，更加容易明白自己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相反的，是冲突的。于是资本家等，知道一味的高压手段是永世不能消灭工人运动的，便又用一种极狡猾的手段。这种手段，便是利用一种流氓或者工会内部的不良分子来破坏工会或罢工运动。这种分子便是职工运动里的反动派——普通所谓工贼。

工贼的行为往往表面上还算办工会，替工人奔走的；而实际上呢，他们串通了帝国主义者或本国资本家，遇有罢工，或者工人和厂主冲突的时候，他们一面私通资本家，教他们压迫或欺骗工人的方法，一面在工人里主张让步，主张调和，恐吓工人。或者呢，这种分子是官僚军阀的走狗——例如交通系在铁路工人里勾通了几个工头，想官办工会，假意答应工人

这样那样，实际上只想把持着工会在自己手里，使工人的组织变成官僚的。这些工贼的目的，便在于叫工人不敢反抗资本家或官僚，所以他们在意义上必定假借什么工会，使工人自己不能独立组织，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却做官僚资本家的工具。因此他们遇见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说话的人，便骂他是过激派，想尽方法造谣中伤，使工人不相信有利于自己的办法，然后他自己的目的便达到了。

这些反动的工贼实际上都是资本家、官僚军阀、帝国主义的奸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利用他们来破坏工人运动——实在比屠杀拘禁工人的手段还要狠辣，因为工人遇着这种似是而非的办工会的人，误信了他们，便中了工人阶级的仇敌的奸计——不去积极反抗或者不注意自己的组织，那就只能永世受人家的剥削压迫。所以我们工人不但要反对资本家，并且要反对这种资本家的奸细。

原载 1925 年 4 月《中国工人》第 4 期

署名：巨缘

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

(一九二五年四月)

五一纪念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日。这是甚么意思呢？——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定是世界的；一定要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团结起来，才能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完全的解放。一八八九年的时候，各国社会党的总联合机关组织成功——就是所谓第二国际^①，便议决定五月一日为国际日，这一天各国工人全体罢工一天，表示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表示各国工人能一致齐心，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一八八九年的前两三年，美国工人便有这一提议的，到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成立，算是实现了五一的国际运动。

由此看来，我们知道五一纪念有两个意思：(一)各国工人同日罢工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二)各国工人要求国际的联合组织，真正的一致团结。

第二国际三十多年的运动，是否符合这两层意义呢？第二国际里的各国社会党，虽然决定了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可是他们始终不肯实际上去进行革命运动。欧洲大战^②以前，各国社会党改良派只想用和平方法，恳求资本家实行八小时制。欧洲大战以后，这些改良派社会党居然捧着美国总统威尔

逊^③的国际联盟^④，说这“资本家政府的国际联合会”会改良工人的待遇，会实行社会政策，会教各国政府不压迫工人。于是由各国资本家、工人及政府三方面，召集了一个华盛顿的世界劳资会议(一九一九年)^⑤。当时议决各国实行八小时制——唯有中国、日本除外，说中国有特别情形，工人应当做十小时的工作。这样一来，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便高呼起来，说五一运动的目的达到了。事实上呢，各国政府和资本家至今也不肯实行八小时制，他们串通了改良派的社会党，欺骗工人的。不但如此，过不了一年(一九二〇年)，各国工人已经做八小时工作，或九小时工作，反而要增加起时间来。

再则，第二国际的成立，虽则和五一纪念的发起同时，可是各国社会党并不真心组织国际的工人阶级。欧洲大战，本是各国资本家的战争，若说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真是代表世界工人的联合，那么，欧洲大战发生的时候，他们应当引导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反对战争，各国工人应当趁此革命，各自去打国内的资本家，决不应当帮着自己的资本家去打别国的工人。——本是打仗起来，在战场做炮灰的，原是工人和农民，不是资本家，资本家是不会去当兵的，他们只想拿工人、农民去做炮灰，打胜了自己享福。然而各国社会党居然帮助资本家宣传，说工人应当保卫祖国，说欧战是主持人道正义的战争。这样一来，第二国际简直完全破产，完全丧失了三十年前提五一国际纪念的精神。

只有俄国革命之后，各国共产党发展起来，组织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才真正恢复那五一纪念的国际主义。

共产国际里的各国共产党都认定革命的方法，必能推翻资本主义，必能实行八小时制。所以年年五一纪念，共产党引导各国工人示威罢工，都指示出革命的道路：要各国工人自己团结一致，组织成一个整个儿的阶级斗争的队伍，反抗资本家，才能争得到八小时制。恳求政府，恳求资本家的方法是决没有目的，非革命不可。俄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了，工人自己组织了政府——八小时工作制才真正实行，规定在劳动法上，无论甚么厂主资本家，都不能违背。现在全世界只有俄国（苏联）一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就是因为只有俄国一国工人革命得着了胜利。

共产国际的组织，亦就是真正统一的世界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但反对资本家的战争，并且认定要实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战争。共产国际真正力争全世界工人团结，所以五一国际纪念的精神，只有共产国际能代表。

如今各国社会党，各国改良派的工会还是存在，还在天天欺骗工人。他们看见自己的改良主义破产了，革命的共产党发展起来了，实在害怕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便要倒了，原来他们都是资本家派到工人阶级里的奸细，所以要这样害怕。他们因为害怕，所以竭力排斥共产党，开除工会里的共产党党员。世界的资本家现在正向工人进攻；共产党请他们来共同反对这种进攻，他们都托故推辞。所以现在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都向工人群众说：凡是工人都应当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进攻，世界各国工人的统一战线！各国改良派的社会党却要排斥革命派

的共产党，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这实是帮助资本家的行为！

所以我们在五一纪念——世界无产阶级同时示威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表示工人的国际团结力的日期，应当力争：“世界工人的统一战线”。

推翻资本主义！

推翻资本家奸细的改良派！

世界工人统一战线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原载 1925 年 5 月《中国工人》第 5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第二国际，见本卷第 47 页注⑦。
- ② 欧洲大战，指 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 ③ 威尔逊，见本卷第 74 页注③。
- ④ 国际联盟，见本卷第 120 页注②。
- ⑤ 世界劳资会议，见本卷第 154 页注⑤。

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

——上海—青島—大连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最近几个月，自从段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利用亲日派政府的政治力量，不但竭力向中国进攻，侵略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者，而且简直肆行屠杀政策——简直以殖民地看待中国，以高丽^①、台湾人看待中国人了。

今年二月间上海有四万余日纱厂工人的罢工，新近青島日纱厂也有一万多人的罢工。罢工的原因，都由于日本资本家的进攻，意图减少工资，掉换女工，增加工作，裁减工人等。日本人对华的经济侵略，在华设立工厂，就地用中国贱价的劳力及原料，享有协定关税^②的特权，一切工厂设备及营业手段等又丝毫不受中国法律的限制——所以他们向来对待中国工人就同牛马一样，工资非常之低，工作时间是一天十二点钟，吃饭与休息期间都很短，还要吹毛求疵的扣罚工钱；不但如此，而且还任意施行体刑，——日本监工动辄敲打鞭笞工人。中国工人受他们如此的虐待，简直是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还不满足，最近趁着日本攫得中国政治上的势力（发现了亲日派的

执政府^③),更想进攻:还嫌男工倔强,要尽换女工。这种残狠的资本家政策,当然不能不激起中国工人的反抗。于是上海、青岛两处的罢工,始终给进攻的日本资本家以强有力的抵御,反而尽量暴露日人残虐中国工人的真相于中国社会之前。向来这种工人区域里的苦痛的呼声,是不容易传到“社会”里来的;日本人的进攻,激起群众的大罢工,才把这些真相暴露,才使一般中国人知道:那侵占中国市场并挤轧中国纱业的日本资本,怎样的压榨中国工人的汗水,怎样能减低日货产品的价钱。罢工的结果,虽然在工人方面简直没有得到胜利,而在日本方面却已经觉得非常可怕:第一,工人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以后不能称心如意的剥削了;第二,自己虐待工人的真相彻底暴露,可以激起全中国的反日运动。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命令他的走狗——段执政政府施行压迫。五四到五九^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国耻纪念,差不多各处都受军阀的摧残:武昌日本领事宴请萧耀南^⑤等,要求禁止举行国耻纪念;北京章士钊^⑥、朱深^⑦等严禁学生示威,激起群众的公愤;这些为日本所驱使的军阀政客,竟施行殴打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至于东京呢——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家里——当中国留学生举行国耻纪念的时候,日本警察自然施以直接的压迫;殴打并逮捕中国学生,甚至于撕裂中国国旗。

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政治压迫政策,要想镇压住中国人的反抗,真是梦想!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决不因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强力剥夺自由而气馁的。各地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仍旧进行的非常热烈；尤其是广州，虽然那地的日本领事也对革命政府威迫禁止国耻纪念，而劳农兵士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始终震动全国。

那些直接在日本工厂受日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尤其因此格外觉悟起来；不但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国耻纪念，表示他们政治意识的猛进，表示他们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而且积极的在事实上准备自己的力量——组织工会，团结起来，一致的反抗日资本家的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者看着这种政治上镇压的政策，没有十分成效，乃竟更进一步实行直接的屠杀政策，不但在东京殴打中国学生，而且在中国境内残杀中国工人。

上海小沙渡日商纱厂，因为罢工之后，工会成立，工人团结起来，力争改善劳动条件；而日纱厂方面死命不肯履行上次罢工结束时的条件，并且还进一步，想尽方法克扣工资——如大洋兑成小洋^⑥等类。工人当然不能不积极和他们力争；那知日本资本家和监工竟有意挑衅——施用铁棍手枪，打伤工人数十百人，工人顾正红^⑦身中四枪已经毙命。同时，青岛罢工结束不久，也因工人要求厂里履行条件，日本监工用手枪打伤好几个工人。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一个消息：

“大连郊外周水子福纺织工厂日人职工田中定三近竟惨杀中国工人李吉园。李吉园这次被日人打死，原因系为保护中华工友潘仁顺。潘仁顺与田中定三因口角之争互相用武，该厂当事者不问是非曲直，竟将潘仁顺开除；然田中尚泄不了蛮愤，暗中联合日工欲毒打潘仁顺；潘闻讯不好，哀恳同事李吉园等保护出逃。斯时

田中竟率日人五六名，由后追上，不问黑白即与李某等动武。双方正在殴斗之际，田中竟由腰内抽出利刃。此时华工等见田中施用凶器，深恐受其杀伤遂相偕逃避；惟有李吉圃竟受彼日人等五六名围在中心，大加暴打，被摔倒复起者数次，最后一次，李某竟受彼如狼似虎之日工人等五六名协力按倒在地。田中用利刃照准李某之腹部暴刺数刃，而李某则大呼数声，立即亡去。最可恨者，彼日人五六名见李某已死，尚用力暴蹴良久，及肠饭臑出，方各自散去。田中知事不佳，乃奔回宿舍将衣服脱换逃去，该地警厅并不深究。华人无不发指眦裂。”（见《工人周刊》一百〇六期）

此种事实，可见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竟是普遍全国的现象。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施行经济侵略，享受协定关税及经营工厂等的特权，攫取满蒙、山东、福建的铁道矿山，以及汉冶萍煤矿等；他要保障这等对华特殊权利，所以勾结中国的军阀政客。干涉中国内政，以镇压中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可是这种政策并不能消灭中国人民和工人的反抗，于是便想行这种直接的屠杀政策来威吓。日人在中国境内，到处何以随意放枪杀人，显然是以牛马奴隶对待中国人。他们想着，以为这种屠杀可以吓得住中国工人，不敢再组织再反抗吗？还是以为安福系^①的段政府既然上台，便等于日本的中国总督和高丽一样了吗？日本帝国主义者呵，你们不要太乐观了！中国民众不是这种屠杀政策所吓得住的，中国民众必定要推翻你们派来的中国总督，打倒你们的帝国主义！

原载 1925 年 5 月 24 日《向导》第 116 期

署名：双林

注 释

① 高丽，今朝鲜。

② 协定关税，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⑤。

③ 执政府，指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参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③。

④ 五九，指“五九国耻纪念日”，即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日子。

⑤ 肖耀南，见本卷第 120 页注④。

⑥ 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北京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⑦ 朱深(1879—1943)，字渊博。河北永清(今霸县)人。1918年至 1920 年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当时任北京临时执政府京师警察总监。晚年堕落为汉奸。

⑧ 大洋，一元银币；小洋，一角银币。

⑨ 顾正红(1905—1925)，江苏滨海人。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 年 5 月因领导工人向厂方交涉，遭日本资本家枪杀，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⑩ 安福系，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⑤。

《热血日报》发刊辞*

(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①，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

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

原载《热血日报》第1号

* 《热血日报》是中共中央在“五卅”运动中在上海创办的日报，于1925年6月4日创刊，6月27日停刊，共出24期。由瞿秋白任主编。这个发刊辞是他写的。

注 释

①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在公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路）举行爱国宣传，被租界巡捕抓去一百多人，关进老闸捕房。上万群众聚集捕房外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死十余人，伤几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大惨案。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

(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了亡国奴了！

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①上外国巡捕开排枪打死学生市民，六月一日、二日大罢市大罢工之后，西洋人、东洋人仍旧是到处杀人，死伤惨剧一日数闻，甚至于武装的外国巡捕、兵士、海军陆战队及外国义勇队，时时刻刻想冲进华界捕人。这种强暴的寇盗行为，施之于主人翁的中国人，岂不是当中国人是他们的奴隶！

列强侵略中国，已经好几十年，到了如今，中国的领土被他们侵占了不少，强逼租借军港商港，如威海卫、旅顺、大连、广州湾等，武力迫开商埠，霸占租界，设立外国警捕，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不但在国外四处都受外国人的欺凌，就是在中国境内（所谓“租界”）也是处处受外国人鱼肉；外国人随意殴打中国车夫及工人，甚至于以中国人比狗，不准进他们的公园。中国的关税、盐税、财政，差不多都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铁道、矿山大半被外人攫取；而且外国还享有种种优越权利，得以在中国经营工厂，雇用中国工人，就地搜括中国的原料；列强国内的资本主义本已异常发达，魄力雄厚，再加这样

一来，中国幼稚的实业，无论如何竞争不过他们，中国的贫弱而沦于危亡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此。而且外国厂里对待中国工人非常苛虐，最近几次罢工运动里，我们可以看见，工人多半都做到十二小时的工作，工钱非常之少，还要时常扣罚，甚至大小便都受限制。这样剥削了中国人的汗水，而压倒中国的实业，占领中国的市场。

中国向来处于如此的压迫及剥削之下，就是不发生此次惨剧，难道便不是亡国奴？外国人在中国早已成为操纵中国政治，掌握中国经济的主人翁，几十年来他们用武力侵略、外债政策、教会学校等种种方法，进攻中国，屡次强迫订立种种条约，束缚我们中国。有了这些条约，所以有协定关税^②，有租界，有外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警察、驻扎的军队兵舰——他们自然能发挥兽性，任意屠杀殴打。孙中山先生说：这些条约是中国的卖身契。外国人方面开口闭口都是条约神圣，这些卖身契是决不容取消的。他们连中国的卖身契都有在手里，自然对于中国人要杀便杀，要刚便刚。何况上海地方，是列强直接统治中国人民最显著的地方，列强在这些中国土地上，早已设立外国政府，有纳税外人会^③，有会审公堂^④，有工部局^⑤，中国人民的自由权利完全剥夺，他们要订什么印刷附律^⑥，要增加什么税捐，当然都是随心所欲。

中国人几十年来隐忍到如今，外国的特权阶级以为我们永远做他们的顺民，决不敢反抗的了。可是如今“奴隶”已经不再恭顺了！这次上海的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援助被杀的学生、工人，反对虐待华人的日厂主和残杀同胞的上海工部

局——大家一致的罢市、罢课、罢工。这是表示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中国的人民应当知道：列强的统治者必须根本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当根本废除——收回租界，收回关税管理权，实行保护关税，禁止外人在华携带武装，设立警察，禁止外人驻扎军队兵舰，严格限制外人在华设立工厂……；那时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那时才能保障没有中国境内外人任意戕杀同胞的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事变应当促起全国人民一致觉悟，大家努力举行国民革命，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中国同胞从此应从根本上着想，不论这次的成败，大家都要觉悟，必须积极组织自己的力量，实行长期的斗争，实现国民革命，才能免掉现在这种亡国奴的命运呵。

原载《热血日报》第1号

署名：维摩

注 释

① 上海大马路，今上海南京路。

② 协定关税，见本卷第163页注⑤。

③ 纳税外人会，见本卷第150页注②。

④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⑤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⑥ 印刷附律，即1925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规定：凡印刷发行任何报纸、小册子、传单、小张招贴或其他印刷品，未向工部局事先注册并将印刷人姓名、住址载于其上者，均得处以罚金、监禁或惩究。

外人大屠杀之目的

——上海—汉口—青岛—大连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上海日本纱厂日人枪杀工人，随着便是南京路的大惨杀。如今外国商团^①、海军陆战队都开出来杀人，各马路上布置着大炮、机关炮，如临大敌似的。

其实还不止上海呢。前半个月大连日本工厂的监工杀死好几个工人，前一两礼拜时，青岛日纱厂命令温树德^②的海军陆战队枪杀工人七、八名，拘捕八、九十人。

上海惨杀后三四天，汉口英美烟厂罢工，工人又受枪杀，死伤数十人。

外国人在中国的屠杀，现在已经要成全国的现象。同胞们，中国还没有亡国，外国人已经到处杀人！可是我们想想，为什么外国人要这样杀我们！

这几处的残杀，大半开始都是杀的工人，或是援助工人的学生、商人。外国人要在中国设立工厂的原因，第一，便是中国原料多，运费便宜，中国工人的工钱低。再则我们知道，外国的工人早已组织工会，内部团结，不容易欺侮，工资也和工

会协定，不能任意剥削。三则外国资本家要在中国发展他们的经济势力，占领中国的市场。现在外人已经霸占了我们的关税、盐税、铁路矿山等，再加上到处设立工厂，用他们雄厚的资本和中国竞争，结果一定要把全中国的实业都霸占起来。总之外国人只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使中国人都做他们的牛马奴隶，替他们做工，而中国的富源物产完全归他们所有。

可是，他们这种政策，自然不能免掉中国人的反抗。尤其是工人，工人亲自受着压迫，要想起来组织工会，要求少做些工，多加些工钱。这种运动是很平常的，外国国内差不多行行都有工会，时常有罢工运动，本来工人谋改良生活，组织团体，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很应当的事，外国的资本家在他们本国内不能禁止自己的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却来中国横行，一遇见中国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便大叫“赤化”、“过激”。这一次竟不恤到处大施屠杀。他们杀人的目的：第一，便是使工人不能反抗，尽他们剥削，他们可以侵占中国的实业；第二，使中国人不敢实行爱国运动，不敢团结，不敢抵抗，永久甘心做亡国奴。

中国人虽然散漫，然而决不怕这种野蛮的政策。正因为外人的屠杀，我们中国人都组织起来，团结我们的力量，一致反抗，无论如何不让外人达到他们的目的。

原载《热血日报》第3号

署名：维

注 释

- ① 外国商团，即万国商团。成立于清末，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武

装组织。参加者有英、美、日、意、葡、中等各国人士，受工部局总董的指挥。五卅运动中参与镇压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② 温树德，北洋军阀海军将领。当时任青岛海军总司令。

中国人不要做外人爪牙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上海租界名说是中国地方，其实和香港有什么分别！工部局^①里华人是不能参与的，租界的市政华人是不能过问的，立法权只有西人纳税会有^②；武装势力——军队、巡捕、商团^③，也都是外人的，总之上海的主人完全是外国人，中国人在租界政府机关里的人，只是供外人驱使的巡捕、包探、翻译、西崽。这些人本是外人统治上海的爪牙。假使没有这些人，外国人那能称心如意的统治上海。如今西崽也罢工了，一部分华捕也罢岗了。向来帮着外国人，做外国人爪牙的中国巡捕，如今觉醒过来了，知道吃外国人的饭，做他们的工具，压迫中国的民族运动，是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了。

我们中国人经这个惨杀之后，当然大多数都觉悟革命的必要，竭力起来力争国权，商人、学生、工人都要团结组织，反抗外国人的暴行。可是替外国人方面做事的人们，如巡捕、包探、翻译等，尤其是应当有彻底的觉悟，一致罢工，永久不替他们当爪牙。外国人要压迫中国，总要利用中国人做爪牙。我们所以应当赶紧组织这些不幸的同胞，这些为生计所逼而去当人家的爪牙，欺侮自己的同胞的巡捕、包探等，使他们能一致

罢工，致外人的死命。总之，这次我们运动，要使一切中国人，商人、工人、学生、市民、华捕、华探、翻译、西崽、奶妈，一致抵制外人，才能保存我们主人的地位。

原载《热血日报》第4期

署名：维

注 释

- ①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 ② 西人纳税会，即纳税外人会。见本卷第150页注②。
- ③ 商团，即万国商团。见本卷第190页注①。

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

(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

工商学联合会^①，包含全国学生总会^②、上海学生联合会^③、各马路商界联合会^④、上海总工会^⑤等，代表罢市、罢工、罢课的大多数民众，是五卅运动中最集中最有实力的指挥机关。现时我们对于帝国主义消极反抗的实力，完全集中在这一组织。所以他应当能代表全上海的市民，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这次交涉里做积极的主体，监督政府的外交，务必努力奋斗，一致坚持，以求得到最大限度的胜利。据他昨天所发出的通电(《申报》^⑥)，最低要求的条件是：

- 一、惩凶，赔偿，谢罪；
- 二、收回会审公堂^⑦，取消领事裁判权^⑧；
- 三、租界上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绝对自由。

这些条件是否能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要求呢？我们可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撰写的社论。全部24期《热血日报》共计发表了30篇社论。1927年初作者自编《程秋白论文集》时，曾在该报的一册样本上用墨笔圈出其中的18篇收入论文集，并在样本封页上作了说明：“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收入自编论文集。本书所收《热血日报》社论，都是作者“圈出之文”。其他社论是否还有他的作品，因都没有署名，无法辨明。

以说：经这次五卅屠杀之后，大多数民众最彻底的要求——实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因为已经实际上感觉到万分的必要。因此，收回租界，收回海关等等的要求，不用说也是全上海人的愿望，并且已经是全中国人的愿望。不过这是说彻底的根本的要求和觉悟；或者说，拿这些要求作解决这次屠杀问题的条件，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可是第一，即使我们已经觉悟，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当完全废除，然而还没有力量在这短期间达到最终目的；那末，至少我们在这次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学生、商人奋起斗争的时候，应当尽可能的求达一部分目的。第二，这次屠杀问题的解决，即使不能使外人完全屈服，不能使中国国家和平民的权利完全争回，至少也应当得到一个保证，使将来我们中国平民，有继续准备自己的力量而与侵略者作持久的斗争之可能。

工商学联合会的最低条件中，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及租界内集会、结社等自由的要求，固然已经是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而还不足以保证我们民众运动发展之可能，而且实际上只要我们真能齐心坚持，所能达到的目的决不止此。因此，依我们的意思，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当添下列三条：

- 一、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
- 二、中国市民有参与租界市政之权；
- 三、中国职员、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

外国驻防中国的舰队、陆军及武装的西捕，不但形式上破坏中国的独立，而且实际上是威胁中国人民，摧残民族解放运

动的武装势力。这些武装势力不撤退，甚么自由、公理、人道、国际公法等，都是空谈。这次五卅屠杀，便是最显著的实例。再则，上海西人纳税会^①专有之法权，这种反客为主的现象，在中国民众已经觉醒之后，不应当再容许他存在。中国市民至少应当按人数比例，与西人同派代议士，中国的上海应当完全归中国人管理。（《商报》所载通电似乎亦有此条）至于罢工自由的条件，据《商报》^②的记载，工商学联合会的通电，原是有的，不知《申报》为什么删去了。工人罢工在列强各国，都已成了普通的合法的行动，这是各国工人自己奋斗的结果。独有在中国，这些外国资本家只想剥削，严禁工人的共同组织及运动。我们应当知道，上海工人是反抗侵略和压迫的一大势力，假使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行动之自由，中国民族是永世不能解放的。这三个条件必须加入最低限度的要求。后两条尤其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要求已经是我们中国人应当提出的最低限度，工商学三界必须一致坚持，非达目的不止。如其有再软弱的让步，或者少数教育界领袖的暗示，或者因为要避免与安福政府的冲突，那就是我们这次运动的大失败；日后租界的西人，既享有专政的权利，又有镇压多数劳动平民运动的“法律”根据，必定要立即进攻，中国市民的奴隶地位依旧是丝毫没有改善！

原载《热血日报》第5期

注 释

① 工商学联合会，1925年6月7日成立的上海反帝爱国统一战

线组织，是领导五卅运动的公开机关。由上海总工会发起，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分别推举代表组成。9月21日被迫解散。

② 全国学生总会，即全国学生联合会。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五卅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

③ 上海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1日成立。五卅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

④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简称“商总联合会”。上海各商店中、小资本家的组织。五卅运动中，在工人、学生的影响下发动罢市，并参加工商学联合会。

⑤ 上海总工会，1925年5月31日成立。上海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员李立三任委员长。6月1日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9月18日为奉系军阀封闭。

⑥ 《申报》，1872年在上海创办，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报纸。当时由史量才主办。

⑦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⑧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③。

⑨ 西人纳税会，即纳税外人会。见本卷第150页注②。

⑩ 《商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③。

五卅交涉的危机*

——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

一、最小限度的条件还选择吗？

列强侵略中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的正当要求，当然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海关等等，恢复我们中国的独立地位。假使要办交涉，第一步便应当要求列国先将租界交还上海市民，即刻取消工部局^①，组织上海临时市政府，然后由中国召集世界各国在上海开国际会议，重新审定一切条约，废除不平等的协定，取消一切外人特权。这才是正当的交涉。

如今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②里，连收回租界、取消外侨立法行政权的要求都没有，只要求华人的参政权，仿佛自认中国是英、美、日……等国的臣民；连废除领事裁判权^③的要求都没有，只要求收回会审公廨^④，对于洋人控告华人的案件，仍然不受中国法律的处理；连取消万国义勇队^⑤，撤退美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作了文字校订。

国驻华舰队及陆军的要求都没有，只要求撤退上岸的海陆军。这已经是最妥协最让步最小限度的要求了！工商学联合会，代表全上海的市民，提出这样的条件，已经指明是最小限度的；这已经是因为知道中国太不中用，用尽了委曲求全的心，才忍痛的决定让下来的。

北京政府的特派员对于这些条件的态度怎样呢？他前天对国闻通信社记者说：

“此等条件……未可一例看待，亦犹国民拿一桌菜来，我不能一时即吃，尚须有所选择。”

这是甚么话！蔡、曹^⑥这种口吻，简直是代表外国人向国民宣战，最小限度的要求，还要选择，国民方面的主张，竟成了对于大员的贡品，要他们“赏脸”。

二、安福政府^⑦亲日的原形毕现！

不但如此，他们竟会对新闻记者说：

“日领甚表好意，国际事件，甚赖各国之相助，愿国人亦分别视之。”

这已经显然暴露他们亲日派的真相！这次事件起源于日人枪杀纱厂工人，五卅之后，潭子湾、杨树浦日人又杀伤中国工人不少，而且上海、青岛日本领事受东京政府的训令，严厉处置，在青岛也杀了七、八个工人。如今“中国”政府代表却来替日本人说项！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

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

三、谨防减杀中国人实力的汉奸阴谋

北京政府特派员一到上海，便有劝先开市、上工的风声。中国现在的力量，已经只剩了这一消极抵制的武器。而中国政府代表不知道以此为后盾，从速进行严重的交涉，却以“劝息风潮”为第一天职，专事挫折民气。甚至于有一种人，如穆藕初^⑥等，专放谣言，或是劝英、日以外的工厂上工，或是劝先行开市，再办交涉。这种流言，与交涉特派员的态度，有无关系，虽然还不知道，然而事实上助长软化的空气是显然的。外国报上，已经利用这一点说：

“昨天(八日)沪军营方面有中国人开会，主张开工、开市，足见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的热度，不久便可了事！”

上海市民的罢工、罢市，原不止经济上的绝交，使英、日两国人感受痛苦。这种运动的意义还在于中国民众自身团结力的表示及实现。尤其是工人，平时除外人的民族压迫以外，还感觉到种种社会压迫。现在全社会一致对外，共同进行爱国运动，所以就是中国工厂里的工人也不能不为热烈的潮流所冲动，觉悟自己所处的奴隶地位，要求起来组织工会。假使中国厂主平时便承认工会，一切与工人的交涉都经过工会，而不动辄请西捕、印捕镇压工人，那末，工人也可以相信他们的厂主是能够同他们一样爱国的；或者再进一步说，中国工厂里的

生活，的确能比外国厂里优待，也可以使工人觉得，爱国的益处在哪里。所以如果中国厂主能与工人以担保，嗣后一概承认工会，并且不会再有西捕外人以及种种的凌辱，那就华商工厂的开工，也还可以商量。

可是现在交涉特派员及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的主张，却是绝无担保的开市、上工，或者尽先教华商工厂开工。这便是利用群众心理的弱点；要开市的是简直替外国人想法，自己希图妥协卖国，而不受民众的监督；要华商工厂开工的，也是想挫折工人的锐气，摇动群众的心理，引起恐慌。这是汉奸破坏国人团结的阴谋！

* * *

总之，政府特派员既然连最小限度的条件也不肯提出，公然说日本领事当另眼看待；又在社会上制造空气，使外人气焰增盛，而国人团结力涣散。这五卅屠杀大案的交涉确已到了危机的时候了。国民呵！同胞呵！赶快起来监督，赶快自动的组织，巩固自己的实力！这次事件若再失败，或成为“悬案”，中国人的面子、主权、自由丢尽了，亡国便在俄顷之间——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呵！

原载《热血日报》第7期

注 释

①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② 十三条要求，指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解决“五卅案”向帝国主义提出的正式交涉条件。主要内容是：惩凶；赔

偿；道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优待工人；分配高级巡捕，华人应占巡捕全额之半；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制止越界筑路；收回会审公廨；工部局投票权案；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等。另有四项先决条件，合计十七条。

③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⑧。

④ 会审公廨，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⑤ 万国义勇队，即万国商团。见本卷第 190 页注①。

⑥ 蔡、曾，指北洋政府派往上海处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员蔡廷干、曾宗鉴。

⑦ 安福政府，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⑤。

⑧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上海浦东人。曾创办上海德大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上海劝工银行等，并任职上海华商纱厂交易所。

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北京政府所派的蔡廷干、曾宗鉴^①到上海以来，一则声明不能提出工商学联合会^②所拟的最小限度的条件，再则说要移京办理，三则公然延宕，说只来调查，不负交涉之责，这些安福政府^③的外交大员，本来除卖国误国以外，别无伎俩。任凭他们在北京怎样装腔作势，提出什么“严重抗议”，而他们的特派员一到上海，立刻便说“日本领事甚表好意，国人当分别视之。”

实在说来，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条件^④已经是妥协到万分。上海市民自己处于“外侨的臣民”地位，向他们“君主”要求参政权，要求被选举权；这种要求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主人地位。不但如此，关于司法方面，工商学联合会所要求的，不但不是废除条约，而且也说不上修改条约，仅仅是恢复条约罢了。——照那第十条收回会审公廨^⑤意义，不过要求把华人互控及洋人控华人的案件归中国法官处理而已，并没有丝毫损害及“领事裁判权”^⑥。一般真正中国人的观察，只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有想增高条件，决没有还嫌条件太多的。独有“中国”政府的特派员，却说还要加以选择。选择的结果，难道仅以取消戒严令，释放被捕的学生便了事吗？这种主张，实在太不象中国人的主张。这种主张出之于所谓“主持公理”的外人基督教徒，假惺惺的温情派的洋大人，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是出之于中国人，那真是凉血动物的亡国奴，何况是所谓“中国政府”的代表！真不知道是何居心！

五卅屠杀之后，列强的态度，虽然表面上非常强硬，调兵遣将的镇压中国民众运动，然而始终因为全国工商学各界奋起反抗，上海方面又有几十、百万民众的罢市、罢工，很坚决的抵制，所以英国、日本、美国都在图赖卸责，法、意等国也露慌张的态度，假意造些力主公道的谣言，自己希图缓和中国人反对他们的空气。如果中国不趁此民众团结的时候，严厉提出交涉，而把这件事“调查了又调查”，移到北京解决，成一种悬案的形势，外国人看着民众运动已经低落下去了，尤其是“肇事的”上海，尚且没有事了，那就一定要反攻过来，提出赔偿损失，取缔“赤化”等无理要求。现在政府特派员的主张，却刚刚凑合了英、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真不知道他们是何居心！

上海罢工已经十天，商民、学生、工人拼着死命在这里奋斗。这是何等紧急，何等迫切的事。而政府特派员却还消消停停，尽着说，还得调查，不负交涉责任。他们住在英租界沧州旅馆内，一方面是想托庇于西捕、印捕、万国义勇队^①、各国海陆军之保护，别方面是在那里静候中国人“感觉困难”面肯来和他们（外国人及政府特派员）“诚意协商”！（这都是他们第

一天对新闻记者的话。)这明明是故意延宕,不提交涉,托名调查,逼着上海市民投降。真正不知道他们是何居心!

我们很简单说:这样的特派员已经明明白白是外人的走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教他们立刻根据工商学联合会的最低要求,向英、日等关系国提出更进一步的条件,立刻开始在上海交涉;否则,我们不能承认这种“中国”代表,请他们赶快走路!

原载《热血日报》第8期

注 释

① 蔡廷干、曾宗鉴,都是北洋政府派往上海处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员。蔡当时任财政部税务处督办,曾当时任外交部次长。

②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③ 安福政府,见本卷第128页注⑤。

④ 十三条条件,见本卷第201页注②。

⑤ 会审公廨,即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⑥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⑧。

⑦ 万国义勇队,即万国商团。见本卷第190页注①。

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公共租界巡捕为什么敢于任意枪杀中国人？这是因为租界的警察权在英美工部局^①手里。为什么租界的工部局能在中国境内使行警察权？这是因为根据不平等条约。为什么英、美、日本在中国杀人，中国政府不能惩办他们？这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②。为什么英、美、日本人能在中国设立工厂？这也是因为不平等条约。所以此次屠杀案，穷究根源，是由于不平等条约；因此，根本解决也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此外都是枝节问题，未能切中要害。因为此时若不能废除不平等条约，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者，根据这些条约，拥有在中国之特权，尤其拥有在租界上行政（工部局）、司法（领判权^③及会审公堂^④陪审权）、立法（纳税外人会议^⑤）这三项直接统治中国人之特权，以箝制中国人，一切对中国人的不平待遇，都由此特权而起，此等特权不废除，被压迫凌辱的中国人之不平与反抗，自应接踵而起，将来的流血惨剧必更甚于今日。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由此看来，现在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⑥所提出的十三条件^⑦，是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呢？当然不是的。十三条件中，不但没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并且关于租界特权，行政方面、立法方面，都未主张撤消工部局与纳税外人会议，只向外人的工部局和纳税会议要求一点华人参加权利，只有司法方面要求收回会审公堂与取消领判权。这些要求条件，当然是很让步的，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决不能满足全国民众的要求。

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以如此让步，他们是踟躇于目前的环境，恐怕条件过高办不到。其实他们忽视了民族解放根本条件的必要，因为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废除，即孙中山所谓卖身契不撕破，我们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永世不能抬头；租界上外人特权不完全废除，他们随时可用以戮辱吾民。他们（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并且忽视了全国同胞之奋起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工人）被压迫民族（德国、俄国、土耳其、印度等）对于我们之同情，遂至自觉孤立无援，不敢提出我们民族解放所必需的条件。

他们这样让步的条件已经提出了，已经无可挽回了，现在补救的机会，只有希望官厅方面不肯依照原条件全行提出，或提出而帝国主义者不能全体承认，则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即可撤回所提条件，再集合全国工商学界的代表，提出比现在的条件更简单却更根本的条件，甚至于简单到只一个条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若不幸为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厅

伙同起来的哄吓诈骗所逼，在现在所提出的十三条件中再有一条让步，上海市民老实不客气，惟有鼓起大马路上尚未流尽的热血和他们算账！

原载《热血日报》第9期

注 释

- ①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 ②③ 治外法权、领判权，即指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⑥⑧。
- ④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 ⑤ 纳税外人会议，见本卷第150页注②。
- ⑥ 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 ⑦ 十三条件，见本卷第201页注②。

巡捕房的假证人*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巡捕房横暴摧残了上海学生的身体自由，并且将他们交给会审公堂^①去审。“公堂”上的所谓证人，一个是工部局医院的华人陈某，一个是西教士韦士列特基。

我们要看清：两个证人都是工部局^②的，一个且是基督教的教士！那天目击惨状的中国人何止千百，但是没有一个跑得进去做证人！

我们要看清：这次外人大杀中国人，不是应当外国来裁判我们，却是应当我们去裁判外国人；所以我们非收回法权不可！

原载《热血日报》第9期

署名：热

注 释

①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②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 本文是作者在《热血日报》“小言”栏发表的杂评。从6月12日到20日，作者分别以“热”、“血”、“沸”、“腾”、“了”为笔名，连续在该报发表了21篇这种三言两语的短文，全部收入本卷。除此以外的未署名的“小言”，是否作者手笔，现已无法分辨。

枪弹究竟应当从那里进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现在会审公堂竭力伪造证据，要证明打伤打死的人，枪弹是由前而入的。难道这样便是以为外国人应当轰杀中国人的理由吗？枪弹由后而入，“公理”便算是中国人的；枪弹由前而入，“公理”便跑到了外国人那里去了。

于是外国人，中国人，大家都去求枪弹！枪弹却为难了：“我究竟应当从那里进去呢？”

原载《热血日报》第9期

署名：血

上帝呢，还是财产？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基督徒虽然对这次南京路惨剧，说几句“愤慨”的话，据吴兴教会信徒通电，原来为的只是“体上帝好生之德”。可是他们不忘财产神圣的天经地义。牧师魏斯美在会审公堂^①证人席上说得好：“我若以教士身分言，则不应开枪；我若以警官及法律家之身分言，则必须开枪，以便保护财产。”究竟是上帝还是财产？究竟是好生之德还是财产神圣？——事实上基督教徒的英美商团^②、西捕枪是开了不少次，还是财产神圣是基督教的信条。

原载《热血日报》第9期

署名：沸

注 释

①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② 英美商团，指万国商团。见本卷第190页注①。

贼的伎俩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贼在戏院里偷东西，被人捉住了，贼党忽生急智，狂叫，“火着了，火着了！”于是大家哄哄的乱跑，拥挤之中，那贼就逃跑了。英国、日本、美国人杀了人，大叫其“赤化”、“过激”，也算得个聪明贼。

原载《热血日报》第9期

署名：屠

蔡廷幹的表示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蔡廷幹到华盛顿会议^①里去当代表，是去做了一回卖国贼；去和帝国主义强盗重订一回卖身的奴隶条约。他在华盛顿会议席上的镇静是看着把中国亡给别人而不伤心；他所盛称的华盛顿会议席上的公正精神是世界四大帝国主义强盗(英、美、日、法)分赃的公平精神。

可是蔡廷幹前天(十日)对《大陆》^②记者说，他要用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来解决这次风潮！

原载《热血日报》第9期

署名：丁

注 释

① 华盛顿会议，亦称华府会议、太平洋会议。1921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会议，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及远东、太平洋问题。次年二月缔结《九国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反映了美英和日本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矛盾，形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统治中国的局面。

② 《大陆》，即《大陆报》。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也是一种爱国方法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青岛海军总司令温树德^①，前次奉东洋大人之上谕，派海军陆战队镇压纱厂工潮，杀了七八个，捕了八九十。如今他也打一通电报“表同情”于五卅惨杀的学生、工人，说什么“悲愤莫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悲，为什么愤。大概是他以为：“这些学生工人是中国的，应当留给我们中国的军阀杀，怎么外国人先杀起来？这样下去，岂不是将来用不着我们中国军阀来当刽子手吗？岂不是夺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吗？真是可悲，真是可愤！”

原载《热血日报》第10期

署名：热

注 释

① 温树德，见本卷第191页注②。

江亢虎辟赤化谣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这次风潮的发展真妙，帝国主义者的策略着着失败。美国报纸的得意文章“赤化谣言”的结果，亦只落得更加暴露他自己的阴谋。素来糊涂的江亢虎^①现在也来辟“赤化”谣言了！有人说：“我们不能以人废言，希望大家莫中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团结，奋起，坚持到底，打倒帝国主义！”可是糊涂的毕竟糊涂——江亢虎的宣言，尽着说“缩小范围，期于速了。”真听了他的话，便成了“软持不到底”！

原载《热血日报》第10期

署名：血

注 释

^①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清末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后宣传“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1911年11月组织中国社会党。1922年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曾撰写《新俄游记》。

小吃齐心酒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前日英领事馆召集上海各西报记者开的会议，总算是外国第三四等强盗小吃齐心酒。然而因为各国对于上海惨变利害不一致，所以这个齐心酒到底吃不成功，谈不三句，便一哄而散。这回各国的上当是上定了，日本记者说：“五卅”的原因虽起是顾正红^①，可是没有南京路那一场，案情到底不同；美国记者说：中国人一向不知道反对我，现在为了派水兵上岸，还只怕戳破西洋镜，——于是英国的大记者虽力竭声嘶的主张一致行动，毕竟没有谁去睬他。

读者注意！这就是《文汇报》^②记者大发牢骚的缘故。

原载《热血日报》第10期

署名：沸

注 释

① 顾正红，见本卷第183页注⑥。

② 《文汇报》，上海英商报纸。由于报社中国工人进行罢工，一度只能出油印报。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五卅外人屠杀^①之后，全上海人起来奋斗。学生不顾性命的出外演讲，各马路商界联合会^②首先决定罢市，各厂工人也群起罢工，表示反抗。这次事的起因，原在于日本厂主及租界当局抵死不承认工会，将二月间与内外棉等工会所订条件，完全推翻。因此，工人和内外棉纱厂日本职员屡次理论，结果日人和西捕枪杀顾正红^③，以致于学生群众不得不以演讲游行唤醒上海市民，要大家注意外人怎样摧残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怎样屠杀中国人。于是，触犯了“上海主人”的东西洋强盗，开枪袭击徒手的中国人，英、美、日、意的海军陆战队及万国商团^④上陆“打猎”。在这个时机，商会^⑤经过群众的哀请跪求，方才答应罢市。罢市之后，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总商会始终没有什么表示。一方面，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⑥、上海学生会^⑦及上海总工会^⑧，努力的进行，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⑨，商议定了应当提出的最小限度的要求条件，别方面，总商会却拒绝加入这一联合会，对于提出的要求绝对没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有正式表示。这一期内上海总商会究竟是什么主意？真使人不解！

虞洽卿^⑩和蔡、曾^⑪两特派员陆续到了上海之后，仿佛听见商会里起了一番“革命”，董事会的信用失了，因为他曾经主张站在调人地位，太辱没了“爱国的”商会。于是有五卅委员会的组织。这样一来，似乎总商会对于这次反抗运动想积极参加起来，能够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和市民一致进行。事实上却又不然。总商会的五卅委员会并不加入工商学的联合会，却要独立进行，好象负着一种特别使命似的。总商会在这第二期的态度，也真令人莫名其妙。

究竟总商会要的是什么？

总商会代表上海殷实的大商人，是上海市民中的一小部分，或者因为他们的钱多势大，所以向来被称为社会上的领袖团体，既然如此，上海这次屠杀惨案发生之后，他便应当起来积极领导，提出真能代表中国人民的要求。如今事前既不参加实际运动，事后组织了五卅委员会，仍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究竟内中隐藏着什么目的？现时我们中国民众一致对外的时候，应当拿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做根据，大家团结成一集中的团体，分配各方面的财力、人才去进行。可是，总商会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的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难道是因为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太低？那么，他应当赶紧提出自己的建议。诚然不错，本报也屡次指明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已经是非常低。外国人攫取了上海的统治权，剥夺中国人民的种种自由，又要固守着他们已经得到的“在华特殊权

利”，以至于引起这一次的大屠杀。我们应当彻底反抗，我们应当要求：

-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二、废除租界制度、协定关税^②等；
- 三、收回海关及税务的管理权；
- 四、收回一切军港、商港；
- 五、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六、禁止外国人在华设立工厂。

必定要这样，中国才是独立国家，中国自己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可能。中国处于现代列强资本竞争之中，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对于外国人的严格限制，决然没有希望。外人在华开设工厂和经营商业，享受着现时这样优越的权利，中国人自己的实业是永世不能发达的。所以真正为中国的大商业家、大实业家设想，他们必然要提出上列的六个要求，那是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③里所没有的。总商会的 not 加入工商学联合会，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事实上却刚刚相反！

据《时事新报》^④及《新闻报》^⑤的登载，商会前天开会，正为着减低条件而有很长久的争执。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虽然出席，据确实消息，对于他们的修改是不曾表示同意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总商会沉默了这些时候，为什么他不肯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原来这是为着：等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决定了，等二三十万的市民大会里一致通过这些要求了，他自己再出来垄断这一交涉。他特为不先表示态度，要等现在再来当“调人”，即便不是完全的调人，至少也是半个调人。

他不代表中国人的利益，不代表中国工商学的利益去提出要求，却来减低最低限度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难怪五卅委员会刚刚组织好，《大陆报》^⑩上马上有一篇社论大赞他们稳重老成守旧，说他们既然起来，急进派便不会得势了，“中国国际地位（半殖民地）不至于有所变更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不至于受打击了。”《大陆报》这样手舞足蹈的高兴，实在告诉我们：总商会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

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之中，所能增进中国国际地位的，本来有限得很。仅仅要求英、日、海陆军永久撤退，使中国形式上象个独立国，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⑪，总商会却偏偏把这两条删去。其实即使十三条完全达到目的，海关、税务、开办工厂等的特权，还保存着在外人手里，何必总商会替外国人这样着急呢？若说外人决不能答应，可以不必提出；那么，何以不先提出去，再使外国人答复“一定要驻扎海陆军”的理由呢？总商会却先做好人，不等外国人拒绝，自己先拒绝上海市民的要求。

再则，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有一条是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同盟罢工之权，这是这次风潮的根本原因。本来工人为争结社自由权而牺牲，学生为赞助工会而牺牲，总商会却偏偏删去这一条。并且添上洋务职员薪水须照发不扣的一条时，故意不说及工厂的罢工工人。这样说来，工人究竟何所为而从事于爱国运动呢？这次运动，本是为中国平民的利益而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的运动；结果，中国平民的利益完全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势之下，假使交涉员单根据商会的条件提

出,而外人方面答应了,我们中国方面却不能使工人上工——没有理由叫他们上工,那时怎么办呢?难道学外人一样用高压手段?总之,这样的结果,一定使工商学各界之中出现裂痕。总商会应当负这个责任!工会代表工人及工人的同盟罢工,在外国是很平常的事;可是英、日资本家在中国却不许工人有这样的权利。总商会删去这一条或者是为外国人打算,使外国人不受工人的反抗,多赚钱而能垄断中国市场罢?

上海总商会这样故意和工商学联合会标新立异,独立提出自己的条件,显然告诉我们:总商会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

中国同胞注意!上海总商会的意旨竟是如此!如果让他领导这次交涉,一让再让的结果,中国必定完全失败!中国的民众,赶紧起来要求撤回提出去的条件,改正商会的妥协主张!

原载《热血日报》第 11 期

注 释

- ① 五卅外人屠杀,见本卷第 185 页注①。
- ②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④。
- ③ 顾正红,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⑨。
- ④ 万国商团,见本卷第 190 页注①。
- ⑤ 商会,指上海总商会。
- ⑥ 全国学生总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②。
- ⑦ 上海学生会,即上海学生联合会。
- ⑧ 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⑤。
- ⑨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 ⑩ 虞洽卿,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④。

⑪ 蔡、曾，即北洋政府派往上海处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员蔡廷干、曾宗鋆。

⑫ 协定关税，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⑤。

⑬ 十三条，见本卷第 201 页注②。

⑭ 《时事新报》，见本卷第 21 页注⑨。

⑮ 《新闻报》，见本卷第 21 页注⑤。

⑯ 《大陆报》，见本卷第 140 页注⑦。

⑰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⑧。

更可怕的十秒钟*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西捕在南京路开枪前十秒钟曾经下过一次警告。

总商会^①宴蔡督办^②、郑省长^③，商量修改工商学联合会^④的十三条要求^⑤，使其“减低不少”，在这一宴会上，照相的时候，大家也静默了十秒钟。蔡督办说：“愿诸君永远勿忘此十秒钟！”（《新闻报》^⑥）

前一十秒钟是同胞流血的纪念。

后一十秒钟呢？是总商会和官僚减低上海市民要求的纪念！

要求条件就从这十秒钟起减低了一次，以后提到外国人那里去，还有几个这样的十秒钟呢？老实说，再有几个这样的十秒钟，这十三条要求就可以完全消灭，丝毫不剩了。难怪蔡督办教我们不要忘了！

原载《热血日报》第11期

署名：默

* 《热血日报》第11期发表的《更可怕的十秒钟》及《可爱的梁启超》（分别署名“默”、“颀”）两篇“小言”，经瞿秋白本人圈定收入自编论文集。

注 释

- ①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 ② 蔡督办，即蔡廷干。见本卷第 205 页注①。
- ③ 郑省长，指当时江苏省省长郑谦（1874—1928），江苏溧水人。
- ④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 ⑤ 十三条要求，见本卷第 201 页注②。
- ⑥ 《新闻报》，见本卷第 21 页注⑤。

可爱的梁启超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梁启超^①等曾经发表了一篇英文宣言，哀求外人谅解“公理”、“人道”，说“我们也不愿意中国人单因为在中国的外国人享特别权利而反对他们”。昨天《时事新报》^②忽然登出梁启超的中文“宣言”，中间讲什么“作战计划”，说什么“我们现在与强敌相持，完全在和平的战争之状态中。”如果拿英文稿和中文稿对一对，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原来，那篇(英文)宣言是给外国人看的，有许多话不便说！可爱的梁启超！你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的乖乖，你实在讨人欢喜。足见你不是初出茅庐的清信人，却是老于世故的混信人。难怪外国报这样称赞你，中国人也……(?)

原载《热血日报》第11期

署名：顾

注 释

① 梁启超当时在北京清华学校、清华研究院任教。他曾与丁文江等发表英文宣言，鼓吹对五卅惨案进行“公平自由”的调查，“范围愈小愈好”，“战锋专向英国一国”等。参见本卷第21页注④。

② 《时事新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④。

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

——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上海五卅屠杀案^①还没有了结，外人的暴行却快施行到全国了。上海岸边停泊着英、日、美、法、意的舰队，租界上密布着武装商团^②和水兵，华租交界处架着机关枪……而各地外人也同样的压迫下来了。

汉口的英、日海军陆战队枪杀工人、市民二十多名。

九江的日本台湾银行自己放火，诬嫁中国的游行群众，也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

青岛——我们要回想起来，不久以前，也有日本军舰命令温树德^③的陆战队枪杀中国工人。

这种现象，难道还不是亡国的现象！外国军队到处横行，残杀我们的同胞。同时，上海五卅事件，在外国人的会审公堂^④上审判的结果，尚且不能不承认游行演说者是无罪的，西捕故意轰杀群众是铁证如山，毫无疑义的；然而公使团和领事团至今不肯认丝毫错处，仍旧说中国人是暴徒，是强盗，西文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报纸上的宣传也是如此。列强政府联合一致的压迫中国民众运动的兴起，已经显而易见。

我们中国人，凡是真正爱国的中国人，经过这次的大打击，经过这次露骨的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炮舰政策，应当彻底觉悟：中国几十年来受列强的侵略，已经到了殖民地的地位，中国人已经成了外人的殖民地奴隶。外国人早已当我们是奴隶，所以敢动不动就施行屠杀。现在的形势，简直是全国都陷在恐怖之中，人人都有被杀的危险。五卅事件决不能仅是上海的问题。平素沉寂安分的中国人，忍气吞声受人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这一次却已经奋起示威反抗，我们只看北京、济南、汉口、九江、长沙、南京、徐州等，无一处没有几万的群众参加示威运动。

我们中国独立解放的力量，就从这一点发动起来，帝国主义者的毒恨怨怒也就在这一点。全国最近参加运动的几千万民众，已经是我们胜利的基础。我们正要赶紧把散漫的民众组织成巩固的团体；把一时觉醒的民众，引导到国民革命的持久的斗争道路上去。所以当今最紧要的事，便是趁这民气伸张的时候，把学生、工人、商人都严密的组织起来，甚至于乡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有了这种组织之后，民众才能有真实的力量，才能持久的和强暴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去奋斗，才能持久的实行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消极反抗及积极反抗。所以组织民众，争得平民结社——工会、学生会等——的权利，是这次运动里第一件要紧的事。

只有我们这次争到了这种组织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我们

才能抵抗得住外人这种屠杀政策；我们才能以实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民众方面的要求是如此，上海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⑤所提出的条件也是如此。而上海总商会^⑥却偏偏要修改。他所修改的之中，最奇怪的是故意把结社自由删去。这是故意摧残大多数的民意。试问工人组织的工会也不受承认，罢工也还算是犯罪，那么，他们这次参加爱国运动，岂不是完全不应当的举动？方今正是一切民众应当积极团结的时候，尤其是将来在租界的，在外国人厂里的工人，应当有工会的组织，中国平民才能有力量抵抗外国人的压迫。上海总商会却特别注意的勾去了工会一条及结社两个字。这显而易见是总商会故意反对中国平民的团结。租界当局及外国厂主不承认工会，不用说是怕中国人得着自由；上海总商会，自己也不肯承认工会，这是什么用意！

中国的同胞啊！全中国的自由和主权，不能为上海几个大商人所牺牲的，工商学各界的一致对外运动，不能为这几个大商人的武断而破坏的。大家赶紧起来反对，尤其是商界，不应当让这少数人垄断，冒名代表全体商人。我们大家应当要求撤回条件，重新提出代表大多数的主张的要求。

原载《热血日报》第12期

注 释

① 上海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② 武装商团，即万国商团。见本卷第190页注①。

- ③ 温树德，见本卷第 191 页注②。
- ④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 ⑤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 ⑥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大家都卖气力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五卅西捕在上海南京路屠杀中国人之后，一班刽子手都手痒起来了。

萧耀南^①下令说：“损害外人之生命财产者格死勿论。”

赵恒惕^②出告示，严拿过激党。

奉天警厅长陶学潜禁止游行，焚毁旗帜；教育厅长齐彦树说：“这是丢学界的脸，被人利用，实行暴动。”

帝国主义的忠臣，实在不少呵！

原载 1925 年 6 月 16 日《热血日报》第 12 期

署名：热

注 释

① 肖耀南，见本卷第 120 页注④。

② 赵恒惕(1880—1971)，字午炎。湖南衡山人。当时任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驱赵运动时，被唐生智趁势逐出湖南。

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

——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五卅交涉已经开始了！可是屠杀之后上海工商学各界民众的要求，全国人民的热烈运动，亦已经被外交官僚用诡计完全撇开了。

五卅的上海屠杀，继又以汉口、镇江、九江、安东等处的血案^①，使全中国人猛然的觉醒：自己处列强奴隶的地位。我们只看北京、郑州、济南、徐州、开封、太原、福州等处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便知道全国教育界、商界、学生、工人一致的觉悟：“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刻不容缓的事了。”我们试归纳各地各界的要求，大致除惩凶、道歉等照例的条件外，根本要求改变我们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至少总有下列各端：

-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二、取消领事裁判权^②；
- 三、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 四、收回海关及盐政税务管理权；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作了文字校订。

五、撤回外国驻华的海陆军。

中国民众的要求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脱离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我们看中国现时的实力，不能完全达到这一目的；或者，我们以为罢市、罢工和经济绝交的消极手段不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至少我们要使五卅这件外交案子的结果，能给我们中国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可以继续组织我们的力量，发展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③的十七条^④要求之中，下列的三条是非常重要的：

- 一、永久撤退英、日驻华海陆军；
- 二、取消领事裁判权；
- 三、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

这三条的意思，便在于：中国人民取得结社、集会之自由，不受敌人武力之威吓，收回中国的法权。这当然是让步到极点的条件，然而始终还是人民的要求。

依我们的主张，这种条件——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达到之后，罢市、罢工的运动虽然可以中止，同时还是要继续着努力去组织民众，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以达到我们解放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中国的外交当局，蔡、曾^⑤两特派员及许交涉员^⑥，却十分怕提这种代表民众利益的要求。于是他们阴谋诡计，利用、软化总商会^⑦，把这种条件一概推翻，把工商学联合会完全撇开，自己提了个十三条^⑧出去。他们这十三条之中，除道歉、赔偿、罢业者不扣工资等了结五卅案的条件以外，只有一、收回

会审公堂^①，二、纳税的华人在租界上有参政权，三、阻止越界筑路三条要求。这三条原不过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和稍稍为中国人争些在中国领土上的参政权罢了。于上述的工商学联合会的最低要求——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却完全牺牲了。

照总商会这样条件解决下来，至多不过是外交上官僚式的应付，于中国方面丝毫胜利不能得到。尤其是解决之后，中国人民仍旧是处于领事裁判权及外人武力的统治之下，没有组织自己力量的自由。将来的压迫，仍旧是非常之大。

我们人民的血是白流的了，一切罢工、罢市的牺牲是白牺牲的了！民众赶快起来力争增加要求条件！否则一切都被外交官僚勾结几个商人“领袖”断送掉了！

原载《热血日报》第13期

注 释

① 上海五卅血案发生后，接着，6月11日，英国海军陆战队用机枪扫射举行罢工示威的汉口工人，击毙或尸沉河底者30余人，伤者21人（一说击毙9人，重伤11人）。6月5日，镇江工人及黄包车夫3万余举行示威游行。6月13日，九江租界当局指使人焚毁台湾银行房屋，反诬是中国工人所为，并借口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在租界实行戒严，不准华人通行，蓄意进行挑衅。6月7日，安东日本警察借口中国缉私人员与朝鲜人冲突，开枪向中国群众射击，造成流血事件。

②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③。

③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④ 十七条，即1925年6月7日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十二条正式条件（见本卷第201页注②），以及四个先决条件，即，

宣布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巡捕、商团武装；释放所有被捕华人；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各校之原状。

⑤ 蔡、曾，即蔡廷干、曾宗鉴。见本卷第 205 页注①。

⑥ 许交涉员，即许沅。1925 年 6 月 12 日，由北京政府作为外交特派员派往上海，随同蔡廷干、曾宗鉴与外人交涉“五卅案”。

⑦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⑧ 十三条，指 1925 年 6 月 13 日上海总商会为了与帝国主义妥协而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条件十三条。主要内容是：撤销非常戒备；释放被捕华人，恢复被封及占据各校原状；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罢工者仍还原职，不扣罢业期内薪资；优待工人；工部局投票权案；制止越界筑路；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等。

⑨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卖国的不但政府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原来中国的政府是怕洋大人的，这次倒能装腔做势，想了一个新方法出来：拖着上海总商会^①出来帮他的忙——卖国的忙。譬如一方面，上海会审公堂^②审了一下，才判决了保释那些被捕的学生、市民，中国外交部却对北京市民代表说：“使团态度已缓和，允照上海所要求先决条件释放被捕者，撤退海军之正式十三条^③亦已提出”；别方面，政府特派员却在上海抬出总商会来减低那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④要求。总商会不知就里，居然来捐这木梢，牺牲民众的权利，——也许他是故意合伙，预备帮着政府退让，冒充着人民代表，替帝国主义想法呢？

原载《热血日报》第13期

署名：热

注 释

- ①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 ②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 ③ 上海总商会的十三条，见本卷第234页注⑧。
- ④ 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见本卷第201页注②。

蔡督办打扑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阴风惨淡血腥满国之时，蔡督办^①及一班大员，居然高宴半淞园大谈其打扑克；蔡督办当然是扑克老手：“我手中有一副极好之牌，不过此刻不能说穿，说穿则被人看破，必遭失败。”这次五卅交涉有全国如许之多的民众为后盾，蔡督办的外交方针，却还是个打扑克的秘密主义！他手中之“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莫名其妙。恐怕民众知道的东西，一定是卖国卖民的大妙计。至于说要对外国人守秘密，这是一片鬼话。我们中国理直气壮，要遮遮掩掩做什么！所以本报早就说了：“蔡、曾^②是代表外国人来和我们人民开谈判的。”

原载《热血日报》第13期

署名：血

注 释

① 蔡督办，即蔡廷干。

② 蔡、曾，即蔡廷干、曾宗鏊。

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

——商阀报阀的勾结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自从总商会^①用蒙蔽手段,撇开了工商学联合会^②,抛弃了民众的要求,提出他自己的十三条^③之后,他一意要想独自包办,凑合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他们尽在制造空气,说外国人态度和缓了,可以容纳某某条件,又说某国主张公道,某国愿意单独解决。表面上做得,仿佛一场大血案,不久便可糊涂了结。譬如被捕的人是受了审判才具结释出的,外交当局便夸大其辞,说是外人已经答应先决条件,释放被捕的了。外国的海军陆战队,从新世界^④调防到曹家渡,外交当局又说是,外人已允撤除戒备了。这种报败为胜的勾当,本是中国卑污的官僚的惯技。现在总商会一意抑遏各马路商界联合会^⑤及学生、工人的要求;单把自己妥协让步的条件提了出去,工商学联合会否认他们曾经表示同意的启事,各报也一致不登,居然冒充代表民意,实行包办手段。这些商阀、报阀勾结一起,淆乱事实,挫败民气,完全和官僚的政策一样。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现在外交当局勾结着商阀、报阀所制造出来的空气，仿佛外人态度已经缓和，答应在上海解决，能允许中国人的条件，其实呢？

一、上海的非常戒备还没有撤，使团和领团方面的态度仍旧非常强硬。前天中国报纸上宣传说，海军陆战队即可撤退；昨天外国报纸立刻否认说：“尚非其时。”这因为是“文明”的外人，认为中国“暴徒”还没有放弃排外政策呢！

二、日本报纸上很明显的说，日本政府的政策，仍旧是与列强一致，对付暴动的中国。中国的商阀、官僚却尽着说日本态度缓和，应当另眼相看。

三、美国的海军仍旧眈眈虎视着上海，美国政府还有特别训令，不能撤退上岸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的官僚、商阀却尽着做中美亲善，主持公道的宣传。

四、汉口的惨杀^⑥比上海还要严重，英、日领事公使却还要提出抗议，“凶手还要控告尸主”，要求赔偿。而中国的官僚、军阀却以格杀勿论的高压手段，帮着外国人压迫平民。有些人甚至主张这是地方问题，另案办理，不要和上海五卅案混在一起，“务期缩小范围”！

五、九江英领馆及台湾银行自己放火，希图“敲诈”，甚至不准中国救火队去救。如今反而抗议，要求赔偿。

列强这种强横霸道卑鄙险诈的政策，还尽着向我们中国进攻。中国的外交当局及商阀、报阀却尽想一手掩尽天下目，

日夜制造“谅解”、“容纳”、“亲善”、“主持公道”等的空气。列强对我们这样进攻，我们的政策，本应当揭破他们的一切假面具，对他们下总攻击。这样，他们各自怕代人受过，自然自己招供告发。我们应当和他们算总账，要求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撤退各国的驻华海陆军。我们应当根据民众的团结力，唤起民众的觉悟。然而政府及官僚、商阀却用一种相反的政策，竭力虚夸外人的大量、谅解，自己主张减低要求，缩小范围，地方解决，故意挫折消弭奋起力争的民气，还是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主义。这种欺人政策的结果，一定是交涉完全失败，卖国害民！官僚、军阀，向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足为怪。独有总商会和上海各大报，何以一定要这样逢迎外人及官僚，真不可解了！

全国的国民呵！我们决不能受这种政策的欺骗，我们既看清我们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是怎样的进攻，我们便应当整齐自己的队伍——真正爱国的商人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巩固我们各地的学生会，组织各业各厂的工会，预备和残暴的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我们更应当极力的揭破官僚商阀等的阴谋诡计，我们同时应当铲除一切卖国罔民的奸贼！

原载《热血日报》第14期

注 释

- ①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
- ②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 ③ 十三条，见本卷第234页注③。

④ 新世界，当时上海的一个游艺场。1915年由黄楚九创办。地处今南京路、西藏路口。

⑤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197页注④。

⑥ 汉口的惨杀，见本卷第233页注①。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 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最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异常的惊惧；尤其是去年北京政变^①之后，国民党势力的向北部伸张，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如北方铁路工人恢复工会的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青岛、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北京印刷工人及汉口烟厂工人的奋起，以至于五月间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之，从一九二五年年初起直到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逐步的斗争，树立总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新势力，当然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反攻的高压政策；他们知道这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怕的力量，决不能放任他尽量发展。五卅以前帝国主义者早已逐步的防范，利用他们的种种工具，如工贼、买办、军阀、官僚等，施以压迫。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尤其是他的先锋无产阶级；别方面是帝国主义的

列强，尤其是现在占有政治权力的日本——相互之间的斗争，一天一天的激烈起来，直到五月卅日而大大的爆发。

我们应当知道，这五卅屠杀案^②，不但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革命运动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一直在动摇崩溃的过程中，直到最近方才有略略稳定的趋势，这就因为列强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本国对无产阶级进攻不能得着称心如意的胜利；可是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近两年来，却能用着全力来经营。对于中国呢，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工业资本，进取得最为厉害。譬如这次世界纱业恐慌的期间，日本资本主义首先便对于上海、青岛的中国工人进攻。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最落后，最没有组织，纱业里减少生产成本的计划，可以从这里实行起。原来英日两国都已在中国设有多数工厂，尤其是纱厂；而日本又靠着有亲日派的中国政府，可以畅所欲为。这些资本家以巨大的投资和残酷的剥削来和中国资产阶级竞争，已经并吞了不少中国纱厂。这次纱业恐慌，他们以为中国小资本家禁不起，他们可以一方面裁减工人，换用女工，以减低生产成本；一方面挤轧中国纱业，乘机投巨资来收买。殊不知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已经觉悟自己的团结力，在上海及青岛两处居然举行很大的罢工，给日本资本家以重大的打击，虽然上海、青岛的工人都没有争到经济上的胜利（青岛第一次罢工，只加了一分钱一天的工资，非常有限的），然而工人的团结力已经表现出来，工会已经得了事实上的承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痛恨的。不但如

此，这两地的第一次纱厂罢工，都还有一种政治的、民族的斗争的性质；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引起中国一般社会有意无意的同情，中国商会、学生会等大半都趁此鼓起一种排日的运动。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国民革命运动，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极力造谣，说这是赤化，这是中国人排外的义和团的精神之复活；一面想尽种种方法与工会挑衅，要想扑灭他。青岛和上海两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闭厂、罢业以拒绝“不安分的”工人，抵死不承认工会，以引起工人中的扰动。他们在青岛借助于张宗昌^③、温树德^④的兵力，残杀工人（死伤二三十，被逮七八十人，被堵在阴沟死者尚不计其数），并且停闭工厂。他们要摧残有组织的工人，所以趁此纱业恐慌期间，准备停歇生产若干时间后，再另招“驯服的”不敢要工会的工人。他们在上海也是如此扰动工人之后，就停闭工厂。工人要求发给薪资的时候，资本家竟开枪袭击，杀死工人顾正红^⑤，伤无数；他们更与英、美、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⑥合作，以摧残这些工会。可是这决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斗争；工会运动，他们固然怕，而援助工会的学生，一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他们尤其怕。并且这已不仅是日本一国，而是各国帝国主义者所共同敌视的运动。这种运动随着他们的压迫而起于上海。所以日本在青岛虽然能指使军阀完全扑灭工会，而禁止中国一般人民的反抗；在上海他却不能了。

上海自从顾正红被日资本家亲自打杀之后，一般的学生及小商人的群众，早已跃跃欲试的忿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同时，工部局不但帮助日资本家，压迫罢工工人，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又提出印刷附律^⑦、码头捐^⑧等于上海的纳税外人会议^⑨，想在上海更进一步的统治中国人。这两件事，日资本家及工部局摧残工会与纳税外人想剥夺上海中国市民的自由权——凑合在一处，于是把斗争的阵势扩大了。当上海学生为顾正红被杀，工会被摧残，并且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而出发演讲的时候，列强帝国主义者便大自惊扰起来。他们不想一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怎样扩大到各国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共同压迫一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之自由；他们却只看见中国人民一致的从排日而进于排外，从阶级斗争扩大而为民族斗争，“奴隶都想要自由了”，他们便毅然决然施行屠杀政策。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响了，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血流了，帝国主义想用这枪声血泪巩固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统治！

二

虽然，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上海五月卅日南京路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英、美、日、意、法等国的军舰都开来了，海军陆战队都上岸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武装“打手”——所谓上海万国义勇队^⑩都出巡了；上海市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西

捕、水兵、义勇队，通街大衢都放着机关枪、大炮、铁甲汽车。接着汉口、九江、镇江、天津、安东，凡是列强有驻军的地方，无处不实行这屠杀政策和炮舰政策。各地死者百余人，伤的无数，被殴辱的更不计其数。越界捕人①，强占学校②等的寇盗行为，更是时有所闻。这种强暴的政策，帝国主义以为可以镇压住中国民众的反抗，可是事实上适得其反：上海市民立刻便全体罢市、罢工，没有三天，反抗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示威游行及市民大会一致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各埠租界上外人工厂及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已经继续起来，实行罢工反抗，天津、汉口、广州的工人已经发动。“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卅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我们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便可以知道了。

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

可是这总的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立刻发现出内部的分化，这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在列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受某一帝国主义者的驱使；有许多妥协软化的分子，不敢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却只想求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出来主持公道；亦有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和劳动者，认清这种屠杀政策出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合谋，所以坚决的主张，要从此开始中国民众的大组织，实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有这种分化，所以在这次国民革命开始急进的过程里，可以看出：一、对于帝国主义的要求，二、

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三、反抗运动的范围，都有不同的主张。

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纯粹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或者替日本反对英国人，替英国反对日本人，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反动而压迫民众的；譬如英国的萧耀南^⑧派兵保护外侨，出告示说“排外的格杀勿论”，禁止民众运动。他并且已经嫌英国人杀得不痛快，又帮着斩了七个“过激派”的头。日本的张宗昌严禁学生、市民提及青岛的事，却也不得不准人民对沪案表同情。这种人我们只能当他就是帝国主义者，一致的反对。至于其余两部分同在反抗运动里的人，他们的主张很值得分析一下。

反抗五卅屠杀案的各地各界的要求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最正当即彻底的主张，便是要求：

-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
- 三、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
- 四、收回领事裁判权^⑨。
- 五、永久撤退驻华的一切外人的武装势力。
- 六、中国人民之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见另一派的主张，便是只要求：

- 一、收回上海的会审公堂^⑩。
- 二、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的参政权。
- 三、停止越界筑路^⑪，收回租界外之工部局马路。
- 四、道歉、惩凶、赔偿、罢业者不扣薪等。

前一种的要求是革命派的；后一种是妥协派的。这里我们

显然可以看见妥协派的要求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争回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以外所侵夺的东西；再则这种要求只是代表少数上海富商的利益——纳税人才有参政权，而且不敢剥夺外人在中国领土内的干预市政权；三则争一个空而子，速图了结上海五卅事件。革命派的要求呢，却是着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国的解放独立，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自己的实业才能发达，中国平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使说不能以罢市、罢工的手段达到，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中国可以立刻提议召集国际会议，重新审定一切条约。如果中国现在的政府不能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全国民众正在奋起，很可以自动的组织工商学农各界，推翻军阀的政府，而以革命政府来实行这种使命。再让一步说，我们即使现时还没有这种实力，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力争中国平民的政治自由，力争撤退外国驻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使平民有组织自己力量的自由，以为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准备，以进行国民革命的运动。如今上海总商会^①的主张就是那妥协派的要求，而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民的主张，却是革命派的。尤其是上海的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如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很明显的要求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这种革命派的要求，实在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暴行的代价，决不是道歉、赔偿等所能了事，平民群众在这次斗争再不能取得这最小限度的自由，日后帝国主义的屠杀还要肆无忌惮，而中国方面却绝没有组织团结的力量去抵抗。

至于反帝国主义的战线问题，亦有妥协派和革命派的分别。妥协派以为我们若只对一两国进攻，我们的力量还够，如果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合力压迫，说我们是排外，我们便抵拒不了。殊不知：（一）现时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此次事变中，决不会有“八国联军”^⑧的事；（二）如果我们核定名实反抗公共租界的各国，他们之间，自然互相推诿，各求卸责而卖好，而后我们的交涉能得着胜算，否则我们自己先唱甚么“中美亲善”，美国水兵杀了人，他们的领事却反过来问：为什么在美国人那里做事的华工也罢起工来；（三）此次案件，事实上是各国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以求巩固其统治权，我们正应当指明出来，使民众一致起来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假使那一国果真要“亲善”，他便应当抛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派的主张，亦并不是一定要扩张战线，反对一切外国人。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应当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联合，要求他们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主张缩短战线，不但只反对英国、日本等，并且只反对英国、日本等的军阀、财阀。妥协派的缩短战线政策，却是向民众掩盖了法国派军舰、美国水兵杀人等的事实，去说中法亲善或中美亲善，希图美法主持公道。这结果“公道”是没有人主持的；民众却受他们蒙蔽了！所以妥协派只想速了，如梁启超^⑨、江亢虎^⑩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把群众的目光只放到杀人问题上

去，仿佛只要帝国主义不杀人，我们便无论甚么都愿意容忍的。至于现在有一派人甚至于只主张反对英国而忘了日本，那就太明显了！日本是这次事件的正凶，是摧残工会，摧残中国平民自由的首犯，如何可以放过？除非是受日本人及段政府^②的暗示——想把一切罪名脱卸在英国人身上，让日本仍旧实行他的压迫工会政策！

其次，关于反抗运动的范围，妥协派现在已经尽着叫：“这是地方问题，汉口上海各自解决！”事实上枪杀市民和压迫工人是同样的形势，而且汉口是为援助上海而起的。全国的民众已经本能的自觉的起来一致奋斗，应当联合起来实行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正因为帝国主义在汉口、安东等地方到处实行屠杀政策，我们更可以提出总解决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然而妥协派却只是为帝国主义者想法，务求速了，就地解决。

总之，妥协派的主张：一、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三、是缩小范围，只求就地解决。同时，他们尽着争一个表面上的妥协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只求“平平民愤”，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长增高的起来。他们违背民众利益，已经显然，而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者，蒙蔽民众的民族意识，消弭革命潮流的“功绩”也就不小了。五卅大屠杀案之后，国民革命是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政策不能镇压他，而妥协派的国民政策却想破坏他。妥协和革命派的分别，正在于：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

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革命运动的进行；革命派呢，力争平民自由的保障，揭发各国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的真相，联合全国奋起的民众一致向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攻击，以发展这革命运动而求达根本解放中国的目的。

妥协派虽然表面上似乎还站在人民一方面，实际上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因为中国民族假使不能觉悟革命的必要，假使只争着租界上些小的参政权，承认外人的统治，那么，以后的被屠杀还多着呢。我们不能立刻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我们忘记自己的目的，故意欺骗民众，阻止民众进行革命运动。革命派的要求和主张，才是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引导革命运动的进行。最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之中，我们应当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

最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指出，现时除萧耀南等反动的军阀直接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之外，段政府外交官僚的抗议交涉，也都是一时的装腔做势，妥协让步的端倪早已暴露；还有上海总商会内少数买办阶级及富商，亦是只看见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民众。我们真正的平民，不依靠他们，应当独立起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团结我们力量，至少要商人、学生、工人等，各自团结起来，甚至于有武装的准备，有全国的联合：这是现时盛行的经济绝交口号之外的更重要、更切实的工作。中国的国民革命开始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快要崩溃了！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

原载1925年6月22日《向导》第119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⑭。

② 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③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奉系军阀重要将领。当时任山东军务督办。1925年5月调集3千军队镇压青岛日商纱厂罢工，杀伤工人20多人，造成“青岛惨案”。

④ 温树德，见本卷第191页注②。

⑤ 顾正红，见本卷第183页注⑨。

⑥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⑦ 印刷附律，见本卷第188页注⑥。

⑧ 1925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增加码头捐案”，规定码头捐改原来的值千抽一为以关税(值百抽五)的3%计算，增加了50%，直接危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⑨ 纳税外人会议，见本卷第150页注②。

⑩ 万国义勇队，即万国商团。见本卷第190页注①。

⑪ 越界捕人，指上海租界当局军警到租界之外的中国地界拘捕中国人。

⑫ 强占学校，指1925年6月4日帝国主义军队强行占领上海大学。

⑬ 肖耀南，见本卷第120页注④。

⑭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⑧。

⑮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⑯ 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扩大租界地域的手法之一。它们先在租界外廉价收买土地，强行取得筑路权，然后修筑马路，把大片土地圈在租界里面，并派巡捕巡逻。久而久之，这片土地就纳入了租界范围。1925年春，上海租界当局在沪西北新泾、徐家汇、虹桥等地越界新辟了十几条马路，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⑰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⑱ 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组成的八国联军，

大举进犯我国京、津和其他地区，血腥镇压义和团。最后于 1901 年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①⑨ 梁启超，见本卷第 21 页注④。

②⑩ 江亢虎，见本卷第 215 页注①。

③⑪ 段政府，指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

无耻的美国帝国主义者！*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向我们取攻势的时候了。在各外报的社论中，第一次开始向我们恐吓，就是《大陆报》^①。前天美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大陆报》做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根本原则》。大致说：在华盛顿会议^②中列强给了我们许多好处，但是中国的民众不要。中国的民众是要立刻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所以起了这次“暴动”。起初，外国人“步步退让”，但是，自从汉口、九江一烧一打（他却没说打死我们八个同胞）之后，可对不起，中国人要看见那种行为的结果了。

帝国主义者这样恐吓我们，是象恐吓小孩子一样。他以为我们眼光这里浅短，看不清华盛顿会议是英、法、日、美四个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分赃会议，随他们说好就好；看不清嘴上说要帮助中国给中国许多利益的人，就是现在天天在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列强；甚至看不清这回是帝国主义自己放火烧了负债累累久已倒闭的台湾银行^③，打破了领事馆和商铺子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几块玻璃窗，却用流氓土棍的讹诈手段，来责我们百千倍的赔偿。这种方法用的很久了，前清满洲官吏烧了英国进口的数十箱烟土^④，闹到中国五口通商^⑤，庚子杀了几个外国教士，闹到八国联军，订下万劫不复的辛丑条约^⑥；临城案^⑦也是一样，李义元案也是一样，帝国主义者要想灭亡人家的国度，他们是要找一个借口的；没有借口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造一个借口的；现在的汉口、九江案^⑧就是他们所造的借口。

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二一年所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召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要来参加东方的侵略。那时我们中国的一部人是在梦里，欢天喜地的预备了许多要求去提出；改订关税，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等等，都在提出之列。但是结果怎样呢？梦想的结果终于是梦想。四大寇的会议^⑨只会议了四大寇侵掠中国的范围，约定在相当时期以内，谁不准先伸手来取中国的土地，只准用经济侵略和暗中活动的方法来勾结军阀各自争雄罢了。只有关税一条，因为面子实在太过不去了，所以定下可怜的二五附加税，还是故意延宕，用承认法国的金佛郎案^⑩做了交换条件，才准在今年秋季开议。然而现在列强已在借口要扩充关税会议的范围，讨论中国全部问题了！这不是那“恩准”的关税会议变成瓜分中国的先兆么？因为华盛顿会议的根本性质是这样，所以三年以来，我们叠次遭逢了贿选政变、直奉战争，几次大变，都是列强暗中勾结军阀制造内乱的结果。在这三年中，由于那些卖国政府之播弄，帝国主义者又从我们盗去无数利益。同胞！这就是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好处”呵！这就是列强帮助中国的“诚意”

呵！然而美国帝国主义者居然老着脸皮来向我们声称无上的恩德！

同胞！我们惟其看透了这个把戏，所以有这次全国奋起的反抗运动；也惟其因为我们已经看透了这种把戏，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才施行这种最惨酷最无耻的压迫。也惟有在受过了这样惨酷无耻的压迫以后，我们才能真真觉悟：解放是要从自己所流的鲜血中求到的。

现在帝国主义者又在施行他们那流氓土棍的讹诈手段，希望压迫我们那没有脊梁的政府（他们的工具）来博得百千倍的赔偿了；我们还希望安福政府能据理抗争么？我们还希望美国能来主持公道么？不！安福政府是卖国的，美国自己是想分赃的；这个不久你们就能看见了。然则我们还以那种懦怯者愚昧的心理，误认如果汉口、九江外国人产业的损坏，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讹诈，道理便曲在我们这边么？不！不！不！那些不过是强盗们来劫掠中国的机关；我们如果有一个由民众所组织的独立政府出来，是要将他们没收的！

无耻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你们召集了一次华盛顿会议，便想拿那些口头上答应的“恩德”，来挟制我们中国民众吗？中国民众并不希望你们关税会议的赐与；中国民众所要求的，是推翻一切侵略势力。帝国主义者口头上说“让步了可让步”，实际上丝毫没有实行，却反而施行大屠杀，美国兵舰及海军陆战队亦是杀人的凶手，我们国民又应当提出什么条件！如果你们美国帝国主义者，真是大量，真能“让步”，你们应当除将一切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外，至少还应当赔偿道歉。如今美

国不但不如此，却还要在机关报上主张撤回华会的“恩德”。你们的意思，以为中国人一有反抗的表示，你们便可以撤回这些尚未赐与的恩德来挟制；如此，中国人民永世不能解放，还要永世感激你们恩德？我中国的民众早已渐渐看穿这种把戏！我中国民众决不再等你们的“恩赐”，我们要自己团结的力量来打倒你们，我们的血是我们自由的代价！这并不因为我们一定要流血，却是因为你们要吸人的血，因为你们非以流血的革命的手段不能打倒！

原载《热血日报》第15期

注 释

- ① 《大陆报》，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 ② 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213页注①。
- ③ 火烧台湾银行，见本卷第233页注①。
- ④ 1939年1月，林则徐(1785—1850)受命钦差大臣在广东查禁鸦片，迫使外国烟贩缴出鸦片237万多斤在虎门烧毁。
- ⑤ 五口通商，指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对外通商口岸。
- ⑥ 辛丑条约，见本卷第251页注⑬。
- ⑦ 临城案，指1923年5月山东土匪孙美瑶在津浦路临城劫持火车的事件。这次共掳去中外旅客百余人，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干涉。
- ⑧ 汉口、九江案，见本卷第233页注①。
- ⑨ 四大寇会议，指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一共有九国参加，但完全由英、法、美、日“四大寇”操纵。
- ⑩ 金法郎案，见本卷第163页注⑨。

总商会的非合作主义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有人说上海总商会^①现在盛倡非合作主义，但是我们要晓得，总商会的非合作主义和甘地^②的非合作主义大两样。甘地是不和英国政府合作，而上海总商会正因为急于和英国工部局^③及北京特派员合作，遂不惜拒绝和上海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④合作。甘地非合作主义是对外的，总商会非合作主义是对内的。总商会此种对内的非合作主义，商界不和工学界合作已经奇了，商界(总商会)不和商界(商联合会^⑤)合作，未免奇了又奇！

原载《热血日报》第15期

署名：热

注 释

①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③。

② 甘地(M.K.Gandhi, 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印度提倡对英印殖民政府的“非合作运动”。

③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④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⑤ 商联合会，即各马路商界联合会。

糊涂的《民国日报》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上海工部局^①是英、美、日三国董事共同主持的，始终袒护工部局，遣派海军、商团向上海市民示威，占领学校，英、美、日、法、意领事采取同样的政策；英、美、日、法、意等驻京使团三次驳覆政府抗议，更分明他们是共同行动的；北京政府不单独向英使抗议而向使团抗议是对的，偏有糊涂的《民国日报》^②反说北京外交部致同样抗议书与使团是糊涂。我们正告《民国日报》记者：帝国主义者虽然有时一致，有时冲突，而不劳我们被压迫者为他们分家，因为他们压迫我们始终是一致的呵！

原载《热血日报》第15期

署名：血

注 释

①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② 《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当时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报。

自由的劳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总商会所提出去的条件，有一条说“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这是什么话。这种条件提出去，真使“文明的”外国人笑我。他们很可以答复你们：“中国工人爱做不做，工人若是辞去工作，怎样还能处罚，我们又不曾拿铁链把工人锁在工厂里！”一个工人要辞去工作，当然不处罚。问题在工人同盟罢工。总商会里的大人先生怕那“罢工”两个字，改成这么不通的条件。也许这便是“自由劳动”的注解吗？

原载《热血日报》第15期

署名：沸

万恶的上海报界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总商会要包办交涉，要减低条件，也好！只要他有胆量、自己出来独当违反民意的罪名。如今他减低了条件，却故意诬嫁工商学联合会，说是曾经征求得了同意。何等卑鄙可耻。事后工商学联合会去函各报馆更正，各报拒不登载；昨天工商学联合会自己拿了钱去登启事，各报又不登。这种故意帮助总商会强奸民意的行为，真正可杀！中国的人民千万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原载《热血日报》第15期

署名：腾

虞洽卿与六十万元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昨天有人写信到本报说：“顷闻可靠消息（某国教士所说），此次五卅惨剧^①交涉开始，身为总商会^②会长之虞洽卿^③竟受英人六十万之巨贿……”这种消息是否正确，虽然不知道，然而我们看总商会勾结报界及特派交涉员，一笔抹杀代表民众之工商学联合会^④的条件，硬说已得他们的同意，故意减低要求，也不能不说“事出有因”。

原载《热血日报》第15期

署名：了

注 释

- ① 五卅惨剧，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 ②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
- ③ 虞洽卿，见本卷第144页注④。
- ④ 工商学联合会，即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上海五卅屠杀^①之后，汉口又发生各国海军陆战队以机关枪轰击市民、工人的事。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奴视中国人，已经激起全国民众的反抗，各地的革命运动都勃然的兴起，我们人民觉悟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起来力争中国的解放了。这是帝国主义所非常惊惧的，他们当然用种种武力来威吓压迫，还要谩骂“暴徒”，向我们提起抗议，要求严厉取缔“排外”。可是，除掉帝国主义者以外，还有中国自己的军阀，他们竟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爪牙，残杀同胞，压迫平民的爱国运动。请看：

一、萧耀南^②封闭武汉学生会，逮捕工人学生运动的领袖，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并请枪毙爱国运动者八人。

二、北京交通部严令禁止工人集会。

这些军阀官僚，他们只知道媚事外人，居然奉着洋大人的上谕，来替他们镇压摧残中国平民的爱国运动。我们应当立刻起来反对，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全国民众呵，一重压迫之外，又加一重压迫了，我们自己赶紧团结，奋斗！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假使北京政府还要装腔做势，即使表面上还要自称中国政府，他便应当立刻免萧耀南的职，立刻将他正法，这种媚外的军阀，死有余辜的了；再则应当立刻取消交通部的媚外禁令，免交通总长的职。否则，我们平民便要推翻这种政府！

原载《热血日报》第 16 期

注 释

- ① 五卅屠杀，见本卷第 185 页注①。
- ② 肖耀南，见本卷第 120 页注④。

官僚商阀之秘密外交*

——人民快起来打倒他们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北京特派的交涉使到了上海之后，最初还表面上敷衍工商学联合会^①，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暗中和上海总商会^②勾结好了，将平民的要求完全牺牲，将解放中国的条件完全抛弃，居然根据总商会所提出的条件开始交涉。他们以为这样的条件，外国人便立刻会答应，让他们早早结束，敷衍国民一个空面子；事后，中国人仍旧要受外国人军舰、兵队、西捕的威迫屠杀，仍旧没有团结组织的自由，仍旧只能听外人横行，享有领事裁判权^③而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这些事，安福政府^④和一班守财奴的巨商，是不管的了，可是，这两天听说外国人只承认讨论前五条，北京使团方面还说会审公廨无论如何不能交还。哈哈，蠢极的总商会及蔡、曾、许^⑤等懦弱的官僚，你们以为外国人不用全国民众去抵抗他们，便肯轻易让步吗？你们替外国主人想方法缓和空气，劝他们早让步少吃亏，外国人还不见你们的情呢！据昨天的消息，你们不但不顾民众利益，提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出那种妥协的条件交涉，你们还帮着外国人守秘密——交涉的进行，绝对不给社会知道，这是什么心理！

你们的罪恶已经非常显著的了：

- 一、你们不得工商学联合会同意，修改他们代表上海市民的要求；
- 二、你们不肯提出撤退英、日驻军的要求，留着他们再来杀中国人；
- 三、你们不肯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的条件，留着这制度保障外人行凶残暴的“自由”；
- 四、你们一笔勾销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要求，忘了这次大流血是为争工人结社自由而起的；
- 五、你们和外国人开秘密会议，隐藏着卖国的黑幕。

你们以为“官商”勾结好了，什么事都可以一手包办吗？你们应当知道，现在全中国的民众都起来了。北京四十万市民的要求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收回全国租界；长辛店、唐山工人，湖南的工人也都要求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其他各地的民众，都有同样的要求。难道上海几个大商人便能一手垄断，断送这次交涉的吗？单就上海而论，工商学联合会，代表小商民、学生、工人。他们已经有正式的启事否认和你们同意。各马路商联合会^⑥代表租界上许多小商店，上海学生会代表上海全体学生，上海总工会代表现时罢工的二、三十万的工人。你们几个人能一手操纵吗！

尤其是上海总工会方面，有很明显的宣言，要求组织工会和罢工自由。你们竟完全不顾，有意与工界分裂。你们以为

这些小商人、学生、工人的势力是有限的吗？你们意欲以秘密外交断送国家及平民的利益，你们的命运，一定和一切卖国贼一样……全国的商民、学生、工人，都要起来打倒你们！

中国的平民呵，我们不能受上海几个大商人和段政府的官僚的愚弄、蒙蔽；我们不得到国家和平民的权利，誓死不让步。我们认定这次交涉，要解决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问题，决不能让总商会和几个官僚，拿那种妥协的条件，去和外国秘密商量，断送国权！各地的平民呵，我们一致起来打倒这些官僚商阀的秘密外交！

原载《热血日报》第16期

注 释

①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②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③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⑧。

④ 安福政府，见本卷第128页注⑤。

⑤ 蔡、曾、许，即蔡廷干、曾宗鉴、许沅。他们当时都是北京政府派往上海处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员。

⑥ 各马路商联合会，即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197页注④。

还希望军阀们来救国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有许多人都希望甚至请求军阀们参加这次救国运动，可是他们所答还我们的却是一大批被他们屠杀了的爱国同胞的尸骸！汉口萧耀南^①是其中刽子手之一。

军阀是靠帝国主义者之扶助以培植势力、维持地盘、剥削民众的，如今民众起来要推倒帝国主义，便不啻拆除他们的墙脚，他们那得不同这些拆他们墙脚的人拚命呢？

军阀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而我们却希望他们帮助我们打倒帝国主义，不是困昏了头的人决说不出这样笨话！

民众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国内军阀！

原载《热血日报》第16期

署名：热

注 释

① 萧耀南，见本卷第120页注④。

不如是，势必五分钟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一班商人、学生听见“革命”二字便头痛。对于“经济绝交”，当这个爱国热度正高涨在二分至三分之间的时候，很是乐从。但是你为了坚持永久起见，劝他们“团结”，他们却又不愿听从，因为这是麻烦的事。

我们要知道：就是拿消极的经济绝交来讲，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坚固的团结，终也难免只有五分钟的热度，五分钟的恒心，五分钟的愤激，到了后来什么事情都只留下了一根蛇的尾！

张大眼睛，看看民四以来抵制日货^①的成绩啊！

原载《热血日报》第16期

署名：血

注 释

① 民四以来抵制日货，指1915年(民国四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

交涉破裂后我们怎么办？*

——全国对外的大罢业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五卅屠杀案^①的上海交涉已经破裂，六国委员^②已经回北京去了。六国委员——法、美、日、英、意、比的代表，居然在会议上共同声言，不承认工部局是“凶”，不答应惩凶；不肯赔偿我们中国这次的损失，却只肯给几个小钱，抚恤死伤；不肯负责对中国人民道歉，却以工部局^③覆函表示遗憾来搪塞。其余的条件——他们更以不涉此案为口实，不肯讨论，这是很明显的了——各国帝国主义者联合压迫我们中国！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巡捕房行凶，他们当然负政治上的责任。他们如今连开枪行凶的罪名自己都不肯承认！假使交涉以前，有人说，工部局是英国人占多数，有实权，只要英国一国负责，那么，如今可明白了，六国委员，以公使代表的资格，正式的否认行凶，一致为巡捕房辩护，——这就完全是联合一致，自认共犯！

至于说，要求条件中有些无关此案的，那更是无赖的话！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内容作了个别改动。

老实说，中国领土上，会发生外国军警任意屠杀中国人的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中国人要避免这种所谓“不幸”的事，一定要根本改变我们的国际关系，一定要废除租界制度，完全撤退外国海陆军，中国平民取得充分的自由和权利，恢复中国的主权。假使租界上不是外国巡捕统治，中国境内没有外国的驻防军，屠杀的事当然不会发生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剥削中国平民，还要中国平民没有丝毫的反抗表示；中国平民仅仅是游行演讲，便应该枪杀，杀人不能算做行凶——这便是英、美、日、法、意、比六国所公然承认的！

交涉员所提出去的条件，如收回会审公堂^④，阻止越界筑路^⑤等，已经妥协到万分，根本上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也就不能消灭屠杀进行的祸源。这些条件是根据上海总商会^⑥几个人的意见。这些大商人、守财奴只想用极端卑弱退让的态度，拿这种极低的条件，去哀求六国委员答应，希望就此“速了这次风潮”，牺牲民众利益和国家主权，亦所不顾。然而六国委员仍是一巴掌打回，拒绝谈判。交涉员和总商会都想六国委员做“仲裁”，“公平判断”，谁知六国委员都老实不客气，正式表示他们都是杀人的正犯，都是野心的侵略家，只能来压迫，决无所谓“公判”。

我们现在怎样？

第一，从此应当认清，杀我们的是六国的帝国主义；第二，应当知道汉口、九江、镇江、安东都已发生同样的横暴屠杀事，已成全国的问题；第三，应当知道，象总商会的那样妥协的条

件，当然要受列强的轻视，趁势进攻。

所以我们应当：

- 一、全国各地租界完全罢市；
- 二、关系国工厂的中国工人完全罢工；
- 三、关系国洋行、企业、机关职员完全罢业；
- 四、召集全国商、学、工、农各界等全体大会；
- 五、要求列强撤退海陆军，交还租界，解散外国巡捕，为开议条件；
- 六、要求列强立刻答应废除种种不平等的协定，收回海关，废除协定关税^⑦制度，收回租借地等，将一切外债取消，以抵偿此次中国的巨大损失；
- 七、国民团体大会组织临时革命政府实行废约。

我们中国国民如果能够一致坚持，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处，凡是外国人的工厂、企业、机关，一致罢业；同时，我们应当有大规模的募捐，政府应当拨出巨款，维持持久的罢工，外国人便不能不屈服。我们中国人这次既有根本的觉悟，便一定要有坚决的斗争，达到解放我们中国的目的。全国罢业的人民大会，可以立刻派代表到各国去宣传，联合各国平民——工人、农民等团体，取得他们的实力援助。

我们只有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和奋斗，才能争回中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才能脱离现在的奴隶地位，才能不受外人屠杀。

假使大家都象上海总商会这样的短视，冷血——他们在交涉破裂之后，已经讨论开市了！——那就我们只能低头服

气的做顺民，受帝国主义的宰割！

原载《热血日报》第17期

注 释

① 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②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怒潮，北京政府向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团提出抗议照会。1925年6月中旬，公使团派出由法国祁毕业、美国葛林、意大利孟都拉、英国樊理克、日本重光葵、比利时于立斯组成的“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到上海，与北京政府的代表“就地交涉”，施行谈判骗局。但各委员只在上海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③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④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⑤ 越界筑路，见本卷第251页注⑩。

⑥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

⑦ 协定关税，见本卷第163页注⑤。

外国皇帝的勋章与中国同胞的血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上海租界万国商团里华队^①副队长张廷荣，五卅事件发生之后，调出华队来弹压中国人民，他说：“如果我们开枪时，一定要向有人处发射，不可将子弹虚耗了！”这种中国人，何以这样甘心做奴隶，做爪牙！原来这位姓张的，在八国联军的时候^②，是领导联军入京的“首功”，因此英皇赏了他一个勋章，难怪他这样感恩图报呢？前一个勋章是同胞的血换来的；现在南京路上的血不知道能否换着第二个勋章？

原载《热血日报》第17期

署名：热

注 释

① 华队，指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1907年成立，由华人组成。是租界当局的御用工具。

② 指1900年5月至7月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北京期间。

一手给钱一手开枪之张少帅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昨天报载闸北市民代表到张学良^①处去请愿，请他派兵保护租界居民。张学良答言高妙，非常好听，说什么欲捐一款项，散放罢工工人。那里知道报纸别端，又有这位张少帅与租界警务处长强生的谈话，说是“倘租界虑及华人之暴动，本军长带来之兵，程度颇高，可以与租界合作，力维治安之责”。照他这谈话，可以晓得他的意思：不妨一手给钱，一手开枪！

原载《热血日报》第17期

署名：血

注 释

① 张学良(1901年生)，辽宁海城人。张作霖之长子。当时任京榆司令、奉军第三军团长。1925年6月13日与邢士廉率二千军队进驻上海，使上海成为奉军的势力范围。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统率东北军，随后宣布“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1936年12月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司令时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

大老班们好财运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总商会①几位大老班,手段真真巧妙;人家罢工、罢市、罢课,他们却在做好生意?前天内外棉纱厂工人所扣留卖给日本人(三菱公司②)的八大船豆饼及五百包面粉;卖主是大有裕③,内中有位老班是方椒伯④。昨天报关行中人来说虞洽卿⑤老班的三北公司⑥轮船大装海带、东洋糖一类的日本货往长江一带去了。而装卖一批货色的,又是王一亭⑦老班。他们一方面趁着大家饿了肚子罢业,做好生意,一方面又是□了交涉做好卖买。

不料南京路上的烈士血,却是他们的喜信!

原载《热血日报》第17期

署名:沸

注 释

①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

② 三菱公司,指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在上海、天津等地的支店,为三菱财阀有关企业的代理商。

③ 大有裕,1922年由方椒伯创办的榨油厂。

④ 方椒伯,当时为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大有裕榨油厂董事长。

- ⑤ 虞洽卿,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④。
- ⑥ 三北公司,即三北轮埠公司,1914 年虞洽卿创办。
- ⑦ 王一亭(1867—1938),江西吉安人。1907 年起任日人轮船业买办二十多年,当时为上海总商会特别会董。

死活只有两条路*

——全国对外大罢业还是做奴隶？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海五卅屠杀案^①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中国平民向列强帝国主义者要求自由和解放。再切近些说，这次惨杀，就是因为日本厂主和租界当局不承认工会，违背和工会所订契约，有意摧残中国人的结社自由。请看会审公堂^②自己叙的事实：

“本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内外棉纱厂决定第七厂当夜之工停止工作。据称事前曾贴通告于该厂门前，并派人立于厂前知照各工人。该厂夜工工人未知夜工停止工作，于午后五点钟后，陆续赴厂工作，迨抵厂后因遭拒绝入厂，始悉夜工停止工作，遂要求厂员比照该厂日工办法，给予半数工资，厂员拒绝，致起冲突。结果工人顾正红为枪击身死，其余工人徐阿炳、胡佩亮等数人，有为枪击伤者，有为木棍等击伤者，伤势轻重不等。厂中职员日人清水亦到案声称，为工人用木棍毆伤，厂中机器、桌椅、电灯、门窗等，亦多损毁。此即本年五月十五日本案发生原因，亦即本公堂认定之事实。”

帝国主义势力下的法庭，自己已经招供出来：日本资本家既已允许工会于停工后给第七厂工人以一半工资，而于夜班工人又故意不给，蓄意挑衅，反枪击顾正红^③等。这等事实，既

* 这篇署名“维一”的文章，瞿秋白本人圈定收入自编论文集。

已承认，即使照他们所谓法律讲，也应当判定日人杀伤的罪名。可是，因为日人享有领事裁判权^④，公堂置之不问，却要片面的判决徐阿炳等的罪；公堂判词上说：

“本案前次开审时，被告胡佩亮当堂声请，无故为日人枪伤右臂，不能工作，拟要求赔偿损失，此实未明了本公堂管辖范围。厂中日人施用手枪及木铁棍等，是否系行使紧急防卫权，出于正当防卫，抑或踰越范围，防卫过当，及应否赔偿损失，因中日条约关系，本公堂无权受理。”

打死人的可以逍遥法外，被打还要治罪！死了人，伤了人，不算什么；打破几扇窗几盏灯，却是触犯刑律！

六国委员会^⑤对于南京路屠杀案的态度就是这样。英、日公使对于汉口、九江等案的态度亦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得一结论：

“一、中国人在中国境内，不得自由结社集会，反抗外人的强暴压迫；二、外国人对于中国市民、工人，可以随便屠杀，不受制裁；三、中国人触犯了外国人，甚至碰伤外人的丝毫物品，却须严重惩办。”

这样情形，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的奴隶牛马是什么！上海交涉破裂，六国委员悍然拒绝讨论，想以列强联合的暴力来压迫我们，要使我们终生终世做恭顺的奴隶。我们没有活路的了！我们只有一律坚持到底；假使我们还有不甘做人奴隶的志气，我们还能替这些帝国主义者做工，当西崽，当翻译，当职员吗？

现在对于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全国工人、职员、仆役等对于这种压迫我们的外国人的企业、工厂、机关、公署、洋

行、公司、家庭等，一致的罢业；全国商人对于他们实行绝对的经济绝交，不和他们贸易，不进他们的货，不卖给他们原料、食物、用品，不和他们通汇兑，不用他们的钞票……并且应该筹募巨大的款项，规定详尽的办法，以维持全国罢业者的生活，经常的持久的抵制！中国人中，谁敢破坏这种计划，大家便应认他是卖国贼，以极严厉的手段对付。

只有这样，我们团结一致，坚持的奋斗，才能使帝国主义者屈服，才能脱离奴隶的地位，才能不再受人屠杀宰割！

除此以外，便只有一条死路，做奴隶，做牛马。譬如上海总商会^⑥，自己修改条件，示弱让步，以致交涉失败、决裂，决裂之后，立刻便只去商量怎样开市，怎样收束，绝无条件绝无办法的开市。他们竟想撇开全国大多数民众，独自开市，不再援助罢工，投降外人，甘心做奴隶。假使因此交涉最终失败，我们中国人从此只能甘心做奴隶，任人屠杀！

全国的同胞呵！我们究竟愿意走那一条路？

原载《热血日报》第 18 期

署名：维一

注 释

- ① 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 185 页注①。
- ②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 ③ 顾正红，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⑨。
- ④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⑧。
- ⑤ 六国委员会，见本卷第 272 页注②。
- ⑥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谁是敌，谁是友？*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英国外交部长说：对于中国的政策“即会同有关系各国，应保护在华英人之生命财产，并使中政府负英人或英人产业所遭之各种损失之责，不能示弱犹豫或疑问”。

日本外长声明：“日本决不背弃英国，为不德义之行为，决始终与列国协调进行，美国亦断不致采单独行动。”

美国驻日大使巴古罗夫氏说：“美国对华问题，亦决与列国采协调态度。”

六国委员^① 公认上海工部局^② 开枪不能算行凶，却是正当防卫。

列强帝国主义联合压迫我们的形势，已经明显到极点了。可是，还有许多人相信，美法政府会表同情的；日本想先解决纱厂问题，主持正义的。殊不知，美国驻沪领事亲自对学生代表说，你们叫英国水兵不要打击中国人，可是美国水兵为保护美人生命财产起见，是不能不尽这天职的。日本政府方面，原只是做一种宣传，假意说愿意单独解决，后来受资本家的唆使，始终宣布一致压迫的方针了。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有些人说：我们不好多树敌。其实我们放过人家，人家却不放过我们。我们反对这些强横残暴的帝国主义者，当然不是独力可以战胜。我们应当去寻帮手，而且这些帮手非常之多。可是我们决不能希望那些帝国主义者来做我们帮手。那些美国、法国，……资本家，无论如何，不但不能援助我们，而且一定一致以全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制度。试想，这次运动之中，中国人对于法国，并没有特别提出要求；可是法国资本家的报纸，还说“中国人反对西方文明，趋于野蛮之扰乱与暴动”。然则我们的帮手应当从什么地方去找呢？——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

上海、汉口、青岛、安东等处屠杀案发生之后，我们已经知道：

日本工人的示威集会，援助我们；

萧伯纳^③等组织之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发宣言援助我们；

亚摩斯德丹国际工人协会^④电祝中国工人奋斗胜利；

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及共产国际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工人起来援助；

法国劳动同盟捐助五万法郎；

捷克工会也捐助二千美金；

印度革命党劝告印人勿助英人虐杀。

这次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已经成了世界问题；全世界的平民群众大多数都表同情于我们，援助我们。我们

应当在这一方面来找帮助，才能脱离我们的奴隶地位。

本来列强的帝国主义政府，原只代表各国内的大资本家。他们国内的民众，和我们同样受这种少数特权阶级的压迫，当然能够积极起来援助我们。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同是我们一国的人，譬如萧耀南^⑤——杀戮逮捕爱国运动者，封闭学生会；奉天当局——禁止爱国学生的集会、通信、阅报，甚至于戒严，以禁止民众的爱国运动；吉林当局（郑政厅长）对筹备六月十三日市民大会的各团体代表说：“（一）沪上惨案乃对英交涉与日本不相涉（顾正红^⑥是该杀，工会是该摧残的）；（二）自此以后，各校学生，不得再出讲演（只准‘爱国’一次）”；……还有媚外的官僚，受贿的“有力人物”，牺牲民众减低要求只图私利的份子，种种破坏经济绝交运动的奸商，……这些“同胞”——军阀、奸商，却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我们决不可因为各国的联合压迫，军阀、官僚、奸商的破坏，便气馁。现在上海交涉既然破裂，而日屠杀事件又发生于各地，我们大家都要一致认清这问题的全国性质，进而做国际上的大运动。

最后的胜利，一定在我们被压迫的民族和平民！我们应当，一面照工商学联合会^⑦的提议，即日实行全国的经济绝交和工作绝交，作持久的奋斗；一面召集全国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对外提出的要求。现在因为六国政府代表，都一致认屠杀为必要之政策；五卅交涉已经变成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应

当再以上海一方面的最低要求自限；尤其不应当以汉口、上海等案分别的地方解决。各地各界所提出的要求及条件，都只能认为一种建议，还须经过全国大会的议决，方能决定，务必要采纳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根本上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问题。单靠政府的交涉是不行的。同时，我们这种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的呼声，必定能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赞助，我们尽力做国际的宣传和联络，取得实力的援助。

总之，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

原载《热血日报》第 19 期

注 释

① 六国委员，见本卷第 272 页注②。

② 工部局，见本卷第 11 页注②。

③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爱尔兰著名作家。生于都柏林，1876 年移居英国。写有数十部剧本、小说及其他著作。其中《华伦夫人的职业》、《魔鬼的门徒》、《巴巴拉少校》等名剧，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与罪恶。1884 年参加费边社，并起草费边社宣言，主张用改良、渗透、渐进的方法改造英国，使之进入“社会主义”。1925 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④ 亚摩斯德丹国际工人协会，今译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也称国际工会联合会。见本卷第 154 页注③。

⑤ 萧耀南，见本卷第 120 页注④。

⑥ 顾正红，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⑨。

⑦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全国罢工潮与上海开市*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香港及广州的沙面,已经实现总同盟罢工^①,其中尤其是海员对于英国轮船公司的罢工,足以致他们的死命。水口山矿工也已经罢工^②,并且提出收回英国工厂的口号。

上海交涉破裂以后,工商学联合会^③提出了全国的国民绝交办法,其中所谓“工作绝交”(罢工),比经济绝交尤其重要。这种办法现在已经开始实行到全国去了。我们应当希望这个罢工运动,立刻波及全国一切外国人的企业和机关,至少要普及于一切英、日人的企业和机关。

可是,水口山的罢工工人又被警察枪杀十几个,逮捕三十余人。将来罢工潮扩大出去,这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水口山的矿和工厂,虽然是英国人的,警察却是中国政府的。中国人的警察尚且帮助外国人摧残,其余地方,如天津等处,有外国人的武力,当然更难避免。

固然中国的工人,这次为着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毅然决然不怕牺牲一切的起来奋斗,决不会因此而退缩。但是国民绝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交的斗争，必须要全国各界一致的进行；必须全中国的国民与工人一致的奋斗。如今萧耀南^④、赵恒惕^⑤、奉天、吉林当局等的“中国人”，反而帮着外人以武力摧残这种运动。所谓中国“国民”，已经去了一部分，已经破裂我们这个运动。我们若不严格惩罚这些媚外的中国人，这次运动必然要失败。

不但如此，在这全国罢工起来的怒潮里，只屡屡听见上海总商会^⑥决定开市的消息。上海总商会在交涉破裂以前，擅自修改条件，撇开工人的要求。如今交涉破裂以后，又只听见他们商量开市，绝无怎样参加继续的民众斗争的正式表示。看工商学联合会的正式宣言，可以知道上海的工人早已决定坚持罢工，并且扩大范围。然而总商会至今还是沉默，只看见关于商量开市，端节收帐的来往函件，几个人的意见。并且连日各报上都发现许多奸商破坏经济绝交的行为，尤其是大商店秘密运进仇货。

这样说来，总商会始终背叛民众和国家的利益了？国民之中，又要去这一部分的“同胞”，又给帝国主义者增加一种工具。总之，结果，岂不是让工人单独奋斗！照总商会这种历来的行径看，他虽然在商量开市的时候，讨论经济绝交及维持工人生活等问题，我们实在不能信任他以后能真正的执行。

全国国民绝交的运动，方才开始有普遍的发展，上海总商会却要开市，而绝无表示。这是国民绝交运动要流产的预兆！上海开市的问题，决不是“罢市只损失自己，尽可早日开市”的简单问题。第一，上海是五卅事件^⑦的发动地方，骤然开市而没有明确的表示，足以引起全国的恐慌，以为上海人完全软化

了，各地的运动都要受到恶影响。第二，上海开市，若没有确定的维持斗争的办法，上海及各地的罢工工人即使能坚持不受影响，亦有实力上不能维持，而运动全部崩败的危险。第三，上海总商会曾经一度牺牲民众的利益而求妥协，若无正式的誓言，以后服从大多数民众的要求，坚决的执行经济绝交，担负维持罢工的费用，那么，全国运动仍旧要受他们的破坏而不能有一致的团结。

那么，至少要有极明确正式的宣言：（一）说明忍痛开市的理由，在于自己想包办妥协，以致外人乘此弱点，突转强硬而交涉破裂，弄得没有持久的国民绝交不能解决五卅案；如今自己承认这一错处，说明——虽然因为罢市不是持久的斗争办法而开市；然而已经根本觉悟，以后一切都与一般民众合作，并且愿意进一步而赞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放中国的运动。（二）宣誓切实执行经济绝交，请工、学各界参加检查抵制仇货的机关。（三）宣誓切实援助罢工工人，详细宣布挨户摊捐办法，尤其要将这些款项交出，归工学商各界共同组织的机关保管。

假使上海总商会没有这种宣言和办法公开的宣布而且实行出来，而竟先行宣告开市——或者只有模模糊糊的“忍痛”开市的宣言，而没有切实的办法——那么，因此而影响到全国的罢工运动，以至于此次运动完全失败，这个责任，完全要总商会负的。

全中国的同胞，全国的工人，注意上海总商会的态度！

总之，我们要战胜敌人，便应当巩固我们的内部；谁压迫

我们民众的爱国运动，我们便要打倒他——因为这种“同胞”，其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谁破坏我们民众的国民绝交运动，牺牲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我们也铲除他——因为他已经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原载《热血日报》第20期

注 释

① 总同盟罢工，即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由香港工人发动，广州沙面租界及英、美、日商洋行工人响应，这是一场为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坚持到1926年10月结束，历时16个月。

② 1925年6月17日，湖南常宁水口山铅矿工人停工示威，声援上海五卅运动，赵恒惕传令镇压。

③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④ 肖耀南，见本卷第120页注④。

⑤ 赵恒惕，见本卷第230页注②。

⑥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⑦ 五卅事件，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北京政府之修正不平等条约*

——日本外相之政策可以对照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北京的外交部居然拟议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而且说，中国参战时亦希望取消不平等待遇，可是巴黎和会，结果一无所得^①，华府会议决定^②，迄今没有实行，所以要重行修改条约。同时我们听见日本外相发表意见说：“将来之方针，则决不主张军队支配或国际共管中国，而主张废止中国学生所唱之不平等条约，依华府会议决定撤除之治外法权，及关税会议^③之实现。”（上海《每日新闻》^④）

或者有人要说，我们民众运动的势力可以算已经大发展了——连军阀的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日本，都不能不赞成修正不平等条约了。且慢……我们应当看清楚，中国外交部的政策是修正不平等条约，可是方法却只是照会各公使转达各国。我们以为不平等条约根本应当废除，决不是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目的。照会去照复来，一请一驳，过半月一月，这件事早就可以忘怀，“反正骗过民众的热情罢了”。如果北京政府真能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代表国家及民众利益，应当拿出段祺瑞初上台时自称“革命手段”的精神来，宣告一切不平等条约废止，请各国分别来和中国重订条约。这才使各国不能不露出本相，不能以空言赞成废止不平等条约来哄骗中国人了。

诚然不错，日本外相，还比中国外交部彻底，竟说废止不平等条约，……“决不主张以军队支配中国”。可是我们注意，千万注意这是“将来之方针”。现在呢？打杀中国工人、学生，海军陆战队上岸；自己放火烧台湾银行，图赖中国；无赖冒充华人，故意嫁祸中国；收买流氓，使他们携带手枪，威吓殴打罢工工人……除此以外，日本外相在声言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同时便说：“在列国协调之下而讲自主的对策，固无异议；然若越出范围而孤军独进，则此自主的对策即成绝对的禁物。”原来如此！对于五卅沪、汉各案，主张与美国等列强一致对付中国——这是实利。对于不平等条约，说声将来之方针在于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这是口惠。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真是巧妙万分！

我们中国的政府呢？除了将民间一两年来废约运动的口号，反对华府会议的议论“修正”一下，拟了一个照会之外，也是同样的主张另案解决沪、汉惨剧；并且主张仍旧以上海总商会^⑤的条件提出去，不但撇开代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之大多数市民的意见——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而且完全不管全国各地民众的要求。——这是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

原载《热血日报》第21期

注 释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参战各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曾在会上提出关于废弃帝国主义在华各项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为会议所拒绝。

② 华府会议决定，指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自主、撤废领事裁判权、各国在华驻军、各国租借地、各国在华电台和邮电等问题的决议以及《九国公约》，这些决定都没有得到实行。

③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④ 上海《每日新闻》，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日文报纸。1918年11月创刊，初名《上海经济日报》。1924年改名《每日新闻》。

⑤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全国大示威的意义*

——应再有实际上的统一行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六月二十五日，是全国各地一致大示威的日期。五卅以来，外人屠杀中国人民，还要强横相逼，破裂交涉，显然是当我们是殖民地或属国。我们大家应当深切的觉悟，这次事件，第一不是法律问题，第二不是地方问题，而是国际上的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以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堂^①等条件，草草率率的解决“上海”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把汉口、安东等问题单独解决。因为外人既然以殖民地看待全中国，以奴隶牛马对待一切中国人，我们当然应当全国一致的起来反抗。

今天我们全国一致的罢市、罢工，便是这种意义的表示。

但是，今天一天的罢市、罢工的表示，今天一天的全国一致行动是不够的。我们既然认定根本解放中国是目的，我们当然要准备长期的斗争。那么，第一，我们应当有全国统一的民众组织；第二，既然要全国统一组织，当然各地工商学各界先要有统一的行动机关。否则一部分人故意标新立异，暗中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只顾自己的私利，全国的民族运动怎能不失败！可是，五卅惨案②之后，上海学生联合会③，全国学生联合会④，各马路商界联合会⑤，及上海总工会⑥，为着行动一致起见，特别请总商会⑦来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⑧；然而总商会竟拒绝了，声言要留余地，做调人。这是上海总商会第一次破坏国民的一致，破坏国民的统一组织。

我们从今天起，希望全国人，都不要象上海总商会一样，应当大家一致的起来组织统一的机关——各地的工、学、商、农等各界，赶紧组织联合组织，方能切实进行经济绝交和工作绝交，严重的监督一切汉奸。再进一步，我们应当赶紧召集各地有实力的群众团体，尤其应当注意能代表时罢工、罢课、罢市的民众的团体，如各地商会、总工会、商联会、学生会、农民协会等，开一全国代表会议，举出全国的执行机关——进行全国的运动，并且监督政府的外交。

再则，我们既然认定这次事件是全国问题，应当根本来争我们中国民族的解放。那么，我们便应当有全国一致的要求。我们应当抛弃各地及上海单独提出的条件，应当总汇各地各界民众的要求，决定一个统一的要求条件。这样方能表见我们全国一致的意义，一致的向外国提出。假使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势，抹杀民众利益，根据小部分人的意思提出要求，那么，外国人更可利用这种破裂，向我们进攻。可是事实上，上海总商会，在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⑨最低条件之后，擅自撇开这上海民众的要求，自己提出极让步极妥协的条件，这是上海总商会第二次破坏国民的一致，破坏国民的统一主张。

我们从今天起，应当希望全国人，不要象上海总商会一样，尤其希望上海总商会自己悔悟。我们现在应当有全国一致的要求，应当有根本上的要求，譬如北京、广州……各处，以及交涉破裂后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大多数民众，都主张根本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我们应当一致的团结起来，拥护这一主张。

总之，我们在今天全国大示威，表示全国一致对外的日期，应当特别注意此后运动的永久一致，应当有：（一）统一的组织；（二）统一的主张；（三）然后我们能事实上统一的行动。

假使我们能有真正的统一行动，假使真正大家齐心一致实行国民绝交，一致督促政府，我们的运动，决不会失败的！同时，也可见假使有一部分人，不论是政府，是军阀，是富商，不顾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希图自利，以致于破坏国民的一致，而致失败，这部分人便是卖国害民的蠹贼，国民应当一致声讨的！

原载《热血日报》第22期

注 释

- ①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 ② 五卅惨杀，见本卷第 185 页注①。
- ③ 上海学生联合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③。
- ④ 全国学生联合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②。
- ⑤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④。
- ⑥ 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⑤。

- ⑦ 总商会,即上海总商会。
- ⑧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 ⑨ 十七条,见本卷第 233 页注④。

英帝国主义之阴谋*

——广州事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全国民众运动，因五卅惨案而勃兴起来：大家知道上海南京路上英国巡捕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种奴隶制度，非起来反抗不可了。

可是，国民还应当知道一件事：反抗奴隶制度的运动，在南方的广东，近几年来早已发现，而且屡次得到胜利。譬如大前年海员的大罢工^①，英国公司是屈服了；去年广州沙面华员的大罢工^②，广州人民也胜利了。这因为什么？一则是广州民众有工会等团体的组织，力量集中，再则是广州政府之下人民有充分的集会结社自由，又能代表中国人民力争。因此，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非常之毒恨广州政府。他们屡屡帮助陈炯明，想推翻这政府。

最近他们又供给不少军械金钱给杨希闵^③等，残杀广州人民非常之多，不过是间接屠杀罢了。这种间接的英国人屠杀中国人已经很久了。可是广州政府这一次始终战胜了。久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压在杨希闵(英人)暴力之下的民众,也能起来援助上海、汉口的同胞了。不料英国兵趁着民众示威游行时,以机关枪轰击,路透电并且宣传说中国人先放枪,显见他们想无端轰杀我们几百人之后,还要借口干涉,以武力攻打广州。

英国人阴谋扑灭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不止一次了。这次他更想从广州入手,扑灭全国的民众运动!

国民呵!预备着!为拥护全国民众运动及广州政府而奋斗!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决心,始终要战胜帝国主义的!

原载《热血日报》第23期

注 释

① 海员的大罢工,指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①。

② 广州沙面华员的大罢工,指1924年7月广州沙面罢工。见本卷第7页注④。

③ 杨希闵,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5月,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策动下,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被国民革命军迅速平定。

五卅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各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屠杀，残暴已经至于极点。我们中国人，不能不彻底觉悟。试看全国五卅以来的运动里，大多数的民众差不多一致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足见五月三十日上海的惨杀^①，六月二十二日汉口的惨杀^②及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的惨杀^③，决不是什么法律问题。外国军警在中国境内任意轰击市民，侵犯中国人民的自由，这是怎样重大的一个国际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平时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次受了如此之大的刺激，奋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当然的，这决不是什么赤化过激。

假如这便是赤化过激，那么，全国四万万人都应当变成过激派！如今连北京政府都已经不能不提修正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了。我们民众应当急起直追，督促政府——要求宣言废除这些条约，与各国重订平等条约。我们应当知道，段政府的所谓“修正”，很会变成一种永久的悬案。譬如昨天的《大陆

* 本文是作者为《热血日报》写的社论。

报》④，已经说，关于不平等条约，将由华会⑤各关系国商量办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假使政府尽谈修正不平等条约，狡猾的列强，必定弄出什么关税会议⑥等类似华会的骗人把戏，永久把这些问题延搁下去。所以我们民众一定要督促政府，立时宣言废除这些条约，分别与各国开谈判、订新约；那时，一方面既可以立刻达到撤退外国海陆军、保障中国人民自由等要求，解决五卅以来的沪案、汉案、粤案等；别方面又可以立刻暴露列强的真实态度，使他们不能宣言赞成废约而不实行。

假使象现在政府的办法，一方面照会各国，提出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别方面以沪案单独办理，仍旧只是提出总商会所拟的十三条⑦——这种办法的结果，一定是修正不平等条约问题永久悬搁，而沪、汉、粤的惨杀案敷衍了事。这样便是欺骗人民，仿佛“不平等条约，已在讨论修改了，五卅屠杀案暂时先了，也不成问题”。这等于传教士对人说：“上帝是爱苦人的，苦人活的时候虽然苦，死了却能升入天堂！”所以我们说，假使要以不平等条约问题与五卅案并提，作一步的解决，那就不能不直截痛快的废除！

或者以为一步的解决不可能，要在解决惨杀案以外，另谋解决，那么，至少应当一方面提出废除条约的具体方案；别方面，先解决五卅以来各地的惨杀案时，仍旧应当提出彻底的切实解决本案的条件。

如今北京政府的办法，一方面照会修改不平等条约，别方面却只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交涉沪案。总商会的十三条，丝毫没有动摇不平等条约。英、日驻华海陆军也不要求撤退；领

事裁判权^⑧也不要取消。足见段政府^⑨连五卅本案交涉上，都不肯提“修改”一部分的不平等条约；那能使人相信他有废除的诚意和决心？

单就上海一案而论，总商会^⑩的十三条，已经受上海市民的攻击，代表上海罢市、罢课、罢工民众的工商学联合会^⑪，早已声明未表同意。然而段政府竟明目张胆的撇开上海大多数市民的切实要求，而想以一纸照会来搪塞。即此已足使我们不能信任段政府能真正根据大多数的民意。况且，就事论事，如今上海商界已经开市，而上海的以及各地的工人却还在继续罢工之中。反抗外国侵略最有力的不能不说是工人。总商会的开市宣言亦承认援助罢工工人，并以此为“长期折冲”之计划，而他们的十三条中，却并没有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的一条（胡适之^⑫昨天在《时事新报》^⑬上发表的文章也是同样的态度），这是很可怪的，很矛盾的。这样的条件，即使外人完全答应，难道能解决这一问题？上海工人因为要求承认工会而被杀，学生因为援助工人而被杀，如今交涉的条件连承认工会这一要求都没有，还要侈言修改不平等条约做甚！

全国之民呵！我们应当急起要求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至少同时要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⑭要求的意义，解决各地的屠杀案。

原载《热血日报》第24期

注 释

① 五月三十日上海的惨杀即五卅惨案。见本卷185第页注①。

② 6月22日汉口的惨杀，应为1925年6月11日的汉口惨案。

③ 6月23日广州的惨杀，即沙基惨案。是日，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及罢课学生等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时，英帝国主义者命令水兵，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杀死52人，重伤170余人。

④ 《大陆报》，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⑤ 华会，即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213页注①。

⑥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⑦ 十三条，见本卷第234页注⑧。

⑧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⑧。

⑨ 段政府，即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

⑩ 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⑪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⑫ 胡适之，即胡适，见本卷第128页注①。

⑬ 《时事新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⑨。

⑭ 十七条要求，见本卷第233页注④。

五卅屠杀后之奉系军阀

(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五卅屠杀案^①的发生，原因在于帝国主义者要摧残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今年二三月间上海及青岛的纱厂工人，因反抗日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奋起斗争，这已经是最近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始。而张宗昌^②及温树德^③对于青岛工人的残杀，亦就是这次全国大屠杀的开始。现今全国各地，一直到穷乡僻壤，无论那一界的人，都已经奋起反抗，抵制英日货，募款援助罢工工人，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运动风起云涌。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民众斗争，实际上是上海、青岛的纱厂工人所引导起来的。同时，帝国主义者对付这种运动竟敢施行残忍惨酷的屠杀政策：上海南京路五卅屠杀之后，继之以汉口、安东，以至于广州，目的都在于用这种反动的“恐怖主义”镇压民众的反抗，现时更进一步而封锁广州港口，断绝米粮的运输，停止上海中国工厂的电力和中国海轮的自来水供给。这种帝国主义的横暴压迫政策，实际上也是从青岛军阀残杀中国工人而起的。所以我们应当知道，从今年二三月间直到如今，中国民众运动的发展是有一线的途径的；帝国主义压迫政策的日趋横暴，也是有一线的途径

的。不过在最初一期竭力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只是上海、青岛的纱厂工人，而现在的发展，已经使全国各阶级都来参加，觉悟到外国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根本侵犯我们全国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再则在最初一期，施行屠杀的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奉系军阀④，而后来竟形成各国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形势，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直接与中国民众交锋接战。

此中最应注意的一点，便是当日本帝国主义要压迫中国工人时，他们一开始便知道可以不必自己动手，而使他们的工具奉系军阀做刽子手。这是帝国主义者比我们中国民众聪明的地方！五卅惨杀之后，全国各界一致对外的呼声甚嚣尘上，甚至于有学生界和北京的大学教授请兵入租界的，也有请军阀赶快对英宣战的。当然！假使中国真有自己的军队，自己民众的武力，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竟会受外国资本家的摧残，侵犯我们结社言论的自由，我们自然要和他们宣战。可惜我们竟不知道这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应当知道了！尤其在五卅之后。五卅之前奉系军阀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在青岛努力“尽忠”，残杀了不少中国工人，便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据。五卅之后，奉系军阀更进一步而受英国帝国主义之委托。原来奉系军阀，最近逐渐发展他的势力范围，沿着津浦路线而南侵，既然占了山东，又想占据安徽和江苏。安徽的问题，在五卅以前，早已是段张⑤之间的一个大争执。当时张作霖自己到了天津，急急要想入京和段算账。段祺瑞正是因为这一点而表示容纳民意，趁着五卅事件

发生，把外交问题压住了奉张。可是奉张却也进一步谋占江苏。他知道要占领长江方面的地盘，不得不和英帝国主义协商；因为英帝国主义是长江方面的主人翁。他趁着五卅事件，也就得了个献媚英人的机会。可怜的北京的大学教授竟大唱其请兵保护的论调。于是奉张更得了个“爱国”的好名声而行其侵占地盘的阴谋。张学良^⑥的、邢士廉^⑦的军队便调到上海来了。最近奉系军阀的种种行动，显然暴露他勾结英日两国帝国主义的真相。奉张方面需要英国人的帮助而想侵占地盘；英国方面，现时也正需要奉张军阀做压迫民众运动的工具——也很愿意和日本合用这些奴才。

五卅运动发生之后，张学良捐了两千元钱给上海学生，张作霖打了几个不痛不痒的电报，这是侵占上海的买路钱。张学良一到上海便威吓学生会，说要解散；便秘密去接见英国领事，有所协商，不多几天——上海华界便宣布戒严。这究竟是来保护中国人民，还是来奉行英日命令镇压民众运动呢？在山东，五卅以前张宗昌已经残杀不少工人，五卅以后禁止提起青岛问题，干涉市民运动；在天津李景林^⑧竭力摧残爱国运动，也算派兵入租界，最近更无故逮捕学生市民多人，诬指为过激；在吉林，禁止游行集会，公然不准抵制日货；在奉天，甚至于禁止学生阅报，每一学校派军警防守。这些事实是不是告诉我们：奉系军阀竭力媚侍英日摧残民众呢？奉系军阀的武力是不是只能帮助帝国主义者杀人民，决不能帮助人民争什么国呢？想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明显也没有的了！现今大家似乎还知道萧耀南和直系军阀残杀中国人民而媚外，却放

过了这些重要的卖国罪魁。

总之，这次全国的大屠杀，可以说是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④共同向民众进攻的“大事业”。我们应当知道：现时中国的民众大家都奋起反抗，要团结联合起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大联盟，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小商人以至农民，这些中国被压迫的民众是中国国家及民族利益的代表，应当准备自己的武力，才能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我们人民要认清：除出英、日以及其他列强自己的武力之外，还有中国的军阀做他们的刽子手。在这次五卅以后各地事件的交涉里，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里，我们的敌人不但是英日帝国主义，而且还有奉系的军阀。我们如果不能打倒中国国内自己的反动势力，我们如果没有实行爱国运动，自己团结、组织的自由，我们决不能战胜帝国主义，决不能达到解放的目的。

原载1925年7月2日《向导》第120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② 张宗昌，见本卷第251页注③。

③ 温树德，见本卷第191页注②。

④ 奉系军阀是以奉天（今辽宁）和东北为基地发展起来的军阀势力，以张作霖为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将其势力伸张到热河、直隶（今河北）、山东等省区，并一度控制江苏、安徽。1928年退往关外。同年底宣布“易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⑤ 段、张，即段祺瑞、张作霖。见本卷第128、144页注③、⑦。

⑥ 张学良，见本卷第274页注①。

⑦ 邢士廉，辽宁沈阳人。奉系军阀将领。当时任东北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25年6月13日，随张学良率奉军进驻上海，任上海戒严司令。

⑧ 李景林(1885—1932)，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进驻天津，当时任直隶军务督办，残酷镇压天津等地的工人运动。

⑨ 奉直军阀，指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五卅屠杀^①后,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勃兴起来,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实行同盟罢工,各地的学生、商人积极的抵制英日货,各阶级的斗争一天一天的革命化起来。最初的运动里,我们看见上海、青岛的工人争工会的自由,争工资的增加,上海的商人反对码头捐^②、印刷附律^③等,还纯然是经济要求和地方问题;甚至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④提出的十七条要求^⑤,也偏重于上海的会审公堂及工部局华董的问题^⑥,还没有完全离去地方的性质。可是全国各地屠杀案重叠而起,各地民众运动日益发展,对外的要求便自然变成全国的性质和政治的性质——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换句话说,便是要根本推翻列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统治地位;具体的说来,便是要求收回一切租界,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协定关税^⑦的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⑧,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废止外人在华得自由设立工厂等等的特权。

这一中国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自然使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实际上成立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五卅以前,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往往还有人说是赤化过激。其实,这一要求是

代表全国各阶级权利的要求，是代表全民族的要求。废止协定关税，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租界等，难道不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应有的权利？何以五卅以前一般社会提都不敢提，只有少数革命分子努力的宣传，还要被人指为过激？五卅以后情势便大不同了。不但工人阶级一致的提出这一要求，不但全国的学生群众努力的宣传和鼓吹，甚至于段政府^⑨都不能不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的通牒，上海总商会^⑩等类的团体，以及一般商人都赞助这一口号，而且参加运动。这是甚么缘故？因为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时期——实行国民革命的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为着抵御帝国主义的压迫，首先开始斗争，他们不但要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而且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除锁链而外，真是一无所有，他们不像资产阶级有患得患失的懦弱心理；而且他们知道中国民族处于列强统治之下的时候，工人阶级决不能独得着解放，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如果中国还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即使工人偶然得着外国资本家极小的让步，也仍旧是靠不住的。因此，上海、青岛日商纱厂里的工人，因为受压迫虐待到了极点而罢工反抗，这种局部的阶级的斗争，马上便使工人进一步而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而且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使帝国主义者暴露他们极残酷的剥削制度；随后五卅以来青、沪、汉、粤、渝、宁等处的屠杀——帝国主义所用以镇压“暴动的奴隶”的政策，尤其将平素大家所不大注意的列强统治中国的实状彻底的显露出来，于是全国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以反抗这种

屠杀的事实实现出来，而推翻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从此便成了人人所彻底了解的口号。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罢工人数达四五十万，组织上非常团结，实际上与帝国主义者以很大的打击——表示中国民族的真实力量。汉口、青岛、南京等处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都是工人做先锋队。因有工人群众的奋起，做实际的斗争，全国国民都觉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有组织的平民是有这样的力量的；于是上海便首先成立工商学联合会，学生、商人也都能来参加，并且成立联合的组织和实际行动的机关。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组织成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所以五卅以后反帝国主义运动确已进了革命行动的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已经不仅是宣传上的口号，而成了群众斗争的实际目标了。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因为工人阶级最被压迫，因为帝国主义者实行露骨的残暴政策，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知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因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能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中国的要求，能以实力表示为全民族而牺牲的精神，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感到自身的力量，抛弃以前甘于奴隶的懦弱心理，而起来联合工人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如今全国各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得以实现，实在完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勇猛斗争。反过来说，譬如五卅以前，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能集中，还没有表现，一般资产阶级连收回会审公堂等要求都不敢提出，何况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日日对外人罚咒“外崇国信”以求媚，还敢说修

改条约！可见这次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工人阶级所引导的，全国人民敢于奋起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奋斗，敢于提出要求条件也是全靠工人阶级做后盾。

五卅以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一日千里的扩大起来，各阶级实际上共同斗争的联合战线也渐渐的巩固起来。帝国主义者剥削侵略了中国八九十年，向来没有遇见这样有力的反抗，现在自然异常的恐惧，千方百计的要求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夺回中国民众所已得的胜利。中国民众最近两月来斗争所得胜利是什么？就是各地，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已经事实上组织起来；上海总工会^①及广州的罢工委员会^②已经成了群众的斗争的机关；各地的雪耻会、后援会、工商学联合会等民众的组织也逐渐集中革命的民族运动的力量。而且全国各界的联合战线，一致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向来所没有的。所以帝国主义的政策，便是要摧残这些民众组织，破坏这一联合战线。第一、他们赶紧声言要召集关税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在拿这点小利引诱政府和军阀，使政府软化而帮助他们来压迫民众；帝国主义者（所谓十一国商会）在上海竟公然与总商会秘密谈判，口头答应交回会审公堂，工部局里准设华董等等，他们想借此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商人等退出国民运动的战线，置工人阶级的利益于不顾。第二、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和他们所发的华文传单《诚言》，拚命的宣传，颠倒是非，诬蔑工人学生，造作许多吞款、暴乱等的谣言；雇用流氓打手，对于工会及工人领袖横加摧残，任意杀害。第三、帝国主义者更指使中国的军阀压迫工人，摧残国民运动。总之，他们的种种

政策和手段，无非是要使工人阶级孤立无援，破坏了联合战线和工人的团体，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便自然解体，不足怕了。

对于中国人呢，却正要巩固我们的联合战线，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工人及民众的团体才能有继续斗争的力量。而且应当更进一步，格外扩大联合战线，统一全国民众的力量，更加巩固工人及民众的组织。联合战线之中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两个月来上海、香港工人的罢工力争民族的权利便是明证。然而资产阶级是否能同样的忠实呢？上海工部局停止供给中国工厂的电力，这是中国实业完全不能发展，中国完全没有主权，使电气厂等主要的市政实业都落在外人手里的结果，正是中国实业家所应当反抗的。可是中国这些实业家却只图小利，甘心屈服，反而来强逼工人去上工，反而帮着帝国主义者来破坏工会。罢工工人连身家性命都牺牲在民族斗争里，而这些资产阶级连停闭几天工厂的损失都舍不得牺牲，就此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至于中国的军阀、政客、工贼等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的急务，便是努力巩固联合战线和民众的组织，积极反对那些直接的间接的帝国主义工具。谁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破坏工人及民众的团体，谁便是卖国贼，便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全国应当一致的反对他。全国各阶级都应当积极的奋斗、联合，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

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各阶级都应当和工人

阶级一样的决心牺牲和奋斗，那时我们最终的胜利才有希望。我们两月来困苦的斗争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胜利？就是因为：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所以我们必须先使各界一致努力于全国联合大会的运动；这全国人民的大会要以实力促成全国的统一，实现平民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等，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那时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得最大限度的集中和统一，向帝国主义者作战。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里，始终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他督促各阶级一致前进，率领全国民众奋斗，一定要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原载 1925 年 8 月 18 日《向导》第 125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五卅屠杀，即五卅惨案，见本卷第 185 页注①。

② 码头捐，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⑧。

③ 印刷附律，见本卷第 188 页注⑥。

④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⑤ 十七条要求，见本卷第 233 页注④。

⑥ 五卅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希望在同帝国主义谈判中达到两项目的：一是收回会审公堂，因为会审公堂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常罚中国商人的款；二是上海租界设华董，因为租界税收 70% 来自中国商人，而工部局董事会中却没有中国董事。

⑦ 协定关税，参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⑤。

⑧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⑧。

⑨ 段政府，即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

⑩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⑪ 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⑤。

⑫ 广州的罢工委员会，即省港罢工委员会。1925 年 6 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成立。苏兆征任委员长。

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 与广州国民政府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肃清杨希闵^①等反革命派之后。本来趁着孙中山先生逝世，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早就开始扑灭国民革命根据地之南方政府的计划。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他们占有香港，控制中国南部的商业，实行经济的侵略和剥削，已经几十年，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对于他们的侵略是极大的障碍，他们利用陈炯明扰乱广东已经好几年。然而他们的计划始终不能实现，陈炯明^②的势力始终被革命政府所肃清。广州政府，自从改组后的国民党努力进行农工群众及军队中的革命工作以后，不到一年便渐渐的巩固起来，渐渐的与民众接近起来，于是向来认为难解决的东江陈炯明的势力，竟能在一两个月内完全扫清。这是英帝国主义者计划失败的第一次。利用陈炯明的计划既然失败，他们便另外想出利用杨希闵、刘震寰^③的计划。杨刘等反革命运动中，有许多反革命的买办，甚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党员，如马素^④等，做“卖国的掮客”，替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与杨刘等做牵线，私运英国军械给他们。这些事实，到杨刘失败之后，都已经完全证明。五

卅事件^⑤刚发生之后，杨刘等在广州城内严厉的压迫一切反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是他们做英国走狗的铁证。可是广州的革命政府，在肃清东江之后，农工民众间对于他的信仰和赞助更加增加，他始终能在一礼拜内用革命的军力和民众的力量，扑灭这些反革命的卖国军阀。尤其是广东的工人阶级，如广九、广三等铁路工人的罢工，对于此次克服反革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于是英帝国主义者利用杨刘等的计划，又遭了第二次的失败。广州的革命政府反而因此得以肃清内部大部分的反动势力，而更加巩固起来，得以组成现在的国民政府。

五卅以后，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勃兴起来，广州的国民政府当然是这全国运动中最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上海二十余万的无产阶级罢工之后，香港的中国海员及工人，广州沙面的工人最先加入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总罢工。假使汉口、天津等口岸，帝国主义者因有卖国的直奉军阀^⑥做走狗，而很容易遏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及一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那么，在广州方面，因为政权握在革命的国民政府手里，他们虽在沙基演出全国最大的屠杀，却总不能一时镇压那最革命的广东农工民众的运动。所以五卅以来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里，除上海以外，广州方面的运动的确是最持久、最伟大的运动；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以实力赞助粤、港的民众运动，而且在政治上领导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他发出正式的宣言，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主张南北政府一致的对外政策。五卅之后，广州国民政府的赞助反帝国主义运动，当然决不是广州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全国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最大的一个势力。何况国民政府自身克服杨刘之后,比较的有整顿内政、统一财政的可能,他实力上的巩固和政治上的接近民众,都比以前更加容易进步了些?因此,英国帝国主义者最近对于他的进攻,更加不是限于广州一方面的事,而事实上就是对于五卅以来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打击。

五卅以来,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继续到现在已经三个月。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北部及中部,虽然有奉系军阀做走狗——在奉天绝对禁止运动;在天津、青岛帮他们直接的屠杀逮捕工人及学生,摧残一切稍稍开始发展的民众斗争;在南京帮他们反悔已经签订的条件,摧残工人及民众的组织(和记工人事件^⑦);在上海则宣布戒严,封禁工商学联合会,用种种方法遏抑摧残民众运动——得以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充分的发展。然而这三个月来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始终使投机的北京段政府不能不貌为赞助民众的要求,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始终使帝国主义者之列强之间互相冲突:美国赞成召集关税会议,要实行所谓华府会议的议决^⑧;日本也先自单独解决纱厂问题,更逼着要解决上海会审公堂^⑨及工部局^⑩的问题。这种情形之下,英国帝国主义者渐渐陷于孤立的地位。何况在南方广州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帝国主义者既没有力量,又比较的有根底,英国帝国主义者很恐怕因此不得不对中国大大的让步。对于英国,一切关税、工部局、会审公堂等问题,都是最切身享受的特权,他不愿意有丝毫让步,所以英国帝国主义者趁着现时北方的民众已经渐渐被奉系军阀的压迫而不能发

展的时候，想找着一个方法向中国反攻过来，以扑灭全国的运动而恢复那利于英国的列强一致对华的高压政策。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就是广州的国民政府。于是英国帝国主义颠覆广州政府的第三次阴谋，便开始了。

英国帝国主义者开始便说广州政府“以命令”禁止英、日船入口是违反条约；继之便仍旧勾结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余孽暗杀廖仲恺^⑩先生；再进而香港的英国资本家公然主张对广州下哀的美敦书。八月廿五日的路透电说：

香港电：“此间今日开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案：拟电致英首相要求英政府以哀的美敦书致广州当道，令彼等（一）开广州为通商口岸，完全依照条约规定，许各订约国经营商业；（二）驱逐广州及广东之布尔希维克党；（三）解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之武装而遣散之，彼等实为布尔希维克党训练之军队，非粤籍者资送回里；（四）停止抵制英货；（五）停止排英宣传。如不照允，则英海军当完全封锁广州及附近海面，并施行英政府所视为必要之其他行动。哀的美敦书中应声明广州必须施行中国行政制度，并完全遵守中国与外国所订之各条约。与会者一致意见，以为今唯英政府干涉，始能恢复香港、广州与华南间之交通商业，并免香港与华南英人利益受经济之摧毁。该会散会时，众皆高唱国歌，麦克哥文代表汕头英商会，华尔夫代表沙面英商会向会众演说，赞助此决议案，并宣读汕头来电，愿附名于决议案。”

这种主张，简直以武力干涉广州的内政，要解散革命的军队，强迫执行所谓条约义务，以兵力强迫华人购买英货并干涉华人的言论自由。他们的意见，是说广州政府违背南京条

约^②。不用说我们现在正要求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即使让一步说，根据南京及天津条约^③，他们也只能在广州及汕头通商，何尝有以兵力强迫华人做工和买英国货的权利！据上海《泰晤士报》^④，香港英人致首相的电里，老老实实的说：因为海员罢工的缘故，粤港停开的船只，共有七十三艘，其中四十五艘为英船；英国疋头之输入广州及内地者完全停止；其结果使英国许多厂家将因此停闭……。这是中国工人罢工及民众排货的影响，英国资本家已经切身感受到了。他们说，二十五年来英侨在香港保护英国国旗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外，尚有四千九百万元之巨大供献，这是他们要求英政府保护他们享受“条约上所得权利”的“保险基金”。这四千九百万元点点滴滴都是中国人的汗水，都是英国人侵略广东及中国南部所得的。如今他们竟以此为“保险基金”，要求对广东“取断然之行动”。这种断然行动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说：“以本港海陆军之力，不难使亲善之中国当局，代执广州政权。”换句话说，便是前此两次利用军阀的计划都归失败，如今决定要用自己的兵力直接侵犯广州，扶出一派卖国军阀，对英“亲善”的中国当局来统治广州。如此，他们在南方才能象在北部、中部一样，有得力的走狗可用，可以镇压民众的解放运动，继续他们的经济侵略，再多多积聚他们的“保险基金”。

当然，他们现在还得说：“此非对中国之宣战问题，乃驱逐新近攫得广州政权而猛烈排英之过激派而已。”还得说：“因广州并不承认且反抗北京中央政府，故在北京所开的关税会议或领事裁判权等会议，于本港今日极严重紧急之需要，绝不

能有丝毫补助。”仿佛他们只主张打广州的“过激派”，并不要和中国宣战；仿佛他们仍旧愿意开关税会议……对中国让步。可是，我们设想，如果英帝国主义者们在暗杀廖仲恺先生之后，竟能直接以兵力占领广州，镇压南方的民众运动，那时是甚么情形？香港、沙面的罢工固然要被摧残，南方的一切革命势力都要受极大的损失，发生极大的反动。那时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受着南北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的压迫，自然要大大的低落下去。甚么关税会议，甚么领事裁判权会议，都用不着了。现在他们对于北京政府答应实行华会决议，这一点“让步”可以使北京政府满意而缓和；然而广州政府和民众是不能满意的；到了那时，就连这点的让步也不必有了，因为到处都有“亲善之华人政府”，一切排货罢工运动都可以镇压住了！

所以全国的民众应当一致的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应当知道英帝国主义者现在对于广州的进攻就是对于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进攻。尤其是南部广州等地的农工群众，应当积极的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肃清内部的卖国的反革命派，巩固国民政府。

原载 1925 年 8 月 31 日《向导》第 127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杨希闵，见本卷第 296 页注③。

② 陈炯明，见本卷第 6 页注⑨。

③ 刘震寰，当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1925 年 5 月，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策动下，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企图推

翻广东革命政府，被迅速平定。

④ 马素，国民党右派分子，与冯自由等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⑤ 五卅事件，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⑥ 直奉军阀，指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

⑦ 1925年8月，南京和记公司工人因英人违约拒付罢工期内积欠的工钱，与英人发生争执。该公司英人一面向工人开枪射击，一面招集英水兵上陆协同压迫，工人惨死者4人，重伤者十余人，酿成重大惨案。

⑧ 华府会议所谓关税会议的议决，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⑨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⑩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⑪ 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人。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8月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

⑫ 南京条约，指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署的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是：中国赔款银2100万两；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等。

⑬ 天津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是：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十处通商口岸；赔款；外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和自由传教等。

⑭ 上海《泰晤士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一九二五年八月)

一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 C.P. 的跨党^①，甚至于反对 C.P. 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②上。戴季陶^③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④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采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 1925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瞿秋白撰写本文对戴季陶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

二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⑤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⑥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三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

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己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知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

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⑦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⑧上经过李征五^⑨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

是结果呢？穆藕初不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遍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⑩，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⑪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

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部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己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面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要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

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他不至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②，北京的杨德甫^③，上海的王光辉^④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P.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

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P.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地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P.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内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内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P.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

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C. P. 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 P. 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 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他说C. P. 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⑤、二七屠杀^⑥、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

第二，他说C. P. 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 P. 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份，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有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政党。C. P. 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争中国

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

第三，他说 C. P. 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不把 C. P. 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 P. 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的 C. P. 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彭明较著以 C. P. 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 C. P. 加

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 C. P. 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

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 C. P. 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 C. P. 现时的主张“计划”既如上述，那么，中国 C. P. 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戴季陶现时所不肯苟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戴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己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 C. P. “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掘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 P. 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是很错误的。事实上 C. P. 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 C. P. 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努力替

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 C. P. 的。至于说 C. P. 及 C. Y. 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 C. P. 和 C. Y.；没有阶级觉悟的人，C. P. 及 C. Y. 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 C. P.？

第二，他说 C. P. 在国民党中主张上选举上都用“手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 C. P. 既要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戴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很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

第三，他说 C. P. 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戴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

第四，他说，C. P. 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

力。这更是笑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 P. 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谣。总之，戴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 C. P.，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戴季陶说，C. P. 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戴季陶已经当 C. P. 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①、杨希闵^②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 C. P. 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真

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二、他说：“第三国际^⑮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⑯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可能。”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C. P.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 P.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C. P.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

（附注：戴季陶挑拨离间C. P.与国民党的感情还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⑰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戴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戴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 C. P. 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 C. P. 同志几人与廖仲恺^②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此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象戴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戴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戴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 C. P. 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戴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暗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③上批评胡汉民^④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戴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 C. P.。)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力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

使他们都变成戴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戴季陶却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谈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戴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

《向导》周报社1925年9月出版

注 释

① 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 的缩写。当时常用作为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员的代称。C.P.的跨党，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

工作。

②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戴季陶在会上鼓吹“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提议确立孙中山“遗教”为国民党之“最高原则”，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企图以此限制和排斥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③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

④ 戴、沈，即戴季陶、沈定一。沈定一(1892—1928)，号玄庐。浙江肖山人。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脱党，成为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要负责人。

⑤ 尧、舜是传说中远古部落的首领；禹即夏禹，夏朝的建立者；汤即商汤，商朝的建立者；周指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成王时摄政；孔即孔子。

⑥ 1925年5月以后，戴季陶写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阉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把孙中山学说的基础归结为民生哲学，认为孙中山学说渊源于从尧、舜、禹直至孔子的道统，而其中心则是所谓仁爱。

⑦ 穆藕初，见本卷第202页注⑧。

⑧ 《商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⑥。

⑨ 李征五，浙江镇海人。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上海光复活动。当时任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高等顾问。

⑩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⑪ 德谟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音译，意为民主。

⑫ 马超俊(1886—1977)，广东台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广东兵工厂厂长，曾在广州组织机器工

会。

⑬ 杨德甫(1880—?)，湖北宜昌人。原为翻砂工人。1922年2月起，任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主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主席、京汉铁路总工会主席等职。后参与组织黄色工会。

⑭ 王光辉(1895—1974)，湖南湘潭人。1920年曾参与发起湖南劳工会。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参加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参与组织黄色工会，任上海工团联合会筹备主任。

⑮ 1921年海员罢工，指1922年香港海员工人罢工。这次罢工起因于1921年9、10月间工会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遭到拒绝，于次年1月爆发罢工。参见本卷第5页注①。

⑯ 二七屠杀，见本卷第6页注⑦。

⑰ 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⑧。

⑱ 杨希闵，见本卷第296页注③。

⑲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见本卷第154页注⑥。

⑳ 土耳其国民党，指1923年基马尔建立的土耳其人民共和党，曾领导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该党执政后，禁止工农组织存在，反对土地革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㉑ 谭平山(1886—1936)，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0年参与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并任中共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同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

㉒ 廖仲恺，见本卷第319页注⑩。

㉓ 《向导》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㉔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后曾代大元帅职权。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 五卅运动之前途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

九七纪念^①，亡国的辛丑条约签字的纪念，使全中国的平民不能不想庚子义和团之役^②与八国联军^③侵略我们中国的痛史。同时，我们现在正在五卅以后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里，更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为什么会发生五卅屠杀^④，怎样方能推翻辛丑条约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何以五卅运动比二十六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对于民众解放的斗争有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

普通谈起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拳匪”，这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种人固然反对辛丑条约，反对庚子赔款^⑤，可是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当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国人身上，使全国人负担这样巨大的赔款。

这种意见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诚然不错，义和团讲拳术讲符咒，都是一种迷信；这种拳术和符咒无论如何也不能抵抗枪炮。诚然不错，义和团联络

满清的反动贵族，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完全是一种帝制主义的反动思想。然而何以会有这种义和团运动呢？难道不是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么？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其结果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实际上不但是庚子之役，就是那一时期种种平英团^⑥（广东）等类的组织，历次的所谓教案^⑦，无不是这种反抗运动的表现。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况且，他们的反抗又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帝国主义者自己逼迫出这种反抗运动之后，再来“惩罚”中国，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即使真要讲什么“公理”，外国帝国主义者以前杀中国人、夺中国地方种种罪恶，决非义和团那些小小的“排外”行动所抵得过的。列强那时的侵略中国，完全因为他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然；即使没有义和团，他们也会想出种种别的方式来进攻，来取得他们在辛丑条约上所得的特权。

可是，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和民族解放运动，何以带着那种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呢？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是很多的。他们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国民文化”（戴季陶^⑧先生所说国民文化大概和这个不同罢）；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宗教式的团体；

他们盲目的“共信”他们的“排外主义”；他们盲目的服从他们的“中心思想”，有极巩固的“互信”，不许有一个怀疑中国符咒的无用和外国科学的有用，不然便算做“二毛子”，立刻驱逐出团体，甚至于处以死刑；他们都盲目的服从所谓“大师父”、“二师父”，只有大师父、二师父能独创，绝对不许普通的徒弟独创的。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缺点。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义和团的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而且是失业群众的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自己手上所做的是阶级斗争，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他们这种运动，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亦没有真正团结的实行力量。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对外的阶级斗争，别方面便应当同时是对内的阶级斗争——反抗满清贵族的平民阶级的斗争。可是，因为义和团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所蒙蔽，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他们只知道一切中国人都要团结来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外国的侵略便可以防止，中国的国家和文化便可以保存，他们的权利便可以有保证，生活便可以安定。殊不知，当时的一切平民应当同时反抗满清，自己握得政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者们的进攻。于是他们真以为“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竟认满清贵族是这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这种运动即便胜利了，也不过为治者阶级巩固地位，更

加要压迫平民。他们一切迷信反动的思想和策略，完全根据于这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文化主义而发生的。他们事实上争自己经济地位的改善，可是不能明白提出自己阶级的经济要求。他们知道反对所谓“二毛子”，他们却不知道国内真正反对他们的人，是代表大部分地主商人的利益的地方政府（如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⑨，江南总督刘坤一^⑩等）。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应当以利于其他阶级的国际的经济要求，去联合一般的商人和比较进步的反抗侵略的份子。可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不能以自己的阶级斗争引导一般的普通农民的群众，更不能以这种阶级斗争来领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隘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这或者可以得着“纯正的三民主义者”的赏识，果真是“利他的”、“为国牺牲的”勇士罢！

这也无怪其然的呵！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简直没有无产阶级——先进的、善于组织的、有政治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的阶级。那时能有反抗精神的，还只有这种游民的或纯粹小农的落后阶级。这种阶级要他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地位，当然是不能胜任；于是这壮烈的反抗侵略的运动，便以迷信的拚命的无希望的原始暴动结局了！

当时帝国主义的列强，便能用很简单的方法，一举而扑灭这种运动。那时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远东的侵略，还没有到相互之间剧烈冲突的时候，他们还要合力的先在政治上、军事

上、思想上征服中国。义和团的对外要求是很单独的排外，亦没有关涉到各国利益不同的条件。所以列强竟能一致的向中国进攻。于是八国联军对华的“惩罚战争”，敢于施行极无人道的残杀，占领中国的都城，强迫签订辛丑条约。北方的国防，如大沽炮台等完全撤废；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长扎帝国主义的驻防军；北京使馆界变了外国领土，东交民巷变成中国太上政府的堡垒；规定极大的赔款，以关税、盐税作抵，从此连常关也归外国人主持的税务司^⑩管辖，中国的财政几乎完全受外国监督。……这样一来，中国便实际上等于完完全全亡国，成了列强的共同殖民地。

可是，帝国主义的胜利，还不止此。庚子、辛丑之后，帝国主义者丝毫不用费力，便在思想上征服了中国。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从此绝口的断定“拳匪”是野蛮的暴徒；帝国主义者教训中国人应当怎样服从外国人，怎样遵守所谓“国际公法”，怎样尊重外人的生命财产……，中国人都伏伏贴贴的遵从。从此以后，稍有反抗侵略思想，便是“排外”、“拳匪”、“下流社会的无知愚民”；政治上、舆论上、社会上，无不以外人的一言为重；直到辛亥革命，各派政党都争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荣，未求民众的赞助之前，先求外人承认他是“适当的”、“驯服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和“舆论”，便做了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从此，反帝国主义运动便消沉了不少。

义和团的反抗精神的完全恢复，而打破这种媚外的、鄙视

“下等社会无知愚民”反对压迫的心理，一直经过五四运动到五卅的屠杀之后方才实现。这亦不是偶然的。

中国在这二十六年中，经济上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一部分已经吸收进了工厂及种种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尤其在欧战之后，得到了一种相当的发展，从前的买办阶级渐渐的脱胎而变成了工业的资产阶级。中国国内日趋于死灭的封建军阀，也已经比满清贵族更加丧失了好几倍的独立性；他们的存在和统治，已经不能不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完全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国内民族解放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切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自然一天一天的普遍起来。可是这种运动中最重要原动力，现在却是无产阶级。从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差不多完全跟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发展。最早，从一九二一年起，京汉罢工^⑫、唐山罢工^⑬、安源、水口山矿工罢工^⑭、海员罢工^⑮、上海浦东烟厂罢工^⑯之后，国内国民革命的运动便有长足的进步。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成立，最早的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地有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出现；一九二三年更提出具体的国民革命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再进而主张具体的集中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改组和发展。此后，上海丝厂及南洋烟厂罢工^⑰（一九二四年），南方农民运动的开始，……一般的劳动民众觉悟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实行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使他们一天一天多量的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反抗直系军阀；北京政

变^⑨之后，更努力的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⑩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之中，各地的工人团体无不是最积极的站在民族斗争的地位。一般民众之间，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而格外普遍的传播起来；而国民党也因此而渐渐深入民众，得着民众的赞助。一九二五年，上海的工人阶级继续这种斗争，于是而有日本纱厂的罢工。帝国主义知道这种新势力和义和团不同，确是非常可怕的，赶紧想以高压的屠杀政策扑灭他。可是纱厂工人顾正红^⑪的被杀死，已经激起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愤怒；而五卅的南京路屠杀，遂使逐渐积聚着的革命力量，大大的爆发，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普遍全国各地，并且深入穷乡僻壤。

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第一、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观念，绝不是盲目的排外。他们的要求是很具体的：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租界制度、领事裁判权^⑫、驻防中国的外国海陆军，要求中国一般民众的政治自由权、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却不是反对一切“西洋文化”，保存中国的所谓国民文化（仁义道德、五行符咒等）。第二、工人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反对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卖国，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化。他们绝不敢“心目中只有‘国家’、‘民族’的利益”，冒充什么利他的义举；他们绝不肯为保存利于帝国主义者的“内部一致”，而完全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跟着

他们妥协。只看上海罢工工人反对总商会的妥协条件，宣言要求中外资本家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便可以知道：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工人阶级切身的经验知道，不能靠“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戴季陶主义”和“劝告日本人回东方来”的“戴季陶策略”，来得到自己的权利和日本的让步，而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们知道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是要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运动方针，方能使胜利之后确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如果抛弃他们自己，抛弃中国大多数劳动民众切身利益，还有什么“民族”利益或需要！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知道自己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所以他们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的一般口号：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海陆军以及最近关税自主的要求，能够结合一般被压迫的革命的各阶级，督促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他们竭力的拥护这种利于中国民族的一般被压迫阶级之间的一致，他们不要求勉强的“中心思想”，而只是建立真正的中心思想于各阶级对内对外的共同利益上。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明白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这种国民革命运动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有力的打击，列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的民族，必至真诚的同情于中国的运动，而且能予以有力的援助。所以他们决不肯目的反对一切外国人，而只反对帝国主义者，努力的做国际宣传，联络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国无产阶级深切的明

了：帝国主义的推翻和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必须世界的社会革命胜利，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才能成功。第五、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有很严密的组织，极伟大的团体，绝不是宗教式的结合。

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正在于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

二十六年后的中国民族力量和二十六年前的民族力量大不相同了。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间，现时在远东的利益，已经冲突得非常厉害。列强虽然利用辛丑条约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驻华海陆军、租界巡捕权、不受中国限制的外国工厂，能对于中国施行屠杀和剥削。然而中国民族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起来反抗，一开始便给他们一个总打击，提出种种具体的要求。列强之间享受这些特权——关税管理、租界制度等等，并不是相同的；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货物的销场、投资的多寡，也不是相同的；所以中国民族反帝国主义既然剧烈，他们中间特权享得少的（如美、法等）便想取巧，声言应当对华让步。于是列强一致进攻的形势绝不可能。再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因有无产阶级的指导与各国无产阶级相联合；同时，俄国革命后，世界的社会革命已经开始，列强自己国内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比二十六年大得百倍。他们更不能轻易以兵力征服中国，因为他们国内的革命可以因此而爆发的。况

且五卅运动之中，无产阶级团结的阶级组织——工会等的力量，也非义和团可比。义和团的暴动的农民绝无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策略，完全是孤立的；五卅运动中则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差不多团结工、商、学以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所以假使义和团暴动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得以武力进攻而攫取在华的特权，置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那么，五卅运动的结果，至少使帝国主义的列强要表面上表示让步，要提起早已忘了的华盛顿会议的决议^②，要召集所谓关税会议^③，甚至于说可以讨论关税自主的问题。

不但如此，义和团时候，一般的“士大夫”、“文明人”都帮着帝国主义骂“拳匪”，灭杀民众的反抗精神，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他们能得到所谓维新派的尊称。五卅运动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和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民众之间极普遍的发展。现时利用帝国主义的谣言骂五卅运动是“赤化”是“暴徒”的破坏压迫工人、学生团体的所谓“中国人”，亦已经为社会所公认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五卅运动之中，所可怕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复辟。所谓“国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行阶级斗争”一类的论调，我们现在可以常常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看见，甚至于国民党领袖中也有这种倾向；这是一种新义和团的危险，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这种妥协派的力量，始终要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来压迫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种国家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是帮

助一般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工贼的。

这些走狗，大之如奉系军阀，小之如工贼及暗杀的凶徒，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之大。张作霖^②派的军阀，在奉天、天津、青岛、上海，帮着帝国主义者残杀压迫工人、学生及商人；上海一股工贼打毁总工会，伤害工会职员；河南资本家穆藕初^③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南京的买办和军阀屠杀工人；广州反革命派暗杀廖仲恺^④先生。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再往前有很大的发展，工人所以只能得到日本厂主方面极少极小的让步，规模这样伟大的五卅运动所以只能争到帝国主义者答应开所谓关税会议，完全因为国内种种国贼、军阀、工贼的势力帮着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民众；完全因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妥协派、狭隘的民族主义派，帮着军阀、工贼遏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没有统一的真正拥护人民权利的军队。因此，要五卅运动能够再往前发展，必须继续扩大民众的力量。固然，五卅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他是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比起义和团来，始终已经有些效果；日本单独来要求解决，至少也不能不承认所谓中国政府的工会条例，承认处理屠杀顾正红等的凶手，至少口头允许加工资……。美国亟于赞成关税会议。英国的强硬也不过以为延宕沪、汉等案^⑤手段，不敢猛然反攻。然而照现在这样，便能使帝国主义者实行让步，使中国得着完全的解放吗？那还差得远哩！中国既然因有几十万无产阶级的团结奋斗能暂时制止帝国主义之直接进攻，那么，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的民众力量，

排除一切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所以五卅运动的前途和发展，必须根据下列的方针去进行：

一、力争工会组织的自由，一般民众应赞助工人的组织和斗争；

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工贼，平民应有武装自卫之权；

三、民众起来要求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

四、建立统一的真正平民共和国，组织统一的国民革命军；

五、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只有这样，五卅运动才能继续发展，实行推翻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

原载1925年9月7日《向导》第128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法、俄、日、德、意、奥、西、荷、比等11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人即以“九七”为国耻纪念日。

② 义和团之役，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运动。活动范围遍及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广大地区，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后在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③ 八国联军，见本卷第251页注⑧。

④ 五卅屠杀，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⑤ 庚子赔款，指《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共计银45,000万两，

分39年还清，合利息共98,200余万两。

⑥ 平英团，见本卷第135页注①。

⑦ 教案，指清末各地发生的反对外国传教士兴建教堂、强占民地、鱼肉人民的事件。

⑧ 戴季陶，见本卷第338页注③。

⑨ 袁世凯，见本卷第96页注④。

⑩ 刘坤一（1830—1902），湖南新宁人。湘军主要将领之一。义和团运动时，任两江总督，曾发起“东南互保”，使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义和团运动。

⑪ 税务司，旧中国各口岸主管海关税务行政的官员。此职长期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操纵了中国海关管理权。

⑫ 京汉罢工，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

⑬ 唐山罢工，指1922年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②。

⑭ 安源罢工，指1923年发生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李立三、刘少奇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罢工工人迫使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以及增加工资的要求，取得了胜利。水口山矿工罢工，见本卷第7页注⑩。

⑮ 海员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①。

⑯ 1922年12月，上海浦东烟厂9千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而罢工，遭到反动军警镇压。

⑰ 1924年6月，上海各丝厂资本家以丝价跌落，原料不足为借口，共同决定降低工人工资，取消全部赏工。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向警予等领导下，云成、裕经、统益等14家丝厂1万5千余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迫使资本家做了某些让步。同年9月，南洋烟厂工人又举行罢工，提出开除工贼，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取消工厂新订一切苛章等八项要求。资本家一面勾结租界巡捕房实行暴力镇压，一面指使工贼破坏工会组织，雇用流氓打手强拉工人进厂。罢工未取得胜利。

⑱ 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⑩。

- ⑲ 国民会议促成会, 见本卷第 7 页注⑰。
- ⑳ 顾正红, 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⑱。
- ㉑ 领事裁判权, 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⑱。
- ㉒ 华盛顿会议的决议, 见本卷第 290 页注⑲。
- ㉓ 关税会议, 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⑳。
- ㉔ 张作霖, 见本卷第 144 页注㉑。
- ㉕ 穆藕初, 见本卷第 202 页注㉒。
- ㉖ 廖仲恺, 见本卷第 319 页注㉓。
- ㉗ 沪、汉等案, 指上海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等。见本卷第 185 页注①、第 233 页注①。

五卅运动中之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上海方面日商纱厂的工人早已在二月间便开始斗争，因此而顾正红^①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②，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甚至于英、日各厂之外，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至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这次罢工的性质，便从内外棉一公司内的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汉口的屠杀^③也起因于码头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广州、香港的罢工，更是响应上海的极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经过英、法帝国主义者残忍的大屠杀之后，工人民众的坚决勇猛的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青岛方面，同样是发生于日商纱厂的工人，虽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张宗昌^④的一次残杀，他们始终还能联合胶济路路工等各业工人第二次的起来发难；如今他们艰苦的斗争又被张宗昌摧残了。南京方面，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剧^⑤，而引起社会上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随后又遭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而压迫了。天津方面，到七月初海员方首先加入罢工，日商报馆内的印刷

工人、码头工人陆续的参加；美商宝成纱厂及华商北洋纱厂罢工相继胜利；最后日商裕大纱厂罢工，外国资本家指令走狗李景林^⑥加以空前的屠杀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众运动镇压下去。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其他长沙、安源、水口山、汉口、厦门等处，凡是运动的范围及力量比较扩大的地方，无不是工人做先锋队。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这次总运动的发展，从上海、青岛开始，而渐渐波及全国，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工人阶级最勇猛、最积极、最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骨干。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又因为他的阶级地位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得最厉害的，他的奋斗自然而然一开始便在阶级争斗中含有极彻底的政治意义。他不但实行阶级斗争而已，而且他的阶级斗争亦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所以这一发难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立刻便结合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譬如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⑦，以结合二十余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⑧为主干，一开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撤退驻华的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⑨、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等。随后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南方国民政府之下的工农群众，渐渐集中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的呼声普遍全国。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不但能结合一般革命的各阶级，甚至于使比较反动

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加入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譬如上海总商会^⑩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尚且敢于站出来主张关税自主、收回会审公堂^⑪等等。

中国这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领导之下，如果没有卖国军阀的摧残，而能充分的发展，那将不难结合全国平民的革命实力，国民党、国民军^⑫等，集中于一真正人民的全国会议，建立统一的人民政府，统一的人民的国民革命军，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至少，这种运动应当使中国工人阶级及一般民众得着充分的政治自由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中国的民众得以团结并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继续斗争，以达根本解放的目的。

可是，中国现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遇见很大的阻碍。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使他在沪、汉、粤等处大屠杀之后，再在青岛与天津等处直接实行军阀的屠杀，在奉天、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或者严厉的压迫，或者示威的逼胁，禁止一般民众运动。这种反动势力，现时正在预备以武力并吞全国，以竟其媚侍帝国主义的全功。不但如此，五卅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从部分的反对外国资本家压迫的斗争，直接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然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想利用这全国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大多数民众的要求，间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他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求自己利益的满足，而赶紧

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因为他的利益是与大多数民众相冲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在这反帝国主义运动里，也是动摇不定、组织不固，战斗力量非常薄弱。于是帝国主义者便能利用中国民族运动中这些弱点，而逐渐反攻；他们利用军阀的帮助，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来摧折工人阶级的运动。如今他们竟想以关税会议^③等欺人的奸计，缓和资产阶级的“排外”情绪，而“结束”五卅运动了！

除去军阀摧残民族解放运动及工人阶级的事实以外，在五卅运动发展的前途上，还有种种障碍；这些障碍在这三个月的经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现时对于反抗奉系军阀，反对这帝国主义走狗的争斗，固然无论什么人也不能否认他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必需的。可是等到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学生群众，再进而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阴谋，那我们就可以听见许多“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的闲话。其实，这些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一、最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④要求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件，抛弃撤退外国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承认工会等的要求。在工人阶级以全力来力争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却先自妥协，并且竭力摧残工人阶级的利益。第二、在上海开市的时候，总商会便亟亟宣言，说对日问题限于上海纱厂，上海纱厂罢工解决，就可不必抵制日货。他们为日货商的利益起见，不惜抛弃全民族的利益！十余年来日本压迫中国的种种政策及事实，所谓二十一条，五七国耻^⑤……完全忘了。并且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于号称沪案后援会（如北京）也都到处高唱“单

独对英”的论调。甚至于国民党的领袖戴季陶^⑩先生，不但表示同样的主张，并且认这种政策是“中山先生的策略”，“希望日本作‘回东方来’的运动”！这样的四方八面逼迫，使上海日厂工人竟不能不签字于极让步的条件上而悲痛上工。第三、上海工部局^⑪电气处停止供给华厂电气的时候，中国资本家一致压迫工人，不给津贴费；同时各方面逼迫、利用军阀官僚势力，要使电气工人无条件的去上工。他们也和帝国主义者一致的不肯承认工会，也都要“等工会条例颁布”。甚至于与帝国主义一样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杀害工人（如穆藕初^⑫在河南），利用帝国主义捕捉工人（如上海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华厂）。第四、一般的抵制英、日货运动里，许多奸商私自偷运偷买；甚至于以罢市要挟，雇打手捣乱（如太原等处）。

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这种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无一次不联合一般革命民众竭力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既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别方面同时亦是为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如今资产阶级的政策，一部分占着优势，已经使五卅运动的力量减少了不少，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得以反守为攻的开始在广州方面对中国进攻，并且在交涉上的态度日趋强硬，这种事实尤其证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在五卅运动的经验里，可以明确的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

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

现在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一方面直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摧残，别方面又被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妥协派所遏抑，他的发展确有不能急转直下而达到多量胜利形势。可是，这次运动里的主干——中国无产阶级，既然能持久到两三个月的总罢工运动，组织极大的群众的工会，从上海、青岛、香港、广州一直发展到全国各大都市，引导着全国几千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更广大的发展和胜利，当然还是要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并增高起来，要他的经济地位改良起来，才有希望。

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的确觉得他自己的这种责任。最近，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一般的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罢工潮流。中国的工人群众，在五卅以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一天天增加起来，民众的力量一天天膨胀起来。极普通的不识字的工人，都亲身觉到团结的力量，深切的觉悟到反抗剥削者的必要，并且看到了反抗的方法。他们切身的经验到：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决不能等待戴季陶先生等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也不能等戴季陶先生等去运用“回东方来”的策略，劝日本对中国亲善；而只能坚决的实行斗争，得到一步胜利之后，立刻积极的预备第二步作战。他们也切身的经

验到：这种运动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争解放自己和民族的斗争，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争不到，什么“民族”利益也不会有。不能争得中国资本家承认工会，便更不能争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工会。他们实在不能懂得，为什么外国人的压迫和剥削要反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便不要反对；实在不能懂得戴季陶先生等的所谓“民生哲学”，所谓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抛弃了大多数中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知道还有什么“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大潮流里，“以事实做基础”，找着了“解放社会问题”的途径了；便是实行斗争，实行阶级的斗争以达到解放的目的；这种潮流一天天的发展出去，或者因为中国经济上交通上的条件，还不能有很集中很一致的组织 and 运动，不能立刻便打倒一切卖国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建立自由的独立的平民国家，推翻帝国主义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个潮流正在汹涌着，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着呵！

上海邮差罢工^①，商务印书馆罢工^②，中华书局罢工^③，石印工人罢工^④，河南豫丰纱厂罢工^⑤以及上海总工会最近发表要求总的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现象，便是五卅后工人运动中的新时期的表现。五卅运动三个月的经过，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能不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已经不容忍以前的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和困苦的经济状况。况且，政治上的情形，也已经明白表现：卖国军阀和大资产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一般所谓中国小产业家，也大半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而不肯对工

人让步；中国民众的利益都被他们所牺牲。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尤其要对他们斗争。现时工人中罢工运动、组织工会运动的进行，便是积聚更多的力量，要求工人阶级地位之一般的增高，以发展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是中国国民革命中很重要的阶段。现时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

原载 1925 年 9 月 11 日《向导》第 129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顾正红，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⑨。
- ② 南京路发生屠杀，指五卅惨案。
- ③ 汉口的屠杀，见本卷第 233 页注①。
- ④ 张宗昌，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③。
- ⑤ 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案，见本卷第 319 页注⑦。
- ⑥ 李景林，见本卷第 305 页注⑧。
- ⑦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 ⑧ 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⑤。
- ⑨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⑧。
- ⑩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 ⑪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 ⑫ 国民军，见本卷第 129 页注⑨。
- ⑬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⑩。
- ⑭ 十七条，见本卷第 233 页注④。
- ⑮ 五七国耻，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④。
- ⑯ 戴季陶，见本卷第 338 页注③。

⑰ 上海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⑱ 穆藕初，见本卷第202页注⑧。

⑲ 1925年8月17日，上海邮务工人2,500多人举行大罢工，向邮政当局提出工会有代表全体会员之权、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七项要求。罢工坚持三天，在邮政当局答应增加津贴后复工。邮务工人随后成立了上海邮务工会。

⑳ 1925年8月23日至24日，上海商务印书馆4,000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减短工时、改良福利、不得开除罢工工人等八项要求。27日，工人在资方答应增加工资、减短工时后复工。

㉑ 1925年8月28日起，上海中华书局工人为要求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发给抚恤金等举行罢工。9月2日，资方被迫答应工人增加工资10%等要求，工人在举行工会成立大会后复工。

㉒ 1925年9月1日，全上海石印书局工人为要求资方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每月休息两天等举行的罢工。

㉓ 1925年8月7日，河南豫丰纱厂工人5,000多为要求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缩短童工工时等举行罢工，曾得到郑州、开封等地工人的支援与响应。

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九七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①，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有示威运动的表示，今年在五卅以来各地屠杀之后，这一个日子尤其使中国的民众深切的感觉到列强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所以上海的民众在这一天，虽然经学生会等临时变更日期，然而始终“不期而会”的还有二十多万人；上海的无产阶级表现他们的力量和团结，实在足以使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栗栗危惧。于是帝国主义者竟又用残暴狡狠的手段来摧残民众运动了。

当九七纪念筹备的时候，据全国及上海学生联合会^②的通电和公函，明明集会和游行都已经得了淞沪戒严司令部的允许，并且司令部还附加三个条件：一、演讲只准在会场内；二、传单先呈戒严司令部核准；三、开会日期、地址及游行路线呈报司令部。不但如此，法国使馆的消息——“事前上海之中国当局曾请法总领事，谓将在中国街举行大会，并监视该会，不使有轨外行动，要求法领允许住居闸北之群众，于散会后，得由法界经行等情，法国工部局准如所请……”

从这两方面消息看来，显而易见上海的中国官厅的确事前知道九七纪念日的游行和集会，虽然与以种种的束缚条件，

可是始终不敢禁止。然而群众游行之后，经过了法租界，到公共租界的时候，巡捕竟阻碍这些工人的游行，又开枪打伤多人。于是中国的军阀、官僚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嗾使，借着外国老爷的威焰更进一步的压迫民众起来，上海许交涉员^③不但不提出抗议，反而到领袖领事那里去，声明“出于意外”，“防范未周”，卑躬屈膝的道歉。同时，警察厅布告禁止罢工，戒严司令部重申禁止一切集会的命令，上海对于廖仲恺^④先生的追悼大会亦在禁止之列。这样看来，明明是军阀、官僚于事前不敢自己压迫民众，却在允许集会游行之后，中国人民又被屠杀过一次之后，借着外国人抗议的威势，向人民开始总压迫。

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的屠杀^⑤，是工部局^⑥巡捕开枪杀人；九月七日爱多亚路的屠杀^⑦亦是如此。然而五月卅日之后，奉系军阀居然也“爱国”起来，派张学良^⑧的军队南下，对遣派的兵士都说是来“保护”中国人，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以至于赞助罢工，上海总商会^⑨也算赞助工人。九月七日屠杀之后，戒严司令部赶紧重申禁令，向外人谢罪，交涉员先说自己防范未周，总商会更是一声不响。到这时候不但奉系军阀所谓“爱国”、“保护人民”的假面具完全揭除，而且军阀、官僚的政府，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想利用五卅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赶紧妥协，帮着摧残压迫民众，也是再明显也没有的了。

上海几十万工人罢工了三个月，警察厅仿佛是一点没有知道。

“戒严期中”，戒严司令不能不准九七纪念的集会和游行。上海总商会屡次以调人自居，签字在种种上工条件上，可是在

九七屠杀之后突然要禁止罢工集会了。这是甚么原因？

帝国主义者看见五卅以后中国民众的觉悟和运动，赶紧的对中国“让步”，答应开关税会议^⑩。这一点帝国主义者桌上所抛下来的骨头，便可以使军阀、官僚、买办软化。一切爱国的口头禅立刻忘掉。五卅以来的民众运动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屈服而公开的说：“既然不能以兵力征服中国，便只有先让些步。”而这种“让步”的意义是甚么呢？便是要软化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如今军阀、官僚和资本家都在梦想着增加关税。殊不知，没有五卅以来的民众运动，他们连这一点喂狗的骨头也得不着呢！中国学生的奋斗，工人的团结，罢工抵货的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只有这种运动和组织的发展才能得着真正的解放。然而中国的军阀、官僚和资本家，现在却已经只想赶快借着帝国主义的势力来镇压民众；九七屠杀之后立刻开始反动，军阀、官僚禁止一切集会，禁止罢工，要想解散工会；上海总商会对于日本厂家悔约，居然置之不理，还要帮着摧残工人，……总之，现在对于军阀、官僚等，唯一的志愿，便是赶紧把一切民众压迫下去，唯恐怕外国帝国主义者又动了气，连二五附加税^⑪都不肯给。

帝国主义者所以敢在五卅运动之后，仍旧肆无忌惮的任意屠杀、悔约，便是因为他们已经“赂买”到了中国国内的种种卖国贼。这样的压迫和妥协，简直是要完全消灭民族解放的运动。

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小商人以及一般平民都应当注意，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组织，反抗一切压迫，这样才能不被

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所卖，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尽解放中国的责任。

原载1925年9月18日《向导》第130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九七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见本卷第351页注①。

② 全国及上海学生联合会，见本卷第197页注②③。

③ 许交涉员，即许沅。见本卷第234页注⑥。

④ 廖仲恺，见本卷第319页注⑪。

⑤ 上海南京路的屠杀，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⑥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⑦ 1925年9月7日，上海学生、工人20万人集会纪念辛丑国耻及追悼各地死难烈士。返回时部分工人经过爱多亚路（今上海延安东路），遭到巡捕枪击，造成“九七惨案”。

⑧ 张学良，见本卷第274页注①。

⑨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⑩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⑪ 北洋政府要求列强各国同意在召开关税会议商定中国关税自主之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增收2.5%的附加税，称“二五”附加税。参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奉系军阀自从去年政变^①之后，一直便是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他们极力的反对国民党所提议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步步进逼，扩充他们在关内的地盘，排斥国民军^②，占据天津、保定、山东以至于江苏、上海。尤其是在五卅屠杀案^③之后，奉系军阀从奉天、天津一直到上海，到处帮着帝国主义者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横征暴敛的搜括，非法的抽捐筹饷。当全国民众在上海二十万工人的先锋队之后，陆续继起的反抗帝国主义，罢工抵货的运动弥漫全国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威权已经开始动摇，全靠奉系军阀来维持住的。全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和指导者——上海总工会^④，是奉系军阀以武力解散的。五卅后勃兴的国民革命运动完全为奉系军阀的高压政策所压迫。所以奉系军阀对于全国民众，却已显然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奉系军阀不推倒，中国的解放决没有可能。全国的人民都要反抗这种卖国军阀。假使人民武装起来而实行反奉战争，这自然是国民革命的开始，是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展。

此次孙传芳^⑤、吴佩孚^⑥等的所谓联军，便是利用这种民众反奉的革命心理起来向张作霖宣战^⑦。他们居然也标榜讨贼，也反对关税会议^⑧。可是这种战争是否革命的战争呢？

当然，一般人民对于反奉战争是赞助的。战争刚起于上海的时候，我们看见数万群众的集会，反对关税会议，反对重查沪案，要求关税自主，要求启封工会^⑨。民众很明显的知道反奉的目的，是在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于争到人民的自由权，在于发展国民革命的运动。然而这次反奉战争中直系的态度，却是只想利用人民反奉的舆论，而不肯为民众的利益奋斗：一、讨奉的联军，所谓浙、闽、苏、皖、赣、鄂、豫等等十四省，完全以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下的系统为系统，竟不肯在政治上、军事上联合国民党和国民军。第二、直系讨奉的名义，只是说奉张侵占关内的地盘，而不肯声讨奉系军阀压迫爱国运动摧残人民自由的罪恶。第三、奉系军队退出上海之后，戒严已经取消，而浙军重复宣布戒严，禁止集会，不肯启封上海总工会。第四、他们一面讨伐屡次假借肃清赤化名义摧残民众的奉军，一面却赶紧对帝国主义者声明防止赤化，严拿共产党，以趋媚外人。总之，直系军阀想在反奉战争占着领袖地位，想和奉系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争宠。

我们人民还可以站在旁观的地位，等着直系来解放我们吗？我们人民要反抗奉系军阀，我们赞助反奉的战争，然而我们人民应当是这反奉运动中的主力军。我们人民应当自己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军，应当督促国民党、国民军起来积极参加。人民应当积极的要求自己的权利，一切政治自由和武装自卫

的权利。在这种旗帜之下的反奉的战争才是革命的战争。我们人民要求解放，要求国民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只有占领反奉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只有积极的参加战争，才能使一切军阀屈服于民意之下，才能根本的改造中国政治。反奉战争的胜利，应当使国民会议实现，成立真正人民的政府。

原载 1925 年 10 月 30 日《向导》第 134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去年政变，即北京政变。见本卷第 7 页注⑩。

② 国民军，见本卷第 129 页注⑨。

③ 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 185 页注①。

④ 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⑤。

⑤ 孙传芳，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⑦。

⑥ 吴佩孚，见本卷第 6 页注④。

⑦ 向张作霖宣战，指 1925 年 10 月 21 日，吴佩孚在汉口发表通电，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联合孙传芳，企图赶走盘踞江苏、安徽、上海等地的奉系军阀。

⑧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⑩。

⑨ 1925 年 9 月 18 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奉北京政府命令，封闭上海总工会，逮捕、通缉总工会重要干部李立三等，下令解散所有工会，自上海总工会被封之日起，上海人民即强烈要求启封。

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决不仅限于俄罗斯一国。十月革命推翻了俄皇帝国主义，俄国大地主及资产阶级的政权。这种历史上的大变更当然有世界的意义。十月革命以前的社会，是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权全盛社会，那时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尽是资产阶级的列强政府，你争我夺，宰制了全人类的命运。而十月革命之后，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已经属于无产阶级的政府，无产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中，已经有了极伟大的苏联国家做他的武器和工具。此后人类历史的进行显然找着了一条道路：世界无产阶级之中已经有一部分能以已经组成国家的权力，来进行解放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革命事业了。

世界经济的发展，到欧战以前，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的顶点。各国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酝酿了几十年，爆发而成空前的大战争。因为根据于私有财产及所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财政资本和垄断式专利制度，如托辣斯^①、新狄嘉^②等类；于是这极少数的大资本家，得以操纵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全社会的经济生活。许多

大工业的生产品，不但在国内找不到销路，并且在殖民地及全世界的市场上也是拥挤不堪。同时却有几十万民众在这私有制度之下，找不到衣穿，找不着饭吃，并且找不到工作做。一方面堆积许多货物销售不掉，一方面却又有多数民众连日常生活的消费品都没有，这种矛盾便是资本主义破产时的现象。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要找自己的出路，拚命的争夺市场和殖民地，其势只有引起绝大的战争，毁灭不少生命和生产力，这样去勉强恢复已经破坏的均势。所以欧战实际上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的爆发。可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扩大世界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和斗争是全世界一致的。这种力量的扩大，在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根本动摇的时候，当然要奋起而捶碎那束缚自己的锁链。于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便做了这世界的社会革命的先锋。世界资产阶级所希望恢复的均势，在大战之后，不但没有恢复，反而大大的破坏；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竟胜利了，俄国的大工业竟收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了，“神圣的”私有财产制度竟打破了，无产阶级的独裁制竟实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开始。

十月革命成功到如今已经有八年。这八年之中革命潮流已经鼓动了全世界。十月革命之后，立刻便有德、奥、匈牙利、土耳其等国的革命继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保持原状的可能。协约国与德、奥等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国国内政治上的危机，屡次引起全社会的骚动，引起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忿怒。不但下

层阶级不能再容忍旧社会制度下的压迫和剥削，就是上层阶级自己，也时时觉得维持原状的不可能。各国劳动群众受着欧战的影响，困迫到不可言状，失业的工人动辄几百万。欧战刚定的时候，全世界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一直波及到资本主义落后的远东、日本，甚至于波及最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当时可以说最大多数的世界民众都积极参加斗争，即使平时最恭顺的奴隶也不愿意再受资本家无限制的剥削了。这种状况显而易见是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差不多完全具备了。

可是世界革命的进行，决不是一旦爆发便能立刻成功，如空中楼阁霎时的涌现。这是很长期的很艰苦的斗争。假使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奋起实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那么，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也就千方百计的压迫，哄吓骗诈各方面的摧残这一世界革命运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一面赶紧对工人稍稍让步，答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立法等等；一方面假意说些民族自决，对于日益兴起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竭力想法去缓和。这时候帝国主义者居然能在民众中利用一派幻想和平改良的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暂时把革命运动缓和下去。所以世界革命在这八年中进行得不十分快的原故，并不在于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却只在于劳动阶级主观上的革命能力和觉悟没有充分。一切改良派的社会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功劳实在不小，不愧为资产阶级的功狗！

可是俄国革命的成功，终于创造了第三国际^③，真正革命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集中组织各国的无产阶级、农民、及

一般被压迫的阶级及民族，准备群众的革命行动的能力——这本是一切最后的主观上的必备条件。第三国际成立了六年以来，他的发展异常的迅速，现在全世界六十余国之中，几于没有一国没有共产党，他们正引导着各国民众积极的实行反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指导之下，全世界的民众一步步的进向光明、解放、自由的道路。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的社会革命，正进行着这世界革命呢。

虽然帝国主义者能够暂时的缓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然而他们决不能完全镇压住。最后的胜利始终在无产阶级，始终在共产主义。一九二一年之后，帝国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曾经重新向无产阶级进攻，打破一切改良派的幻想，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什么劳动立法，完全悔约。改良派暂时用不着了，却新找了一只走狗——棒喝团（法西斯特）^④，以强暴的高压手段来镇压革命运动。可是，不久又发现东欧各国革命运动：德国、保加利亚等。于是他们再暂让一步，而有一九二三年英、法等国所谓“左派”“工党”政府的“和平政治”。这种“和平政治”的破产，接着欧洲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就暂时谋与美国资产阶级合作，想出所谓道威斯计划^⑤。同时，在政治上保守派的政党也就重新得势起来。帝国主义者，以为道威斯的恢复欧洲经济计划，榨取德国工人的汗水，达到了暂时的资本主义的稳定，便可以救他们的命，便可以根本避免世界的社会革命；殊不知不但欧洲经济部分的改善不足以哄骗劳动民众；不但他们各国资产阶级自身之间的冲突仍

旧是一天天的厉害起来；不但因此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势力也一天天的强大起来；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第八年，东方的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解放运动，又大大爆发起来；中国的五卅运动，摩洛哥里夫人的解放战争，^⑥叙利亚的革命战争^⑦，英、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众，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任意的屠杀压迫，还要鼓动内乱，法国帝国主义者开着大炮，将里夫人、叙利亚人整千整万的轰杀。世界资产阶级的这种残暴的压迫，更使几千万殖民地上的民众觉悟起来，参加世界革命的斗争。尤其激起列强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

世界的社会革命，随着十月革命之后，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开展扩大起来。西方的无产阶级固然要打倒他们国内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东方的弱小民族，新兴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亦是要打倒这些帝国主义者。这两种伟大的民众势力便自然而然要联合起来，尤其是今年，这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的革命联盟已经不仅是理论而成了事实了。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中极有力量的一枝生力军；这枝生力军如今已经起来了。世界的无产阶级，随着已经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而起来奋斗，踏着十月革命所杀出来的一条血路而前进，必然要辅助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一切被压迫者，自己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同时这一世界革命之中，无产阶级是主力军，因为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必须列强自己国内的无产阶级能推翻资本主义，打倒他们的资产阶级；否则弱小民族的大多数民众永远不能得到

解放。被压迫的阶级及民众之胜利，只有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之后，才有可能。现时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列强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应当密切的联合起来，组织集中自己的势力，彻底推翻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权，然后大家同心协力的改造世界的经济制度，有规划的进行合理的生产和分配，然后才能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

世界的十月革命万岁！

原载 1925 年 11 月 7 日《向导》第 135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托辣斯，今译托拉斯。见本卷第 47 页注④。

② 新狄嘉，今译辛迪加。见本卷第 47 页注⑤。

③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见本卷第 154 页注⑥。

④ 棒喝团（法西斯特），又称法西斯党。1922—1943 年统治意大利的反动独裁政党，首领为墨索里尼。该党以反对共产主义、稳定秩序为借口，实行诬蔑、逮捕、私刑、暗杀等恐怖手段，逐步废除议会制度，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建立了法西斯国家。本世纪 30、40 年代在亚、欧、拉美许多国家出现一批类似该党的法西斯政党。

⑤ 道威斯计划，见本卷第 74 页注①。

⑥ 1924 年 8 月，摩洛哥里夫地区军民粉碎了西班牙十万殖民军队的进攻，几乎解放了西属摩洛哥的全部国土。1925 年 5 月，又发起对法国殖民军的反击，解放了大片国土。后在法、西殖民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⑦ 叙利亚的革命战争，指 1925 年叙利亚—黎巴嫩人民举行的反法大起义。起义从叙利亚南部德鲁兹山区开始，一度攻占首府大马士

革，建立了“革命最高委员会”，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并扩展到黎巴嫩境内。起义持续了二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法国殖民势力在西亚的统治。

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沪案重查已经完结，各国所派的司法调查委员也已经走了，在这战事倥偬的时候，政府以及商会等类的高等华人仿佛早已把五卅以来的屠杀，忘在九霄云外。因此，四围竟绝无声响，让帝国主义者背着我们中国民众，判决了五卅所杀的人是该杀，以后还要照例狠狠的屠杀。

这次所谓司法调查，本来是帝国主义者“结束”五卅事件^①的手段。若论五卅屠杀的真相，以及五卅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众的种种压迫，中国人民早已完全明了，用不着什么调查。中国民众已经完全明了五卅事件的经过和意义，并且早已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关税自主……，具体点说，便是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②提出的十七条要求^③；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当初外国老爷们不知道屠杀时的情形，不知道究竟是杀人的人有罪，还是被杀的人该杀；那么，五卅之后一星期内帝国主义的会审公堂^④已经判决群众无罪，况且早已经六国委员^⑤的一度调查，难道还能说不知实在情形？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列强政府，北京的所谓外交团，上海的各国领事早已完全知道五

卅屠杀的内容和动机。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事，并且是自己审判自己调查过的，怎样不知道，怎样还要调查？原来，第一次六国委员调查之后，法国委员遽然将调查结果在巴黎发表，英国还以为加重了他们罪名，还以为诬蔑中国学生和工人太轻，坚持不应公布，不合事实。于是发生重查这件事。可是所谓调查，并非要求事实的真相，只不过是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要想协商出一个一致的态度，来压迫中国罢了。所以与其说这是沪案重查的委员会，不如说他是国际协商一致压迫中国的会议。五卅屠杀案中，英、日是凶犯，美、意等等帝国主义国家是帮凶。然而比较站在事外的国家，如法国——后来还有美国，甚至于日本——都想把屠杀的罪名推到英国身上，英国却偏偏要把列强绑在一起对付中国。这种互相推诿互相冲突之中，便有一查再查的现象发见。五卅之后两三个月，列强之间对华政策的冲突一直不能协调，因此也就无从“结束”这个所谓五卅事件。一方面，因为五卅案里，如果英国受着屠杀首犯的判决——就算只答应中国人民一部分的要求，对于英国在华的侵略势力，也是一个很大打击。所以英国不但不肯轻易承认屠杀的真相，甚至于像法国委员所公布的调查结果，也不肯承认。别方面，因为那时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潮流很高，如果法、美等国完全老老实实帮着英国说话，如果他们不设法把自己共犯的罪名抵卸到英国一国身上，他们的命运也就和英国一样。所以法、美等国，不但为着要在中国趁此机会和英国人的势力竞争，而不肯表同意于英国所要的“调查结果”，并且美、法、日本相继的假意表示同情，表示赞成中国人

民的要求，送一个空口人情，以缓和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空气，在这样情形之下，当然在帝国主义的列强之间不容易有一致的意见，有公认的五卅“真相”，不容易协商出一致蒙蔽五卅真相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之下，重查当然一时不容易实现，帝国主义的列强当然一时不容易一致进攻中国。五卅事件也就一时不容易“结束”。

五卅案初起的时候，列强这样互相冲突不能协调，因而不能一致进攻中国，使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得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情形，完全因为上海、香港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全国一般的革命群众，坚持着反帝国主义的彻底的要求，有很明显的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旗帜。这种情形的继续，当然全靠中国民众的积极斗争，极广泛的罢工抵货的运动，极巩固的群众组织和宣传。中国人民所要的五卅事件的“结果”，当然不是帝国主义者延宕敷衍的调查，更不是他们一致蒙蔽事实，判决被杀人的该杀……而是彻底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关税自主，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的力量一天不涣散，中国人民的要求一天不妥协让步，中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一天不受摧残，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一致进攻是决不可能的。可是，到后来，事实上，不但五卅以来中国人受屠杀的耻辱不能洗雪，而且列强居然敢不顾政府和人民的抗议，断然实行重查，居然敢以各国杂糅的法律来裁判已经被杀的中国人的罪名，居然敢在中国境内，在全国民众奋起反抗的时候，开国际法庭。虽然此次重查的结果听说各国委员的意见仍不一致，

然而列强一致进攻的形势已经在重查之中表现出来。这是甚么缘故？列强之间何以能得到这种一致，何以竟能想以司法调查结束五卅事件？

第一、当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之后，上海总商会^⑥擅加修改，另提十三条^⑦，删去撤退外国驻华的武装势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⑧的要求。中国人民方面的团结和力量，经总商会这样一来，便第一次暴露自己的涣散。总商会删去这两条要求，无异告诉美、法、意、比等国，说中国人民中已经有一部分高等华人，并不反对你们驻扎海陆军，使用武装巡捕和商团来杀中国人，并不要求根本取消领事裁判权。于是这些国都放了心，只管可以在中国横行，只管与英国共同来“维持”这国际殖民地上的“秩序”，不会惹起中国人来反对自己的。这就是列强得以共同进攻的第一次机会，亦就是他们之间达到一致的第一步。

第二、戴季陶^⑨等的单独对英论渐渐宣传起来，总商会在开市的宣言里，说日本纱厂罢工解决后便不反对日本。这种空气占了优胜之后，首先屠杀中国工人的日本资本家也就放了心。尤其是到了谈判解决日本纱厂罢工的时候，总商会以及日本的种种买办——直接的、间接的——都一致帮着日本压迫工人，竟用一二万元的恤金，空口允许三个月后加工钱等类的条件，便解决工潮；中国的这些高等华人不但在对外的条件中删去工会自由的要求，并且华商工厂对于承认工会，也与英、日一致的坚持等待政府公布工会条例。对于英、日，尤其是日本，这样妥协让步，真不愧孔仲尼^⑩、戴季陶道统的和平、

谦让、仁慈的美德，可是对于工人却和外国资本家勾结一致行使极残狠狡诈的威迫欺骗手段——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这种高等华人的政治道德，便大大安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的心，从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不至于和对于英国一样的反对，日本已经可以无所顾忌，尽可和英国一致维持帝国主义对华的威信。这就是列强得以共同进攻的第二次机会，亦就是他们之间得到一致的第二步。

第三、中国人民的内部既然屡次发现团结力的涣散，帝国主义者方面又得着卖国的奉系军阀做助手。奉系军阀在青岛、天津、上海等处封闭学生会、工会，逮捕学生、工人，宣布戒严。五卅运动中的主力军既然受着这种摧残，又有许多买办、工贼受着高等华人的指挥来捣乱，这一劳动群众被压迫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商界的抵制英日货运动也早已烟消云灭。这种情形之下，帝国主义的列强自然能更进一步的一致行动，共同进攻。沪案重查，便实现在这个时候。“高等华人”是已经软化了，妥协了，甚至于联合军阀和帝国主义来压迫工人、破坏民族解放运动了，“下等华人”又已经被压到不能有公开的组织 and 运动。列强的欺压中国，自然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第四、等到奉系军阀的邢士廉^①被浙军^②赶走，上海的革命民众，工人和学生要重新起来，扩大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浙军和上海大资产阶级仍旧继续奉军的压迫。这正是沪案司法重查的时候！这次全国反奉的战争里，不但上海，全国的民众都要起来继续爱国运动，因为在民众的眼光看来，反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奉军已经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爪牙。然

而不但浙军在上海，吴佩孚^⑬在汉口仍是继续的高压革命群众，甚至于上海的保卫团都帮着军警封禁爱国团体，查缉学生、工人的宣传和运动。所以联军^⑭商会等等，虽然表面上都发了不少反对沪案重查的宣言和电报，事实上他们是帮着帝国主义者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复兴。上海以及全国的民众既然因此而不能巩固自己的组织，不能广泛的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司法调查委员当然能安安逸逸来审判死人的罪名，实行国际共管中国的第一步。于是沪案重查便在这“戎马倥偬”之中偷偷的完了！这四种情形，便是列强敢于重查沪案，敢于用这种侮辱中国的手段“结束”五卅事件的原因。

可是五卅事件真正便是如此结局了吗？

中国的民众不但决不承认这种调查，决不承认五卅屠杀便可以如此结束，并且在这种重查之中民众得着更重大的教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完全由于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由于高等华人的压迫民众。因此，民众更加要努力奋斗，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军阀的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众的罪恶，在这次已经彻底的暴露。商阀的只顾少数人利益，剥削压迫民众，种种狡猾狠辣的手段，也已经现出他们的原身，对于劳动民众下全力的实行阶级压迫，对于帝国主义者却甘心妥协误国。可见要求中国的真正解放，必须要实行反对军阀、商阀的阶级斗争，必须要使中国的政权握在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手里。因此，民众更加要推翻军阀和商阀，要力争国民会议，建立真正统一的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政府。中国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决不会停止的。

现在香港、沙面的几十万人的罢工运动还继续着。正因为广州民众以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许多反动军阀，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武力，所以不但一般劳动民众能继续着奋斗，而且连商人群众也有觉悟，不让商阀把持；虽然英国人同样的派陈炯明^⑮、邓本殷^⑯和永绩等军舰去打广州，而广州国民政府受工农群众的赞助，始终能战胜他们。并且江浙和北方战争的发展中，北部、中部的人民也在继续团结自己的力量，并督促国民军^⑰参加。全国民众的解放运动不但不停止，并且要使反奉的战争，变成民众反抗军阀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扫除一切卖国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众政权，打倒买办、商阀的势力，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这才是五卅屠杀案的真正结局呢！

原载 1925 年 12 月 3 日《向导》第 137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五卅事件，即五卅惨案，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 ② 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 ③ 十七条要求，见本卷第233页注④。
- ④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 ⑤ 六国委员，见本卷第272页注②。
- ⑥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③。
- ⑦ 十三条，见本卷第234页注③。
- ⑧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⑧。
- ⑨ 戴季陶，见本卷第338页注③。
- ⑩ 孔仲尼，即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⑪ 邢士廉，见本卷第305页注⑦。

⑫ 浙军，指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率领的直系军队。

⑬ 吴佩孚，见本卷第6页注④。

⑭ 联军，指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

⑮ 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⑯ 邓本殷，陈炯明部将，当时盘踞在广东南部。1925年9月，陈炯明率部进攻广州，邓本殷配合进攻。次年2月该部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于海南岛。

⑰ 国民军，见本卷第129页注⑨。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这个题目，现在已为全国人们所注意，成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问题。有人说：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联合的，这是不是事实？现在我们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赞成阶级斗争与反对阶级斗争的两派？这就不单是学理的问题，而是实际斗争的问题了。

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个问题尤其很明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广东二三十万的工人、农民与帝国主义者利害冲突，国民政府^①领导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我们在商团事件^②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商团所要推翻的不仅是革命政府，不仅是孙中山先生，而是要推倒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所谓商团，就是中国买办阶级陈廉伯^③与英帝国主义者的香港政府互相勾结的一个攻打革命政府的工具。其次，我们从五卅运动以来，更可以很明显地看：当我们一般学生、工人在南京路上大流血^④以后，上海总商会^⑤不肯立即罢市，好容易磕头礼

* 本文是作者的一次讲演记录稿，由上海大学学生马凌山记录，印成小册子散发。未见到最初版本，据内容推断，发表时间约在1925年秋冬。

拜的哀求到罢市了，又不肯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⑥；等到六国委员^⑦到上海的时候，又私自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修改了。

这几点都是明白给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中国的高等华人，还很愿意受租界上领事的裁判^⑧，受武装海陆军的保护，更使帝国主义者大着胆子屠杀不止，横行无忌，甚至开空前未有之恶例——公然在上海开什么国际法庭。照以上的事实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联合各阶级去做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从总商会宣布开市，一直到总工会被封^⑨以后，学生会^⑩为查货的事，不知同他们闹了好久。总商会所豢养的保卫团^⑪，天天在压迫工人运动，禁止工人的集会，这是不是国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有人说国民革命中，是不应有阶级争斗的，那么我们便要问譬如前次闸北开市民反段大会，保卫团以马队冲散游行队伍，甚至开枪伤人；从前外国巡捕打死我们的工人、学生，我们就罢课、罢工、罢市反抗，现在保卫团来打我们了，难道我们可不反对，还要进一步说这是对的吗？

国民革命是什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什么，我们国民党有很鲜明的三个目标：

一，要把全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

二，要从横暴的军阀、官僚手里夺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

三，要使全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的改良。

这三个目标，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得很明白，就是根据着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一，民族主义。我们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象国家主义封建时代落伍的幻想所可完成的，也不是象法兰西的革命只是第三阶级^①把他们的贵族僧侣赶跑就算了。

我们要知道现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没有不受国际的影响，所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不期然而然的要反对世界上一切的资产阶级。孙中山先生说：“现在世界经济状况中所发生的战争不是人种间的战争，不是黄种人和白种人或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所以我们国民党虽然主张收回海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表面上看来是仅仅我们中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如果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胜利就是我们全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其失却市场或其他剥夺殖民地之权利，而不根本动摇。譬如英国若失去香港及印度、中国的市场，还能安然立足吗？还有一点，我们国民党的民族问题，是要全国各种小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联合成中华民国，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是站在全民众的观点上去反抗外国资本主义，而国民革命第一个目标——民族主义——就是代表全中国的民众与外国资本主义去实行阶级斗争。

二，民权主义。我们国民党是反对军阀政治，是要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但这并不是党纲上这样写了一条就算了事，一定要从实际上争斗的。

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想一想，到底是我们同那个去争，因为军阀不肯给我们政权，所以我们要反对军阀，试问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当然是的，因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商团^④都一样的要摧残我们爱国运动。若说我们要抛弃争斗，那就是抛弃民权。譬如以工会法的事体来说：广州已争到了可以获得工人自己的利益，而上海、天津、汉口等处还在争斗之中。一般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压迫工农阶级，我们就非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若说这是共产党过激派的话，那我们就要问广州国民党政府之下，究竟能不能允许工会的存在？许不许罢工的自由？若允许的，是不是允许阶级斗争？若是不允许的，岂不是违反民权？所以国民革命第二个目标也就是阶级争斗。

三，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两大纲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更明显更纯粹是一个阶级斗争了。孙中山先生说：资本主义之下，一定有阶级斗争，这斗争若要消灭，除非实行新共产主义。虽然中山先生也曾说中国患在贫而不患不均，但这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消除阶级斗争，就要实现民生主义。若说中国没有不均，孙先生又何必提倡平均呢？我们深一层说：国民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当然是代表农工阶级的。那般资本家、大地主一见要平均他们的地权，节制他们的资本，他们一定要反对国民党，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在这一方面看来，国民党只有反对资本家、大地主及一切特殊阶级，只有替农工阶级去实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民生主义。所以国民革命第三个目标，本身就是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国民革命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争斗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三方面的表现。我们再举一、二事实来证明：譬如辛亥革命是反抗满清贵族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失败了。他何以失败呢？就是没有推倒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士大夫阶级。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时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当时虽有无产阶级存在，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党，农民也不知为自身利益而革命，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到了五四运动，因为这几年来中国稍有工业的发展，所以也就有工人运动的发生，而国民革命就有新的发展。自从二七事件^⑭以至五卅运动，中间经过广州商团之役^⑮，沙面的罢工^⑯，上海、汉口、青岛等处的罢工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不是破坏国民革命？绝对不是的。譬如青岛的罢工^⑰，引起了上海的五卅事件，有了五卅事件，国民革命的力量就有充分的表现。因为五卅的要求条件中，一方面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等，是反抗帝国主义，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一方面要求工人有集会、罢工之自由，这当然是阶级斗争，更是国民革命。因为没有工会，工人就不能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斗争。

近来工人都明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农民也有好几处同大地主争斗。这许多阶级争斗在辛亥革命时没有的，现在有了。在这种种阶级斗争中明白了他们自己与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大地主相对的利害关系，使国民革命中工农阶级成为重要基础。所以中国国民党真正要实行三民主义，非

领他们去实行阶级斗争不可。在实际上看起来，阶级斗争不但不破坏国民革命，而且使国民革命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就无异抛弃三民主义，而又反对国民革命。只有是以国民革命作口头禅的政客，才会说不要阶级斗争。

我们国民党中为什么会分出两种现象？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先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方法：他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用外交手段召集什么华盛顿会议^⑮、关税会议^⑯；但是这些方法太明显了，还有很巧妙的利用中国军阀供给军火，或利用研究系^⑰及国家主义者^⑱，天天高唱反对赤化的论调。但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依旧高涨，显见得这些方法没用了，所以现在又想了一个最新最厉害的方法出来。这个方法，就是使国民党内部分裂，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的争执。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左派革命的力量分散，要用一部分力量来对付右派的反动行为。这是五卅运动的结果，也是国民革命发展的结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因为这也是阶级斗争。

我们国民党是主张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打破这联合战线呢？最好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因为这一来就可以反对联俄，反对一切外国人，不管他是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一概拒绝，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减少力量而不至于完成。虽然党中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曾有这样明白的表示，提出什么骗人的民族国际，而一样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阶级斗争是妨碍国民革命的。但我们试看广州国民政府，允许

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人民入党的自由，共产党可以存在，因革命的手段相同，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因阶级斗争使国民革命有长足的起步，这自然是帝国主义者很嫌恶的。而在上海就不然了，帝国主义者命令戒严司令部把工会一概查封，雇潘冬林这些人去做工人御用的领袖，使这个热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就很容易的解决了。我们在这一个观点上来看，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除了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②、张作霖^③以外，还有谁得着利益呢？并且这些右派所谓反对阶级斗争，不但在理论上站在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而在事实上又完全是帮助帝国主义与军阀。他们虽然在北京开了他们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④，我们且不就纪律上说：如中央执行委员会须由秘书处召集，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开会等等；即在政治的意义上说，在开会以前，林森^⑤、邹鲁^⑥电汪精卫^⑦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这不是表示反革命是什么？后来他们通电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的党籍，以中央执行委员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这未免太笑话了！他们又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且不准在国民政府范围内，行施职权。我们试问汪精卫那一点违背党纲？那一点对不起广东人民？他们都不曾说出。我敢说广东的工农群众，没有一个要汪精卫走；要汪精卫走的是谁呢？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照他们这种举动，事实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工农群众进攻。他们虽然说反对阶级斗争，却不知他们自身在实行阶级斗争。

现在国民党的发展与国民革命之伸张猛进，更加使我们明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我们试看五卅事件之阶级斗争中，国民党在广州增加了二三十万工农党员。戴季陶^②说共产党破坏国民党，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岂非笑话！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要三民主义的实现，只有实行阶级斗争，领导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民族主义）；在军阀、官僚及特权阶级的手里，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民权主义）；领导工农群众，为工农阶级保障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向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实行阶级斗争（民生主义）。

有组织的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主要的力量。在五卅事件中，我们已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要把主义变成事实，如果没有这主要的力量，国民革命永不能发展而至完成。我们要做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革命的国民党员，除了担负以上三种责任以外，又要加上一种攻击右派反动分子的责任。因为右派这种反对阶级斗争，开除汪精卫，开除共产派，一件件都是要使国民党失了工农群众的信仰。

我们只简单的说，工农群众是否需要阶级斗争，改善他们生活的状况；现在的阶级斗争，还只是加资减租等运动，国民党若反对阶级斗争，若象戴季陶所说去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心，结果就会使工农群众完全失了同情。若以反对阶级斗争开除共产派党员，那共产派党员一出外去宣传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抹杀农工的利益，国民党那里还有农工阶级的存在？失去了农工阶级的同情，国民党还有什么力量；所以为国民革命计，为国民党前途计，不得不对右派反动分子宣

战。我们应该认定这也是国民党工作之一部，是国民革命之第一步。

我们若分析右派的政策，就可以知道他们完全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的理论，尽管怎样高妙，说什么哲学基础，孙中山先生是继孔子之道统的；因为仁爱，所以不主张阶级斗争。但我们试问孙先生革命，是不是斗争？创设同盟会，是不是要争斗；我们再问什么人可以施仁爱？对资本家、地主、军阀可以施仁爱吗？这是对压迫者可以施仁爱吗？在这些地方，右派显然把革命的中山主义与贤人政治相混淆，把中山先生做封建时代的孔徒，使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变成劝圣主行仁政的保皇党。这是何等荒谬！中山先生个人确有高尚的道德，可是他是一个革命的领袖，绝不是希望他去行仁政。譬如上海小沙渡或杨树浦罢工的时候，国民党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应该站在那一边呢？工人一边吗？赞成阶级斗争了；不然，那就被资本家利用去欺骗工人，做了工贼。所以，我们如果是站在革命的地位，讲仁爱是讲不通的。

总之，我们要研究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应当去实行阶级斗争；使全国的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对于党中右派，我们就不能不取革命的行动，施以严厉的攻击。因为主张国民革命而却反对阶级斗争，这不但自己不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希望每个中山主义者，革命的国民党员，去实行阶级斗争而发展国民革命！

注 释

① 国民政府,指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由原大元帅府改组而成,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② 商团事件,见本卷第7页注⑮。

③ 陈廉伯,见本卷第97页注⑳。

④ 南京路上大流血,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⑤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⑥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⑦ 六国委员,见本卷第272页注②。

⑧ 租界上领事的裁判,见本卷第150页注⑧。

⑨ 总工会被封,参见本卷第369页注⑥。

⑩ 学生会,指上海学生联合会。

⑪ 保卫团,指上海商团。1911年3月由20多个行业性和区域性商团组合而成。

⑫ 第三阶级,指资产阶级。第三阶级,通称第三等级,源出于法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他们有纳税的义务,而无政治权力,与不纳税、享有政治权力的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其后无产阶级分离出来,称作第四等级,第三等级则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

⑬ 商团,即上海商团。见本文注⑪。

⑭ 二七事件,即二七大罢工。

⑮ 广州商团之役,见本卷第7页注⑮。

⑯ 沙面罢工,见本卷第7页注⑭。

⑰ 1925年4月,青岛日商纱厂一万多工人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取得部分胜利。5月25日,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纱厂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联合镇压,造成青岛惨案。

⑱ 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213页注①。

⑲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⑳ 研究系，见本卷第136页注⑦。

㉑ 国家主义者，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他们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并组织中国青年党。

㉒ 段祺瑞，见本卷第128页注③。

㉓ 张作霖，见本卷第144页注⑦。

㉔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张继等14人假借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又称“西山会议”。会议通过了开除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中央部长职务，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等案，在上海另设中央党部，从事反共活动。

㉕ 林森(1867—1943)，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重要骨干。

㉖ 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参与发起“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重要骨干。

㉗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国民党左派领袖。1927年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1938年叛国投敌，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

㉘ 戴季陶，见本卷第338页注③。

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 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五卅屠杀案^①的帝国主义者的“判词”已经公布了，举国抗议的沪案司法重查居然实现了。我们且先看帝国主义者这一次是否达到了一致进攻中国的目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在本报第一百三十七期详细论过^②。如今帝国主义判词的内容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虽然美、日、英三国委员的报告书，结论稍有差异，美国委员连带论及治外法权^③、会审公廨^④、工部局^⑤职权及所谓人道等等问题，英、日委员则以为五卅事件出于意外，甚至谓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既为近年来常有之事，而于五卅时突然大发暴乱，这是“华人心理易于激恶，可于一霎时间由镇静变为狂易不可制”的现象。然而这种差异只能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一致进攻中国时内部的小小倾轧，美国帝国主义想借此揭英国的隐痛，顺便施行他那狡猾的口头同情，他并且趁此提出“共产党政府所收买的外国过激党”之煽动。他说“近十年来华人对于公民常识，颇有进步……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大相悬殊”，这无异乎说一百年前尽管可以屠杀，如今却要用别的方法施行侵略。何况在总的结论上美国委员

和英、日委员同样的说巡捕房所采取的放枪手段是正当的：

美国委员说：该氏（爱伏生）^⑥因当时正执行各种义务，致未充分认识群众之感情变化如此迅速，同时该氏即依照“动员训令”以行动，盖以不按照此种训令，该氏即认为个人须负种种责任。

日本委员说：爱活生捕头之下令放枪，由当时老闸捕房将为群众所据或且危及生命财产一端观之，亦为应有之举动；又总董费信惇在五卅事件时，无执行之权力，故其责任问题亦无由发生。

英国委员说：爱捕头所称——若不放枪，彼时巡捕方面之生命将受牺牲，而老闸捕房将为群众所据，加以此藏有军械，一入群众之手，事情必更严重云云，此等言词，均属可信。

同时，委员团共同向领袖公使的总报告中，公认开枪为“不得已”，尤其认六月一二日的屠杀是武装维持秩序。不但如此，这总报告中，判决了五卅以来被杀的人“该杀”之外，还有对于中国官厅的判语：谓须有负责长官维持上海之治安——一要用人须有干才；二要警察不排外；三要“尊崇中国法律”，尤以罢工问题为最要；四要警察听警察厅的命令；五要中国警察厅听租界捕房总巡的命令（见厅告知华人之各点）。

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庭”于宣布这“判词”之后，送了七万五千元大洋作为抚恤费，就此便想了结五卅屠杀案。不用说，

五卅惨死的革命烈士的性命，决不是几万元钱便可以买的。帝国主义者至少应当出取消一切在华特权的代价！如今他们竟还敢公然宣言要中国警察和巡捕“诚意合作”，听他们的命令，来压迫中国的平民，尤其是工人。列强这样联合一致的压迫中国，已经非常之明显。我们中国人民应当赶紧努力奋斗，起来一致的反抗，决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奴视中国至于如此！

帝国主义者对上海的五卅屠杀案何以敢如此一致的进攻，来压迫中国？他们在广州敢于如此吗？现在香港、沙面的罢工问题，英帝国主义者已经俯首求和，已经讨论到罢工期间的工资问题。这是因为广州有人民的政府。几千万的广东农民，因为有农民协会的自由，因为得到了防御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力量，因为在自己阶级的斗争里得到了彻底的政治觉悟，知道赞助国民革命政府。几十万广东工人有组织工会和阶级斗争的自由，有严密的巩固的组织，在这种斗争里的经验，使他们明白自己的政治使命，自然也努力赞助真正代表大多数平民的政府之形成。有一般商人也就知道只有这种政府能代表国家的利益，能在他们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之中，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还有完全与平民合作的军队，受着大多数人民的赞助，得以扫除一切广东的反动军阀和官僚，揭破帝国主义者暗杀廖仲恺^⑦先生、勾结陈炯明^⑧等国民党^⑨内的叛贼之类的阴谋。广东政府的基础是完全建筑在革命的农民、工人、军队及一般民众之上，所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屈服于他的面前。

上海方面呢，便大不相同了。段祺瑞的政府^⑩，从五卅一直到最近事实上在张作霖^⑪的掌握之中。而张作霖公然的做

帝国主义的工具；奉系军阀在五卅运动一开始的时候便调兵遣将，到处帮助帝国主义者屠杀，封闭工商学联合会^⑫，上海总工会^⑬，通缉学生领袖等等，可怜出力到临了，还只落得帝国主义者的上司“中国官厅不与租界总巡诚意合作”的批语。奉系军阀离了上海之后，继起的“当局”继续的压迫，枪毙工人领袖刘华^⑭……在这种反动政权之下，中国人民如何能得到外交上的胜利；在这种四周都是帝国主义走狗密布的环境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何能勇往直前的进展！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民政府而有卖国军阀的专权，是五卅屠杀案失败的第一原因。

再看，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怕是中国国民一致的联合战线。他们一开始便造作种种五卅运动是赤化，学生会^⑮、总工会是过激派等等谣言，希图破坏中国国民的联合战线。他们对于广州国民政府^⑯，对于汪精卫^⑰、蒋介石^⑱等同样的宣传反对，并且还有不少国民党自己的党员如邹鲁^⑲等类做他们的应声虫，煽惑政见不定的中央委员，从国民党内部来做破坏功夫。其次如暗杀廖仲恺，勾结陈炯明等手段更显而易见。然而他们在广州方面这种阴谋完全失败。

因为广州的工人、农民、商人始终一致团结；广州的大多数小商人没有因赤化谣言而动摇，而妥协，而卖国；广州方面的对外要求，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始终是一贯到底的。

上海方而呢。总商会^⑳首先妥协，擅自修改代表大多数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条件，甚至于勾结奉直军阀摧残

最努力、最牺牲的工人阶级，封闭他们的团体，破坏他们的罢工，杀戮他们的领袖。实际上是近视的、浅见的拥护自己阶级的目前利益，而摧折平民的自由权利和为帝国主义的最大力量，外表上就是藉口赤化过激，想对于帝国主义者献媚求和，想博得他们些少的让步——饭桌上掷下的肉骨头。就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④也因恐被赤化嫌疑而退出工商学联合会。这些都不但是懦怯妥协的表现，而且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奸计。至于他们——商人，在几十万穷困的工人拚命牺牲的时候，除了经手发出国内外的捐款以外，自身对于抵制英日货的工作百方怠工，那更不必说了。这样，中国国民内部战线的不统一，资产阶级还借帝国主义军阀的口号和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国民革命中的主力军，民族解放运动如何能不受挫折？结果，帝国主义自然能这样一致压迫污辱中国了。可怜！资产阶级这样妥协哀求，借刀杀人以献媚于外人，他们所希望的关税自主也是没有达到，他们所空口抗议的沪案重查也轻轻巧巧以钦赐七万五千元了事！联合战线的破坏实是五卅屠杀案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如今五卅重查的结果已经公布了，中国国民的奇耻大辱已经载入世界史了。我们中国的各阶级人民应当沉痛的明白并且记住这次斗争的经验，应当赶紧抛弃一切妥协的梦想，应当立刻觉悟帮助帝国主义者宣传反对赤化的罪恶。可是，正当这个时候，国民党右派——事实上不过所谓孙文主义学会^⑤的几个实际领袖，还有所谓国家主义的团体——事实上也不过自命曾左^⑥的几个首领，却拼命努力于反对赤化的宣传和

造谣。快些醒醒罢，否则恐怕太迟了。现在我们凡是要求中国民族解放的一切阶级，都应当赶紧联合起来，一致向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进攻。

我们以为现在各种政团及职业组织，全中国的国民，应当立刻联合一致的抗议五卅重查的结果，继续提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以有实力的行动，如罢工、抵货等，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根本要求应当是取消租界，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我们必须努力一致的推翻北方的军阀政治，要求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建筑起全国的国民政府。如果不能如此，我们中国这次的奇耻大辱永世没有洗雪的时候，我们中国永世不能解放，无论什么要求条件，也永世不能达到！

原载1926年1月14日《向导》第142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② 指作者发表在《向导》第37期上的《沪案重查和五卅屠杀的结局》一文。

③ 治外法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⑥。

④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⑤ 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⑥ 爱伏生，今译爱活生。当时任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英捕头。

⑦ 廖仲恺，见本卷第319页注⑩。

⑧ 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⑨ 民党，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⑩ 段祺瑞的政府，即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

⑪ 张作霖，见本卷第144页注⑦。

⑫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⑬ 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197页注⑤。

⑭ 刘华（1900—1925），原名剑华。四川宜宾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1925年11月被军阀孙传芳逮捕，12月遭秘密杀害。

⑮ 学生会，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

⑯ 广州国民政府，见本卷第394页注①。

⑰ 汪精卫，见本卷第395页注⑯。

⑱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表示拥护国民革命。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⑲ 邹鲁，见本卷第395页注⑯。

⑳ 总商会，指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③。

㉑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197页注④。

㉒ 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组织的反共团体。主要代表人物是戴季陶、王柏龄、贺衷寒等。

㉓ 曾、左，指曾琦、左舜生。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韩。四川隆昌人。日本中央大学毕业。1919年留学法国。中国青年党党魁，鼓吹国家主义。

左舜生（1893—1969），原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1924年任《醒狮周报》社总经理。也是中国青年党首领，主张反共反苏反对国民革命的国家主义。

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改译)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一

现时我们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扩大深入的过程里。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中，举国有一致的目的，便在于争得中国的独立，争得平民的政权。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能够杀掉郭松龄^①，救张作霖^②垂危的命运，可是奉系军阀的崩败已经一发不可复止，这是因为民众运动的政治上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干，现在他的各种组织都日益巩固起来。农民之中也发现不少革命的组织 and 运动。工人、农民中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大，最近一年来已经表示他有指导群众的政治运动的能力。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也逐渐发展；渐渐扫除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其他各种革命力量，如学生、小商人等也都在团结奋斗的过程中。反革命营垒里的各种力量却在剧烈的崩坏分化，国民军^③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很明显的实例。在他们最近的地位，因倾向民众而渐得巩固。广州革命政府扫除一切反动的军阀和土匪，一

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和走狗，革命工作有大规模的发展——军事、财政、政务完全统一，有真正人民的武力，拉夫、烟赌等税杂捐完全消灭，工人有罢工、结社的自由，农民得着组织上、政治教育上的辅助，工农阶级因此而有自由斗争之可能，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商民群众脱离买办商阀的操纵利用，免除了许多军阀扰乱的痛苦，觉悟到赞助国民革命之必要——给全国国民一个希望，一个建立全国国民政府的模范。在二三十年扰乱不已的中国里，广州革命政府的发生和巩固，真是全国人民的一线曙光。帝国主义者方面，却只看见他们的恐慌危惧——关税会议④，法权会议⑤，五卅重查，赔偿死伤，准捕头辞职等等，虽然完全是欺诬污辱中国的行为，然而他们始终不得不戴起这些假面具来周旋，来缓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便是见他们的恐慌。同时，他们当然想离开中国人民，賂买“高等华人”，以为再行屠杀压迫革命民众的准备。国际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者都非常之注意中国民众的斗争，尽他们的力量来辅助——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到处组织“勿侵中国会”，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侵略中国。

二

列宁是共产国际的领袖，¹他的姓名是和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永久联在一起的。当然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是如此。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是和列宁的政策相符合的；中山先生曾引列宁的话，说现时世界上是阶级战争不是人种战争，是压迫者和被

压迫者的斗争。再则中山先生曾经说，俄国的新政体不是代议制度而是人民独裁制度，比代议国会制度改良得多。如今列宁逝世的二周年已经到了，中国民众应当纪念他，应当考察中国现时的革命运动之发展和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列宁主义的关系。如上节所述，岂不是完全证实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民众的意义吗？因为列宁的主义就是唤起各国被压迫民族，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起来一致反抗并推翻帝国主义。

三

列宁的生平和学说，整个儿的表示他的坚决勇毅，忠实于工农平民及被压迫民族之革命事业——反对一切压迫者和妥协派、修正派，这些妥协派、修正派永久是帝国主义者资本家的佣仆，他们的政策妨碍劳动平民的坚决斗争，实是为世界资本主义服务。

中国民众现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还只是初期的发展，还很幼稚，没有多大的经验，因此，不免有许多犹豫，许多动摇不定的政策。对于帝国主义者回心转意（如美国主持正义或者如戴季陶^⑥所谓“日本应当回东方来”）的希望还没有完全丢掉。还没有分别谁是朋友谁是仇敌的明确的觉悟。我们应当勉力去斗争，去学习，务必要固定我们革命的观点和政策，在这方面列宁是我们的模范。我们革命的组织 and 团体，应当能象列宁一般，善于指导全国民众，往那不妥协、不犹豫、不受狭义的国家主义之煽惑，不受国民党右派之分裂的一条革命道

路上前进。

四

列宁是胜利的十月革命之领袖。列宁和俄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十月革命，所指导的八年来苏维埃国家的政治，证明了：工人农民的联合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资本家，能够创造劳农平民自己的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赤军扫除反革命之成功，八年来经济改造的成绩，都足以鼓起各国一般民众的勇气去反抗帝国主义，中国的工人、农民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应当利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应当以同样的精神去力争中国的民权化，中国的独立解放，造成革命的国民政府，使能代表一般劳动平民的利益，解除他们所受的一切痛苦穷困。

五

列宁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者和领袖，他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世界革命的开始。东西各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应当联合团结一切劳动平民的革命力量和被压迫民族，一致反抗帝国主义而推翻他，推翻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不但无产阶级不能得着解放，就是弱小民族也始终不能脱离压迫。现在的土耳其便是实例。周佛海^①最近说中国国民革命只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而不是推

翻帝国主义。其实，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都能打倒帝国主义势力，那时帝国主义必然推翻——周佛海等是否赶紧想法去维持他？别方面，如果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都只是国内的斗争，互不联络，当然更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必被推翻，与周佛海主义相反）——那时每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力量，又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不够。所以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发展的最终结果，始终要和列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汇合而成就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那时世界的一般劳动平民——工人、农民等的大联合，才能完全解放自己，进于真正的平等、自由、互助，实行世界的经济改造而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在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派联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和中国平民的革命的政权。他的目的是解放世界上一切劳动平民和被压迫民族，以进于共产主义。

六

列宁指示出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同时他时时刻刻指导先进的工人，应当集中自己的注意及力量，于最近的最紧要的革命责任。俄国第一次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时候，列宁指导俄国的工人，应当和农民群众联合暴

动，推翻俄皇政府，组织临时政府，以国民会议为最高机关，而建立革命的民权的政治。列宁对于现时东方各国的工人，屡次说明努力赞助并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是最迫切的革命责任。列宁说，中国工人战胜帝国主义而解放自己的民族——这对于西方列强的无产阶级是非常之大的帮助，使他们容易推翻帝国主义的资产统治，而完成世界社会革命的全功。因此，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紧要迫切的革命责任，而用全力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力量，使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联盟。

七

列宁是从来一切社会主义者之中，第一个主张国际无产阶级应当赞助东方劳动平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主义者——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便实行这一原则，这一列宁的伟大的遗嘱。譬如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唯一的政党——承认革命的摩洛哥和叙利亚有完全独立的权利，而帮助他们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政府。英国的共产党努力在工人群众中宣传赞助印度的以及其他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必要，对于中国的五卅屠杀^①，急激提起抗议，反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政府（英国工会最近^②在史加波罗^③开的职工会全国大会，曾经有对于这一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④、国际赤色济难会^⑤、国际工人救济会^⑥屡次赞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五卅屠杀的时候。少数派、改良派、修正派的第二国

际^⑬和黄色职工国际(亚摩斯德丹)^⑭,对于中国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都不肯给丝毫事实上的帮助,他们至多空口说几句同情的话,而时时跟着帝国主义者在自己机关报上,描写中国、印度、摩洛哥、叙利亚、埃及、土耳其等民族的“卑怯、欺诈、骚扰,或者仁慈、容忍、礼让等类的特别文化、特别天性”。

八

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政党以事实证明他忠于赞助被压迫的民族,赞助他们反抗帝国主义,使得彻底的解放。就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里来说:乌克兰、白俄罗斯、亚尔美尼亚^⑮、乔治亚^⑯、亚奏白裳^⑰、土耳其斯坦、乌兹卑克^⑱、吉尔给兹^⑲、罢史吉尔^⑳、鞑靼等等弱小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都完全自愿的完全自由的联合起来而成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这些弱小民族,因为和俄国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已经完全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而得着解放。苏联并且完全放弃俄皇政府对于土耳其、波斯、中国、阿富汗等国的特权,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实在是一切东方民族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之忠实的友军。中国劳动平民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应当以苏联为模范,来组织革命的政权——就是使中国境内蒙古、西藏、满洲、回回等民族,完全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加入革命的中国。中国的平民决不能承认汉满钜商及官僚对于蒙古等民族的特权,应当反对他们的压迫剥削

这些弱小民族。中国革命的平民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尤其要帮助国民革命的蒙古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和他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胜利。譬如最近唐努乌梁海^②民族表示愿意加入苏联，何以会有这种现象，正因为不但中国的军阀政府压迫他们，而且国民党的民族自决主义（见第一次大会宣言）也没有广泛宣传，还有一班国家主义派^③，保皇党的研究系^④，官僚军阀御用的政客，帝国主义驱使的外交家，拚命狂叫“保持中国对于蒙古等民族的宗主权”。弱小民族当然不愿意受这种压迫而要联合“以平等待他的”国家。如果国民党及一般国民有明显的革命的民族问题的政纲，这些弱小民族自然自愿加入中国国民革命的联盟，而后将来革命政府时各族的联邦共和国才有巩固的基础。

九

列宁主张一切劳动者的革命，同时便十分注意引导一般被压迫的妇女、女工、农妇来参加革命的斗争。苏联国内妇女已经得着完全解放，并且对于妇女权利特别有法律上、政治上、教育上的保障。苏联内部的东方民族里，妇女解放已经有很大的成绩，她们已经脱离了以前的奴隶地位，而享受和男子同等的权利。再则，列宁亦是第一个主张革命运动里，应当特别注意青年自身的利益，使他们不但为革命服务，而且为自己而格外努力于革命。我们中国革命者的职任，就在于广泛的引导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和青年来参加政党、工会、农民协会的

工作,这样必定能格外增加革命的力量,而加速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之胜利。

十

从最近几年各国政治经济的状况尤其是中国的情形看来,确已证明列宁主义的正确,有许多人总是宣传用和平的方法,阶级妥协的方法,可以得劳动阶级的解放。这几年来,尤其是欧战以后国际联盟的劳动会议,各国的所谓左派或劳动党政府,完全证明这一说法的错误。列宁说这些改良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只有延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命运的本领。现在早已证明这句话是确切不移的了。列宁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只有劳动者的武装革命能够达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因为共产党指导劳动者组织自己的武力,组织赤军,工人、农民自觉的参加这种军队,能为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而作战,所以能扫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战胜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侵略。中国国民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只有巩固的革命势力大同盟(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的知识界及一般被压迫平民之大联合),组织了国民的武装势力,那时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才能有彻底的胜利,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的政府才能成立巩固,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废除!

原载 1926 年 1 月 21 日《向导》143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郭松龄(1884—1925)，字茂辰。奉天(今辽宁)沈阳人。奉系重要将领。1925年11月，暗中联络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从滦州举兵讨伐张作霖，进攻到距离沈阳60华里的巨流河附近。后因日本军队干预，12月13日兵败被张作霖枪杀。

② 张作霖，见本卷第144页注⑦。

③ 国民军，见本卷第129页注⑨。

④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⑤ 法权会议，全称“调查法权会议”。1926年1月至9月，帝国主义为了缓和五卅运动后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指使北洋政府在北京召开所谓法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美、日、法、意、比、荷、葡、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等12国。各国表面上赞成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借口中国司法“不独立”，不作具体决定。

⑥ 戴季陶，见本卷第338页注③。

⑦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24年脱离共产党。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教授等。曾参加中共“一大”。1938年底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⑧ 五卅屠杀，见本卷第185页注①。

⑨ 史加波罗，今译斯卡伯勒。英国地名。

⑩ 农民国际，1923年10月在莫斯科成立。出版《农民国际》、《土地问题》、《国际农民报》。

⑪ 国际赤色济难会，1923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主要任务是救济各国受迫害的革命活动家。

⑫ 国际工人救济会，1921年成立。由蔡特金领导，在欧美各国工人中募集资金，援救俄国灾民。

⑬ 第二国际，见本卷第47页注⑦。

⑭ 黄色职工国际(亚摩斯德丹)，见本卷第154页注③。

⑮ 亚尔美尼亚,今译亚美尼亚。俄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外高加索中南部,也有部分散居在土耳其境内。

⑯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俄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外高加索西北部。

⑰ 亚奏白裳,今译阿塞拜疆。俄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外高加索西北部。

⑱ 乌兹卑克,今译乌兹别克。俄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亚洲中部,介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之间。

⑲ 吉尔给兹,今译吉尔吉斯,也称柯尔克孜。俄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亚洲中部的天山山脉西段和锡尔河上游。

⑳ 罢史吉尔,今译巴什基尔。俄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乌拉尔山南段西坡及卡马河支流别拉亚河流域。

㉑ 唐努乌梁海,原是中国的地区,1864年后被沙皇俄国占领。1949年苏联宣布为其所有。东面部分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

㉒ 国家主义派,见本卷第395页注⑭。

㉓ 研究系,见本卷第136页注⑦。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 北京政变与国民会议之标语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政治上是以孙中山先生入京开始的。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不满一年,满清遗孽的北洋军阀,便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从此以后,所谓中央政府便一直在军阀手里。从袁世凯一直到曹锟①,中间虽然经过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战争、政变②、毁法③、护法④、制宪⑤、贿选⑥种种斗争,然而除西南以外,差不多完全是军阀内部的斗争,也就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互争间接统治中国的现象。国民党早已被军阀政府认为乱党,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没有行动的自由,甚至于也说不着和军阀短兵相接的斗争。可是经过了五四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力伸张的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觉醒起来,他们的阶级斗争一开始便迅速的从经济斗争进于政治斗争,上了

* 本文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内容和文字作了若干修改和校订,各节都加了小标题。《瞿秋白选集》选录了其中的第二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政治舞台；中国的国民革命得着了新的生命，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一九二〇年后，各地的社会运动，从学生运动的性质转入工人运动的性质，象湖南的纱厂罢工（黄、庞的被杀）^⑦，安源的矿山罢工^⑧，香港的海员罢工^⑨，京汉及其他各铁路的罢工^⑩，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罢工^⑪，上海香烟厂及江浙一带手工业的罢工^⑫，一直到“二七”京汉大罢工的流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社会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这一时期渐渐的形成；知识阶级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然地随着笼统的新文化运动，德谟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会的斗争而普遍的广泛的发展。一切社会阶级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等等的斗争里得着民族意识的自觉，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切身所受的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宗法社会^⑬，资本制度的侵略压迫束缚剥削，比任何阶级都要厉害。所以只有无产阶级能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解放运动的总口号里，本着他们善于组织，善于一致的阶级性，首先表现实际的行动和力量。这种社会力的伸张，当然趋于团结扩大革命的势力——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一时期组成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有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一面肃清辛亥以后这一党内的官僚化、军阀化的反革命分子，一面汇合一切新生的革命势力。中国的工人阶级处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却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尤其是他们两三年来自己阶级斗争的经验，输入国

民革命的政党而和民族斗争汇合为一，不期然而然使中国南部的农民觉醒起来，在广州革命政府协助之下，大大的发展他们的斗争，赞助政府反抗反革命的军阀，反抗香港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买办、土豪等的武装势力（所谓商团和民团）。广州政府从护法以来，历受南方军阀、买办、土豪的破坏内哄，到此才第一步得着平民群众的赞助，而后他的政治势力才对于全国有革命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最小限度政纲，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产业国有，平民政权的确立，劳工保护等等——开始提议于一九二一年冬天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①（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曾出席），最终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以及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及策略都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一九二四年一月），成为国民革命政党的政纲和策略。国民党的政治威信，因此在全中国范围内得着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社会里革命力量的集中，别方面革命政纲的明确规定，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宣传重新遍及民众而影响北方的政治，一扫以前国民党内部官僚化、军阀化的耻辱及北方军阀政客（如研究系^②之类）的诬蔑。

因此，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战争^③中，军阀内部受了国民革命运动潮流的影响，不能不开始分化和崩溃——北方国民三军^④的形成（北京政变^⑤），正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现象。国民军表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赞成国民会议的召集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论他们的衷心如何，始终是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政治

势力发展的明证。向来中国的军阀总是受某一帝国主义的驱使和雇用；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这种间接统治中国的制度才开始崩溃：直系军阀——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既然因为战争失败而瓦解；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也因为国民军的崛起不能顺水使船似的攫取中央政权。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

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于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重新发展到北方。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要求各种人民团体，商会、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大家都应派代表参加；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觉悟到国会制度、法统问题、护法口号的不足引导民众向革命的道途上去走。国民会议的运动从此开始。中国民众见着自己的力量——历年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罢工运动，到此仿佛万流汇集而形成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的总要求。不但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以全力促成这一斗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向来逆来顺受的受军阀的压迫，或者只在地方上，如上海等大城市之中，稍稍表示些抗拒，到此也看见了推翻这一统治的道路。

北京政变之后，北方的军阀势力，大致是这样一个人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御用的奉系军阀想要攫取北京政权的全部，因此排挤国民军的势力；国民军便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联合起来反抗。同时，段祺瑞^⑨的皖系军阀早已完全崩溃，只剩豫陕间的刘镇华^⑩、憨玉琨^⑪和山东的郑士琦^⑫，势力微小薄弱，虽然竭力献媚列强，表示“外崇国信”，以与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条约”的对外政策相竞，以官僚、军阀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相抗；可是因为他的力量决不足以替帝国主义者肃清中原西北的“赤化”的国民军，所以一时不能在日本或英、美帝国主义之前固宠；直系遗孽仍旧盘踞长江中部。于是最初一期段祺瑞的临时执政，仿佛是帝国主义者与中国人民之间，奉、直系军阀与国民军、国民党之间的一个缓冲机关。段祺瑞的第一步政策，便是暗中联络直系的长江各督和西南联省派的军阀，想造成自己的势力，亦就是勾结帝国主义的资格；第二步便是指使刘镇华、憨玉琨进攻国民二军。他的第一步政策虽然有部分的成功，可是第二步政策却完全失败，——胡景翼^⑬和憨玉琨的战争里，中原的工人和一般民众因为国民军比较的开明，同情自然在国民军方面；国民二军这次的胜利，大得力于京汉工人的赞助。段祺瑞同时又对于广东和英帝国主义者一致的采取援助陈炯明^⑭攻粤的政策，可是广东自从国民党改组，工农运动勃兴，黄埔的革命军成立以来，政治军事势力大非昔比；以前反动的军阀，如杨希闵^⑮之类，对于东江战争故意怠工；如今国民革命军在东江农民群众赞助之下，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边起，到三月初，不满四十天，便肃清东江的反革命军。虽经屡次反

攻，然而林虎^②、杨坤如^③等终究是败的败，降的降（三月二十三日林虎败退闽边；四月二十日杨坤如以惠州降）。第二次，段祺瑞、张作霖^④又利用唐继尧^⑤，使他声称就广东副元帅之职，并侵入两广，广州内部杨希闵、刘震寰^⑥亟起内应（开始在四月初）；可是这步计划也归失败。同时，张作霖的势力渐渐向关内进展，他的李景林^⑦占领直隶，排斥国民军在保定、京兆的势力；张宗昌^⑧占领山东；郑谦^⑨占领江苏；处处实行极反动的压迫。这种局势，可以说是段、张合作排斥国民军、国民党的过程里，互相争权夺地，并在帝国主义者之前争宠。段政府在奉张驱使之下，不但外崇国信，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解决金法郎案^⑩，损失国库六七千万元，藉以取得余款，供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段祺瑞的压迫和段祺瑞自己的阴谋，无一不是把这“缓冲机关”在几星期内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

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正是全国反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和人民的国民会议呼声最高的时候，也正是段祺瑞初次上台，还当着缓冲式的工具，表面上赞成召集国民会议的时候。可是孙中山先生入京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五年的第一天，段祺瑞政府早已成了奉张帝国主义所牵制指使的走狗。段政府不顾孙先生的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意见，悍然召集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当然只有几个人）的善后会议^⑪。经孙先生之国民党及群众的坚决抗议，主张人民代表参加解决国是的会议，段政府竟只允许商会等所谓法团代表的参加，并且是只有发言权的专门委员。他这种政策，原本是和设立淞

沪特别市的政策一样，算是对资产阶级让步，而撇开大多数劳动平民，分散革命势力的奸计。可是除开各大城市的买办商网（所谓总商会）以外，大部分的小商人群众，对于这种会议，很明了他的军阀、官僚性质。尤其是工人阶级、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经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先生之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纲之宣传之后，已经完全汇集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不幸中国第一个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在这个时候逝世。然而国民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⑥运动（此一大会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俨然与善后会议对抗（二月一日开会至四月二十日闭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集中中国最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妇女的革命分子，决定对外对内的革命政纲；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以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正在此时普及全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了的切实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规定，并且是将来中国平民共和国的新建设——国民会议制度之第一次确定的关键。

二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

中国的劳工运动，自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之后，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蛰伏之中；虽然上海、广州、香港等处，还时时有罢工的暴发，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罢

工^⑩，然而概括而论，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因受直系军阀及英、美帝国主义等强暴的压迫和屠杀，不能有勇猛突进的发展。直到北京政变——两年来以无产阶级运动之酝酿为“底力”的国民运动之结果，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个开展的环境。尤其是无产阶级，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既如此之久，当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机奋斗。北部铁路工人的组织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处恢复过来，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国工人群众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奉张势力的复盛，一面赞助他压迫国民军，一面便因棉纱市场的恐慌，以增加工作、减少工资、裁减工人的方法向中国工人进攻。于是上海（二月初）的内外棉厂及其他日厂，青岛（三月间）的日商纱厂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在这几次罢工里，都因组织巩固，得到相当的胜利。全国劳工运动从此又得了勇猛突进的形势，如北京三月间的印刷罢工，汉口五月间的英美烟公司的罢工等等。帝国主义者当然继续着以屠杀政策、威吓政策和中国人民相周旋。福州学生（四月间）抵制外货，美国军舰十二艘便抵厦门，以武力干涉。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在第一次罢工之后，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日商工厂里的压迫专制，向来便是绝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工人所得的“罢工胜利”，也不过是比较上说，其实便是罢工之后，工人所受压迫，当然还仍旧是统治殖民地劳工的特别奴隶制度。日本资本家这样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愤激怠工之中，因此，日本资本家便任意的敲打强迫，结果，上海内外棉厂里的工人顾正红^⑪，因

要求发给欠薪而被杀(五月十五日);在青岛,则日本人指使张宗昌杀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五月二十九日)。

帝国主义者这种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一般的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便因中国学生、工人的抗议这种屠杀和列强帝国主义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之印刷附律^⑧、码头捐^⑨等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慑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箝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的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的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的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的来威慑,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安东、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

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列宁说，平时过问政治的只是几百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人，可是真正的政治运动，真正的“民权”，只有劳动平民的革命政治，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所过问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①、谢持^②、邹鲁^③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激刺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的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

群众之明灯！

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间之冲突，尤其是国外资产阶级与中国劳动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帝国主义者因为不能痛快地继续他们的统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卖国军阀，直系势力一经摧败，奉系势力之发展又遇见国民军和劳动民众的障碍和抵御，于是从上海五卅起，竟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汉口（六月十一）、广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庆、泸州、青岛、福州、天津、安东……暴露他们向来的种种假面具，惊醒了一般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之发展，早已使中国社会里发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酝酿着三四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断然不能再容受这种强横的压迫。于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④等，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⑤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⑥积极的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⑦，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总商会的破坏联合战线，是从他表示参加运动，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起。他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且没有表示态度的时

候，虽然可以说是故意的怠工，可是实际上是他没有影响总的运动，没有敢来争这一运动的指导权。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找寻他的政治的组织形式。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头两个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一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的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战斗，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

现时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大殖民地，决不是对于某一强国的打击，却是对于帝国主义制度的致命伤。因此，英、日、美、法等国都是想一致的进攻，他们不能不以种

种卑劣欺诈的手段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举国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制度的统治，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华人的同情”，不能为英国所牺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时候，除英国以外，都不敢公然进攻，无不竭力声辩，甚至于倡言赞成废除不平条约，如六国委员^⑧不一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立刻解决蔡继贤案^⑨，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证，这恰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呼声最高的时候。再则，段祺瑞的军阀政府，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方面表示自己的“爱国”；张作霖原本在五月底要想进京攫取政权的，五卅运动一起，只能退出关外，张学良^⑩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两千块“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军阀的统治，在这时候显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至少也在极端动摇的状况之中。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使军阀统治根本动摇。

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过继续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商阀——总商会“积极”起来了。国民党的右派“站起来”了。总商会的积极，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要求，抹杀工人的罢工结社权利，取消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的条件，出卖平民

的权利以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一般高等华人，不用说研究系的梁启超^④、丁文江^⑤等卖弄他们的“学问”，主张妥协和平渐进，甚至于反对抵制外货。就是所谓“站起的”国民党右派，如戴季陶^⑥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之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戴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⑦和日厂谈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强迫恐吓欺诈种种的手段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一方面驱使奉系军阀到处开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岛、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为中国国民运动的目标单集于英国，其他各国无所顾忌，正可一致进攻，同时利用机会以稍稍挫折英国在远东的气焰，而且用空口的人情诱惑中国的高等华人以破坏联合战线，于是所谓关税会议^⑧、法权会议^⑨的提议都通过了。威慑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七月间）封闭工商学联

合会，不久又准许启封，以示恩威于小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在帝国主义军阀的这种离间政策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策略之下，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条件（六月十三），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侨商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封闭总工会（九月十八日）。全国小资产阶级逐渐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和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别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战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这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进攻，沪案重查便公然实现，英、美、日三国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之必要，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②，便开始募集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出的罢工维持费，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是为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被封，没有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横被压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这一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

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灭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中国一般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斗争，目的在于解放中国民族，当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资产阶级阻挠障碍压迫这一斗争，否认工人的罢工结社自由，保留外国驻华军队以备压迫平民，强制群众对日妥协，而只想借对英罢工之力达到仅仅利于高等华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国轮船公司和英、日竞争的优势等等，劳动平民的反抗目标自然同时要注射到中国资产阶级方面来。帝国主义者方面的毒计，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的电气业的），这当然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们急速的倒到外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去，帮同着压迫工人阶级。短视的浅见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几万元（就算他几十百万元！）的利益，居然甘心卖国卖民，实行摧折上海总工会。五卅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都是非常之澎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

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五卅以来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的性质，变成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⑧，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谓国家主义者^⑨……他们只准工人为着争民族利益国家体面而罢工，不准工人要求加几分工钱、承认工会而罢工，此等论调，决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别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不许他们结社罢工的自由，不承认工会，这是何等的矛盾！无产阶级正因此而要扩大自己的组织和奋斗力，在五卅运动对外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渐次失败的过程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后，全国罢工波及中国企业的潮流，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备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的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

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

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苏州角直、宜兴、江阴乡下）等地的农民，也都渐渐的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他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可是，不用说，许多小城市里的五卅运动，往往限于抵制英、日货，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在上海就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怠工，内地（如太原、福州等处）甚至于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货商的武装斗争。捐款虽然有些力量，始终便宜了上海买办阶级，使他们可以不出一钱而坐享“盛名”。因此，我们要知道：中国现时资产阶级内部虽然还是买办分子占优势，而在五卅运动后，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革命运动自从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然而：一则各地的罢工运动第二次起来，如八

月十一的罢工^⑩，唐山八月中罢工的爆发，南京八月初工人的流血^⑪，北京英使馆^⑫八月初六的罢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厂罢工结束之际，上海工人阶级已经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工贼等四方八面的压制、逼迫、捣乱的时候；二则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三则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争斗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买办或士绅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的彻底的和无产阶级合作；四则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零零碎碎的摧败。再则，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虽然要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埃及的解散国会问题（三月廿三日）^⑬，印度的纱厂罢工（九月十六）^⑭，非洲丹吉尔地方的罢市（七月三日）^⑮，摩洛哥战争（六月廿七）^⑯，叙利亚革命（八月六日）^⑰，波斯政变^⑱，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五卅运动却还不能和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直接联合，互相呼应，始终还是各干各的。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及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

民族解放运动胜利。

帝国主义者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时候，自己觉着对中国的统治和他们走狗的军阀政权日益动摇，他们的屠杀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自杀政策而已，于是一转变而注全力于宣传反赤化反共的政策来，并且用种种方法破坏联合战线。这种政策在中国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绩，可是在南部却完全失败。杨、刘^⑧、唐继尧等里应外合的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失败之后（六月十三日），不过一星期，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用离间政策，挑拨许崇智^⑨和蒋介石，使许崇智宁可放弃潮汕与陈、林妥协（六月十七）而回广州与蒋介石争权。可是五卅运动爆发于广州（六月廿一罢工，廿三沙面屠杀）之后，民众方面既然一致对外，内部的冲突自然不易暴露。国民政府的成立（六月二十五）^⑩，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相差不过六七天；这亦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之政治的内容，便是代表农民、工人、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国民革命军。他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共同管理对外斗争的差异点，就在于他——国民政府，有农民群众和革命武力的赞助，而上海是总商会的武力（保卫团）和军阀相勾结；并且国民政府之中是劳动平民占优势而不是买办分子占优势。广东的农民、工人，不用说是争得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数商人，自从商团叛国之后，渐渐觉悟买办商阀的罪恶，而自己组织起来，尤其是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军阀之后，他们都一致的拥护这一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和香港罢工委员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能以全力坚持五卅运动

的总罢工，予香港以空前的打击（外国新闻记者詹密士的谈话，说香港因罢工而损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万以上），尤其是黄埔的开港，足以争回中国的经济独立和交通独立。虽然帝国主义者和上海一样的勾结军阀、妥协派、右派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四五次的尝试无不失败：八月二十日廖仲恺^②先生被右派军阀刺死；九月十五日许崇智完全放弃潮、汕，陈炯明因此复图侵袭广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部下莫雄、郑润琦^③又在广州谋叛，私自释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④叛谋发觉……随后，段张^⑤派永绩等军舰，帮助邓本殷^⑥从南方与陈炯明（东江）及熊克武部下（北江）三方夹攻广州（十一月间）。然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推翻，并且已经统一全粤，把这些反动军阀完全肃清；努力消灭苛捐杂税、烟、赌、拉夫，农民协会、工会有充分的斗争自由，财政军政统一……将成为模范的国民政府。对外的交涉，虽然沙基惨案^⑦还没有最终的胜利，然而日、美等国看见这样的巩固的国民政府，境内的革命运动又的确有明显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自然都软化下去，不敢与英国一致进攻。美国煤油税问题，黄埔戒严区域枪毙违法的日本水手问题，汕头日人行凶问题^⑧，广东政府都得到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所未有的胜利。就是英国，现在也已经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罢工不但没有失败，并且还有中国商人预备以罢市促港督的觉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广州的国民政府，种种方面的革新计划和建设事业还做得很少，内部亦许还有种种缺点，可是在二三十年骚扰压迫的中国政局之中，他实是唯一的一线曙光。中国的人民现在没有不希望在全

中国有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只在广州一隅给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会流并进的联合战线而后能胜利成功之缩影：打倒代表买办土豪阶级的右派，肃清反动军阀，然后劳动平民工农小商的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政府的武力才变成平民的武力，然后对外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才能充分的发展，而得着胜利的形势。

三 反动之重来与国民会议之战

五卅运动之中，奉系军阀在山东、直隶、江苏、上海到处施行屠杀压迫政策，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能进展，段祺瑞和直系军阀萧耀南^⑧等，虽然急急忙忙提出对外抗议，拟议工会条例，公布“人权保障条例”等等，然而不久就使人民完全觉悟：他们这些“作为”，仅仅是为保持自己权位的假惺惺；大资产买办阶级虽然貌为赞助工人，实际上处处妥协以求外人“谅解”，出力帮助军阀、帝国主义者压迫、屠杀工人，而结果五卅案重查，上海工部局的董事也不能到手，关税会议不能给中国以自主权，法权会议同样是装腔作势。一般小资产阶级，向来受妥协派的催眠的，当然要有最后的觉悟；工人农民中的运动仍在深入开展，积聚着集中着自己的战斗力。从上海总工会封闭之后，虽然工人运动屡受摧残，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⑨被杀，各地亦均继续压迫，然而上海及各地的工人农民（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同兴、怡和及其他纱厂，漆匠、木匠、车

夫、石印工人等的罢工怠工，河南杞县、江苏江阴等地方的农民运动，反抗县官地主，要求组织农民自卫军……)，仍在勇猛斗争。五卅运动所开始的国民革命，不会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就停顿的。革命的前途正很远大，革命的后备军正在征集呢。不过五卅运动中最明显的卖国贼莫过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他不但压迫人民，做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并且趁着五卅运动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南京……这和直系军阀的利益已经大有冲突。于是孙传芳于十月十一日——上海工人运动已经由奉系军阀代他完全压迫下去之后——宣言反对压迫工人复工，随后吴佩孚等也表示反对关税会议……总之把一切罪名都归到奉系身上去，而借此名正义顺的开始反奉战争。北部的中国民众，在这种时机：一、正是感觉民众武力的缺乏，就连广东国民革命军一样的军队亦没有；二、看见比较开明的冯玉祥^⑧等的国民军与奉军势力早已冲突，渐次加入战争，当然积极督促这种所谓国民军彻底的首先扫除奉系军阀。五卅运动后的革命民众，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他们不能再容忍自己消极旁观军阀战争的心理，消极的要求和平的心理，在这一次已经明显的发出“变军阀间的战争为人民对军阀的战争”之口号。假使五卅以前历年来国民革命的预备运动足以使军阀之中发生所谓国民军，那么，五卅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当然能使中国现时最巩固强盛的奉系军阀内部也起崩溃——郭松龄的倒戈^⑨，显然是受民众的国民运动的影响。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派兵到满洲，亲自下手杀掉这一“赤化”将军，巩固了奉系军阀的势力，在直隶李景

林、山东张宗昌方面，亦与以实力援助，把这次反奉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国民军与日本帝国主义之战；然而对于民众在五卅失败之后又加以帝国主义者公然的帮助奉张作战，只有使我们更深切的感觉武装自己实行打倒军阀统治之必要。

固然——五卅之后，国民运动内部起了剧烈的阶级分化的现象，不但资产阶级直接的压迫束缚工人阶级，而且政党界、思想界也因此而发生分化；这一分化开始于戴季陶先生的反对阶级斗争及所谓“右派国民党员站起来”的运动，结果是极右派利用戴季陶先生的领袖，召集西山会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右派会议；学生界里也发生所谓国家主义的运动，成立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西山会议中的主持力量实际上是极右派的邹鲁^②、林森^③，以及叶楚伦^④、邵元冲^⑤等犹豫分子，这一会议的意义，重要之点在于反对广州中央及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⑥，其余开除共产分子等是连带的问题而已。国家主义的“运动”，主要之点也在谩骂广州政府、国民军及苏联。五卅运动之中，因无产阶级劳动平民战线的巩固，而坚持到现在还没有屈辱的，只有广州的运动，广州的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妥协取媚于列强，而不肯牺牲几分钱的工资和工会罢工等自由给工人；所以他们的思想家和政治代表用种种诬蔑手段毁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广州的国民政府一样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最毒恨的。现在问问：谁要汪精卫离去广州，谁要驱逐很得力的苏联政治军事顾问，谁要反对共产？唯一的回答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这一句里的“国民”、“国家”等字样，我愿

意是我写错的!)因此,全国民众反奉运动之中,我们在最初一期,听见许多仿佛是很体面的口号:“内不妥协,外不亲善”,这意思是说:一切武力不是到帝国主义方向去了,如张作霖(我们国家主义者当然不便和他妥协),便是到苏联赤化方面去,如蒋介石、冯玉祥(那又是我们国家主义不愿意和他妥协)。殊不知这些所谓“赤化”将军,离赤化还远得很呢。国家主义派亦未始不知道;不过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劳动平民解放,中国劳动平民在创造自己的武力之过程里,先因倾向民众的武力之比较的放任,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得着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些须不利而已。可是,因为劳动平民政治势力之普遍发展和帝国主义者的强横压迫,一般人民对于广州政府便日渐明了真相而想望他:有具体的实际的胜利放在眼前。再加之帝国主义的日本公然出兵满洲,五卅运动中妥协的失败,渐渐使资产阶级的学者悔悟,资产阶级的政客改变策略。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之中,居然发现些人,大谈其劳动问题,罢工自由的法律基础等等;戴季陶先生对于这些自然早已知道,始终他是较远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他并且要讨论到合作的方法共同反日的行动。联合战线的恢复便成了目前最切实最紧迫的问题。

同时,这次战争里,军阀的崩溃,亦因民众运动的发展,普遍的国民革命政府的要求,而愈加急速——郭松龄、魏益三^⑧称国民第四军,山东方振武^⑨最近自称国民第五军(今年一月)。一般劳动平民经过五卅失败的巨创,看见广州国民政府的模范,都一致的要求组织国民革命委员会,推翻段祺瑞的政

府(北京、上海等处的示威)。就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也已经觉得没有出路。不但如此,军阀崩溃的过程影响到全国政局——帝国主义者逼得不能不以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等,延宕敷衍;军阀之中没有一派能维持住“中央政权”,北京简直成了无政府的状态。现时在全国人民之前,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还是民众在劳动平民领袖的联合战线中取得政权,组织革命政府呢,还是由帝国主义指挥着奉系和直系妥协,联合进攻国民军,当然更加压制民众,以成就奉直联合的反动政府呢?这种时机——军阀帝国主义统治极端动摇的局面,实际上是五卅运动所造成的,民众反奉运动和反对奉直联合的斗争,实际上是五卅运动更深一步的继续。现在国民第一军的首领冯玉祥,他曾经拒绝与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共同领袖反奉的临时革命政府,他曾主张暂时保留段祺瑞,他现在下野了;国民第二军和第三军内部非常复杂,然而他的左派至今还主张去段祺瑞,成立临时政府,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他们这些主张都是对抗张作霖、吴佩孚、章太炎^①等“法统”主张的;奉直联合的主张是要恢复军阀的统治,恢复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均势。国民军反抗他们的斗争,不得民众的赞助是决难胜利的,民众以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斗争自由的保障为条件,当然可以并且需要对国民军和国民政府加以赞助。民众的政治主张,在五卅经验之后,自然一致倾向于以国民会议重建民国的要求。只要看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②的领袖以及国家主义的《醒狮》周报^③,都不能不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便可以知道民众要求的压迫,到何等程度了!国民党现在的新

右派(与邹鲁、林森、冯自由^⑧等的反革命当然不同),也许真有明白的分子,便是国家主义者的青年中,未始没有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不能再容许他们的领袖专以反共产为职志了!现在的问题,完全在于平民方面的联合战线之中,增加武力的后盾和正确的政治指导,所以上海总工会等的真正群众团体,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恢复运动,主张以人民代表和国民军、国民政府立刻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这一运动不久便要普及于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复兴运动里最重要的职任,在于切实的结合一切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力量;资产阶级在妥协失败之后应当觉悟,小资产阶级在受了妥协政策的迷误之后尤其应当立刻站到革命的平民一方面来,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既然都赞成国民会议,何以不赞助首先提议以国民会议预备会解决国是和五卅条件的广州国民政府(七月二十二日)呢?现在应当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各地工、商、学、农各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共产主义派,大家联合起来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就当地实行民众的意志,组织武装力量,反抗军阀的统治;同时精密组织各种职业的平民,以为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单位和基础。别方面,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应当以自己的武力拥护民众的利益,立刻派出代表和全国各界人民代表开联席会议,即时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统一中国,肃清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然后真正的国民会议可以召集成功,真正的共和国可以建设。这种行动的方针,难道不是一般劳动平民以至于资产阶级所应当采取吗?总之,五卅

以后，国民会议的运动已经从宣传的口号变成实行的方针；这种运动已经有极大多数觉悟的民众做他的基础，无论甚么力量都不能摧败他的，除非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因为这太对于劳动平民有利益了而从中破坏，破裂联合战线，或者故意怠工，那时，这种运动的成功或许要比较多的时间，比较更加艰苦些的斗争。他们的怠工破坏或许要成就暂时的直奉联合之胜利，而变成反动的局面，然而胜利始终是劳动平民的！五卅所开始的革命不能停止的了！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上，在世界的社会革命史上，实在占着和欧洲一八四八年^④及俄国一九〇五年^⑤同等的重要地位呵！

原载1926年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曹锟，见本卷第6页注③。

② 政变，指1923年6月曹锟使党羽在北京发动驱逐黎元洪的逼宫式政变。

③ 1917年6月黎元洪在张勋挟持下，宣布解散国会，被指为“毁法”。张勋复辟平定后段祺瑞仍拒绝恢复《临时约法》。

④ 护法，见本卷第97页注②。

⑤ 制宪，指1923年10月曹锟为登上总统高位而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

⑥ 贿选，指1923年10月曹锟采用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的手段，以40万元收买国会议长，又以每张选票5千元到1万元的价钱购买了五百多个议员，“当选”为总统。

⑦ 1922年1月13日，长沙第一纱厂二千多工人为要求年终奖金

及双薪举行罢工。湖南军阀赵恒惕受厂方贿赂派兵镇压。16日逮捕领导这次罢工的湖南劳工会领导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并于次日凌晨将俩人惨杀于长沙浏阳门外。

⑧ 安源的矿工罢工，见本卷第352页注⑭。

⑨ 香港的海员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①。

⑩ 京汉及其他各铁路的罢工，指1923年京汉、粤汉、京奉、正太等铁路工人的罢工。

⑪ 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罢工，见本卷第5页注②。

⑫ 上海香烟厂及浙江一带手工业的罢工，指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南洋烟厂工人、南京四千多鞋匠、苏州一万多机织工人、浙江一万多户盐民等的罢工。

⑬ 宗法社会，见本卷第15页注②。

⑭ 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指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⑮ 研究系，即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见本卷第136页注⑦。

⑯ 直奉战争，指第二次直奉战争。见本卷第123页注⑤。

⑰ 国民三军，见本卷第129页注⑨。

⑱ 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⑯。

⑲ 段祺瑞，见本卷第128页注③。

⑳ 刘镇华(1883—1952)，字雪亚。河南巩县人。1919年投靠皖系，任陕西省长。1922年转而投靠直系。1925年直系失败后，图谋进占河南，与国民军在豫西会战。失败后下台。

㉑ 憨玉琨，见本卷第129页注⑦。

㉒ 郑士琦，安徽定远人。皖系军阀将领。曾任山东军务帮办、山东督军等职。

㉓ 胡景翼，见本卷第129页注⑧。

㉔ 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㉕ 杨希闵，见本卷第296页注③。

②6 林虎,陈炯明部将。

②7 杨坤如,陈炯明部将。

②8 张作霖,见本卷第144页注⑦。

②9 唐继尧(1883—1927),字冀赓。云南会泽人。云南军阀。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宣布就任大元帅府副元帅职,阴谋勾结杨希闵、刘震寰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③0 刘震寰,见本卷第318页注④。

③1 李景林,见本卷第305页注⑧。

③2 张宗昌,见本卷第251页注③。

③3 郑谦,当时任江苏省省长。

③4 金法郎案,见本卷第163页注⑨。

③5 善后会议,见本卷第7页注⑬。

③6 国民会议促成会,见本卷第7页注⑰。

③7 沙面罢工,见本卷第7页注⑭。

③8 顾正红,见本卷第183页注⑨。

③9 印刷附律,见本卷第188页注⑥。

④0 码头捐,见本卷第251页注③。

④1 张继(1882—1947),字溥泉。直隶(今河北)沧县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成为西山会议派骨干。1926年1月被国民党“二大”予以书面警告处分。

④2 谢持(1863—1936),字慧生。四川富顺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成为西山会议派骨干。1926年1月被国民党“二大”永远开除党籍。

④3 邹鲁,见本卷第395页注⑳。

④4 治外法权,见本卷第150页注⑥。

④5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①。

④6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196页注④。

④7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④8 六国委员,见本卷第272页注②。

④⑨ 蔡继贤案，指1925年7月4日美国水兵开枪打死上海怡和纱厂工人蔡继贤事件。事发后，美国驻沪领事怕引起反美风潮，致函北京政府上海外交交涉员，希望单独解决，勿与五卅惨案连在一起。

⑤⑩ 张学良，见本卷第274页注①。

⑤⑪ 梁启超，见本卷第21页注④。

⑤⑫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18年曾随梁启超、蒋百里赴欧洲考察战后形势。1923年春夏间参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以马赫主义的唯心论来反对张君勱的直觉主义的唯心论。五卅运动中，主张与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激起人们的愤慨。

⑤⑬ 戴季陶，见本卷第338页注③。

⑤⑭ 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197页注⑤。

⑤⑮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⑤⑯ 法权会议，见本卷第412页注⑤。

⑤⑰ 上海总工会系9月18日被封，此处应为被封后的第五天。

⑤⑱ 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见本卷第362页注⑱⑲⑲。

⑤⑲ 国家主义者，见本卷第395页注⑲。

⑥⑰ 8月11日的罢工，指1925年8月11日天津日商裕大纱厂工人为支援上海工人斗争，要求承认工会、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

⑥⑱ 南京8月初工人的流血，即和记工人事件。见本卷第319页注⑦。

⑥⑳ 北京英使馆八月初六的罢工，指1925年8月6日英驻北京使馆华工及在英兵营服役的华人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在各地的暴行而举行的罢工。8月7日，罢工工人组织英使馆华人公会。至9日罢工人数达到300余。

⑥㉑ 埃及自1923年宣布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后，仍保留着英国的种种特权。1925年3月，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华夫脱党再次在议会选举获胜，该党领袖柴鲁尔出任众议院议长。由于该党坚持要求英

军撤离埃及，抵制亲英政府的所有措施，该党领导的议会由政府宣布解散。

⑮ 1925年9月开始，印度孟买纺织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而举行总罢工，有152,000工人参加，罢工坚持了将近3个月。

⑯ 1925年7月3日，非洲丹吉尔曾发生罢市。

⑰ 摩洛哥战争，见本卷第375页注⑥。

⑱ 叙利亚革命，见本卷第375页注⑦。

⑲ 波斯即伊朗。1925年10月31日，波斯议会宣布废黜两年前出亡欧洲的国王，拥立反对英国势力的札萨·汗为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史称“波斯政变”。

⑳ 杨、刘，即杨希闵、刘震寰。

㉑ 许崇智(1886—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广东国民政府粤军总司令。

㉒ 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于1925年7月1日，此处日期有误。

㉓ 廖仲恺，见本卷第319页注⑪。

㉔ 莫雄、郑润琦，当时为粤军许崇智部师长。

㉕ 熊克武(1881—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率部由湘西入粤，驻扎连山、阳山、乳源诸县，因有与陈炯明联络之嫌，被捕入狱，至1927年春始被释放。

㉖ 段、张，指段祺瑞、张作霖。

㉗ 邓本殷，见本卷第384页注⑫。

㉘ 沙基惨案，见本卷第300页注③。

㉙ 1925年8月21日，停泊在汕头海面的日本军舰蓄意挑衅，派兵非法逮捕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调查员二人及电船工人四人，并扣押福建号电船。

㉚ 肖耀南，见本卷第120页注④。

㉛ 刘华，见本卷第402页注⑭。

㉜ 冯玉祥，见本卷第172页注⑥。

㉝ 郭松龄的倒戈，见本卷第412页注①。

⑳ 邹鲁，见本卷第395页注㉑。

㉒ 林森，见本卷第395页注㉑。

㉓ 叶楚傖(1886—1946)，江苏吴县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曾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1926年1月被国民党“二大”予以书面警告处分。

㉔ 邵元冲(1890—1936)，字翼如。浙江绍兴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1926年1月被国民党“二大”予以书面警告处分。

㉕ 汪精卫，见本卷第395页注㉑。

㉖ 魏益三，奉系将领。原任郭松龄部炮兵旅长。1925年随郭松龄讨伐张作霖，失败后退入关内。1926年1月就任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兼滦河防御副司令。

㉗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寿县人。1925年由张宗昌任命为别动支队司令，后任二十四师师长。1926年1月宣布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自任军长。后被执政府任为直鲁豫边防剿匪司令。

㉘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杭人。郭松龄起兵讨伐张作霖后，章太炎主张拥护黎元洪出山，“以正法统”。

㉙ 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402页注㉑。

㉚ 《醒狮》周报，国家主义派的机关刊物。1924年10月10日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创办于上海。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他们因此被称为“醒狮派”。

㉛ 冯自由(1882—1958)，广东南海人。1924年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是著名的国民党右派。

㉜ 欧洲一八四八年，指1848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

㉝ 俄国一九〇五年，指1905年俄国反对沙皇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虽然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而失败，但它成为十月革命的预演。

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现时的政局，已经显然是奉直军阀的联合，以镇压国民的解放运动，摧抑国民军①及国民政府②的势力。反奉战争初起的时候，孙传芳③也是“吊民伐罪”，通电斥奉军强迫上海工人复工(去年十月十一日)，吴佩孚④也算反对关税会议⑤和金佛郎案⑥等。军阀政治势力的崩败，已经显露到极点，他们为自己的权利禄位而战，却不得不假托于民众的口号。如今，孙传芳得了徐州，吴佩孚立足于汉口，他们觉着自己的地位，多少已有几分巩固了。张作霖⑦的奉系军阀里，内部有郭松龄⑧、魏益三⑨等的倒戈，最近山东的方振武⑩也宣言归入国民军；郭松龄虽然败亡，天津却到了国民军手里。何况，反奉战争里，民众方面“变军阀间的战争为人民反军阀的战争”这种宣传和运动，北京市民去年十一月间的大示威，以及随后各地的反对日本出兵中国的运动，无一不表示人民方面有积极的推翻军阀政府的要求，甚至于有武装的直接行动，要来立刻组织中央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政府和召集国民会议。国民军在这种运动里虽然没有正式的明确的表示，然而在奉张和直系眼光看来，他们却是与民众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反奉战争发

展的最终形势，如果是国民军全胜，民众革命的实力必定陡然大涨，而中央政权简直会落到革命民众的手里——人民的国民会议果真实实现，并有拥护革命政府的军力——那时，军阀统治，帝国主义的代理总督之政权，一切所谓法统护宪等类把戏，完全要被推倒。这对于帝国主义者是何等的危险呵！于是他们便急急派遣研究系的蒋百里^⑩等奔走于奉张、直吴之间，赶紧促进他们的暂时结合，以谋打倒国民军。冯玉祥^⑪在这种逼胁恐吓之下宣告下野了；吴佩孚时时刻刻准备袭击河南；靳云鹗^⑫在山东战线上与李景林^⑬、张宗昌^⑭妥协而谋消灭李纪才^⑮等国民军的势力了。

北京的所谓中央政府，在这种环境之下：段祺瑞^⑯的靠山张作霖既然塌台，国民军的首领又非常怯弱退让，当然便形成无政府的状态。

现时的许阁^⑰不过是极暂时的过渡机关。问题的解决，只在于今后的局势是民众的革命势力胜利，还是奉直联合的反动势力胜利？是人民能以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军的力量相结合而肃清全国反动军阀（和广东省内的现象一样），还是帝国主义能以互相交战的直系与奉系军阀的力量相结合而镇压全国的革命运动？许阁将过渡于谁的问题，完全看国内这两种势力的消长而定。

帝国主义和军阀方面，现在已经努力的各方面进行新的反动结合，军事上奉直妥协，而在山海关、山东、河南、陕西合力的进攻国民军，政治上他们驱使贿选议员、无聊政客章太炎^⑱等等出来鼓吹护宪法统，想拥出黎元洪^⑲来当“菩萨”，而

吴佩孚做事实上的皇帝。这种局势假使发生于五卅以前，于广州国民政府未巩固以前，那么，或许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可以很快的实现；可是现在却不同了。

五卅运动在直接的一方面，司法重查和外交交涉固然是失败了；然而在间接的一方面，民众革命运动的继续，要求关税自主^①，反对法权会议^②，以至于各地民众对于一切政治问题的积极主张，足以证明反奉战争的过程中五卅运动实际上继续着发展。五卅运动在上海、汉口等处固然是中断了，可是在广东方面还是坚持着，而且广东的商人、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不但赞助国民政府，并且以实力巩固自己的革命政权，扫除了杨希闵、刘震寰^③、莫雄、郑润琦^④、陈炯明、邓本殷^⑤、熊克武^⑥等反动军阀，有革命的平民的武装势力，苛捐杂税、烟、赌、拉夫等的恶现象完全消灭；对外的交涉已经能使英国俯首求和，日、美渐受范围。中国的解放，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关税的自主，法权的收回，五卅的雪耻……只有在全国建立这样的国民政府之后，才有可能。而建立中国全国的国民政府，在现今这种局势之下，不但是必要，并且是极端可能的了。应当由各地人民团体和国民政府国民军共同合作，立刻在北京组织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便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凡是站在革命民众方面的武力都应当集中于临时委员政府之下，拥护国民会议而讨伐压迫民众、破坏国民会议的军阀。国民会议预备会召集成功，国民会议制度的真正的平民共和国才有建立成功的一天！

孙中山先生前年北上时所提出的国民会议，早已受全国

民众的拥护，如今已经从一种政治理想和口号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的方针。正因为去年一年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五卅之中的市民学生工人运动，使中国人民得着不少切身的经验，组织团结训练的机会，到如今，各地民众团体的实力，已经确乎有实行“国民会议革命”的可能。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时候，各方面的妥协卖国，原想是达到自己的些须利益。如今怎样呢？上海工部局^②的华董位置得到没有，会审公廨^③收回没有，领事裁判权废除没有，这都是十一国上海侨民商会在劝你们帮助封闭总工会^④、克扣罢工维持费时所答应你们的？总工会是封了，工人是受压迫了，五卅案是重查了，你们这些“权利”得到没有呢？你们以为对外这样“和平有礼”，帮着镇压“赤化”的工人，外国人便喜欢你们，便有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希望，现在你们的希望都落空了！上海总商会^⑤的这种种行动，不管他还在表面上要求关税自主，要求中国的银行收管关款，反对五卅重查，可是实际上处处是帮助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民众，其结果他们所空口叫唤的口号一无用处。各地的人民，小商人，在五卅时候，都信任上海总商会是体面的法团，辛辛苦苦的捐款，交给他“包办”援助罢工，知道上海罢工工人是中国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力量，可是上海总商会利用这种信任和地位，干了不少卖国勾当。他勾结军阀，压迫工人，他的保卫团在直系到上海之后居然公开的通缉学生会首领，禁止工人集会，他想以此献媚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偷着些地方上的政权。各地的小商人，想必看见江政卿做了警察厅长，还羡慕上海商人有体面，居然当政。可是，工

会是受压迫了，刘华是被杀了，五卅运动因此而大大失败了，上海一般商人却仍旧受军阀的辖治，负担着种种苛捐杂税，还要不断的受勒迫，垫出军警的军饷（最近上海肉业又垫饷三百万），于商人何尝又有丝毫利益呢？各地的小商人在自己地方看看，岂不是处处都有虞洽卿^②、江政卿一类的少数商阀，霸占着商会机关，作威作福，卖国卖民呢？全国的小商人都因受军阀的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转辗困苦，求死不得。你们的出路，决不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勾结，压迫工人、农民，以“反对赤化”的功绩，去邀外国人的宠幸，便能得到关税自主，便能过问政治，保障自己的利益；你们的出路，只有和劳动平民携手，加入国民会议的运动，站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战线上来。

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不但笼统的说来，自然要赞助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且五卅之后，他们早已组织集中了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直接的在五卅运动里受了极大的牺牲，经过艰苦的斗争，力争自己阶级的权利——极普通的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增加几分钱几角钱一天的工资，为中国民族力争彻底的解放，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受着奉直军阀的摧残，商阀、工贼的毒计，始终不能得到丝毫的胜利，自然非完全推翻军阀政府不可，非打倒一般商阀不可。凡是比较自由的地方，如现时的郑州、北京、天津，更不用说广州、汕头，都已组织成总工会；就是压迫的地方，如上海、汉口等处，总工会和各种工会也能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他们的赞助反奉战争，参加一切运动，次次都站在革命先锋的地位，他们当然以全力来力争国民

会议的实现。就是向来不积极的农民，看着广州农民协会运动的胜利，国民政府的保障农民斗争的自由，同时受着五卅运动间接的冲动，亦已经到处奋起，如河南、直隶、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无不有农民协会运动或抗租抗税的运动，甚至于四川、陕西、山西等处；就是江苏的江阴、苏州、角直等小地方也有这种运动。他们现时的运动或许还只限于地方的经济的性质，可是如果国民会议运动能够结合并发展这一伟大的力量，他们的革命势力，必定可以成为推翻军阀统治的革命里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中国的学生运动向来总是革命潮流里的“鲜花”。中国革命的学生，对于国民会议运动是当然能够努力的。

便是现时人人痛恨的丘八、土匪，他们何尝不是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一年来的五卅运动和历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何尝没有丝毫影响于他们？五卅时候驻在上海浦东的奉军，几乎有一团人暴变，因为奉系军阀告诉他们来上海打外国人的，结果却叫他们打工人，便是一个证据。何况郭松龄、魏益三、方振武等何以敢于反戈，甘心受日本军队的袭击而死亡，岂不是兵士之中笼统模糊的爱国观念和革命反抗的情绪，逼迫他们的长官至此的。国民会议运动里应当努力引进他们的参加。

军阀、帝国主义的反动结合还没有巩固，至少也还不能立刻攫取中央政权，完全恢复他们的统治。革命势力方面，却有国民政府，国民军的武力，可以受民众的督促而前进，小商人、农民、学生、兵士等一般群众之中，都有革命的基础，尤其

是工人阶级。各种民众的大联合战线，既有必要，亦有可能，如果再有确定明确的革命政纲和革命武装，国民会议的革命，彻底推翻军阀统治的革命，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是万分的可能的！

只恐怕！只恐怕在这大联合战线里面，资产阶级故意怠工破坏。国内许多政党和政派——如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②，国家主义联合会，国家主义的《醒狮周报》^③，如今表面上也赞成国民会议。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发起另组国民会议促成会；《醒狮》周报也主张召集总商会、总工会等的国民代表大会于上海。这等现象尤其足以证明一般革命群众（学生等）非常之坚决的要求国民会议，使向来专以反共产为职志的右派及“醒狮”等领袖，不能不暂时在那种职志之外，也来谈谈国民会议，以求保留自己的“信用”，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们很庆贺这种“觉悟”！孙文主义学会和醒狮派诸君，你们既然有这种“觉悟”，你们便应当看清现在的革命形势和民众利益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团结自己的力量，建立极广泛的联合战线，组织自己的武力，并且引导督促较革命的、较开明的国民军站在民众的一方面，听民众的指挥，这样而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目的——中国的工人、农民以至于小商人，尤其要求已经以事实证明自己能代表一般平民利益的广州国民政府，来积极参加国民会议的促成运动。你们如果固执自己的“党见”，反对国民军，反对国民政府，说几句假清高的“内不妥协，外不亲善”或“不应联一军阀倒一军阀”的空话，而破坏这一联合战线，那么，适足以暴露你们实际是和帝国主义直奉军阀相联合，而打击国民

军及国民政府，你们的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势必完全变成空想。你们的怠工和破坏，势必蹈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覆辙，不论你们居心怎样“清高”，事实上是要受中国革命的审判的！

上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已经在组织之中，各地也应同样联合工、商、学、兵、农等各界，赶紧组织起来，应当真正代表当地的民众，不能容许买办阶级把持，应当引进大多数劳动的“下层的”民众直接参加，应当当时便实行自己的民权，努力与各地军阀政权奋斗；应当由民众组织自己的武装势力。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应当发展并巩固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等等，而且要调查已有的团体；应当努力组织当地平民群众的武力，以防御军阀、走狗、工贼等之袭击和破坏；应当努力于更广泛的民众中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应当直接反抗军阀的压迫屠杀、苛捐杂税、克扣军饷、反抗军阀土豪的霸占公务，重利盘剥、苛收田租等……这种工作是非常艰巨的，然而却是实行国民会议的必要工作，只有这种各地的组织民众工作，能够造成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之组织上、实力上、政治上的基础，亦只有这种工作能确立国民革命的大联合战线而保证他的胜利。

原载 1926 年 2 月 3 日《向导》第 144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国民军，见本卷第 129 页注⑨。
- ② 国民政府，见本卷第 394 页注①。

- ③ 孙传芳, 见本卷第144页注⑦。
- ④ 吴佩孚, 见本卷第6页注④。
- ⑤ 关税会议, 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 ⑥ 金法郎案, 见本卷第163页注⑨。
- ⑦ 张作霖, 见本卷第144页注⑦。
- ⑧ 郭松龄, 见本卷第412页注①。
- ⑨ 魏益三, 见本卷第446页注⑧。
- ⑩ 方振武, 见本卷第446页注⑧。

⑪ 蒋百里(1882—1938), 名方震, 别号澹宁。浙江海宁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曾参加护国战争, 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四川省督署总参议。1918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 成为研究系重要骨干。1925年10月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参谋长, 不久与直系军阀脱离关系。

⑫ 冯玉祥, 见本卷第172页注⑥。

⑬ 靳云鹗, 山东济宁人。皖系军阀将领。1920年转投直系军阀。1925年冬到汉口拥吴佩孚组成十四省联军, 任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春在山东接收直系旧部三个师, 并进兵开封, 打败国民二军, 接任河南省长。

⑭ 李景林, 见本卷第305页注⑧。

⑮ 张宗昌, 见本卷第251页注③。

⑯ 李纪才, 国民二军将领。当时任山东查办使。

⑰ 段祺瑞, 见本卷第128页注③。

⑱ 许阁, 指1925年12月由许世英任内阁总理的北京政府。

许世英(1872—1964), 字俊人。安徽贵池人。

⑲ 章太炎, 见本卷第446页注⑨。

⑳ 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清末将领。辛亥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副总统。袁世凯死后任大总统, 后被张勋驱逐, 1922年复任。1923年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当时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表声明, 主张“拥黎出山, 以正法统”。

- ⑳ 要求关税自主,参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 ㉑ 法权会议,见本卷第412页注⑤。
- ㉒ 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296页注③、第319页注③。
- ㉓ 莫雄、郑润琦,见本卷第445页注⑦③。
- ㉔ 陈炯明、邓本殷,见本卷第6页注⑨、第384页注⑬。
- ㉕ 熊克武,见本卷第445页注⑦④。
- ㉖ 上海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 ㉗ 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 ㉘ 总工会,指上海总工会。
- ㉙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 ㉚ 虞洽卿,见本卷第144页注④。
- ㉛ 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402页注⑳。
- ㉜ 《醒狮》周报,见本卷第446页注㉑。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

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的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

* 本文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各节都加了小标题，有的提法作了修正，并作了文字校订。《瞿秋白选集》选录了其中第一、二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润——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侵略的国家逐渐的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①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他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他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的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营、自己应用；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

能不急速的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期，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期。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后进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众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④ 等等的影晌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

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③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④、《星期评论》^⑤、《孙文学说》^⑥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谈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⑦（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⑧国家主义派。这是甚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

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⑨，华盛顿会议⑩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⑪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他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⑫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⑬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

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⑭、《莽原》杂志^⑮，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⑯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⑰、朱季恂^⑱、甘乃光^⑲、陈公博^⑳等居然形成左派，汪精卫^㉑、蒋介石等之革命倾向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日益激烈的，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

二、 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

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

外人，求得些须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

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了共产主义的意义。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②、孙镜亚^③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④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⑤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⑥杂志的灵光^⑦先生，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甚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会主张明日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的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

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②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于非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的虚心的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③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正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

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⑨、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切切实实的证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的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

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这种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的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④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⑤，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的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党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账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党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三、 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问题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所反对的既不是共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终极的目标，当然便是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情势

的政策。这些政策之中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中国，自然而然工人阶级的运动也随着开始；尤其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既在实行对于殖民地劳动者的奴隶制度；中国的资本家又因处于帝国主义强力的压迫与竞争之下，不必能如资本先进国的余裕可以及早让步賂买部分的劳工贵族，亦是拚命的向劳动者压榨，以求利润。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双方两重的剥削，自然不能不开始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绝无改良主义的阶级妥协之可能。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斗争的期间，所争的不过是增加些工资，承认工会和罢工的自由——罢工期间的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实际上也还很少；开始斗争的方式何尝不是“和平”的谈判？然而资本家的政策，都是非常狡猾无信，残暴狠毒，次次必须以罢工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阶级斗争本来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行为。如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右派却叫无产阶级不准回斗，岂非纯粹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右派常说，要劝告资本家，诱发他们的仁爱性；仿佛共产党只是鼓动工人斗争，而又反对资本家仁爱。这种劝告，事实上是否收效？中国几千年的孔孟仁爱学说，是右派自诩为中国的国民性的，何以中国资本家都变成孔孟化外的人，而且变得如此之速呢？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事实俱在，现时工人阶级所处的实际地位俱在，何以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七、八年前说中国没有大资本主义，或者可以说得过去，而五卅之后，上海、香港、汉口、河南、安源、天津等处，百万余工人的罢工事实还想否认吗？工人

阶级默无声息的替资本家用汗水去赚钱，资产阶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或者还可以装着看不见：信口乱说中国没有工人，没有工业资本；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有实际的行动，震动全世界的大罢工，资产阶级的学者等等还能装聋装瞎吗？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资本家仁爱，而且只有共产党能够使资本家仁爱，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使资本家仁爱。譬如去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工会方面前三天提出条件，要求答覆；然而资本家不理，一定要等到宣布罢工，军警压迫开枪鞭打而工人不屈，而后资本家“仁爱”起来，假惺惺的哭起来，退职俸金等的条例答应了……这是一个证据。五卅以前，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甚至于说农民协会、工会等的保护政策都是赤化（那时骂广东政府的口头禅，谢英伯、冯自由等反对广州中央的“证据”）；如今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除反对阶级斗争之外，也赶紧谈起劳工立法，谈起劝资本家仁爱来了。假使不是工人阶级最近几年来的斗争，戴季陶先生的仁爱说，《商报》^③陈畏垒君^④的劝告说（一月二十四日），《独立青年》杂志的宣言，《醒狮》国家主义派的“解决国是办法”，处处不敢不提劳工利益的口头禅，恐怕还未必见得实现罢？而现在谈得格外起劲，更是因为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之充分表显。这是第二个证据。再则，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的时候，罢工要求承认工会，以几十万人的斗争力量，逼使段政府^⑤不得不拟议工会条例，上海总商会^⑥也不得不代行电请。等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摧残了工人运动，工人的大规模的斗争被停止了，段政府和总商会便不肯

“仁爱”，不肯提起工会条例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总说工人阶级的斗争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反动，分散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尤其是笑话。难道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忍受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同时却又能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参加国民革命？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工人的力量争民族的解放，便应当牺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当然也反抗中国资本家同样的压迫；中国资本家不能自动的减轻压迫，便只有受反抗。假使中国资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动，以至于勾结军阀、帝国主义，那就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尤其必要。总之，中国资本家、地主，只有两条路：一是对工人农民让步，不禁止阶级斗争，因而取得民族解放——关税自主权、国家的统一、军阀的肃清、苛税杂捐的免除；一是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虐使，而勾结他们来压迫工人，自己忍受军阀的扰乱市场，勒捐餉项，帝国主义者之扼制——如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⑥，租界管理权等。前一条路是现在广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所走的；后一条路是上海的资产阶级所走的；广东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工会的发达，资本家剥削的限制，工人罢工斗争的自由，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战斗）是革命政府的基础；而如今广东一般商人、资本家、地主，已经能免除苛税杂税，自己建筑黄埔商港。上海的资本家却宁可受帝国主义者的统治，电气业由他们垄断独占，五卅时租界当局停止供给华厂电气时，中国资本家赶紧出全力帮助帝国主义者用种种勒迫欺诈的手段摧残罢工，仅仅因为不肯牺牲停电期间的工资！

再则，如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⑧宣言，如《商报》一月廿四日的社论，总是说：“中国工人只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战斗的目标也只外国资本家”；或是说：“以阶级斗争助成民族独立运动，吾人亦不能无异辞……民族独立要求，意义有在麦饼米饭以上者”。诚然不错！可是，阶级斗争的意义不但在“麦饼米饭”以上，并且还在民族解放以上；现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所以能懂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正因为他们实行了阶级斗争，正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阶级斗争之最低限度的目标，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国民党右派要反对国内的阶级斗争，要否认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有一方面的共同意义，并且要工人的战斗目标限于外国资本家，正足以见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努力工作”，“站起来”和赤化及阶级斗争奋斗，反对中国共产党，用种种手段欺蒙无产阶级，说中国“任何阶级”（军阀、买办似乎也在内）都有共同利害，实际上这是叫工人去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而不要反对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去年上海、天津、郑州、安源等的华厂工潮，已是中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明证——他们还要说没有！），正足以见得他们努力从事于“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地位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他们自身的发现于中国，他们自身的政治态度和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共产主义适合中国情势的最有力的例证。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呵，你们如果要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适于中国，要证明共产主义是不合事实的理论，那么，你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最有

力的打击，便是停止你们自己的存在，消灭你们自己！

四、 中国革命之国际性与民族问题

国民党右派的内部，正和中国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内部一样，是决不能一致的；虽说他们反对赤化，和帝国主义也可以结合联合战线，可是他们各派相互之间仍旧有许多不同的矛盾的观点和政策。去年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的西山会议，完全受邹鲁^⑧、谢持^⑨等买办阶级派之统治；他们勾结冯自由等之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⑩，对于戴季陶等右派中较左的施行绑票，提到俱乐部中加以殴打恐吓，强迫签发宣言。所以继承西山会议的所谓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邹鲁派的，而还不是戴季陶式的，戴季陶因此而宣言辞职。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见《民国日报》^⑪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所谓“中央”的告国民书，公开的骂共产党是依赖苏俄，说苏俄是另一属性的帝国主义；对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作战，简直完全不提起，只说“必先取得中国在世界之平等地位，然后才配进行实际的援助弱小民族。”然而戴季陶先生最近的表示（致楚伧^⑫的信）却明确的说：“现代之帝国主义成为一国际的组织，反帝国主义之工作非一民族之力所能成功，故……凡信仰先生（中山）之遗教遗囑者，必须重视此点，对于先生与革命之苏俄友善，及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与世界各国之革命的民众提携之旨，尤不可忘。至对于同在革命道途之友党……亦宜尊重同仇之德义，相见以诚，不为无益之猜

忌，无理之攻击。”此中的分化，又更显然。嗣后，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宣言还是说：“他们（左派）只是消极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一制度；国民党之反对帝国主义乃积极的扶植中国农、工、商、兵士各阶级之利益的发展，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各被压迫民族在同一战线上促进帝国主义之崩坏。”这可与戴季陶先生不同了：第一《革命导报》宣言中有许多“无理之攻击”；第二，戴先生认帝国主义为国际的组织，必须“与世界之革命势力切实合作之以图我民族独立之成功，而促世界革命之实现”（见他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革命导报》却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是消极的反对帝国主义，这竟是抹杀许多事实：抹杀共产党四、五年来的实际斗争，迹近造谣诬蔑。他们自己承受了“联合被压迫民族促帝国主义崩溃”之政策，却还反过来攻击最先提议这一政策的人，实在有点可笑。可是善变的周佛海^④，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孙中山主义的修正派的周佛海，更退后了一步，竟说国民革命不是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而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见他《论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演讲和《革命导报》上的《释打倒帝国主义》）。这不但和戴季陶先生不同，并且与《革命导报》宣言自相矛盾。这种政见已经与《独立青年》和《醒狮》完全相同，不过肯用帝国主义四个字罢了。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动辄高呼外抗强权，认打倒帝国主义为共产党一党的口号，“非国民革命之所宜采”（见曾琦《对于开除共产党后的国民党之三大忠告》——《醒狮》第六五期。）《独立青年》宣言也说：“我们要认清我国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国际的问题，是应由

我们中国人自起而解决的问题，不是要联合全世界那一阶级来打倒他一阶级的问题，如共产党所主张的甚么打倒帝国主义的的问题。”

邹鲁、周佛海派的上海右派国民党中央和《独立青年》、《醒狮》等派的国家主义，总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而只说要抵抗外国的侵略。无产阶级当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同时认清必须打倒国际的帝国主义，而后中国才能根本免除侵略；资产阶级却不愿打倒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这些右派的资产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中国民族如果真能排斥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他和土耳其的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大不相同，必然与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各国无产阶级得此援助，必然群起革命，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那时帝国主义自然要根本打倒。周佛海等难道还赶去救护这一帝国主义吗？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互相联合起来，这是反乎所谓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派势必努力反对的了。这结果，岂不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很恭顺可靠的保护人！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同时要反抗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国帝国主义如有巩固的国家主义足以蒙蔽国内的劳动平民，他们便有可靠的军队，教徒，军事上的技术能力，加上外交阴谋，资本势力，中国民族用甚么力量能抵抗这种侵略！国家主义派反对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孙文主义学会也是如此（《革命导报》宣言只说被压迫民族）。这种主张适足以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证实他们的“黄祸”谣言——法国总理白里昂^④便以“防

御”摩洛哥人屠杀白人的理由欺骗法国工人，使他不反对出兵摩洛哥。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作战，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必须努力宣传世界的阶级斗争，使各国无产阶级自己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政府，同时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放。所以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中，反对各国国家主义，是联合世界一切革命势力所必须的工作。

至于联合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革命运动问题，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既是包藏着攻击苏俄的用心，并说先求中国独立，然后再能援助弱小民族。邹鲁等也曾和醒狮派一样，说广州革命政府受俄人的统治，况且他们的“援助”弱小民族也和《醒狮》、《独立青年》等派一样，主张改蒙古、西藏为中国的行省，反对民族自决。先论联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可笑的现象：他们之中尤其是醒狮派，反对“帝国主义”的名词，可是却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是否帝国主义，有事实可以证明：试看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地的苏联领事早已没有领事裁判权，最近那右派的所谓中央却说苏联要以陆路通商条约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之交换条件，这岂不是造谣伎俩？他们攻击广州是俄人的统治，现在已经不成问题，香港的华商及一般人都已经看见事实的证明；俄国人在广东的唯一“罪状”，大概只是帮助国民政府练成强有力的革命军，弄得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无从侵略。他们最近宁可和张作霖^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对于中东路风潮反对苏联，仿佛中兴名将于曾、左、李之外，又添了一位咱胡子也姓张的张作霖了！苏联

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即使站在民族的观点上，也应当和他联合，利用他和各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所最恐惧的，便是中国民族与苏联联合战线，而国家主义派所最反对的，也是这一联合战线；大家想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功绩多么大！对于与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问题，孙文主义学会^④形式上是赞成了；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却要先“独立”而后“援助”。真不错！日本现在先独立了，所以讲起大亚细亚主义，国家主义派亦很赞成，只是不要日本来行，而要中国来行（《醒狮》第六六期曾琦答孙文主义学会）。这种中国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暴露。《独立青年》更反对蒙古、西藏的民族自决，因而反对联邦，要使他们变成中国的行省（《独立青年》创刊号《联邦与中国》）。蒙古自决问题呢，国民党右派——连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内，以及《醒狮》派，《独立青年》派，都因此问题而说中国共产党是“亲俄卖国”，要“求中国为俄国的第三国际的附属品，……促成俄国发展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显然违背孙中山主义——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明确的承认蒙古等民族的自决权，主张各民族自由结合的中华民国。其实，单由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的观点上来论，就是《醒狮》和《独立青年》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革命，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只有汉族采取绝对自由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才能解决；如果蒙、藏民族自己要坚持联邦制度，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都可以让步；只有这样，才能使弱小民族倾心于革命的中国。各种右派的民族问题政策，正足以恐吓蒙、藏，使他们和中国离贰，或者愈益倾向苏俄或者受帝国主义的

利用；他们几百年来受中国大商阶级及满清贵族的侵略，自然有许多过分的怀疑和不信仰。列宁主义说：“民族自决直到分立国家”，这种原则，已经结合许多民族而成立伟大的苏联；孙中山主义说：“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只有这一原则才能结合巩固的“五族共和”。

五、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问题

国家主义派《醒狮》、《独立青年》等，往往说共产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是社会革命的口号，“共产适足以召共管”。这一说法，刚巧和辛亥革命前保皇党的康梁派^⑧之“革命适足以召瓜分”太相象了，这可不是偶然。所谓共产是甚么？难道是中国共产制度的实现？那么，中国这种落后国家里共产制度尚且实现了，帝国主义当然早已不存在，又何从来的共管呢？假使是说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各劳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阶级与世界及苏联劳动平民的联合战线；在他们目光中，甚至于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如辅助劳农，平民的组织，不禁止妨碍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苏联及各国革命平民相联络等，也认为共产主义。假使所谓共产是说的这些政策，是说的现时中国达到共产制度的革命途程（这里所谓共产主义并不名副其实——如灵光君在《独立青年》第一号所说的），那么事实上，已经证明“共产即召共管”的论调之荒谬。这些政策，不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吗？事实上，这些政策正是救广东出于共管现象的唯一道路；而上海、北京等处的五卅经验中，都证

明不能实行这些政策，适足以成就帝国主义的共管事实：五卅案司法重查，关税自主经列强一致否认等等。至于理论上，他们以为中国只要利用列强的冲突，便可求得独立，常常举土耳其来做例子，用不着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这一理论的错误是很大的：第一、譬如土耳其，在欧战以前，同样有英、法、德、俄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何以不能独立解放？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决不能帮助自己所要侵略的国家解放。第二、因此土耳其革命的成功，显而易见是苏联革命胜利及第三国际成立之后，英、法共产党的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苏联政府的实力赞助之结果。第三、中国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和土耳其完全不同，当然更比维新前的日本不同。维新前的日本是处于资本主义初初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期，列强的“海外侵略”还有较阔大的战场，他们因互相冲突而放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还有如中国等处的市场可以侵略。土耳其在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现在也不占举足重轻的地位，他的独立，不足以致整个儿帝国主义制度之死命。中国现时既处于帝国主义末期的时代，帝国主义的命根差不多全在中国，而且中国本身有最大的富源，最多量的廉价劳动，最优越的商品销场。因此，中国即使不行“共产主义”政策，仅仅民族革命，也足以促起列强的联合战线。共产主义的政策正足以破列强国内的民族的国家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灭杀大部分的力量，不足以行共管。何况五卅运动的经验里（见《五卅运动与国民会议》），证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只能到一

定的限度，过此限度，便必然互相冲突；中国方面民族解放运动愈彻底，民族革命政策愈共产化，他们的联合战线愈软弱而至于破裂。

六、革命军队与国民革命独裁制的问题

国民党右派——邹鲁派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如今说共产党是勾结一派军阀以打倒别派军阀（见右派中央及《革命导报》宣言）。这在国家主义派口中，还仿佛是假清高的论调，在右派口中，真不知是何居心，有何颜面！邹鲁等勾结杨希闵、刘震寰^④的事实谁都知道；当共产党反对这种右派政策，反对依赖军阀的时候，右派说共产党是离间国民党的“友军”（卢永祥^⑤等）。前年双十节，黄仁^⑥同志还因此而被“人”凶殴致死。共产派反对这种残杀行为时，叶楚伦等还要为“人”辩护，不肯开除。如今却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何等的……！国家主义派（《醒狮》）说共产党勾结军阀，竟指出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督促冯玉祥^⑦为国民会议奋斗的电报做证据。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政策是看清现在军阀的崩溃和分化，主张平民召集国民会议，将一切倾向民众或表面上赞助民众的军阀，放在平民的国民会议之统治之下，使他们无可遁形。帝国主义者反对冯玉祥、蒋介石等，说他们是赤化军阀，正是要恐吓他们，使他们离开民众。国家主义派也帮着谩骂冯、蒋联俄卖国。国民党右派最近已不敢反对国民军，对蒋介石更从来不敢“开罪”，然而还空口的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他

们的这种行为，何等的“对内一致”——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呵！冯玉祥等的国民军，当然还包含着不少反动成分，其中有吴佩孚^②的余党，有犹豫畏怯的冯玉祥式的政策。可是人民方面，只有督促着国民军往革命道路上走，才能肃清他内部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政策；决不能将所有中国的武力一概视作军阀而反对之，都送给帝国主义者御用。人民与武力的结合，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的运用，一方面是造成国民革命军和武装工农平民，别方面是将现有的军队、兵士、下级士官以至于忠实于革命的“将军”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这种策略运用得不好，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如以前杨希闵等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以至一般人民都要反对，并且要力求肃清这些势力的。我们对于国民军，亦是这样主张。至于蒋介石等，现时的国民革命军，恐怕他们的唯一的“罪状”，便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肃清了反动军阀，停止了拉夫，勒派款项，擅收租税杂捐等的事罢了。国家主义派要反对这种军队，何不直说反对国民革命的成功呢？

奇巧不巧，《革命导报》居然也说：“他们（左派）之反对军阀，目的在利用少数军阀，以促成名义上的劳农专政，实际上的寡头政治。”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代并未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谁都知道的；右派的这种攻击，和其他攻击一样是故意自制其“共产主义政策”来做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理论上驳难共产主义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谣的伎俩来中伤。共产党所主张的——国民党左派当然也可赞成——正是在国民革命时代必须革命的，各革命党联合的，对于保皇党、

帝国主义党、军阀党、买办党、土豪党，对于一切反动势力的独裁制——国民革命的革命派独裁制。一切革命没有独裁制便完全是空想：难道革命胜利之后，还能容许反革命派的自由，以便他们推翻革命？至于《醒狮》、《独立青年》等，更宣言反对一党的专政；可是《独立青年》第一号《民众势力与军阀势力》一篇论文说：“由真诚了解民治主义者，抱我入地狱长期牺牲之决心，分途孱入各机关团体，加以切实之整顿，有力之指导，严固之组织。”这不是政党作用又是甚么？如果这些机关组织内，推而至于国内，有买办、军阀等反革命分子，不服从所谓“有力之指导”，那时怎样呢？难道照德谟克拉西的原则，应当放任？推而至于国家的政治，应当由国内一切阶级，所谓全民：军阀、买办、土豪、人民等等的“联合政府”来治理？真正的民权主义，只有拥护保障真正平民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一阶级的独裁制，诚然不错，是共产主义；可是这一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事实上当然只在社会内其他阶级，如资产阶级，完全变成反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现时认为国民革命时代中应当实行对于军阀、买办等帝国主义的走狗之革命独裁制；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种政策，已经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国民党所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灵光君对于无产阶级独裁制怀疑，他以为：“无产者的志愿是在乘机得到一些财产……所谓成功，不是共产革命成功，而是他们个人的致富成功”（《独立青年》，灵光《质郭沫若……》）。又说，共产党有什么“不投降便打倒”的政策，这和误解劳农专政是寡头政治是一样的。灵光君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时——革命胜利

后第八年，无产阶级是怎样“团体致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工人农民的俱乐部、协作社、公共寄宿舍等；他也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时的选举制度，各省、各县及中央的国家职员有多少农民、工人（这些都有统计和事实可以覆按的，最好要不以耳代目）。至于说中国工人幼稚，甚至于如《商报》上的姚公鹤说女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都是出钱买她们来的，这种对于劳农平民的诬蔑，实是智识阶级傲慢与无知的结果。俄国工人、农民当初也是很无智识很幼稚的，而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共产党的工作，使他们现在做了苏联的主人。就是中国的女工，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五卅斗争中的经验，也有一部分比以前的智识能力长进得多了。假使说这都要用钱去买，岂非大笑话！五卅时期上海大街小巷都贴着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大半都是一般普通人民所写的，难道都是钱买来的？这种意见，简直认农工民众中，永无增进智识的变化，显然是不切事实的。至于“不投降便打倒”和“寡头政治”的说法，尤其是“海外奇谈”！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和投降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也往往这样的骂俄国共产党，事实上俄国政治的实际状况和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动，都可以证明这完全是谣言。共产党不但不抱着“不投降便打倒”的原则，而且处处都是引导革命派的统一联合：譬如广东政府里的汪精卫、蒋介石，现在更加上胡汉民^④，甚至于伍朝枢^⑤、孙科^⑥，他们何尝投降了共产党而并没有被打倒；还有上海最近的国民会议促成会^⑦（固然仅仅只有左派而无共产党，然而共产党是赞助他的），曾经极力与孙文主义学会去合作，却只见右派拒

绝，而不见左派打倒他们。总之，社会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正和国民革命时代革命派的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是一样的，现时都有具体的事实证明。

七、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前途

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已经有很广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谓“民族精神”或“国家主义”，也就因此而发现出来，国民革命运动里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已经确有明显的表示。固然，戴季陶先生、上海孙文主义学会、邹鲁、周佛海派的国民党“中央”、《独立青年》派、《醒狮》派等相互之间互相矛盾，尤其是对于帝国主义及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问题上：一、国民党右派里，a、季陶先生赞成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b、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只赞成和被压迫民族联合，可是还要促起帝国主义的崩溃；c、周佛海则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在国民党右派之中已经互相违背“党的纪律”。二、国家主义派呢，连帝国主义的名词也不肯用，可是他们内部也有冲突：a、孤军社^⑧（《独立青年》）和 b、醒狮社共同署名答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居然在《独立青年》杂志和《醒狮》周报上发表的互相不同，听说中间经过曾琦个人擅自的削改（这真是寡头政治）。然而这不过是聪明的和愚笨的，远见的和近视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利用的和宁愿受买办阶级指导的种种式式的资产阶级政见之冲突。他们比较有一共同的目标：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

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以口头上的保护劳动社会政策诱惑无产阶级，使为已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这种“指导”，像我们上面的分析，其势必定使国民革命失败或妥协；以反对阶级斗争而灭杀劳农平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反对联合各国革命势力而巩固帝国主义的国家。

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正因此而不得不加劲发展；否则，共产党的失败，不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失败，而且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和无产阶级携手共进，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之下，结合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国现时正是格外需要共产主义之宣传，不但对于工人、农民，而且对于一般人民，甚至于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应当使他们知道人类历史的演进，其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从国民革命以至于社会革命的，不过是革命的，亦就是所谓“赤化”的政策罢了，并没有甚么洪水猛兽似的可怕。使他们知道：世界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然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末日，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社会革命的胜利，不久便要临到；他们那些无谓的顽固的抵抗，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压迫自己，没有别的好结果。共产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今日决不太早，只嫌太迟而太缓，以至于增加资产阶级许多愚妄自欺野蛮残狠的枉然的顽抗和梦想。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分化虽然开始，然而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使资产阶级知道别无出路，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使小资产阶级知道自己的犹豫畏怯只是造成帝国主义巩固其统治之机会与可能。这种分化的结果，只能使大多数

革命青年和劳农阶级在经验上更加确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使小资产阶级等逐步觉悟，因而逐次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只有极少数的反动“领袖”将来完全倒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的怀里去变成明显的反革命党。

原载 1926 年 3 月 25 日《新青年》月刊第 3 号

署名：屈维它

注 释

① 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此处指 1917 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 年的德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发生的工人大罢工，当时劳动问题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问题。

③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 年创办于上海，从第 2 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 年初迁北京出版，1920 年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 1920 年第 8 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1922 年 7 月休刊，次年 6 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至 1924 年 12 月出 4 期后休刊。1925 年 4 月起为不定期刊，共出 5 期，次年 7 月停刊。

④ 《建设》，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1918 年 8 月在上海创刊。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为主要撰稿人。

⑤ 《星期评论》，1919 年 6 月在上海创刊。戴季陶、沈玄庐主编。

⑥ 《孙文学说》，见本卷第 95 页注③。

⑦ 戴季陶，见本卷第 338 页注③。

⑧ 19 世纪 60 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勾结洋人，镇压太平

天国革命，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被称为清王朝的“中兴名将”。此处指曾琦、左舜生、李璜，均为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是力图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⑨ 巴黎和会，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②。

⑩ 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 213 页注①。

⑪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⑧。

⑫ 广州国民政府，见本卷第 394 页注①。

⑬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⑭ 《猛进》杂志，政论性周刊。1925 年 3 月在北京创刊。

⑮ 《莽原》杂志，鲁迅编辑的文艺性刊物。1925 年 4 月在北京创刊。

⑯ 《洪水》杂志，创造社主办的刊物之一。1924 年 8 月在上海创刊。

⑰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名亚庐、亚子、弃疾。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早年加入同盟会。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 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⑱ 朱季洵，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⑲ 甘乃光(1897—1956)，广西岑溪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青年部长。

⑳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退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28 年与顾孟余等组织国民党改组派，拥汪精卫为领袖，反对蒋介石。1931 年蒋汪合流，参加南京政府。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代主席。1945 年被处决。

㉑ 汪精卫，见本卷第 395 页注㉑。

㉒ 邹鲁，见本卷第 395 页注㉒。

㉓ 孙镜亚(1887—1954)，江西永丰人。国民党右派。

㉔ 曾琦，见本卷第 402 页注㉔。

②⑤ 《醒狮》，见本卷第 446 页注②。

②⑥ 《独立青年》杂志，1926 年 1 月创刊，配合《醒狮》周刊，鼓吹国家主义。

②⑦ 灵光，国家主义分子。曾发表《评共产主义者的谬误并论中国的经济政策》等反共文章。

②⑧ 宗法社会，见本卷第 15 页注②。

②⑨ 《前锋》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1923 年 7 月 1 日在广州创刊，由瞿秋白任主编。

③⑩ 安南，今称越南。

③⑪ 冯自由，见本卷第 446 页注③。

③⑫ 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指 1926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③⑬ 《商报》，见本卷第 21 页注⑥。

③⑭ 陈畏垒，即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当时为《商报》主笔。后长期任蒋介石幕僚。

③⑮ 段政府，即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

③⑯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③⑰ 关税协定权，参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⑤。

③⑱ 《革命导报》，上海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主办的刊物，1925 年 11 月创刊。

③⑲ 邹鲁，见本卷第 395 页注②⑤。

④⑩ 谢持，见本卷第 443 页注④②。

④⑪ 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即辛亥同志俱乐部。参见本卷第 21 页注⑩。

④⑫ 《民国日报》，原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机关报，当时已为西山会议派所控制。

④⑬ 楚伦，即叶楚伦，见本卷第 446 页注⑤⑤。

④⑭ 周佛海，见本卷第 412 页注⑦。

④⑮ 白里昂，今译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当时任

法国政府总理。1925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1928年参加缔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非战公约》。1930年公开宣传建立欧洲联邦。1932年1月竞选总统失败后退休，不久去世。

④⑥ 张作霖，见本卷第144页注⑦。

④⑦ 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402页注②。

④⑧ 康梁派，见本卷第95页注⑤。

④⑨ 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296、318页注③。

⑤⑩ 卢永祥，见本卷第144页注⑤。

⑤⑪ 黄仁，四川人。当时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1924年10月10日参加在上海天后宫召开的群众大会，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流氓打手殴伤致死。

⑤⑫ 冯玉祥，见本卷第172页注⑥。

⑤⑬ 吴佩孚，见本卷第6页注④。

⑤⑭ 胡汉民，见本卷第339页注②。

⑤⑮ 伍朝枢(1886—1934)，字梯云。广东新会人。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主席兼广州市政委员长。

⑤⑯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孙中山之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广东省长，交通部长等职。

⑤⑰ 国民会议促成会，见本卷第7页注⑩。

⑤⑱ 孤军社，以陶希圣、萨孟武等人为主要核心的小团体，以创办《孤军》杂志而得名，鼓吹国家主义，与《醒狮》杂志相呼应。

现代民族问题讲案*

(一九二六年一月)

第一讲 绪 论

一、氏族、种族、民族之经济基础

1. 氏族为一姓或一“图腾”^①的结合，血族婚姻时代的部落制度——他的经济基础是渔猎时代的纯自然经济。

2. 种族为部落之扩大或合并，一族之中已经自分姓氏，渐进为异姓相婚制度（五胡乱华及春秋战国时代所谓“某族”、“某人”）——他的经济基础是游牧或初期的农业自然经济。

3. 民族为一定地域内许多种族之合并同化而组成国家或有组织国家之倾向的人类结合，——他的经济基础是手工业商业发展后直至工业资本时代之交易经济。

二、民族之发生及发展

1. 商业之发生即民族形成之第一步过程，六、七世纪时阿

*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大学的讲授提纲，当时没有发表。1927年由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收入本书时，附《苏联民族成份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组织表》均略去。

拉伯人的统一运动^②即其一例。

2. 商业发展之后,各种族或各省(中国)之中自然发生言语统一运动以及一切风俗、礼教、法律、政治的统一的要求。

3. 工业资本发现之后,这种统一运动——即民族之完全形成便得着了更切实的经济基础,因为资产阶级已有极强的统一需要,要组织成一“民族国家”,以为统一独占国内市场并与外国资产阶级竞争之最有力的工具,如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的立国和统一的历史,都是极明显的实例。

三、民族运动之性质

1. 资产阶级革命前,反对封建宗法社会中各种族、各省份的分歧散乱,法律、财政等的不统一,都是民族运动的口号和要求。这确是解放生产力而造成所谓国民经济的必要步骤,所以民族运动这一方面确有进步的性质。

2. 工业资本渐发展而成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或所谓国家主义,在经济上便妨碍生产的国际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互相冲突而引起战争;在社会上便是故意蒙蔽无产阶级及一般平民,离间他们,隐蔽他们的阶级意识,驱使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互相残杀仇视。在这一方面,所谓民族运动,已经变成法西斯蒂的运动,完全是反动的性质了。

四、民族是否永久的?

1. 生产力的集中和发展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和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世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那时资产阶级消灭,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已无必要,国家当然也没有必要。因

此，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处处强分界限的现象也自然消灭。

2. 无产阶级的革命必然是国际的，必然连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推翻帝国主义及世界的资产阶级，各国的革命——社会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必逐渐汇合，而进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合作，以渐进于统一的世界的有规划的经济。

3. 因此，民族并非永久的，资本主义完全消灭后，民族也要随之而消灭。

五、民族之定义

1. 民族之第一要点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第二为地域之限定——即某国资产阶级专利的市场，第三即此地域内言语文字等文化关系的统一——消灭封建宗法时代的散乱纷歧的状态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2. 故民族之定义为：

“民族者乃因资本主义之发生及发展而形成之一种人类的结合，有内部的经济关系，即共同之地域以及共同之言语文化等者也。”

六、各派民族学说

1. 资产阶级派——资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利于民族永久说，可以借以分裂人类民众，使永为各国资产阶级利益而互相残杀。故此等学说之第一要点便是说民族是永久的，说各民族的特性永不会变动。因此，他们常把人种与民族相混，说白种是最高民族，黄、黑种是生来的奴隶（余可类推）。其实，“人种”是生物学上的分类；“民族”是社会政治上的分类。人种的特性，如肤色、骨骼等的变迁是非常迟缓的；民族的特性，如风

俗、政制、社会本能（组织力、学术天才等）却随着经济变迁而变迁的。民族人种相混的学说是资产阶级派民族学说的第二要点。（如戴季陶^③的“爱民族当爱自己民族的历史”，当力求扩大自己民族的所谓“国民文化”等即第一点之表现及其逻辑上的结论。日本资产阶级及戴季陶之亚细亚民族同文同种论即第二点之实例。国家主义派所谓国性亦为一例）。

2. 社会改良派——鲍埃尔^④说：“民族者，人类之一种结合，因命运之相同而有共同性质之联系者也。”或谓：“民族者，有共同之思想及言语的人类结合也。”此说之不当甚为显然：此种定义可包括氏族、种族、民族，实太宽泛；并且因此共同命运的观念而欧洲各国劳动党、社会民主党等，竟赞助自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政策。第二说则并经济关系及地域二要点而忘之。

七、民族问题之历史

1. 民族形成之过程中——自发生以至消灭——都有阶级分化及阶级斗争的现象。

2. 资本主义发展而有民族的发展；然资本主义发生即有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发生，所以两方政策各不相同：资产阶级要利用民族的形成而保障自己的利益并且排斥掠夺其他一切民族。无产阶级在民族形成的过程里，一直趋向于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之联合。

3. 因此，随资本主义之发展，而两阶级之民族政策逐渐变更而互相冲突。这种经过，可以分为三时期：一、帝国主义前的民族问题；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三、世界社会革命

时期的民族问题。

第二讲 帝国主义前的民族问题

一、帝国主义前之民族政策

1. 帝国主义前之民族政策，还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这个时代又可以分为两时期：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宗法社会的时期——资产阶级引导农民、工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诸侯或军阀以形成统一的民族之时期；二、资产阶级统治完成后的时期——资产阶级以民族的名义压迫农工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与外国资产阶级竞争的时期。

2. 第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政策，在于：（一）统一的民族之形成，反对封建宗法社会的散乱分歧而主张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国语、统一的科学艺术；（二）资产阶级极力与外国资产阶级相隔离——以“国家”为前提——而以独占国内市场为目的（关税政策等等）；（三）一国内强大民族的资产阶级必然独占政权，而压迫其他弱小民族。

3. 第二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政策，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及政权巩固之后，便丧失那第一时期中的进步性质：（一）资产阶级便以民族为名义而实行阶级专政，高唱“民族精神”、“国民文化”、“国家高于一切”，以此驱迫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的国外战争；（二）以民族的名义离间各国无产阶级；（三）如一国内有许多弱小民族，则统治者的民族更要离间他们，使互相仇视，以便于自己的统治他们；（四）以民族利益、国家利权的名

义伸张自己势力于国外，而实行殖民地的侵略政策。——贯此两时期之政策，统可名之曰民族主义，在现时中国译文之中尤其明显的代表此政策者，即国家主义。

二、国家主义之意义

“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之政策，所以分裂平民劳动群众，使成各别的民族或国家，而使之互相仇视互相隔离者也。”

1. 国家主义之思想，即提倡所谓国家主义教育、艺术，经过学校、舆论等等煽惑平民以民族夸大主义（Chanvinism）。

2. 国家主义之政策，大率在所谓同化政策——一国内之强大民族，因为要侵占弱小民族的市场，便在言语、风俗、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输入自己的国家主义，同化这些小民族。这还是所谓和平的同化政策。如果这些弱小民族内亦有自己的资产阶级，能以抵抗强大民族的同化，或者有第三国的资产阶级来掠夺这种殖民地或弱小民族；那么这一国的资产阶级便毫不客气的厉行强力的同化政策——法律上剥夺参政权、教育权、言语权，与以种种限制。

3. 强国资产阶级之民族政策，还有一种特别方法，便是同化一部分弱小民族中的知识阶级及商人，使成为买办阶级，以剥削弱小民族平民的工具。有的时候，譬如强国已将弱小民族完全变成原料供给的国家，不容有经济上、文化上的各方面的发展，那时，强国资产阶级往往竭力遏制弱小民族的文明化，对大多数民众实行愚民政策——这些都可以称谓进攻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

4. 国家主义的思想，如在受压迫的民族里，则往往倾向于

“保存国粹”，保存“国民文化”，可是因为这些民族大率在社会进化上是落后的，所以所谓保存国粹，实际上并不足以适应民族的进化，——进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反而是保存宗法封建的思想。——这亦是一种民族夸大主义。

5. 国家主义的政策，在受压迫的民族里，往往是“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发展“民族精神”，主张提倡所谓“国性”、“国魂”、“国光”，总之，竭力自别于侵略的民族，可以称之为“异化政策”。

6. 可是，如果这种受压迫的民族，内部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过于薄弱，不足以行异化政策，并且觉悟到“保存国粹”只有阻滞进化，堕入强大民族之愚民政策——那时一部分的资产阶级，便主张接受外国文明，所谓“维新以求自强”——这可以称之为“维新政策”。（亦可谓之“防御的同化政策”）——犹太人中之自己反犹太主义便是一例。

7. 再则，受压迫民族，往往发生幻想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如犹太人之 Sionism^⑤，幻想犹太人的返于故国，说天主将恢复“选民”的天国，全人类受其同化等等。戴季陶等希望东方文化普被世界，中国式的仁爱文明救出人类等，也是这种幻想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些都是防御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

8. 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之资产阶级性，不论其为防御的或进攻的，都是很显然的。第一，国家主义者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事实上因所处地位而不同；如俄皇时代俄国学校中之鞑靼儿童，公认是懦弱卑劣的，可是他们在乌兹卑克^⑥学校中，

便算是强横霸道、勇狠敢为的儿童；亦因经济发展时期而不同：如德国人的性格，在诗人海涅的眼中是懦弱而不善组织的；到了欧战前，在帝国主义学者的口中，便变了世界上第一等的组织人才了。第二，国家主义者的政策，往往因所处地位而不同：如高加索之鞑靼人及亚尔美尼亚^①人，相互之间互相攻击，都采取进攻的民族主义；他们对俄国则都采取防御的民族主义；亦因经济发展时期而不同：如波兰，最初竭力反抗俄国资产阶级的进攻，采异化政策，主张民族自决（这是波兰资产阶级的幼稚时期，那时俄国的经济锁链还没巩固）；随后波兰资产阶级适应俄国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取得相当地位（西伯利亚的商业），便一变而为防御的同化政策，自愿俄国化，以保持自己的经济势力；最后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得独立解放，波兰资产阶级的经济优势甚至在一时期驾德国而上之，于是又一变而为进攻的民族主义，想侵略乌克兰及德国边境。可见所谓国民性乃资产阶级的国民性，所谓民族自决政策，是资产阶级自决的政策。

10. 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便是革命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代表中国国民（资产阶级当然在内）反对帝国主义并且不侵略中国的弱小民族，别方面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之民族政策相溶合，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决不是国家主义。

三、纯民族的国家与多民族的国家

1. 民族之形成国家，有两种形式：一是一个民族从封建宗法时代各种族各省份杂乱分歧的状态进于统一的民族国家；

二是一个民族逐渐克服许多弱小民族，强制并且同化他们，使成一统一的国家。

2. 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在上述的第一形式里，仅仅反抗封建阶级的割据，或仅对同乡主义（省界主义）的散乱，逐渐实行政治上、言语上、教育上等的统一运动，以成一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意、法、德等国，皆系纯民族的国家。

3. 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在第二种形式里，便同时由一最强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各小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发展时，竭力霸占侵凌这些小民族，强迫他们的资产阶级做自己的附庸，结果形成了许多民族合组的国家，如旧俄及匈奥联邦。

4. 多民族国家中，必有一民族独占治者阶级地位；这一强大民族竭力施行同化政策，可是还没有发生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小民族，固然很容易同化，而已经有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民族，便须用强力残暴的征服政策（前者如俄国之于西伯利亚，后者如俄国之于波兰、乌克兰等）。

5. 多民族国家之统一过程中，强大民族的资产阶级必须能以经济政策制弱小民族的死，遏制他们的工业发展，而使为纯粹的原料供给地或商品的市场。这种经济侵略的过程必有相当成功时，这种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才有可能。

四、资产阶级国外政策中之民族问题

1. 资产阶级在外国政策中必定用种种方法利用民族主义。譬如爱国主义的宣传，甚至于说他们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人道的正义的解放战争，自己的民族是民治主义的民族，敌国的民族是军阀主义的民族。

2. 资产阶级利用人种、种族与民族的混淆观念，提倡大……主义（大民族主义），以便自己的对外侵略及国际斗争；如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土耳其的大土耳其主义或大回教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美国的孟禄主义^④等。

3. 资产阶级还利用所谓国教，以侵略弱小民族，破坏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识，或者防御外国的侵略，勉强固定古代落后文化中之民族意识，如英、美之基督教，法国之天主教，日本之佛教，俄国之正教，土耳其之回教，中国之孔教等。

4. 资产阶级往往利用小国的民族主义排挤其他国家的势力。例如德、法都曾利用过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排挤英国在土耳其的势力；土耳其也曾利用鞑靼人的回教排挤俄国的势力。美国利用欧战后欧洲新独立的小民族之民族主义削弱欧洲列强的势力。

五、资产阶级国内政策中之民族问题

1. 资产阶级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往往特别利用民族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大民族的资产阶级必然竭力造成自己民族的特权地位：

甲、参政权、官吏、军警等专属统治民族，至少亦占优势（如旧俄之大俄罗斯人，旧匈奥联邦中之德意志人，前清时代之满人）。

乙、经济上则夺取弱小民族之生产资料，尤其是田地，以造成当地之强大民族的贵族阶级（满洲贵族的“跑马圈地”^⑤），甚至移殖农民，以解决自己的农民问题。再则，便将移殖去的

农民编制成军队，所谓屯田，或驻防。工厂中的工资也不平等（如日本纱厂及各国的华工）。总之，一方面要治者阶级得到巩固的经济地位，别方面购买少数劳动贵族以离间两民族的劳动者，使互相仇视——以便发展自己的剥削。

丙、统治民族还以强力压迫弱小民族，使受治者民族的教育，说治者民族的言语，禁止小民族的言语、文字及学校。

丁、一切待遇上，特意压迫弱小民族——英国人之于印度人，美国人之于华工，上海的外国公园不准华人及犬入内，俄皇时代塔什干的电车头等里不准土人坐。

2. 多民族国家里强大民族的资产阶级，往往利用许多小民族之间的冲突，故意煽动他们互相仇视，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

3. 纯民族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利用“民族的大帽子”压迫阶级斗争。

4. 纯民族的国家里还利用富农、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鼓动盲目的民族夸大主义——破坏农工联合。

（多民族国家里当然也是如此）

总之，资产阶级的民族在多民族国内，都是想把弱小民族的地方变成原料供给地或者商品市场，而遏制当地的工业发展。纯民族的国家，这种政策也是预备往外侵略。

六、殖民地与宗主国

1. 商业资本初初发展的时期，欧洲商业资产阶级便到处寻觅“奇富的东方”（印度、澳洲、美洲、东亚、非洲^①等）。于是

发现所谓殖民地。殖民地便是受征服国的统治，政治、经济完全服从征服官吏的管理的地方。——中国古代谓之属地。这种征服国便叫做宗主国——中国古代谓之天朝。英国东印度公司之于印度便是这种殖民政策的开始。

2. 美洲、澳洲、南非洲都是如此的变成殖民地，土人渐渐被消灭或变成奴隶，欧洲人占领这些地方。

3. 后来欧洲居民在这些殖民地渐渐多起来，因当地资产阶级之发展，有些宣告独立，如美国；有些争到相当的自治权，如澳洲及南非洲联邦。

4. 还有一种所谓独立国，如暹罗^①、中国、土耳其、波斯^②、阿富汗等等，也受欧洲列强资产阶级的侵略，渐渐变成半殖民地。

七、资产阶级之殖民地政策

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第一是采取原料的地方，第二是销售“劣货”的市场，第三是供给贱价劳动力的来源。

1. 宗主国之资产阶级利于殖民地没有工业的发展，如英国之于印度，以前总是从印度运了许多木材到英国制造船只，再为航行印度之用。

2. 宗主国往往用租税及其他政策使某一殖民地变成专门供给某种原料的地方；如印度、埃及变成所谓“纯一棉业国”（Monoculture）。

3. 宗主国对于殖民地因此有专卖工业品的权利，工业品的价格便可以特别定得高，因为没有竞争。

4. 宗主国在殖民地上所得的利润，因此超乎寻常的额数

度，资产阶级便能用此“超越利润”贿赂本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或劳动贵族，以反对阶级斗争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命运。

5. 宗主国还特意移殖国内的商民、农民、工人到殖民地上去，给他们以特别优越地位，可以奴视土人的劳动者；因此资产阶级又可以反对阶级斗争，而且经过这些“殖民家”管理殖民地。

6. 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在已经有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上并且利用当地的小商阶级做“洋货商”——形成买办阶级，帮助他们统治，在还没有商业资产阶级的地方，便利用当地的封建贵族、部落酋长（如印度之“拉齐”Radji，乌兹卑克之“亚克塞加尔”Akcakals，吉尔格兹^③之“马康”Makans）。

7. 宗主国统治殖民地民族的政治形式，处处求与当地的经济结构及程度相适应：从差不多完全自治的澳洲殖民地到简直是管理囚犯似的统治黑奴。根本政策虽在消灭地方自治，而因弱小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往往须有相当的让步，以求保存自己的统治（如最近之印度）。

8. 宗主国对殖民地之文化政策，大致以阻滞进步及适应宗主国资产阶级需要为标准。——尊重“异教”以保存落后民族之顽固的礼教及风俗。“殖民家”的小说、诗文赞颂弱小民族之“耐劳”、“容忍”、“退让”、“和平”，斥责弱小民族之排外野蛮。有意的输入鸦片、娼妓、花柳病，使弱小民族堕落。或者同时努力宣传基督教，使弱小民族的灵魂也服从白种的上帝。

9. 宗主国派遣白种的驻防兵到殖民地上去，同时却用种

种方法(宗教的、贿赂的),组织所谓“有色人种”的军队,以镇压本国的工人阶级革命。

八、“东方”之真意义

1. 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学者往往对于“东方”有一种特别的解释;东方人特别怠惰,欺诳,污秽,吃鸦片,爱赌博,善偷盗等等。据他们说,不是种性的关系,便是气候的关系。

2. 这种学说的根本荒谬,只要看日本富强,而且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便可以知道。再则如地中海沿岸,气候相仿佛,而有落后之摩洛哥及文明之法、意。

3. 宗法社会或封建阶级的学者,自己以为东方文化高于一切,爱和平,行仁义,黜霸道,据他们说这是儒、佛之特别文化。

4. 其实,“东方文化”只是经济落后的原因——封建阶级宗法社会的思想,决不是民族的民众的思想。帝国主义恰好要这种宣传,要东方民族容忍退让!

5. 东方民族落后的真正原因乃:一,当地经济发展只到宗法社会,至多也不过商业资本;二、列强的殖民政策,恐吓、残暴、欺诈的种种手段所逼迫而成。

九、民族解放运动与革命战争之意义

1. 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弱小民族,虽然竭力遏制工业的发展,然而当地的资产阶级始终渐渐产生,何况列强自相冲突,往往与弱小民族以种种机会。弱小民族中之资本主义既发生,有资产阶级起来担负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即以向日列强自己民族独立自决统一的呼声为口号,以反抗列强自己。当

地的资产阶级既系争生产力之发展而奋斗，劳动民众自然能赞助他。

2. 况且，列强的殖民地政策，不但造成当地的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一方面行经济侵略而使弱小民族之农民破产，别方面又遏制当地工业的发展，殖民地自然产生大多数游民化的革命群众。

3. 十九世纪中已经有不少实例，如爱尔兰独立运动^④，波兰等国反对俄皇政府的革命战争^⑤等等。

第三讲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

一、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之性质

1. 资本主义发展后之“民族”形成，最初为进步的人类结合形式，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便成了反动的——障碍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口号“各民族有各自组织国家之权”，无形的消灭，殖民地制度大大发展。

2. 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完全变成“多民族的国家”，这种国家内部，不断的发生民族战争：英国之爱尔兰、南非洲、印度，美国之墨西哥，日本之高丽^⑥、台湾，法国之摩洛哥等。

3. 帝国主义时代中各种民族开始混合的过程，如纽约一城各种民族都有；且凡沿海大埠必定是“各族杂处”。中国苦力遍及美洲、南洋群岛；黑人、俄人、犹太人、拉丁民族等布满美洲；欧洲人的殖民家也逐渐遍被亚、菲、澳。

4. 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冲破了国界，“各

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已经逐渐成了事实。

5.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虽然还是尊重“民族”、“国家”，可是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以至于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不惜卖国卖民的与外国资产阶级妥协，以维持资本主义（如现时俄国的白党及德国的国民党与国家主义者及大资本家。）

6. 总之，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性质是：

甲，世界分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营垒。

乙，资产阶级实际上取消一切民族主义的口号。

丙，列强之间与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发生民族斗争。

丁，世界经济打破国界，而资产阶级继续煽惑民族间之仇恨。

戊，无产阶级联合各国被压迫民族，造成世界共产主义的基础。

二、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之间的关系

1. 民族问题乃一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殖民地问题乃各国之间的问题。

2. 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共同之点在于：（一）资产阶级性——民族之资产阶级剥削其他民族；（二）资产阶级政策——扩大购买原料劳动力的市场，销货投资的商场。

3. 殖民地问题，不过是民族问题的扩大，并且发展上的时期不同罢了，殖民地问题实际上是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

4. 帝国主义发展以来，独立的民族逐渐少下去，各被压迫民族的不同仅在受压迫程度的不同，——欧战之后殖民地政

策甚至于施行到德国去。

5. 帝国主义的战争后, 凡尔赛和约时候, 曾经有“民族自决”, “解放斯拉夫民族”等口号, 成立了波兰、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奥国、匈牙利、爱斯马尼亚^⑦、拉德维^⑧、利德宛^⑨、罗马尼亚及巴尔干半岛各独立国。实际上他们都受英、法的压迫牵制, 他们的外交、预算都在伦敦、巴黎决定。帝国主义者对于苏联的政策, 也是想把他变成殖民地。

6. 现在实际上只三、四国是完全独立的: 英、法、美、意、日、苏联, 其余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

7. 所以现在世界上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的斗争, 是全世界的民族问题。

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分配(一九二〇年)

(表中人口及平方基罗密达^⑩都以百万为单位)

殖民地平方基罗密达	人口	宗主国平方基罗密达	人口
英——39.917	429.6	0.314	46.6
法——12.49	54.8	3.935	38.8
日——0.294	22.015	0.382	55.6
美——0.310	11.79	9.386	106.07
意——1.634	1.55	0.311	37.5
比——2.42	17.5	0.03	7.65
荷——2.026	40.5	0.034	6.95
西——0.312	0.5	0.502	20.95
葡——2.08	8	0.092	6.45
丹——0.88	0.014	0.149	3.3

举例而说，每一英国人有九个殖民地奴隶。全世界在一九一四年时有一、六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九二九、九〇〇、〇〇〇人属于被压迫民族。一九二〇年时人口总数为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其中有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属于被压迫民族。

四、民族解放运动之现状

1. 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欧战的影响，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胜利；同时使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之资产阶级得以稍稍发展，而平民之游民化格外厉害。因此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发生起来。

2. 殖民地上新生的资产阶级自然想领导这一民族运动。虽然“外不亲善”、“民族独立”等口号带着资产阶级性是很明显的，然而这还算是革命的口号。

3. 同时，因资本主义相当发展，而殖民地上也起了阶级分化，农民、工人的阶级利益逐步的与资产阶级相冲突。无产阶级的组织及政党逐渐发生，农民的反抗地主运动，土匪化的现象也日益激厉。

4. 无产阶级及农民的争解放运动愈发展，弱小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便愈趋于反动，以至于放弃革命解放的道途，而与帝国主义妥协。

5. 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由无产阶级发难，而农民亦倾向于工人，——因为资产阶级始终因自己阶级利益的关系，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6.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总过程大致如

此；各国因为经济发展程度及阶级关系之不同，而解放运动的形式也不同。

7. 总之，各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了世界史上极重要的现象，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强有力的友军。

8. 同时，苏联无产阶级国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也引起各弱小民族的注意，而且帮助这些民族的解放运动。

五、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

1. 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既划分了统治民族与受治民族，那么，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自然和受治民族的解放革命要结成联合战线。

2. 共产主义革命本是无产阶级运动加上农民革命战争，而大多数殖民地弱小民族的人民是农民。劳农联合已经得了革命的胜利于俄国，劳农联合也就要得到民族解放于全世界的范围内。

3. 世界的社会革命之第一步是：一方面列强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别方面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革命。世界的革命根本上是各国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弱小民族的一般平民对于列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便是结合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劳动平民，筑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

4. 世界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同时便要推翻一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非此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各弱小民族也就不能得着根本的解放。因此社会革命及国民革命原本是一个过程

的两方面，决不能分割而对立的。凡是以国民革命的目的为仅仅反对外国侵略而不是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人，都暴露他自己代表弱小民族之资产阶级思想（如周佛海^②）；弱小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大半都是买办阶级，假使革命的进行真能解放一般平民的时候，他们因为要保持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终究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或者简直投降，愿意维持帝国主义的存在。

5.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行，因为总的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必要，当然赞助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尤其是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甚至于联合当地资产阶级民治派，以反抗封建军阀及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工具。

6. 然而无产阶级必需努力引导一般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党，认清世界革命是阶级斗争性质，同时又须与弱小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因此，列强无产阶级应当努力扫除自己劳动群众中蔑视弱小民族的心理——与本国资产阶级妥协而贪图眼前所得资本家贿赂工人的小利，反对资产阶级及劳动贵族的国家主义。这是一方面。弱小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努力扫除自己民族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外不亲善”的排外主义，“阶级和平”的资产阶级宣传，而引导他们和国际无产阶级结合，以督促国民革命的进行，这是第二方面。必定要如此，民族解放才有可能，现代的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才能解决。

7. 各弱小民族的经济发程度不同，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适应而进行的形式，当然各有差异。然而弱小民族

的资产阶级大都只能在一定的期间一定的问题上参加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最终的领袖总是无产阶级——这却是一个公律。

第四讲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

一、苏联无产阶级国家中民族问题的性质

1. 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为俄国国内民族冲突，农民地主冲突及劳资冲突等帝国主义最复杂的种种矛盾都汇集在一处，所以开始爆发于此。无产阶级独裁制胜利。于是世界史上开始一个特别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端与帝国主义时代的结尾同时并行互相衔接的时期。俄国现在的民族问题可以做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之实例。

2. 俄国本为多民族的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一部分也就得力于共产党“民族自决直至分立国家”之原则。革命既然胜利之后，开始工人、农民大结合的建设期，许多民族间相互关系，没有根据绝对平等自由的原则之正当的确定，这一多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内的革命职任——工农结合——便无从进行，因为俄国大多数落后民族都是农民居多数，而且经济发展各不相同。

3. 俄皇资产阶级政府时代，大俄罗斯人的统治地位，遗留许多历史陈迹在劳动民众之间：大俄罗斯的工人自然有些蔑视弱小民族的心理，弱小民族的农民甚至对大俄罗斯的工人也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政纲便在于一方

面扫除大俄罗斯人的自大，别方面消除弱小民族的怀疑，实行真正民族平等的政策。

4. 因此，一方面联合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别方面结合各民族的农民，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的实际利益，以此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防止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保证各民族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以进于社会主义——这便是苏联民族政策的原则。

5. 苏联民族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便在于：“俄国民族问题的阶级性，包含在旧时强大民族无产阶级与旧时受治民族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正确的解决。”（史达林^②）

二、苏联之民族成分

1. 苏联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其中大俄罗斯人有七千万，约占半数有余；其余六千五百万为其他民族——其中乌克兰、白俄罗斯、一部分亚奏白裳^③及亚尔美尼亚，已经有工业资本主义的，占三千五百万。

2. 乌兹卑克、大部分亚奏白裳的邱尔民族^④、鞑靼、罢史吉尔^⑤等简直没有工业，至少只有初期的商业资本。

3. 吉尔结兹^⑥、邱大史^⑦、赤琛^⑧、罢勒加尔^⑨、加尔美克^⑩、沃腊德^⑪、土耳其孟^⑫等一千五百万人简直还在农业经济的初期——自游牧至落寨的过渡中。

4. 北西伯利亚诸民族经济程度更低，差不多没有脱离原人状态。

三、苏联之民族政策

1. 苏联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已如上述，即“民族自决直

至分立国家”——俄国共产党在一八九八年便规定的。这一原则的意义：

甲、反对民族间的一切强迫政策。

乙、承认各民族有完全自决之权。

丙、民族间的结合必须完全自由完全自愿的，才能巩固。

丁、这种平等友谊的民族结合，只有推翻资本主义之后才有可能。

俄皇政府的同化政策使弱小民族群众反抗革命；少数派，所谓社会革命党的不彻底政策使他们反对临时政府。

2. 苏联民族政策的第一步便是扫除民族间的一切不平等，一切特权——俄皇时代的法律、风俗所遗留下来的。

3. 然而各民族因俄皇及资产阶级的经济、文化政策而有事实上的不平等，却不是一霎那之间所可以消灭的。因此，实际政策便在于：

甲、各民族建立独立的国家。

乙、各民族的国家机关、审判厅等等完全用自己的言语文字，用自己的人员。

丙、各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发展报纸、剧院、学校、俱乐部及其他。

丁、各民族中还有宗法社会的制度的，使他努力的消除他。

戊、最重要的还在各民族自己能开发当地的富源，发展工业；所以苏联全国政府应当竭力发展各民族的职业教育，养成工业的人才（体力的及智力的劳动者），应当各民族中建筑工厂、电站等。

四、苏联的国家组织与民族问题

1. 苏联既是多民族的国家，国家的组织便当然要适合民族问题的解决。何况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世界各国工人及农民的大联合，苏联的国家应当是世界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大联盟之模范。

2. 最初是大俄罗斯旧地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先成功，所以以前便先组织大俄罗斯地方各民族的苏维埃自治国及自治区的联盟——称为苏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R. S. F. S. R.)。各小民族依他经济政治的发展程度而独立组织自治国或自治区。

3. 随后乌克兰、高加索等地，无产阶级革命亦胜利了，他们先组织了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或者苏维埃联邦。于是他们就和苏联订立军事、外交、经济的盟约，而后改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谓苏联(S. S. S. R.——英文便是U. S. S. R.)。

附表(略)

注 释

① 图腾，原始社会最早的宗教信仰。“图腾”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即成为该氏族保护者和象征——“图腾”而加以崇拜。

② 阿拉伯人的统一运动，指公元6、7世纪阿拉伯各部落组成统一国家。

③ 戴李陶，见本卷第338页注③。

④ 鲍埃尔(Otto Bauer 1881—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他的代表作有《民族问题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

⑤ 犹太人之 Sionism, 即犹太复国主义。

⑥ 乌兹卑克, 今译乌兹别克。

⑦ 亚尔美尼亚, 今译亚美尼亚。

⑧ 孟禄主义, 今译门罗主义。见本卷第 74 页注②。

⑨ 跑马圈地, 指清兵入关后, 满洲贵族使用“跑马圈地”的方法, 侵占大量土地为己有。

⑩ 非洲, 今译非洲。

⑪ 暹罗, 今泰国。

⑫ 波斯, 今伊朗。

⑬ 吉尔格兹, 今译吉尔吉斯。

⑭ 爱尔兰独立运动, 指 18 世纪末期以来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

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确认普、奥、俄三国瓜分波兰后, 沙俄在前华沙大公国领土上建立王国, 由沙皇兼任国王。1830—31, 1863—64 年, 波兰曾两度爆发反抗沙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和战争, 在沙俄军队的镇压下失败。

⑯ 高丽, 即朝鲜。

⑰ 爱斯马尼亚, 今译爱沙尼亚。

⑱ 拉德维, 今译拉脱维亚。

⑲ 利德宛, 今译立陶宛。

⑳ 平方基罗密达, 即平方公里。

㉑ 周佛海, 见本卷第 412 页注⑦。

㉒ 史达林, 今译斯大林。

㉓ 亚赛白裳, 今译阿塞拜疆。

㉔ 邱尔民族, 今译图瓦民族, 属突厥语族。

㉕ 罢史吉尔, 今译巴什基尔。

㉖ 吉尔结兹, 今译吉尔吉斯。

㉗ 邱大史、楚乏史、楚乏茨, 今译楚克奇, 属古亚细亚语族。

㉘ 赤琛, 今译车臣, 属达格斯坦语族。

- ②⑨ 罢勒加尔,今译巴尔卡尔,属突厥语族。
- ③⑩ 加尔美克,今译卡尔梅克,属蒙古语族。
- ③⑪ 沃腊德或沃腊俭,今译阿尔泰,属突厥语族。
- ③⑫ 土耳克孟,今译土库曼,属突厥语族。

战壕断语*

——中国革命者的杂记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十六日)

赤潮澎湃的世界社会革命运动里，我们在中国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战线上是四围受着种种式式敌人的包围侵袭，我们天天过的是战壕里的生涯。中国的革命者，也许因为在枪林弹雨之中，只能顾着眼前的仇敌，刻刻提防着对面的刺刀，头上的炸弹。然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两大阶级长期的决战里的一战线——战场的范围其实是全世界；别的战线：如英美等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印度、非洲①、菲列滨②、高丽③、安南④等处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成败是有声息相通的密切关系的；便是无产阶级已经战胜的苏联，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程，在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和资产阶级的决斗，更是世界社会革命进退的关键。我们最好能有整部的著作——详细的谍报，因为我们应当知道别的战线上的形势，才能正确的决定我们的战略。可是，我们的战壕生活，不能容

* 本文是作者为《新青年》“战壕断语”专栏写的杂记，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文字校订。

许我们立刻便实现这种希望，我们只是偶然在枪声炮火中，能和我们别的战线上战友遥遥的回答几句。自然，轰天动地的炮声里，挣扎苦斗的战壕里，连这几句的问话答话，也是时时为庞杂的声浪所间断，为作战紧急而停止。“人语风吹断”——这是好悠闲的中国名士荡桨中流的生涯；如今我们在革命的赤潮中，狂风激荡，却也有这个景况。不过这些断断续续的消息，战鼓声中的传语，不是悠闲的生涯，而是斗争的资料，我们现在记录这些战壕里的断语，至少对于世界革命战线的情形，可以得其一二。

一、摩洛哥和叙利亚

法国国会里，钻进了几个赤化分子，——中国现时正认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东西：一个叫做顾都埃^⑤，一个叫做铎黎沃^⑥（共产党议员）。他们大做其赤化宣传！章太炎^⑦说：“今日国内之问题在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与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引人注意。”（一月三十一日《申报》）原来赤化的危险如此之大，我们倒要研究研究，看看法国过激派的宣传，是否“今日国际之问题亦在打倒赤化”！

顾都埃在国会里演说道：洛迦诺会议^⑧说甚么减少军备！法国政府仍旧用十万万金佛郎的战费去打摩洛哥和叙利亚——教育部、农业部、劳动部的一年费用总共不过二十五万万，海军部、陆军部的费用却有六十五万万。苏联每万人中只有四十一个赤军，波兰、路美尼亚^⑨却有一百个兵，法国竟有到二

百个。这是所谓资本家的和平主义！铎黎沃的演说更为“过激”：法国为甚么打叙利亚，难道弱小民族的革命真能“杀尽了白种人”——像一班宣传阶级妥协的法国“社会党”所说的，这是他们拥护政府出兵的理由？实际上法国银行家攫取叙利亚的矿产、银行、口岸、市政，法国政府要保护这些人的“特殊利益”，便叫几十万法国工人、农民（兵士）去流血，便整千整万屠杀叙利亚人！法国政府和英国订立密约，法国赞助英国夺取土耳其的摩塞尔^⑩煤油，英国便任法国自由在叙利亚行动。铎黎沃在演说未了时高呼道：可见，“只有殖民地民众的暴动革命，能达到自己的独立，能使人类有自由和平的发展，法国民众的职任便是赞助这种革命！”中国的国家主义派，说土耳其只要利用英、法等国冲突便能得到独立，这里所引的事实想来便是“证据”了！

摩洛哥独立运动的首领亚白埃尔吉林(Abd-El-Kerim^⑪)的代表克宁(Kaning)，去年年底便到了巴黎，因为力弱不能不求和。可是法国政府拒绝和他谈判。白里昂^⑫总理，在国会里说明这个理由：“亚氏不能代表全族，我们要和全族谈判，不能和他们的国王谈判。”（一月一日巴黎电），但是他到后来说出了真“理由”来：原来法国和西班牙对于摩洛哥问题订立了协约，仿佛国会的多数曾经赞同这个协约。共产党议员一致的攻击政府，要求立刻和克宁谈判。到这时候，社会党议员也觉得太难为情了，站起来声明：国会并未赞同和西班牙订立的密约，并且亦没委托政府订这类条约，以前的事不用说，以后社会党议员也不能再对政府提取摩洛哥战费投同意票了。

叙利亚的特鲁斯人^⑬从欧战后割归法国“代管”之后，这国际联盟威尔逊^⑭式的“民族自决”政策，使他们受着无限的痛苦和压迫。去年七、八月间特鲁斯奋起革命^⑮，受法国的屠杀，经过半年的苦斗，始终又被征服。我们得到那地同志来的通信，还是去年年底发出的，我们那同志去的时候，已在十一月间，原是只为着调查。那地的无产阶级还不曾组织自己的政党，革命运动的指导，可惜还没有正确的政纲和策略。我们且就这封通信略叙革命运动摧败的经过：

叙利亚的暴动，法国报纸上总说不过是宵小匪徒在达马斯克^⑯一带地方的骚乱而已。其实全叙利亚都在暴动之中：哈马^⑰、哈摩斯^⑱、亚拉乌塔^⑲等处都有民军出没，达马斯克至贝鲁德^⑳途中，革命军不断的袭击法军。因此，法军的力量分散，败灭不少次。然而对于法国最危险的，始终是达马斯克，革命运动的中心。达马斯克有三十万居民，大半是手工业者或农业雇工，城市的四围有不少园林田圃，极便于革命军的出没。法军占领达马斯克之后，立刻便着手进行引起暴动的阴谋，因为在这森林包围的城市里，法国军队知道如果革命军有长期的准备，对于法国军队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法国军队初到时，革命军并无动静。法国人故意要挑动过早的暴动，便不问情由的乱杀，借口消灭“匪徒”，在工人区域用飞机乱抛掷炸弹，近市的园林里亦是如此；法国军官在田里捉到耕地的农民便杀，说他们伙藏匪徒；城里军政执法处每天绞死几十人，暴尸示众。同时，法国人竭力挑拨居民之中的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及特鲁斯人的恶感使自相残杀。然而这些方法都没有用。于是法军

总司令塞莱 (Sarrail)②——“社会主义的将军”，想出来别的阴谋方法了。他命令被虏的土人肩着打死的革命党满街满巷整天到晚上的走；命令“惩罚战争”的兵士“开刀”——像中国古代的野蛮办法，个个兵士可以任意杀人抢掠；于是附近乡村里的妇女儿童，整千整百被奸淫或鸡奸，奸后再行杀死。达马斯克郊外有好几个乡村，如摩莱社、腊蒲勒、直黎孟等，整个儿的焚毁，居民屠杀净尽。这样，叙利亚的忍耐性自然再不能持久了，普通的土人自然不能得革命军的指导和计划而自行动手——有一晚在达马斯克城里，各处总共杀死了一百五十多个法国兵。于是“社会主义的”塞莱将军便有了“口实”了：“叙利亚人都是野蛮的暴徒！”当晚城市里的暴动便不得不开始，革命军要想一举而占领政府机关。最大的巷战，便发生于埃勒亚依摩 (El-Eaim, 叙利亚有名的贵族) 的邸宅旁边，那时塞莱将军住在这所房子里，可是他早知道他的计划和阴谋一定发生效果，所以前一天已经离去达马斯克。那时法国军队用五十架飞机攻城，尤其集中注意于贫民区域。革命党占领城市之后，还持久的抗御，满街满巷都架起堡垒，以革命军的勇敢，至少还可支持一星期之久。但是法国军必定要把整个儿达马斯克变成灰烬，革命军只能退兵。这次战役，叙利亚人被杀的至少有一万，尸身在街上堆了五六天，全城损失总在一千万金磅以上。法国政府机关报竟故意造谣，说这是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反对革命军的暴动所烧所杀的。可是实际上叙利亚的各民族至今也没有中这种离间之计。革命军败后，达马斯克政府忽然“仁爱”起来了，说都是革命党和亚美尼亚

人丧失了东方民族的仁爱天性，因此，公布没收革命党财产的命令。叙利亚政府是大贵族的政府；叙利亚贵族阶级的利益和法国资产阶级相同的，他们是法国资产阶级的走狗，所以受命法人，要用这种政策打击叙利亚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叙利亚革命暂时是失败了，贫民阶级的斗争和暴动暂时是镇服了，然而这仅仅在达马斯克一个地方，反帝国主义的思潮，也和我们的五卅运动一样，从此普遍于全叙利亚一般的平民群众，不久要有更伟大更有组织的革命起来！

叙利亚的革命党代表萨毗尔等 (Isan Jabir) ② 曾经到日内瓦国际联盟 ③ 去，但是国际联盟拒绝招待，拒绝他们做报告。萨毗尔等发表宣言说：叙利亚革命民众的代表团来到此地，并不是请求什么“公判”，而是要抗议法国人的屠杀，“如果国际联盟没有相当的办法，我们一定要继续力战，驱逐法国势力出叙利亚以外，求得叙利亚的完全解放。我们境内还有很好很有力量的军队，一切必需的军械都很充足，我们所准备的是胜利，不是投降！”（日内瓦一月十四日电）

二、摩塞尔问题、土耳其、蒙古、爪哇

摩塞尔地方隶属于土耳其之下已经四百多年；一九一六年以来摩塞尔便成国际上的争执，帝国主义的列强大家都想抢他的煤油。可是，在欧战的时候，英国看着俄帝国的军队有进占土耳其之势，便和法国订立瓜分土耳其的密约，把摩塞尔

让给法国，想利用俄、法之争而从中取利。等到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帝国主义解体，英国便在一九一八年派兵进占摩塞尔；此后英、法之间的争执，便只能以英国承认法国扩大管理叙利亚的权限为英国占摩塞尔的交换条件。英国将摩塞尔并入所谓“国际委任地管理”的伊腊克^②王国。此后的争端，表面上是土耳其和伊腊克之争，实际上便是土耳其和英国之争。

经过一九二三年的洛桑会议^③，一九二四年五月的英土会议^④，十月的国际联盟的白鲁塞尔会议^⑤，一九二五年九月的国际联盟会议，这一问题始终不能解决，因为每次“国际联盟”判归英国，土耳其总是提出严重抗议，直到海牙国际法庭，方才强迫判定摩塞尔归英国管理；这次的解决，完全因为英、法对叙利亚的密约关系，英国答应帮助法国“平叙利亚之乱”，法国在国际联盟里赞成英国的提案。摩塞尔地方既有极丰富的煤油矿产，又是美沙波达美亚^⑥、土耳其、波斯^⑦等国的孔道，土耳其为保证自己的安全起见，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必须争得摩塞尔。海牙及国际联盟的决定决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土耳其国民革命政府已经决定以武力收回摩塞尔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中国式的国家主义派政策——利用列强冲突的政策太不切实际了！

* * *

土耳其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却不能说完全胜利，土耳其的民族，更不用说大多数劳动平民，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因为帝国主义没有推翻，弱小民族时时刻刻都在受列强的侵袭；摩塞尔问题便可证明周佛海^⑧等“只须打倒帝国主义在华势

力”，或国家主义派的“只是外抗强权”，而不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制度的“学说”，完全是空想。帝国主义在乱放“苏联赤色侵略”，“土耳其杀戮基督教徒”的谣言时，制造第二次大战争的空气，洛迦诺会议和摩塞尔问题，便是列强联合进攻苏联、土耳其之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对抗的形势中，土耳其等一切弱小民族不得不和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巩固的斗争同盟。国民革命的土耳其于是便和苏联订定军事上的防御同盟，互守中立的盟约了（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签订于巴黎）。

* * *

蒙古民族最近三、四百年来，受着满蒙贵族和汉族巨商的压迫和剥削，文化、经济落后得不堪，人民困苦到万分。旧俄帝国主义和恩格儿白党^⑥又从而操纵他的“自治”，占领他的领土。只有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赞助，使蒙古民族脱离这种压迫，自己建立国民革命的共和国，活佛去世，政权完全转移于国民会议之手，然后才开辟了改良进步的光明之路。去年十一月国民会议第二次代表大会，九十多个国民代表（有五个女代表）之中，大半都是平民劳动者，王公的权势已经消灭。大会之后，国民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决定增至四十五人（以前是三十人），更加扩大平民的政权。国务院也由新中央委员会重新改任；国务总理赤伦多治（Zaran-D rji）原任，没有更动，他是农民奴隶出身；外交、内务、财政、司法、监察等部的总长都是平民；内务部前任总长赤赤汗（Zeze-Hin）本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王公，现在的内务总长奈唐苏伦（Naidan Suaun）便是牧

儿出身。荒凉的库伦^②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建设，蒙古平民从今有了自己的大学；许多旧时的迷信风俗都逐渐的变更，蒙古的青年已经组织革命童子军，妇女运动也已经发生，甚至于青年女子也剪发了。蒙古民族的进步，自决革命，不但解放自己，并且是中国革命的友军，在推翻中国军阀统治的斗争里，是我们极大的助力。可是，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却要把蒙古改成行省。蒙古的平民咧！中国这种帝国主义者不过是狂妄的士大夫而已，他们那里有实际力量对你们实行帝国主义！你们民族自由的保证，有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你们奋斗，打倒这些中国帝国主义者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你们可以放心的和中国劳动平民携手，赞助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打倒中国的、俄皇的以及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那时革命的中国、蒙古及其他民族之联邦，才能彻底的解放中国和蒙古。

* * *

“我们怎的比牛还笨！
它带着满身的鞭痕，
还能角挑起残暴的牧牛人，
践踏时，那管得蹄下无情。”

——爪哇民歌

荷兰资产阶级可算是最早的殖民家，三百年前便占领爪哇等处南洋群岛。一直倒很“安宁”的；可是最近俄国革命之后，中国的五四，高丽的国民运动，蒙古、印度等处革命斗争开始之后，爪哇地方也就不“太平”了！几年前荷兰政府驱逐劳

工运动领袖麻喇加(Malakku)和谢孟(Zemon)同志出境，然而他们的工作还仍旧继续着。最近，去年八月十二日，又逮捕达尔苏诺(Darsono)同志。那前几个月，因警察的高压政策，一次大会及罢工都没有发生，反动派的报纸《爪哇新闻》便说共产党的势力低落了；但是，他不得不说：“因为警察禁止集会，共产党现在格外努力做起口头的个人宣传来了，每一星期节日，每有四、五个人的地方，他们都利用机会宣传赤化。……共产党专门鼓动工人组织工会，毗登若尔(Pitinyorg)及白达维亚(Batavia)⊗地方的车夫工会又成立了，听他们快要罢工。白达维亚的织呢业工会已经受共产党的影响；爪哇的码头工人也要求起增加工资了。”……《爪哇新闻》看着这些赤化运动，害怕得不得了，希望警察严重的办理。可是，实际上警察的手段已经高明到万分，他们雇用流氓，武装了他们便和工会捣乱，暗杀工人领袖，指使许多工贼分裂工会，在内中做暗探。——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作者亲身受到这种袭击！

然而，警察的压迫虽然厉害，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去年中国五卅运动时，爪哇共产党始终举行了各地的大示威，援助中国；如萨腊勃(Sarabuy)⊗地方的示威游行，有一万工人到会，其中有二千中国人。共产党员亚里明(Alimin)⊗、摩勒莎(Molso)⊗、谢第波(Sedibio)⊗等都有演说。亚里明同志已经为了在糖厂里宣传坐了好几年监狱，这次又被逮捕，想必一定要驱逐出境了。警察甚至逮捕共产主义妇女俱乐部职员，说俱乐部中容纳十八岁以下的女子做会员是犯法的。棉兰(Melan)地方被捕工人的妻子几百人示威，警察竟用“克别皇

刀”(Klevanti)和皮鞭乱砍乱打,受伤的不计其数。

可怜爪哇的平民,你们没有懂得上海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主义”,没有懂得这些中央委员:邹鲁^⑧、居正^⑨、谢持^⑩、叶楚傖^⑪、邵元冲^⑫、沈玄庐^⑬等等的“学说”(见该中央委员会告国民书,参观《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篇^⑭),你们在自己民族没有独立之前,不好援助中国的呵!你们也不懂得戴季陶先生的“仁爱性能说”,你们也应当劝告荷兰资产阶级,诱发他们的仁爱性能,你们是不应当实行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发现仁爱心之前,你们没有示威、游行、罢工等的资格和权利。可怜的爪哇男女平民呵,你们怎么不先研究研究我们“东方”的这些大哲学家的学说!

三、危机中的波兰

列宁在五年前便说的:波兰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必然要破产,波兰的民众不久便可以看透他们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内幕(列宁一九二一年致波兰同志书里的话)。果然,这所谓国家主义政策的结果,已经彻底暴露了。现在波兰的工业陷于极大的危机。农工银行业家联合会上波兰总统魏赤霍夫斯基(Voizehovsky)的呈文,都直说波兰全国大工厂工人之中,已有百分之四十失业;还要加上小工业手工业中失业的二十万人——因为大多数工厂倒闭。波兰国库每年的支出现在要二百万“兹洛托”(Zlotoy,波币名)^⑮,而据英国财政专家犹葛的计算,波兰的国库支出无论如何不能超出八十四万,所以

即使政府能减少支出到一百五十万，还是相差太远。因此，政府便不得不大批的发行纸币，弄得纸币价格大跌而特跌。一般民众穷困得不堪，国内市场因此大大缩小，工业自然要破产。国外市场呢，也是如此。照理说，波兰东邻苏联，西接德国，应当和这两国的经济关系弄得好些，便不愁国外贸易不能周转；事实上却因为波兰资产阶级受法国的操纵，对俄、对德都想实行侵略，外交关系至今没有弄好，到如今还不肯签订平等的商约。波兰的农民问题，也是至今没有解决。波兰的“赛摩”（Seim即国会）^⑧所通过的农地改良法案，完全只顾及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地主阶级尚且还要反对这种改良。波兰既在这种各方面的经济危机里，政治上的紊乱也就继续不断。“赛摩”已经成了中国式的国会，万人唾骂。官僚的贪婪简直不堪言状，据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官式报告，尚且说国家预算四分之一以上是被官吏侵吞的。波兰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所谓社会党的唯一宗旨，便是防御民众的革命，因此，军警的用费超过国家预算的二分之一。资产阶级政党现在尽着想法借外债（大半是向英、美借），拼命的卖国——将波兰的一切矿产及国家专利的工业，都零零碎碎的抵押出去，同时，国家民主党的军阀西夸尔斯基（Sikorsky）将军^⑨及独夫白尔摩斯尼茨基（Dobber Muenitsky）^⑩将军和小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派的俾勒苏德斯基将军（Pilsudsky）^⑪等，却正在商量怎样实行军阀专政，取消劳工立法，镇压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公开的承认，说波兰的政局是“或者莫斯科，或者罗马”——便是非无产阶级独裁制即资产阶级军阀专政。可是工人、农民之中

革命运动最近大大的昂进。一月八日的华沙（波兰京城）电说：那天有好几处失业工人的集会，人数总共在五万以上，想举行示威运动，到国会门口去要求，警察虽然竭力的驱散群众，然而国会议长始终不能不招待代表团，答应代他们向政府要求发给失业津贴。共产党议员斯克里泼(Skripa)演说：“我们共产党认为现时组织工农联合战线已成历史的必要，国会里的共产党党团已经公开的邀请一切反政府派（中兴党、独立农民党、白俄工农联合会、农民联合会），共同为工农政府而奋斗……（共产党告各党书），只有劳动平民的政府，能解决工业农业的经济危机，能脱离西欧、美洲各国帝国主义的操纵，能和苏联无产阶级合作，而保证波兰民族经济的文化的发展。”波兰共产党首领之中，现在有许多人（如朗楚茨基 Lantsutsky）等还在监狱里，有些如郭腊史(Gorach)已经因受狱中的虐待而死；波兰监狱中的政治犯超过六千人，竟受着非刑敲打。“民权主义的波兰”早已在民众眼里完全破产。一月十七、八日的波兰电信说，最近失业人数的增加每星期总在一万人以上，官场报告失业工人总数已有二十七万，上西里^②地方的冶铁业，算是波兰最大的工业，现时只有一万人做工，而三万工人已经歇业；其余地方可想而知，大半便是在厂工人也不过一星期做三四天，只得三四天的工资。这许多失业群众里只有九万多人领得到极少的津贴。波兰劳农民众已经彻底觉悟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必要，革命潮流这次恐怕一发而不可止的了。

四、德国的革命新潮

德国自从第一次革命(一九一八年)为社会民主党所卖之后,已经逐渐的变成完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对外也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担负巨额的赔款,经济恐慌,纸币跌落,一直到最近,总是继续不断。这中间已经经过两次的革命潮流,一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是在一九二三年,都因社会民主党的阻滞破坏,(他们甚至于暗杀李卜克纳黑德^⑤和卢森堡女士^⑥),及共产党自身指导的薄弱而失败。自从道威斯计划^⑦实行,资本主义略略得了些稳定,社会民主党又几几乎大叫其“改良主义”胜利。可是最近二三个月来,情形又大变了。一月初的柏林电讯说:德国所有的工业区里失业者又大增加,去年十一月下旬失业者从四七一·〇〇〇人增加到六六九·〇〇〇。汉堡、吉尔^⑧、刘纳堡^⑨等处,都有失业工人的示威运动;虽然社会民主党中央和德国黄色总工会的首领,拒绝指导这些运动,而在各地方,他们的支部和分会却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领袖赤德经女士^⑩(Klars Zetkin)在鲁尔群众中的工作得了非常之大的影响,工人大半都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将鲁尔区房屋所有权付之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将法兵所据房屋归还地主,还是收归市有。

这种经济大危机和民众革命化的形势,使各阶级及政党都不能不急急公布对于时局的主张,而进行革命的阶级奋斗。德国工业家总会,黄色的总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经济

政纲，都在今年年初公布。资产阶级对于经济危机的观察，和社会民主党是相同的：他们都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照例的循环的危机，过这难关，不久便有工业大兴盛的时期来到。因此，社会民主党也只不过劝告资本家，不可利用停闭企业而同时减低工资而已。他们俩都主张实行“欧洲关税同盟”，以抗美国的输入。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主张仅仅在于内政方面：工业家总会要求减低直接税，尤其是收入税，“以助资本之积累”（戴季陶的劝告主义在德国“仿佛”也行不通！）；他们并且主张减低工资，废除八小时制的契约（有些工厂已因罢工而订立了这种契约），取消输出的限制，赞助“加迭尔”（各资本家联合规定同业货价）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则主张增高工资并增加社会保证的津贴费，要求八小时制的法律，即批准华盛顿一九一九年的劳资会议，“以医治资本主义之病态”。共产党呢，认为德国现时经济的危机，已经不是通常的循环式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末路；因此，以为要救德国的社会经济，非一切大生产收归国有不可；现时的失业问题，只有由国家支出公费继续开办已停工厂家来解决，而失业工人的工资应照常发给，至少也须百分之八十（国会共产党党团新年时的宣言），并对于日常用品免税，禁止勒收小农的田租和赋税；与苏联订立宽大的商约，以广德货的销路而救济失业。

德国新近在洛迦诺会议上又受了几重的束缚——得了加入国际联盟的“大荣幸”，可是要帮助列强用兵侵袭苏联。洛迦诺会议之后，美国竟邀他加入华盛顿对华的九国盟约，^⑤ 这

当然和一九二一年的中德条约，^⑤ 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相冲突。列强强制德国加入他们反苏联和一切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只有使德国变成波兰等似的半附庸国，无从保障自己国家的利益。现在德国的革命潮正在继续昂进。一月初旬柏林一市的失业工人从十六万增加到十七万一千；莱茵区域已经有二十四万六千失业工人领国家的津贴；最近柏林市议会选举中，共产党票数骤然增加，群众的左倾，便可以看出来；社会民主党因此都不敢加入内阁；甚至于国会中的右派，所谓国家党，也不得不承认道威斯计划之不可能（一月二十八日路透电）。同时极右派的路德内阁^⑥ 竟以极可笑的投票法（一五〇人拒绝投票，一四九票反对，一六〇票赞成）得到所谓“国会”的信任，加入国际联盟（可见国会制度的破产），政府正准备着高压政策对付工人，最近失业工人不久便要到了百万之数；农业虽然丰收，却因大地主和奸商的操纵，物价日益高涨，贫民饥荒得不堪；国家的关税既受外人操纵，便拚命剥削业税，以三分之一的全国收入付赔款和外债利息……这种形势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终究要刷除德国资产阶级，不容他做列强的爪牙呵！

五、寡头政治的美国

美国一九二五年九月开始，便有煤矿工人的罢工，直到今年二月初还没有解决（一月底的新闻仿佛说是解决了，可是二月二日的电讯又说决裂了）。美国资产阶级现在终算是混

世魔王，他既有大多数的“异种奴隶”替他做牛马（美国的苦力和下等工人却是东欧、亚洲等小民族），自然就有剩余的利润“贿赂”劳工贵族。可是欧战以来，美国资本的“和平”发展已经不能再继续了。资本家的向外发展和对欧亚的投资，使他们不得不揭去一切民主主义的社会改良的假面具，努力榨取工人的血汗，以取得这些资本。欧战直到一九二三年，资产阶级拚命的向工人进攻，要想收回战时贿赂高等工人的一切“改良”政策。于是职工运动里的“官僚”——工贼的一切阶级妥协理论，都变成了资本进攻的武器，群众之中开始左倾的运动，——职工运动的左派形成了“劳工党”（Workers Party）及“职工运动宣传同盟”。前年和去年两年之中，左派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化虽不能说很快，然而，因为工业的恐慌和失业者的增多，尤其是煤矿里（去年无烟煤矿有十六万工人的大罢工，而其他煤矿中有二十万失业）——加上反动的妥协的工会首领勾结资本家政府压迫暗杀左派领袖，工人之中对于首领的不满，已经非常急进。譬如缝业工会里，左派便占了胜利（纽约缝业工会，共产派已被选），煤矿里左派的势力尤其澎湃。刚白思（Gompers）^①派的“改良主义”（如矿工会长路维思等），现在专心于排斥共产党，处处表现他们站在资本家方面，尤其促进工人群众的共产化（刚白思死后，葛林（Green）^②继他做美国劳动联盟的会长，竟直接受银行家的命令，开除工会中的共产派。）这次罢工里，改良派的妥协一定更使这一过程有深入广出的发展。

* * *

美国的“民主主义”，真可算天下闻名的了，可是实际上的政权，只在几个银行家手里。美国的资本，现在已经有侵吞全球的气概：一九二四年美国输出的资本有一·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二五年——一·三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欧洲、南美、加拿大、澳洲、亚洲都有他的资本。因此，财政资本界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便占绝大的势力，力求操纵指挥。最近美国参议院里，代表地主与工业资本的政党(美国本来并无所谓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上只是实业党和银行党罢了)竭力攻击政府与意大利订立的外债契约，指出大银行家莫尔冈(Morgan)®的操纵外交：政府与意大利订的外债不满一分钱的利息，而莫尔冈私人在这约签订后十天，便借给意大利一笔债，利息有七分之多，而且有极大的回扣，显系私人谋利，使国家吃亏。总之，美国的对外侵略，因为国内资本的澎涨，已经不能不引起内部的种种冲突，资产阶级各派都想操纵政权以求私利。结果，当然是财神的全胜；所以美国不但说不上“民权”，连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都说不上，只是寡头的财神政治罢了。意大利债约问题，始终是银行界胜了。美国道威斯计划的对于德国、波兰，煤油政策的对于墨西哥、土耳其、苏联，处处都表现这种侵略。

* * *

美国的殖民政策比较别国要晚些，可是欧战后他成了世界的财政大王，甚至于要想以资本力量使德国、波兰都变成他的殖民地。美国殖民地政策也因此和荷兰、西班牙、英国、日本、法国等不同。英、法等大概以商业开始侵略，结果竟使弱

小民族完全变成属地(如印度、安南),直接受他们的统治;美国却以投资政策攫取别国的财政权,表面虽然不用显露的残酷的直接统治方法,实际却能掌握弱小民族全体的经济命运。可是,读者不要以为美国的殖民地政策仅仅有“文明式”的,而没有野蛮式的。菲列滨的美国统治也就够野蛮的了!菲列滨的国民党和民主党现在已经联合,各地都有了这一联合党的支部,最近他发表反抗美国帝国主义、要求独立的宣言:“所谓民主主义的美国侵略,何尝比日本、英国的野蛮殖民地政策好些!”菲列滨的民族解放运动近年来有极大的发展,甚至于“土人”军队里的兵士群众中,都已伏着极大的“危机”。美国人机关报上说:小吕宋^②地方,时常有极大的示威运动,民众和兵士参加的往往在五万人以上。罢工运动在近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月间断过。最近——一九二五年年度小吕宋的烟厂罢工,人数虽只九百,却已坚持了三个多星期;汽车夫的罢工里,甚至于焚毁了好几家汽车行。美国资本家利用白党俄人去破坏罢工,弄得和罢工工人双方惹起极大的冲突(一月初)。小吕宋地方的民众,对于苏联极表同情,他们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表示,往往和同情于共产党是相并而行的。小吕宋美国军队虽的士兵每每公开的说:

I am a bolshevik! (我是布尔塞维克!)

六、所谓大英帝国主义

英国现时的经济状况也趋于恐慌了,尤其是煤业里的劳

资争执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自从工业汽机应用煤油以来，煤的销路，不免大减，因为煤油比较便宜。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大宣传其“煤市赤化”——仿佛苏联输入英国的那一些儿煤油，会把英国煤的销场都夺了去似的，这当然是挑拨恶感的谣言。他们同时便主张增加煤矿工人的工作时间，并减少工资，以“减轻煤的成本”；煤业家联合会一月十日边发出的声明书上，甚至于说要减少铁路工人的工资，“这才可以减轻煤的运费”！最近，包尔温^④首相在国会开幕的时候，竟说：华盛顿国际劳资会议^⑤（八小时的工作制）议决案，英国在其他各国没有批准的时候，是万不能批准的（一月二日电）。英国经济的恐慌，只要看资产阶级这样窘迫而进攻，便可以了然的了。

* * *

英国在国外贸易上去年已经敌不过美国，这是“大英帝国”的命根。于是他不能不出死力争来，不用说对于中国（五卅案），对于土耳其（摩塞尔问题）施行侵略，并且去年英国从印度边境造了一条铁路到阿富汗，对于亚洲原料的掠取，现在已是一步不能放松的了。便是对于澳洲，英国也更加加重的剥削和压迫——殖民地政府在今年国会开幕的时候，便提出镇压革命党和取缔妨碍交通的法案。可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却并不因这些政策而比较稳固些。英国工人阶级之中已经有显然的革命化的左翼形成；英国的工会运动（Trad union），从此决不再和“改良主义”同一意义了；左派的工会已经有百余万的群众，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伦敦工人的示威运动，派出六百个代表（代表八十余万工人的伦敦各工会），要求释放被捕的

十二个共产党员；监狱前万余人的群众集会，主席的便是全英矿工工会会长顾克；独立劳动党的议员伦斯白黎等的声望，在工人群众中已经打倒了麦克唐纳^⑥的劳动党。顾克，伦斯白黎，矿工总会，独立劳动党等等，这便是英国无产阶级左派的大联盟，他们反对麦克唐纳等妥协派；在去年年初，他们已经使英国全国总工会里通过赞助“世界职工运动统一”的议案，因此成立了英、俄工会联席委员会、进行统一运动，这一委员会的职任，便是实现各派联合的世界总工会——工会国际。虽然黄色职工国际的首领到处造谣，反对工会统一，然而这一委员会的宣传和工作，确有非常之大的影响，法、德、美、瑞典、挪威等国工人群众之中，统一的口号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去年八月间，英国工会在斯加波罗^⑦开全国代表大会，左派居然得到优势，如今英国总工会的执行机关中，左派已占多数。我们看斯加波罗大会的议决案：如（一）英国工人阶级应当赞助殖民地独立运动，甚至于赞助他们脱离大英帝国；（二）主张容纳一切派别，共产党当然在内，组织真正的世界总工会；（三）主张组织工厂委员会，打破限于职工组织的习惯；（四）反对道威斯计划。这岂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极大的关键？工人群众的革命化，非常明显的已经抛弃了“英国式”的守旧主义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如何能不动摇呢？洛迦诺会议之后，英国各殖民地，如印度、澳洲等，都表示反对，声明这一协约不能束缚殖民地。英国军舰 Vindicative 号上，最近（一月十五日消息）发见许多“赤化分子”，据说英国海军里“到处都有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品发见”。——大英帝国之“大”，恐怕也不

久了!

原载《新青年》月刊第3号

署名：屈维它

注 释

① 非洲，今译非洲。

② 菲列滨，今译菲律宾。

③ 高丽，今朝鲜。

④ 安南，今越南。

⑤ 顾都埃，今译瓦扬—古里 (Paul Vaillant-Couturiero, 1892—1937)，法国作家、新闻记者。1916年加入社会党。1920年加入共产党，次年任法共中央委员。后任《人道报》总编辑，著有《红色列车》、《新生活的建设者》等。

⑥ 铎黎沃，今译多里奥 (Jacques Doriot, 1888—1945)，当时任法共中央委员、国会议员，为法共左翼集团主要代表，主张把在摩洛哥进行的殖民战争转变为法国人民的内战，不适时的组织游行和罢工。1934年因反对成立人民阵线，被法共开除出党。

⑦ 章太炎，见本卷第446页注⑩。

⑧ 洛迦诺会议，今译罗迦诺会议。1925年10月，英、法、德、比、意、波、捷七国为调整西欧各国之间关系，特别是西欧各国对德关系，在瑞士的罗迦诺举行会议，并签署《罗迦诺公约》。这次会议曾被鼓吹为“和平主义时代的最高峰”，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⑨ 路美尼亚，今译罗马尼亚。

⑩ 摩塞尔，今译摩苏尔。伊拉克石油产地。1920年8月20日，协约国迫使土耳其苏丹政府签署的《色佛尔条约》曾规定将该地割让给英国，后由英国并入伊拉克。

⑪ 亚白埃尔吉林 (Abd-El-Kerim)，今译阿布德·凯利姆，全名穆罕默德·阿布恩·阿布德·凯利姆，摩洛哥里夫人的领袖，曾任里夫

共和国首脑。

⑫ 白里昂,今译白里安。见本卷第486页注⑤。

⑬ 特鲁斯人,今称德鲁兹人或德鲁兹族。居住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山区,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称德鲁兹派,属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

⑭ 威尔逊,见本卷第74页注③。

⑮ 1925年7月18日,叙利亚德鲁兹人居住的地区在卡里亚村族长阿特拉什领导下,爆发了反法民族大起义,参加者达数千人,一度占领了大马士革,并组成叙利亚临时革命政府,后为法国殖民当局残酷镇压。

⑯ 达马斯克,今译大马士革。现为叙利亚首都。

⑰ 哈马,地名。位于叙利亚西北部阿西河右岸。1925年10月,哈马居民曾举行反法起义。

⑱ 哈摩斯,今译霍姆斯。地名,现为叙利亚重要工业中心。

⑲ 亚拉乌搭,今译阿勒颇。叙利亚北部重要城市。

⑳ 贝鲁德,今译贝鲁特。现为黎巴嫩首都。

㉑ 塞莱,今译萨伊 (Maurice Sarrail 1856—1929),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法国第六军军长、第三集团军司令,以在凡尔登和马恩河作战而扬名。1924—25年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残酷镇压叙利亚人民起义,遭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法国政府被迫将其调回国内。

㉒ 萨毗尔,今译查比尔。叙利亚革命党人。

㉓ 国际联盟,见本卷第120页注⑫。

㉔ 伊腊克,今译伊拉克。

㉕ 洛桑会议,指1922年11月20日—1923年7月24日,英、法、意、日、希、罗、南等协约国与战败国土耳其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会议。

㉖ 英土会议,指1924年5月,英国与土耳其为争夺摩苏尔油田而举行的双边会谈。土耳其坚持要求归还摩苏尔,英国则认为摩苏尔属于伊拉克而拒绝归还,会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⑳ 白鲁塞尔会议,今译布鲁塞尔会议。指1924年10月,国际联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

㉑ 美沙波达美亚,今译美索布达米亚。位于伊拉克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平原。

㉒ 波斯,今伊朗。

㉓ 周佛海,见本卷第412页注⑦。

㉔ 恩格尔,今译温甘伦,旧俄男爵。1920年10月起,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率白匪“亚洲骑兵师”进入外蒙古地区,与外蒙古上层喇嘛和封建主勾结,赶走中国驻军,支持博克多格根重新登位为蒙古大汗,宣布所谓“独立”,并策划向苏俄进攻。

㉕ 库伦,即今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

㉖ 白达维亚,今译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首都。

㉗ 萨腊勃,今译苏拉巴亚(泗水)。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城市。

㉘ 亚里明,今译阿利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

㉙ 摩勒沙,今译慕梭(1901—1948)。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等职。1948年牺牲。

㉚ 谢第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活动家。

㉛ 邹鲁,参见本卷第395页注㉔。

㉜ 居正(1876—1951),初名之骏,号岳嵩。湖北广济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骨干。

㉝ 谢持,见本卷第443页注㉞。

㉞ 叶楚傖,见本卷第446页注㉟。

㉟ 邵元冲,见本卷第446页注㊱。

㊱ 沈玄庐,见本卷第338页注④。

㊲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瞿秋白撰。原载《新青年》月刊第3号,见本卷第457页。

㊳ 兹洛托,今译兹罗提。波兰货币名称。

④⑥ 塞摩(Seim), 今译议会。中世纪时为波兰王国和某些斯拉夫国家的代议和谘询机构。本世纪 20 年代为波兰下议院。

④⑦ 西夸尔斯基, 今译西科尔斯基 (Wladyslaw Sikoski, 1881—1943), 波兰将军。首任波兰共和国总理(1922—1923 年), 后任国防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任波兰流亡政府首脑。1943 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④⑧ 独夫白尔摩斯尼茨基, 今译摩西赤茨基 (Mościcki, 1867—1946), 当时任波兰总统。

④⑨ 俾勒苏德斯基, 今译毕苏斯基 (Jozef Pilsudski, 1867—1935), 波兰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俄作战, 后任波兰国家元首。两次任波兰总理(1926—28、1930 年)和国防部长。1926 年在波兰建立法西斯专政。

⑤⑩ 上西里, 今译上西里西亚。波兰中南部高原地区。

⑤⑪ 李卜克纳黑德, 今译李卜克内西 (Karl August Ferdinand Liebknecht, 1871—1919),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9 年为右派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杀害。

⑤⑫ 卢森堡, 全名罗莎·卢森堡 (Rose Luxemburg, 1871—1919),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9 年为右派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杀害。

⑤⑬ 道威斯计划, 见本卷第 74 页注①。

⑤⑭ 吉尔, 今译基尔。德国北部重要港口。

⑤⑮ 刘纳堡, 今译纽伦堡。德国东南部重要工业城市。

⑤⑯ 赤德经, 今译蔡特金 (Clara Zetkin, 1857—1933), 原名克拉拉·埃斯纳。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著名领袖。

⑤⑰ 华盛顿对华的九国盟约, 指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参见本卷第 213 页注①。

⑤⑱ 1921 年的中德条约, 指 1921 年 5 月 20 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德协约》, 包括正文、声明、公函等。这一协约使中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⑤⑨ 路德(Haus Luther 1879—?), 1919年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粮食和农业部长。当时任波兰政府总理。

⑥⑩ 刚白思,今译龚帕斯(Samuel Gompers, 1850—1924), 美国工会领导人之一,曾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提倡经济斗争、阶级合作,排斥黑人工人。著有:《劳工与雇主》、《自传:生活和劳动七十年》等。

⑥⑪ 葛林,今译格林(Willian Green, 1873—1952), 1924—53年,继龚帕斯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主张阶级合作政策。著有《劳工与民主》等。

⑥⑫ 莫尔冈,今译摩根,美国大银行家。1861年由约翰·摩根奠定基础,后形成美国大财团之一,与洛克菲勒财团齐名。

⑥⑬ 吕宋为菲律宾群岛北部最大的岛屿。吕宋岛又分为大吕宋、中吕宋、小吕宋。

⑥⑭ 包尔温,今译鲍尔温(Stanly Baldwin, 1867—1947), 英国保守党领袖,曾数度出任英国首相。著有《这是自由火炬》、《工业中的和平和善意》、《英格兰的译员》等。

⑥⑮ 华盛顿国际劳资会议,见本卷第154页注⑨。

⑥⑯ 麦克唐纳,即詹姆士·拉姆赛·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 英国工党右翼领袖,曾数度出任英国首相。著有《议会和革命》、《社会主义:批评与建议》。

⑥⑰ 斯加波罗,今译斯卡巴勒。英国约克郡东部港口。

对于阶级斗争之一个疑问*

——答明致先生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明致先生：

来书谓“社会里有了阶级，便有利害冲突；有了利害冲突，便有争斗”。足见先生了解了阶级争斗，不像现在一般阶级和平论者动辄说阶级争斗是共产党提倡出来扰乱社会秩序的。但来书又提出一个疑问，要求得着一个很确切的解释。我们从先生提出的疑问看来，觉得先生虽然了解阶级争斗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理想，但尚未了解甚么是阶级。纵然了解阶级争斗是事实不是理想，但既不能了解甚么是阶级，所以不免要发生来书中所提出的疑问。

阶级不是一件抽象笼统的事物。阶级是有物质根源的。社会的阶级分化根本由于物质生产机关的分配。在封建社会，生产机关如土地等操在地主手中，农民则依靠地主的生

* 《向导》周报第134期（1925年12月3日出版）发表了陈独秀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广东大学法科教授梁明致来函，对文中表述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疑问；这是瞿秋白以《向导》属报记者名义代陈独秀作的公开答复，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

关才能从事于生产；故在封建社会，地主是压迫者阶级，农民是被压迫者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机关如工厂、机器等操在资本家手中，工人依靠资本家的生产机关才能从事于生产；故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压迫者阶级，工人是被压迫者阶级。其他的阶级，亦看各人对生产机关的关系怎样及其在生产中的作用如何而定。总而言之，阶级的根基是建筑在经济上面的。先生不了解这点，所以发生底下的误解。

首先，先生便误以为“一个人的关系并不止于经济一种；同是一个人或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阶级”。实际上，这是错的。阶级的根基是建筑在经济上面的。无论那一个人各属于某一阶级。在某一定的时期，一个人只属于一个阶级。就先生的假设来说，有二个人在经济上既同属于劳动阶级，那他们自然不能各属于正相反对之阶级。如果在政治上，甲加入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而乙则加入研究系^①、保皇党^②，这也是常见的事；但这并不能说是甲乙在经济上是同阶级，在政治上又各属于正相反对的阶级，这只能说是乙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跑到敌人的营垒投降去了。我们主张阶级斗争者，只有教劳动者、共产党员甲去攻击背叛自己阶级利益的研究系乙。

其次，先生又误以为阶级的关系是平等的。先生因为不了解阶级的经济上的根基，故以为资本家压迫工人固然不对；但工人压迫资本家亦是不对。“既然想抬高一个阶级压迫其他各阶级，无论那被抬高的阶级多数抑少数，总是违背平等原则。”实际上，这也是错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但在经

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不是平等，即在社会进化的意义上亦不是平等；工人是差不多全体的民众，而资本家只是极少数的人，资产阶级专政是为自己的利益剥削全社会，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打倒少数人的压迫以解放全人类，至少亦是催促社会向前进步。被压迫者阶级的解放，人类才能平等。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没有违背平等原则，而且正是过渡到完全平等社会的必要的条件。

再其次，先生又误以为阶级争斗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不能并立。实际上，这也是错的。在阶级争斗之中，必要时，利害有相同之点的几个阶级仍然可以暂时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别的阶级。在英国取消谷例大同盟的一例中，劳动者不妨与资本家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地主，但同时劳动者并非自卖给资本家，他们并没有忘记了自阶级的利益，他们并没有放弃了向资本家的阶级争斗。在中国目前革命状况的一例中，即许地主、资本家愿意联合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工农自然不拒绝与他们联合战线；但工农为自己日常的衣食等生活的要求，并不能因此忍受地主或资本家的压迫，而不思向资本家要求加资减时，或向地主要求减租。中国工农联合地主和资本家做国民革命，一面为全民族利益，但同时又不忘记自己的利益。譬如民众联络冯玉祥^⑤共同反对反动的奉直军阀^④，但民众并不因此而忘记了要求一切民主政治的自由。

先生说：“现在我们正苦军阀之祸，日在水深火热之中，则除军阀及其走狗以外，大家都应该消去各阶级间的怨恶和猜忌，共同立在一战线上与军阀作战，安可内部自相分裂？”这在

理想上是很高的。但实际上，先生既然承认现在中国也是一个社会，也便有阶级，也便有利害冲突，也便有争斗，而中国的阶级争斗，也是事实不是理想，何以又能劝服中国工、农和中国地主、资本家间消去阶级间的怨恶和猜忌呢？而且从五卅运动中，我们很明显看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分裂的责任，并不在中国的工、农，乃在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上海资产阶级首先背叛民族的利益，删改工人、学生的要求去向帝国主义求妥协，转而勾结军阀，封闭工会，秘密枪毙工人首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明中国资本家于危急之时，并不愿对于中国工人消去其怨恶和猜忌，此时若劝服工人不向资本家取阶级争斗，则正如先生所言，“等于教人永为奴隶，永沈沧海”了。先生主张阶级争斗一词应解为“扶助劳工提高他们的地位，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这是不错的。但资本家是否应许劳工的地位提高起来呢？换言之，即劳工利益之保护或增进是否与资本家痛痒毫无相关呢？先生若了解劳工在经济上受资本家压迫的地位，便可以明瞭所谓劳资间的阶级争斗不外是一面劳工欲提高自己的地位，保护或增进自己的利益，一面资本家则欲降低劳工的地位，摧残劳工的利益。结果造成近代各国的劳动运动，结果自然要达到“借劳工多数之力以摧残或压迫其他（压迫劳工的）阶级。”先生若有经济上的阶级观念，就可知道，这并不是“说不通”的。

记者代答

原载 1926 年 2 月 3 日《向导》第 144 期

注 释

① 研究系，见本卷第 136 页注⑦。

② 保皇党，指清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拥护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派别，又称康梁派。

③ 冯玉祥，见本卷第 172 页注⑥。

④ 奉直军阀，指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⑦，第 6 页注④。

两副面孔一个公式*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我们记得，仿佛孙传芳将要“秋操”的时候，发过几个反对强迫上海工人复工等类的电报；萧耀南在五卅时居然定过所谓“人权保障条例”；吴佩孚“出山”时也曾反对过关税会议。这一班人在那种时候甚至提及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现在湖北襄阳县居然枪毙学生，拘捕武汉学生代表等二十九人，因为他们反对日本出兵；孙传芳在上海杀了刘华之后，差不多每天有几个禁止集会严惩罢工等类的布告命令，昨天竟公然布告禁止爱国运动，说甚么“对外则国权约章必须兼顾，对内则布告法律尤应恪遵”！想必日本助奉和暗杀刘华，都是根据这个天经地义的了。这副面孔，现在拿出来，实在是投降奉天的条件；当初那副假面孔，原来是骗骗人的。这些军阀，你们莫说他们矛盾，“两副面孔”本是他们一致的公式。

原载 1926 年 2 月 3 日《向导》第 144 期

署名：它

* 本文是作者为《向导》“寸铁”专栏写作的杂文；作者在这个专栏发表的杂文，本书全部收录。

大家谢了大家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一月十三日中日商人的有名人物，虞洽卿^①和长林雄吉^②之流置酒高宴于上海的小有天。一个说：“日商广井君向主中日亲善，五卅之役……顾念工艰酌加工资，鄙人又深感谢。”一个说：“虞、方两君^③……五卅之役使绝大风波，消于无形，日纱厂迭次风潮，均赖两君调解，实甚感谢。”（一月十五日上海《商报》）一问一答，煞是好看。同兴工人为争履行复工条件，争增加工资而被殴致死的事，才过了两三个星期，他们的血还尽着滴向你们的酒杯呢，这个滋味怎样？

原载 1926 年 2 月 3 日《向导》第 144 期

署名：它

注 释

- ① 虞洽卿，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④。
- ② 长林雄吉，上海日商头面人物。
- ③ 虞、方两君，指虞洽卿、方椒伯。方椒伯，见本卷第 275 页注④。

日本外交部搬家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奉天省^①公署的养电^②道：“夫南满铁路，准日本驻兵，非外交部所承认乎，驻兵面及期瓜代，亦非外交部所承认乎，今忽以及期瓜代之兵，为外交部所承认者，而竟指为出兵满洲，外交部之为此，诚不解其是何用意……乃张大虚声，以扰感国人之听问……实是挑东三省之内乱……”，这明明是日本外交部驳覆中国外交部的口语，不知怎样署了奉天省公署的名，我真有些不懂，大概是日本外交部早已搬进了奉天省公署。

原载 1926 年 2 月 3 日《向导》第 144 期

署名：它

注 释

① 奉天省即今辽宁省。

② 养电，即 22 日电，“养”为 22 日的电报前目代号。

好个交换条件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上海不知怎的忽然跑来一个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①发了一纸告苏联的新闻稿，说：“苏联主张引用陆路通商条约为交还领事裁判权的条件。”可是同一天报上（一月二十五日），已经载着：“中东铁路的俄员伊凡诺夫及职工会人员三百余均已为张作霖^②逮捕。”

这个领事裁判权真怪！交还领事裁判权还要有条件，苏联也真岂有此理！自己提出交换条件不肯交还，却又送给张作霖逮捕，以“证明”苏联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势力，那尤其岂有此理！

原载 1926 年 2 月 3 日《向导》第 144 期

署名：它

注 释

① 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当时在上海建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见本卷第 395 页注④。

② 张作霖，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⑦。

苏联真无诚意!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中国的铁路,向来是军阀的私产,大家都有任意进兵打仗、坐白车、杀站长之权;苏联人员在中东路上,如有诚意帮中国内乱,尤其是让屠夫张作霖^①横行,何至于不肯替张胡^②开车!

原载 1926 年 2 月 3 日《向导》第 144 期

署名: 它

注 释

① 张作霖, 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⑦。

② 张胡, 指张作霖。张是土匪(亦称胡子)出身, 人称“张胡”。

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

——张吴^①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

(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

五卅之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团结全国一般的民众，帝国主义者觉着自己统治的动摇，于是驱使奉系军阀做他们的走狗，以残暴的压迫政策摧折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固然，北部的民众运动受着一时的遏止——上海总工会被封^②，工商学联合会解散^③，其余各地也受同样的压迫。然而不久，反奉战争便突然暴发，这一战争虽仍是军阀之间的战争，可是，在全国革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走狗的压迫之中，民众对于这一战争的督促，有唯一的目的，便是“变军阀之间的战争为平民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战争”。果然，全国人民的反奉联合战线，促起奉系军阀的内溃——郭松龄的倒戈^④，并使国民军^⑤得到部分的胜利，天津民众自由的恢复。这种形势之下，一方面民众反抗军阀政府及要求国民会议的运动普及于全国，别方面，军阀统治根本动摇，卖国的所谓临时执政的段政府失了奉系军阀的支柱，北京、上海、广州等处的革命民众，自然奋起革命，要求推翻段祺瑞，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同时，广州的国民政府^⑥，也在这个时候完成肃清广东反动军阀

之全功，以受民众指导的国民革命军及工、农、小商等一般民众的赞助为基础，巩固并确定人民的政府，对外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广东国民政府^⑧的确立，能保障中国民族及平民的利益和自由，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反动军阀，买办、土豪、贪官污吏等奋斗，外交上得到胜利的形势，如汕头日人行凶事件^⑨，香港罢工问题的谈判等，内政上也能统一财政军政，废除苛税杂捐，肃清拉夫、烟、赌等现象——这一事实，尤足使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下的北方民众，增加百倍的革命斗争的勇气，而决然准备积极的行动。

可是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以关税会议^⑩、法权会议^⑪的欺骗手段来蒙蔽中国人民，并且实行五卅案司法重查以表示一致进攻的形势来恐吓中国人民；别方面，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急急以全力援助正在崩溃的奉系军阀，直接遣调日本军队到东三省，帮助张作霖征服倾向国民军的郭松龄，消灭他的军队并且加以残杀。于是奉系军阀得以苟延残喘，重新巩固起来。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唆使张作霖故意破坏中东路路政，强迫免费运兵，与受中国委托参加管理中东路的苏联挑衅。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举动完全是想移转国人反日的目标于苏联，并破坏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的联合战线。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在东三省以自己的军队援助张作霖，并且在李景林^⑫、张宗昌^⑬军队里，实行直接指挥他们的军事作战计划，援助他们侵袭国民军的战争。同时，苏联对于代表国民利益或赞助国民要求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军^⑭，因为他们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里有相当的能力和效用，极端表示同

情和赞助。因此，反奉战争发展到现在的形势，事实上直接的已经是中国国民反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间接的便是中国民族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救了奉系军阀之后，阴谋破坏国民反奉、反日的联合战线之后，更进一步要想根本扑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他替奉系军阀和吴佩孚——二七屠夫的吴佩孚，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吴佩孚谋新的结合。双方往返派遣的代表都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介绍和接洽，受直接的训令；日帝国主义命令山东张宗昌、李景林和吴佩孚派之靳云鹗^②等议和，相约共同出兵攻国民军等等事实，早已昭然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这种阴谋，当然是谋与英、美帝国主义联合一致，集中反动卖国军阀的势力，想一举而扑灭国民军，恢复他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局面，所以他需要暂时的奉直联合能攫取中国的政权，以便彻底镇压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五卅以后，帝国主义逼得不能不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甚至于接到以中国外交部名义送出的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通牒，这对于他们是何等可怕的现象，这证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到何等程度！他们要消灭这种运动和斗争，自然只有援助反动军阀的一条路——日本报纸在张作霖被救之后，有一部分已经说：“目下的对华政策，日本已比较的得着成功，现在已可停止关税会议”；可是别一部分如《报知新闻》之类，则认为太早（东方社一月卅一日东京电），这便是再明显没有的证据。他们的政策，是援助奉直联合，征服国民军，巩固军阀统

治，扑灭国民革命运动之后，便可以停止关税会议等类的欺人政策，从此不愁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能有大的发展，可以巩固帝国主义的对华权力了！

现在，直奉联合已经实现了，吴佩孚、张作霖已经开始向国民军作战了；张作霖的军队夺取山海关、秦皇岛，张宗昌、李景林等宣言会师大名，攻直隶的国民军，田维勤^⑬等自山东回师已过兖州，想从东面攻河南，刘镇华^⑭、张治公^⑮的军队从陕西方面攻打国民二军，河南南部吴佩孚的余孽和被他收买的匪徒也想从中作祟，吴佩孚自己的军队寇英傑^⑯等直接进兵武胜关、信阳、随县等处。吴佩孚等在反奉战争开始的时候，曾经通电反对金佛郎案^⑰、关税会议，装腔做势的通款广州，如今这些假面具早已揭除了。吴佩孚等已经公然的倒到奉张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去，更用不着掩饰以前反奉战争的目的是在争权夺利，更明显的表示他们愿意做帝国主义的奴才，执行他们的“历史使命”——扑灭中国平民的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民众在这次奉直与国民军之战以前，早已一致的要求建立革命的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会议，将一切军队置于人民的政府之统治和管辖之下，以求根本改造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权，彻底解放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时的形势，是奉张势力已经摧败，段祺瑞政府已经无形解体。所以人民奋起取得政权是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和目的；虽然革命的学生、工人等真正的人民团体和国民党，主张由人民代表与国民政府、国民军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立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解决国是，处置反动的军阀；商人团体，如天津总商会等，提议召集各派实

力派的代表会议，决定停战议和改组政府的办法；孙文主义学会^①的国民党右派，主张由国民政府会同北京当局下令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国家主义派^②主张由全国职业团体选举代表，由上海总商会^③、总工会^④等召集他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军方面，尤其是国民第二军（李仲三的表示）主张以段氏任命之内阁，摄政过渡，根据孙中山先生宣言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这许多主张，虽然根本上性质上有许多不同，然而大概而论，都是主张国民会议，主张由人民接受政权的。别方面，吴佩孚去年年底的通电（世电^⑤），主张恢复所谓“法统”，张作霖也有赞成法统的间接表示和消息；章太炎^⑥、吴景濂^⑦贿选非贿选的所谓议员，相互攻讦，主张护宪或法统，主张黎元洪^⑧复任或黎元洪时代内阁继续摄政，主张曹锟^⑨正式辞职，将政权移交内阁，再根据什么法什么法再选国会；研究系张君勱^⑩等，主张召集军民长官加上所谓“老成硕望”和议员的国法公断会议，来解决曹锟宪法和临时约法的争端，上海的列强帝国主义者组织什么反过激派的护宪会。凡是这些主张，议论虽然庞杂，实际的目的却是共同的：便是维持恢复巩固军阀的统治。因为在法理上，曹锟的国会固然不成问题，便是所谓法统的国会议员，除出贿选的以外，早已不足法定人数，何况，在实际上中国国会早已成了军阀的御用机关，他内部的斗争，正和护宪法统的互争一样，不过代表各派军阀亦即各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内哄，至于反对民众则是一致的；所以现时恢复法统，不过是奉张和吴佩孚相结合的“政纲”——旧时国会既然完全是军阀政客的机关，决无代表人民的资格，黎

元洪、曹錕、张作霖、吴佩孚的无论什么“摄阁”或“政府”，更明显的是军阀专政的机关。

因此，这次的战争实际上是人民与军阀的战争，国民会议与军阀统治的战争，张吴联合与民众联合的战争。张吴联合的目的是要恢复军阀专政；民众联合的目的是要实现革命专政。国民军既然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人民便应当使他们服从人民的指导，承认国民会议的政权，为国民会议而战。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里，不是赞助国民军反抗张吴联合，而是要使国民军赞助人民反抗张吴的战争，并且要使广州国民政府代表人民而加入战争。张吴联合向国民及国民军进攻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战争已经开始，尤其是河南的国民军四方八面受敌。去年段张屡次阴谋和英帝国主义联合进攻广州，假手于唐继尧^②、陈炯明^③、邓本殷^④、杨希闵^⑤、刘震寰^⑥等；如今的张吴联合，于战胜北方国民军之后，其势必定更急速的要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全国人民的自由和利益，当然更加要受残暴专横卖国媚外的张吴军阀的压迫和摧残。所以这次战争是很显明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张吴军阀，别方面是人民、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这次战争是中国人民和民族能否得到解放抑或要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之重要关键。全国的人民呵，赶紧奋起直接行动，勿受帝国主义的离间，巩固自己的民众联合战线，与帝国主义和张吴决一死战。

中国的工人、农人、商人、学生以及一般的民众之利益和要求是一致的，至少是一致要求国民会议的召集，人民政权的取得。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及民众，对于我们这

种革命斗争，争中国解放的运动，是一致的表示同情和赞助的。我们中国国民不应当受帝国主义的离间，在这紧迫危险的关头，互相离贰，反对赞助我们的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应当注意集中组织我们的力量于反对张吴联合压迫国民军的战争。中国人民方面，现在有些人只是希望和平，梦想和平，劝张吴军阀停止战争，和国民军、国民政府去谈判，希望他们能这样自愿的交还政权于人民（如天津总商会）；如今事实已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了，张吴军阀已经破坏和平，开始攻打主张国民会议的国民军了。有些人想抛开人民自己的团体，单由北京当局会同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国民党右派）；如今实际上的北京当局——国民军已经在四面受敌，北京的许阁^⑧是绝无召集国民会议的能力，可见必须有民众实力赞助的，有民众代表参加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执行这一重大职任。有些人想抛开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之革命军和赞成民众要求的国民军，单由上海的总商会等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国家主义派）；如今张吴军阀的联合已以几十万的兵力往国民及国民军底下来了，可见决不能等待民众自己慢慢的武装，有了实力再召集国民会议，更不能赤手空拳在上海开个国民代表大会便可组织什么政府，必须由人民立刻督促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起来，先打倒张吴卖国军阀的联合势力。中国的工人，受吴佩孚屠夫“二七”屠杀的压迫，尤其是五卅以后，帝国主义和各地军阀专政，动辄施行屠杀，封闭工会，逮捕枪杀工人的领袖，他们正在积极的力争自己的自由，继续五卅以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学生，正受军阀的压迫和摧残，

尤其是最近的湖北学生，他们的代表竟因为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被军阀枪杀。中国的商人，正受着苛捐杂税的剥削，勒捐纳项的痛苦，关税不能自主的束缚，尤其是最近阴历年关，各省军阀，当然以准备作战的吴佩孚为首，都到处搜括民脂民膏，以舒自己的财政。至于农民，更不用说，除广东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没有一刻不受军阀的摧残压迫搜括的，最近各省尤其加劲的预征漕忙^④，额外征收。中国一般人民，一切被压迫的社会阶级，都应当立刻开始和军阀及帝国主义战争——和张吴联合战争！中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反军阀的政党和派别，都应当立刻建立巩固的联合战线，放弃一切资产阶级的私见；苟安偷活的和平梦想，畏怯民众势力的算计，远避所谓“赤化”、“共产”的虚心，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假清高，承认工人阶级的要求，接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政纲，来一致的共同的奋斗。总之，各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及一切赞成国民革命的党派，应当立刻形成具体的实际的伟大的民众联合战线，并且督促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以民众的革命意志去指导他们，大家共同的一致的起来为国民会议而战！

实行这一职任的方法，便是各地的民众团体：工会、农民协会、商会及其他小商人的团体，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各种其他职业团体、妇女团体等等和国民军及国民政府的代表（当然只能限于他们的所在地），共同组织真正有民众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些促成会各自在反动军阀的地方，积极与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奋斗，取得当地的实际政权，暂行管理地方的政务，着手组织真正民众的武装势力，鼓起受军阀剥削压迫的兵上

群众，使他们和国民会议促成会携手，共同实行推翻这些反动军阀统治的革命。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势力之下，这些促成会应当督促或辅助他们的作战。这样的奋斗，才能使民众的联合战线战胜帝国主义及张吴等军阀的联合战线，才能使国民会议真正实现，才能继续五卅运动，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的目的，才能以革命的国民会议，统辖全国军队，肃清一切反动军阀，确立真正民权的全国的国民政府。

张吴联合——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联合战线已经向我们进攻了。全国的人民呵！赶紧联合起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建立民众的联合战线，一致的反抗！为国民会议而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为全国的国民政府而战！

原载1926年2月10日《向导》第145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张、吴，指张作霖、吴佩孚。见本卷第144页注⑦、6页注④。

② 上海总工会被封，参见本卷第369页注⑧。

③ 1925年9月19日，在上海总工会被封的次日，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召开会议，通过工商学联合会自行解散案。21日，该会解散。

④ 郭松龄的倒戈，见本卷第412页注①。

⑤ 国民军，见本卷第129页注⑨。

⑥ 广东国民政府，见本卷第394页注①。

⑦ 汕头日人行凶事件，见本卷第445页注⑩。

⑧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3页注⑩。

- ⑨ 法权会议,见本卷第 412 页注⑤。
- ⑩ 李景林,见本卷第 305 页注⑧。
- ⑪ 张宗昌,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③。
- ⑫ 靳云鹗,见本卷第 455 页注⑫。
- ⑬ 田维勤,直系军阀将领。
- ⑭ 刘镇华,见本卷第 442 页注⑳。
- ⑮ 张治公,河南军阀。刘镇华镇嵩军将领。
- ⑯ 寇英杰,直系将领。吴佩孚部属,当时任鄂军第一师师长。
- ⑰ 金佛郎案,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⑨。
- ⑱ 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 402 页注㉒。
- ⑲ 国家主义派,见本卷第 395 页注㉑。
- ⑳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 ㉑ 总工会,指上海总工会。
- ㉒ 世电,即 31 日电。“世”为 31 日的日代号。
- ⑳ 章太炎,见本卷第 446 页注㉑。
- ㉔ 吴景濂(1875—?),字莲伯。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人。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投靠直系军阀,任众议院院长,曾帮助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舆论的抨击。
- ㉕ 黎元洪,见本卷第 455 页注㉑。
- ㉖ 曹锟,见本卷第 6 页注⑧。
- ㉗ 张君勱,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⑧。
- ㉘ 唐继尧,见本卷第 443 页注㉒。
- ㉙ 陈炯明,见本卷第 6 页注⑨。
- ㉚ 邓本殷,见本卷第 384 页注⑭。
- ㉛ 杨希闵,见本卷第 296 页注③。
- ㉜ 刘震寰,见本卷第 318 页注③。
- ㉝ 许阁,见本卷第 455 页注⑬。
- ㉞ 漕忙,即漕粮,实物税,是中国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辛亥革命后,漕粮统征货币,田赋税目还保存其名。

中国职工运动战士 大追悼周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白骨枯了，碧血殷了，寡妇孤儿的嚎哭遍及全中国了！“二七”屠杀中死的人眼睛还没有闭哩！劳工的汗血还在一天到晚的榨取，平民脂膏还在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锅炉里煎熬……，然而我们活着的人，热血早已沸腾，筋骨都在爆烈，我们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我们不得不拚死一战，努力奋斗，铲除一切压迫剥削的制度。残暴的野兽——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卖国军阀，他们的嘴固然十分的馋，他们的胃口固然十分的好，只想吃我们的血，剥我们的皮。然而，我们是人类的大多数，我们有几千百万万万，杀不尽的！我们的血要浸死他们。帝国主义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我们工人固然十分“低微”，各个工人在资本家眼里看来，固然是蝼蚁，是猪狗，整千整百被践踏杀戮死，不算什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工人、农民，一般的劳动者，如果团结起来，有彻底的觉悟和勇猛的精神，便能成为天下第一等伟大的力量，谁也不能战胜我们。我们象冲锋的战士一样，虽然在前线上一批一批的倒下来，可是后阵还一批一批的前进，不到打破敌人

的营垒不止。

中国的职工运动在“二七”以前，只是初期的发生，“二七”的死者证明了工人阶级奋斗的力量和决心，工会的需要从此普遍于中国工人的一般群众里去。英、美帝国主义者走狗吴佩孚^①等施行“二七”屠杀，大欲恐吓工人群众，扑灭他们的革命运动。可是实际上，正是“二七”之后，广东、上海、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全中国的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纱厂工人等运动大大的发展起来。他们只能在极短的期间镇压住这种运动。“二七”之后不到几个月，各地工人响应“二七”京汉工人的斗争，提出和“二七”同样的口号和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工会和罢工的自由。这种发展的结果，上海、青岛日商纱厂里罢工运动，才爆发而成伟大的五卅运动。

“二七”以前中国的民族运动虽然开始了已经很久，可是五四以来，这一运动还只在学生群众里，一直到“二七”以前唐山、京汉等大罢工^②，尤其是“二七”屠杀之后，才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这一残杀的创痛惊醒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使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国民革命的队伍，汇集于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的改组，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不但是国民革命中得着了强有力的新力军，而且找着自己最勇猛、最坚决奋斗、最先牺牲的先锋队。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从“二七”开始的。而“二七”以后的继续发展，便使国民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随着最先发难、最先牺牲的“二七”屠杀中之工人——我们的死者，勇猛的向前奋斗，万流汇合地形成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五卅民族解放革命！

“二七”的牺牲者，我亲爱的同志呵，你们的血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流的，也是为中国民族而流的。你们的志愿终有一天会达到的。中国一般平民群众如今已经深切地被你们的勇猛悲壮的精神感动了，尤其是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你们死了，跟着你们死的在这三年以来又有不少了；此后的斗争里，还不知道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要杀戮多少。然而他们杀戮你们的结果，已经造成全国革命化——“赤化”的形势，他们以后的残杀只有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根本铲除，没有别的结果。你们的死是光荣的死！你们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死的呵！

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自从“二七”开刀，虽然这种屠杀不但丝毫效果也没有，反而激起工人阶级和全国民众的愤怒，革命运动的大发展，可是他们的馋吻，便从此时时刻刻大吃工人的血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做了骨干，帝国主义者等便大大恐慌起来，尤其是有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指导和群众的宣传，他们更加时时刻刻栗栗危惧，知道工人阶级的真正觉悟而实行夺回自己权利的革命，是根本推翻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首先要摧残中国的工人运动，首先要屠杀中国的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员。帝国主义者经过赵恒惕杀了黄、庞^③，经过吴、肖^④杀了林祥谦、施洋^⑤（“二七”）和许许多多江岸的工人，从此之后每次职工运动中，工人阶级争自己最低限度的权利——工会自由、罢工自由、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运动里，他们天天想出新的方法来屠杀。沙面罢工^⑥以后，他们假手商团^⑦杀死黄驹^⑧

等烈士；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里，日厂职员亲手打死顾正红^⑨；青岛纱厂罢工时，他们当面谕令张宗昌^⑩枪毙李慰农、胡信之^⑪。最近，日本资本家雇用工贼、流氓、包探、打手打杀上海同兴纱厂两个工人；他们更谕令孙传芳^⑫秘密杀害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⑬；他们又命令李景林^⑭杀死正太路工会职员高克谦^⑮，他们的走狗李鸿程^⑯杀死了黄静源^⑰，破坏安源的矿工俱乐部。五卅以来各地的大屠杀更不用说了。这许多死者之中非共产党员固然很多很多，然而就上面随手举到的、有姓名的来说，共产党员已经有六七人。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奋斗的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党，个个共产党员都愿意为工人阶级而死。如今，在全国军阀、买办阶级以及他们的“思想家”、“主义家”唾骂诬蔑共产党的时候，说共产党只是利用工人自己享福、“没有流一滴血坐一次牢”的时候，我们不用提起“二七”以来被杀的许多共产党员，不用提起被右派国民党开除的张国焘^⑱等为着京汉罢工事坐了半年多的监狱，单说现在“西牢”、“中牢”里的已经不少了。帝国主义者等知道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是谁，知道怎样利用政客、“主义家”、工贼、流氓、学棍等于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之后，再来造谣诬蔑他们！

我们中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劳动平民，正因为如此，更要痛切追忆我们的死者，努力去奋斗，我们要在这一周内——“二七”前后一星期内，趁此我们的运动第一次大流血的纪念日，年年举行极盛大追悼宣传，纪念职工运动中的一切死者。我们的追悼，我们的热泪应当激起大多数民众的悲愤，发誓继续我们的死者往前去！

“工人阶级的自由要用自己的血去换来!”

原载 1926 年 2 月 10 日《向导》第 145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吴佩孚，见本卷第 6 页注④。
- ② 唐山、京汉等大罢工，见本卷第 5、6 页注②、③。
- ③ 黄、庞，指黄爱、庞人铨。参见本卷第 441 页注⑦。
- ④ 吴、肖，指吴佩孚、肖耀南。
- ⑤ 林祥谦、施洋，“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

林祥谦(1889—1923)福建闽侯人。京汉铁路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京汉铁路江岸分会委员长。罢工期间，湖北督军参谋长张厚生将其逮捕，逼其下令复工。1923年2月7日，林祥谦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施洋(1889—1923)，字竹高。湖北竹山人。律师。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工人俱乐部等法律顾问。1923年2月被捕。15日在武昌英勇就义。

- ⑥ 沙面罢工，见本卷第 7 页注⑭。

⑦ 商团，指由英帝国主义买办陈廉伯控制的广州商团军。1924年10月曾发动叛乱，反对广东革命政府。

⑧ 黄驹，广州油业工人。1924年10月10日，广州各界举行辛亥革命纪念大会，谴责英帝国主义，要求打击商团军。下午3时举行游行示威，商团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游行群众数十人。黄驹中弹牺牲。

- ⑨ 顾正红，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⑨。

- ⑩ 张宗昌，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③。

⑪ 李慰农。青岛工人运动领袖。当时任中共青岛四方铁路工厂支部书记。胡信之，青岛《公民报》进步记者。1925年5月青岛惨案发生后，工人继续斗争，山东军阀张宗昌亲到青岛镇压，李慰农、胡信之等数十人牺牲。

- ⑫ 孙传芳，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⑦。

⑬ 刘华,见本卷第 402 页注⑭。

⑭ 李景林,见本卷第 305 页注⑮。

⑮ 高克谦,中国共产党党员。石家庄铁路工人运动领导人。1925 年春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同年 9 月 12 日被捕, 24 日英勇就义。

⑯ 李鸿程,地方军阀。当时任赣西镇守使。1925 年 9 月,血腥镇压安源工人运动,制造了“九月惨案”。

⑰ 黄静源(1897—1925),湖南郴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 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同年 9 月被捕,10 月 16 日英勇就义。

⑱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2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后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作。1924 年 5 月在北京被捕,在狱中有变节行为。以后曾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8 年 4 月叛变革命,随即被开除党籍。

都是犯了圣讳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上海最近有个五卅袜厂，巡捕房因为这个厂名有些刺目，竟敕令改名。五卅厂主回答已经很妙，据说并不是五月卅日，却是五个股东同做卅岁的高寿；那知会审公堂英副领事的判语，尤其来得妙：“该厂五卅二字，易于引起中英恶感，自以改名为宜，然公堂并非谓五卅为犯法，为息事宁人计，劝其易换名称。”

杨树浦农工俱乐部，最近听说也被封了，据说是过激派机关，还有什么过激书报；其实恐怕又是“农工”两字有些刺目。总之这都是犯了帝国主义的圣讳！不是犯法，却是犯讳呵。

原载 1926 年 2 月 10 日《向导》第 145 期

署名：它

赤化共产真时髦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章太炎^①是现在的护法大将，至少也是会写几句“国民会议三大不可”的魏晋文学家，不论他自己也知道依法改造众议院，事实上行不通，总之，他的反段总是一定的了；可是，最近连他也说起“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引人注意”，可见赤化实在时髦。

东京最近无政府党的黑色青年大扰动^②——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当然只说他们抢掠烧打，可是实际上想必是日本政府高压的结果。我们主义虽然不同，对于他们这种革命行动，实在表相当的同情，可是我们共产党决不敢掠美。上海的《新闻报》^③居然在这段消息前，大登其“东京共产党大骚动”的标题。鼎鼎大名的大报，想必不至于无常识至此，大概也因共产两字实在时髦，不忍割爱哩！

原载 1926 年 2 月 10 日《向导》第 145 期

署名：它

注 释

① 章太炎，见本卷第 446 页注^④。

② 1926年1月31日，日本黑色青年联盟所属无政府主义者40人，为抗议警察解散他们举行的演讲会，到东京银座一带打破马路两旁的玻璃橱窗，引起哄动。

③ 《新闻报》，见本卷第21页注⑤。

原来唯恐我们不快死不坐牢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国民党右派的通信社，大资产阶级的新闻机关，前五、六个星期便造谣说独秀^①同志到吴佩孚那里去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什么讨小老婆，什么得了几十万元，什么在南京里盖洋房，数亦数不清。现在他们和国家主义派更想出了新花样来了，成天的祷告，咒我们坐牢，快死！《革命导报》上说，“他们自己并没有流一点血，坐一次牢，拚一条命”；《醒狮》周报说“党魁功成党徒死”。是的，陈独秀、张国焘等同志都坐过牢，林祥谦、施洋、黄仁、刘华、李慰农、黄静源等同志的命，也已经拚了！你们以为还不够吗？老实说，真正的革命党，决不去送死，至于奋斗中不得免而被杀，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牺牲。你们如果嫌我们死得太少，坐牢的太少，不妨于咒骂之外，另想别法——我们虽是死不尽的，可是杀是杀得死的，捉是捉得去的，只凭你们的本领好了！

原载 1926 年 2 月 10 日《向导》第 145 期

署名：它

注 释

^① 独秀，即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

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9月起主编《新青年》杂志，宣传民主和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五四后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总书记。

法统说的由来原来在此!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许世英谈革命本来可笑,吴佩孚谈法统,章太炎非国民会议,都要根据“法治”精神,尤其神妙。这些军阀、政客,毁法、贿选无所不做,已经十几年了,如今忽然大谈法统,岂非怪事。可是,今天中国报上才把《字林报》上的所谓“拥护法治会”译了出来,这个“大会”据说网罗英、美、法、日、意、芬、荷、挪威、瑞典、瑞士等“名人”,宗旨便是打倒过激主义,维持法治精神。难怪他们这些“法治会”的走狗佣仆,跟着大叫其“尊重法律”和“国际善感”。法统是这万国文明人的政纲,那国民会议便算是过激派的方法了。

原载 1926 年 2 月 10 日《向导》第 145 期

署名:它

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

——再答明致先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明致先生：

综括来书，先生此次提出讨论者，约有：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战线问题，阶级分野的标准问题，阶级与国家问题，蒙古问题等四点。兹依次答复如下：

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战线 我在前次复信中说过：“在阶级斗争中，必要时，利害有相同之点的几个阶级仍然可以暂时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别的阶级。”先生不能确信其必然。先生并未说明所以不能确信其必然的理由，只拿五卅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向工人进攻的事件，证明阶级斗争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是“二者不可得兼”的。其实，这次事件证明出来，不仅没有否定了我在前次复信中所说的话，而且愈加显示在阶级间联合战线之时，阶级斗争仍是必要的。当五卅运动初起的时候，代表上海中等资产阶级的上海商总会①即与工人、学生联合，而代表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②在商人、工人、

* 本文是作者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答复广东大学法科教授梁明致的又一封公开信。《瞿秋白选集》选录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学生胁迫之下亦不得不宣布罢市；此时，即五卅运动开始至所谓总商会的“革命”，事实上，上海的民族运动就是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而此联合战线的确能增长上海以至全国的革命潮流。此时，工人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资产阶级亦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因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对于这二阶级同是有利的；随后，这一联合战线怎样破坏呢？事实指示我们，首先是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修改了商人、工人、学生的要求条件，而退出了联合战线；中等资产阶级——上海商总会继续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⑧解散时才退出；而工人、学生的联合战线则继续到现在。上海资产阶级的行为固然是向工人阶级进攻，同时亦即是背叛全民族的利益。这个事件前一部分证明，“必要时”各阶级间“暂时”可以联合战线；后一部分又证明，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所为的仅仅是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容易与敌人——帝国主义妥协，背叛民族利益，破坏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先生说：“吾人目前工作当以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为先。”但如果在我们的营垒里，发现了通敌的内奸，则我们必不能专心致志去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我们于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当中，必须肃清内奸，这样肃清内奸，先生如认为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则我可以答复：这种的阶级斗争不仅适合“于吾国国民革命十分迫切这一刹那”，而且非此斗争，国民革命必不能发展以至于成功。这亦是国民革命中应该努力的。先生主张阶级斗争的程度应该有些分寸；但我以为这种劝告，先生应该向资产阶级面前去说。

阶级分野的标准 以生产机关之占有为阶级分野的标准，先生承认是不错的；但同时，先生又以为阶级分野尚有其他标准，譬如先生所列举之职业、习惯、教育等。这是错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观点，我们认定社会经济结构是其他一切社会现象——社会筑物的基础，而阶级分化是社会经济的一重要的原素，阶级分化根本的标准只是生产机关的占有，不是职业（职业的差别只因工作性质不同，而不是利益的不同），更不是属于筑物的习惯、教育等。这是马克思的阶级分野的标准。先生因为 Bourgeoisie 和 Proletariat 二字中文译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这“产”字，便误会为马克思区分社会阶级不是根据生产机关的占有，而是根据财产所有权——这自然是“望文生义”的错误；即照先生所解释，这里的财产二字亦应当是指生产机关而言。

这里，先生自能反问，阶级分野的标准何以有这许多呢？因为除来信中所列举者外，还有许多“标准”，先生未曾举出，甚至于有人以每星期进款数目为标准而区分社会为几百乃至几千的阶级者，更甚至于有人“主张不分阶级，阶级二字废而不用”，更甚至于“东儒”孙传芳^④先生此次在东南大学演说：“吾国本无阶级之分，更何争斗之有。”这些，都能使人发生对于阶级根本的怀疑。我的答复是很简单的。被统治阶级的阶级觉悟，根本对于统治阶级是不利的，统治阶级明白知道自己阶级的使命，而不愿意被统治阶级觉悟他是一个阶级，亦犹统治阶级不断地向被统治阶级施行阶级斗争，而禁止被统治阶级说出阶级斗争的话。这里，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然要说

社会没有阶级，或者要说出许多标准以搅混阶级的观念。先生的意思，要先从本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上，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标准，然后再去区分本国的社会阶级。不知先生找到这个标准吗？不知先生将于何时找到？先生以为中国社会有那几种阶级，或者甚至于完全没有阶级？这里附带说一句，我在前次复信中，并未曾说研究系^⑤是个阶级，我只指研究系是个政党——代表某种阶级利益的政党。

阶级与国家 人除了阶级的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关系，这是不错的。但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由生产关系推演而出；在这阶级的社会中，生产关系所表现的是人压迫人的制度，是这些阶级压迫那些阶级，所以建立在这阶级社会上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带着阶级性，根本就是建立在阶级关系上面。拿国家来说尤为明显。国家是甚么？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绝不否认国家在现社会的存在。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真正是爱国者，只有他们看清了中国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只有他们才知道中国怎样去找到一条出路。谁利用中国这个工具呢？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等剥削中国的工农阶级，即从这块肥美殖民地剥削所得去延长自己的生命，去扑灭并阻止世界革命的发展。我们应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中国革命的问题，不外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对内是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大多数民众联合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等斗争，对外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向全世界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不象国家主义者^⑥，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国家，乃是大多数人民的国家；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需要打倒帝国主义，需要与世界无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做到中国的独立，再进一步做到世界的大同。

蒙古 根据以上所说则我们对于蒙古问题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蒙古亦是一种民族，和汉族一样。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则我们亦应该放弃中国历来对于蒙古的传统政策。蒙古民族有其自己的意志。我们不自认中国是苏俄煽惑起来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我们自然不能说苏俄煽惑蒙古，使之自由联合于俄。实际上，俄蒙的关系，和日本之于朝鲜，英国之于西藏，是完全两样，我这里不多说，请先生参考本期“告国民党党员书”中关于蒙古的一段便可明白了。

记 者

原载 1926 年 3 月 17 日《向导》第 146 期

注 释

- ① 上海商总会，指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
- ②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③。
- ③ 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 ④ 孙传芳，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⑦。
- ⑤ 研究系，见本卷第 135 页注⑦。
- ⑥ 国家主义者，见本卷第 395 页注②。

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

——上海工部局^①总董教训总商会会长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上海、汉口不是中国的领域吗？中国领域之内，居然有外国人出来提出什么“华人应准其参预本租界市政案”。这仿佛是再奇怪也没有的了。可是事实上中国的上海、汉口等等……地方，早已受外国政府的统治，至少也已经有了七、八十年。中国人向来抱着“见怪不怪”主义，所以至今也没有十分注意；如今这一主义居然收了成效——“其怪自败”起来了！

汉口英租界纳税人会已经于三月十二日通过了准予华人参预市政的议案；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特意请了上海的“大人物”去吃饭（三月十七），告诉他们：工部局已经决定在下月纳税人年会^②里提出这个议案。这岂不是“其怪自败”，岂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自动的”取消不平等待遇吗？

可是这种“自动精神”实在也有些奇怪，不免令人怀疑。去年今日，上海外国纳税人年会时，正提出印刷附律^③、码头捐^④等问题，常会里通不过还不算，又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正在五卅屠杀的时候呵！要不是五卅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恐怕这些压迫华人的政策早已通过了。五卅运动起

来之后，上海总商会^⑤等类的大人物才敢提出华人参政问题、收回会审公廨^⑥问题等等，上海二十多万工人舍命流血忍苦罢工，全国一般民众努力奋斗了差不多一年，帝国主义者才肯稍稍让这么多步：允许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有参预市政的权利。这是多么大的“友谊”呵！况且所谓参政，仅仅是所谓中国的“大人物，实业界领袖，教育界名宿，商业、金融、文化诸事业所依赖之人物”，当然轮不到平民、小商人、工人。中国境内的城市市政，完全由外国资本家管理了七八十年，如今受了民众的革命运动的打击，才分出万分之一的政权来给中国人，难道还要自以为是深恩厚德吗？中国人民对于这种提议的唯一答案，便是去年五卅运动发难的口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上海市政应当交还中国人民，应当由上海全体的中国市民普通选举的市议会来掌权。帝国主义者若是真讲什么亲善友谊，他们便应这样办。如果他们真心诚意的让步，更应当如此办。事实上呢，上海工部局方面至今还不过是空口的允诺，汉口的英租界市政局也只容许华人占得两席。可见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让步，这实是他们更进一步的阴谋。

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领导了国民革命运动，上海、天津、北京、河南等处都发现几十万人的总工会；青岛、汉口、唐山、南京以及各大城市无不发生有力的工人运动；广州、香港的中国工人更组织了强有力的罢工委员会；各地的小商人、学生等都风起云涌的参加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怒潮波及于穷乡僻壤，间接的冲动了多数贫农民众，处处都发生反抗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国社会里革命力量的

生长和结合一日千里地发展，形成了伟大的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在上海组织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⑦，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组织，尤其是广州，联合战线之中，能以引进农民群众直接参加革命的斗争，能以利用苏联革命的军事人材组成真正人民的武力——国民革命军，因此在广州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便成立了政权的形式，能以扫除一切帝国主义的奸细，统一广东，以至于广西，成立国民政府^⑧。这种情势之下，革命民众的政治力量便大大的伸张，反奉战争便乘时而起，给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张作霖^⑨以一大打击；国民军取得天津，北京成立较左派的内阁（易培基^⑩、于右任^⑪等）。中国的革命化这样的日益增长，对于帝国主义者实在有完全丧失统治中国的威权的危险。于是帝国主义者急急的联合起来，指挥张吴结合^⑫，以实力直接的援助他们作战，以求恢复反动政局，巩固他们的统治。可是这仅仅是他们计划的一方面。我们现在论的却是他们计划的第二方面。帝国主义者除结合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外（张吴当然亦在其内），还有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计划。他们召集关税会议^⑬、法权会议^⑭，答应一九二九年起准中国关税自主……种种欺人的骗局，想移转中国“社会”的注意，使少数目光浅短的大商人，只顾自己利益，不顾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受他们欺骗而和他们妥协。如今各地租界的华人参政问题的提出，也是这个用意。就令上海、汉口等的华人得了参政权，便算一种胜利，这种胜利的代价可是不小！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想用市政局（工部局里）容纳几个高等华人的小钱，赚到镇压中国民族运动的大资本。如果不信，请看

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教训虞洽卿^⑬等的话。费信惇^⑭的“训词”里，暗暗的藏着许多交换条件，我们应当把他揭发出来（费信惇演说词的全文，见上海《申报》^⑮三月十九日）。

他的演说词里固然还是为五卅案辩护，然而甜言蜜语恭维这些大人物一顿之后，一口答应了不少“让步”：一、今年纳税人年会时工部局要提出华人参与租界政治的议案；二、工部局赞成将会审公廨归还中国；三、工厂内的中国劳工问题，码头捐及印刷附律问题，越界筑路^⑯问题也都可以商量。这些空口的应承就算见之于事实，也是中国人应得的权利，可是这些东西的代价，这些东西的交换条件可真正骇人听闻——请听他说下去：

（一）五一、五四、五九^⑰、五卅等的纪念运动和不断的纱厂罢工，实有很大的“危险”，工部局要这些大人物和他合作防止，否则有言在先，将来出了事端，总商会等要承认“我人（工部局）以强力制止”之有理。因为“吾人实知外人之政权，在租界内如遇扰乱时，其正当职务如此，容或使中国全国又生去年情形。”

（二）中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是有人鼓动领导，有人利用的。那么，我们（工部局与高等华人）“何不亦利用之，……别用一种方法，使其易于就范。”所以总商会等应当都做工贼首领，破坏工人团体，雇用流氓、打手……压迫人民。

（三）高等华人既然都是有声望有势力的人，便不但不应当同情于民众的解放运动，并且应当“以口舌笔墨和

缓群众之愤慨；最要者，当不论如何，必设法以阻事势之走极端，致与公众权力之冲突不能避免。”

总而言之，他老老实实在地教训总商会等的领袖：如果你们能同情于外国政府的强制政策，如果你们去组织工贼，破坏民众团体，如果你们肯做我们的言论机关，宣传蒙蔽民众，那么亦许华人参政案可以通过，亦许会审公廨可以交还，亦许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据他说来，真是理由充足之至，因为“生命财产既被危险，执政之人有武力可据，势或至于用武”，否则“公众固出财以求充足之保护（大概是说纳税人，此地他或者要连华人纳税人也牵进去），……若不用武力或迟于武力……则执权之人对于所服公众之事为未尽责。”帝国主义者在这篇演说里，可以说详详细细的教训中国商人以压迫民众的方法和理论，我替他归纳起来，便是：有钱的该保护生命财产——一用武力，二用奸细，三用欺诳。无钱的，如果还不肯屈服，便该送命！他的目的，便是要以此理论教会了高等华人，以租界参政权喂饱了高等华人，便可以分裂国民运动。镇压消灭民众的革命运动，同时，从别一方面以武力——张吴等类反动军阀的联合战线，扑灭国民军^②以至于国民政府，恢复他们对于中国的安安逸逸的统治地位。这个代价，读者先生呵，你想想，是多么的大呵！华人参政权是什么，关税自主是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看见现货，帝国主义者都已经要这样大的代价。外国资本家的算盘真正精明得很！

说到这里，我却要说句公平话，费信悖的教训，并不是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对于高等华人的教训。他们早已教会了些大

军阀、大学教授、“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和一些国家主义者^①。他说用武力是应该的，那么，奉系军阀邢士廉^②、李景林^③、张宗昌^④，直系军阀吴佩孚^⑤等和最近的段祺瑞^⑥早已学会了。就是北京《现代评论》^⑦中的教授，也不止一次替章士钊^⑧等“伸冤”，说是暴民侵害了他们的生命财产以至于藏书。他说用奸细、工贼，想办法组织并利用工人，使易就范，那末，国民党右派以及其他工贼，早已实行他的教训。最近长辛店的工贼张德惠（所谓纯正的孙文主义信徒）捉了工人领袖史文彬，这就是使工人就范的手段。他说用欺诳和缓群众，那么，国家主义派以至大名鼎鼎的“民党”领袖（新右派）早已竭力鼓吹阶级妥协，反对阶级斗争。还有许多人赞成用“劝告诱导”的方法，以表示所谓舆论，借此缓和民众。这样看起来，这三个条件，中国所有的“大人物”，差不多件件都已做到，更不用说上海的总商会。何以帝国主义者的“让步”还不见之事实呢？我想大概是因为高等华人还没有做到家。同时，帝国主义者要想拿这些小小的让步，求得“华人之好感”，这种好感仿佛还没有。

虞洽卿答复费信悖的演说，便指明现在的问题“就上海一隅而弥缝补苴之，断无成效之可言，必先注意于全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运动”，必须“由言语而进于行为”……如果实行民族平等和国家主权两原则，“则孔子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语，即可早一日实现矣”。这可见高等华人也还会打算盘，觉得代价太大，现货太少。汉口英国人中反对华人参政的一派说：“使华人干涉外人权限……谓可得其好感，是以一镑换一

便士”。上海总商会的算盘，却是说：“要空言华人参政，不给关税自主，不准华人管理关税，别的或者都可以，想得到我们公开的赞助你们的屠杀政策，公开的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运动——也还太早些，这是外国人想用一便士换一镑。”虞洽卿君大概还认中国民众和英国董事都是“四海之内的兄弟”，暂时做个“两头本家”。

但愿虞洽卿先生等能够和民众多做些时“兄弟”！可是，我们要正告洽翁的是：在民众的算盘上，以华人参政权换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分裂失败，实是外人想以一便士换一万万镑呵！谁是愿意这样贱卖的呢？我们以为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外国帝国主义这样大胆无耻的教训。虞洽卿先生答覆他的态度，很值得我们的赞许，我们但愿一切高等华人，都学他的榜样，忏悔前非，那爱和平的心理，容忍的大度，也要有些限度！

原载 1926 年 3 月 27 日《向导》第 147 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上海工部局，见本卷第 11 页注②。

② 上海公共租界的纳税人会有二：一为外人纳税人会，一为华人纳税人会。租界重大问题决策权操之于外人纳税人会。该会于每年四月初举行年会，通过预决算以及特别捐等。

③ 印刷附律，见本卷第 188 页注⑥。

④ 码头捐，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⑧。

⑤ 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 21 页注⑧。

⑥ 会审公廨，见本卷第 20 页注①。

⑦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①。

⑧ 国民政府,见本卷第 394 页注①。

⑨ 张作霖,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⑦。

⑩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1922年至广州,任大元帅顾问。当时任许世英内阁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匿居东交民巷使馆区。翌年南下,任国立劳动大学首任校长。

⑪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陕西泾阳人。清末举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倾向于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等职。

⑫ 张吴结合,指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联合进攻国民军。

⑬ 关税会议,见本卷第 163 页注⑩。

⑭ 法权会议,见本卷第 412 页注⑤。

⑮ 虞洽卿,见本卷第 144 页注④。

⑯ 费信悖,英国人。当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

⑰ 《申报》,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⑥。

⑱ 越界筑路,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⑩。

⑲ 五九,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④。

⑳ 国民军,见本卷第 129 页注⑨。

㉑ 国家主义者,见本卷第 395 页注⑩。

㉒ 邢士廉,见本卷第 305 页注⑦。

㉓ 李景林,见本卷第 305 页注⑧。

㉔ 张宗昌,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⑧。

㉕ 吴佩孚,见本卷第 6 页注④。

㉖ 段祺瑞,见本卷第 128 页注③。

㉗ 《现代评论》,1924年1月由胡适、陈西滢等在北京创办的政治周刊。主要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有时倾向于支持北洋军阀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㉘ 章士钊,见本卷第 183 页注⑥。

怎样实现国民革命？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耀文、沛先生：

据来书足见先生等明了看出中国国民革命之国际性。诚如来书所言：第一，仅仅唤起国内的民众，而忘记了联络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是不能达到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二，仅仅反对一个或二个帝国主义者，如五卅运动中国国民党右派对英不对日的主张，也是不能解放中国民族。所以唯一的道路，应该是总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民众自然占重要位置——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里，我们又可以明显了解中国革命绝不是所谓国家主义者脑中所理想的“闭关革命”，排斥或怀疑国外被压迫者势力的帮助，也不像国民党右派周佛海等所解释，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只应驱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本身。周佛海等不知道中国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剥削场所，帝国主义非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决定不肯放弃中国。

* 本文是作者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代陈独秀答复陆耀文、江沛的公开信，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

先生等看出了第三国际联合战线之重要，且根据第三国际精神组织团体，帮助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但据第三国际章程的规定：在一个国家中，凡赞成第三国际政策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为一集中的统一的组织，而不容有旁支的并立的组织。先生等既决定组织行动的团体而非仅为研究目的，则请速即联合于有六年奋斗历史之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这才是赞成第三国际主张与策略的一切人们之必然的合理的行动。

记者代答

原载 1926 年 3 月 27 日《向导》第 147 期

苏俄与民族解放*

(一九二六年四月)

此生先生：

来书所提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俄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问题。

苏俄与中国民族解放这一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一样，都是目前中国民族革命策略上讨论的中心问题。中国目前反对苏俄的人，分子是很复杂的，自反动的军阀至国民党右派，他们一致攻击苏俄，说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说苏俄侵略中国；国民党右派虽然偶然间也有主张联俄的，但他们仍然拿苏俄看做是一侵略的国家，说苏俄是“某种属性”的帝国主义。这一层层的社会分子——自反动的军阀到国民党右派，为甚么要这样攻击苏俄呢？显然因为苏俄与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阶级及革命民众切实联合起来之后，对他们或多或少是不利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的成功对于他们的危害程度自然也不相同，因此他们虽然一致攻击苏俄，但其攻击苏俄的形式态度亦是不一致的：譬如国民党

* 本文是作者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代陈独秀答复汕头嘉应学艺中学刘此生的公开信，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

右派之攻击苏俄就与反动军阀之攻击苏俄不一样。不过他们对于苏俄的攻击中，总可找出几个共同之点。第一、他们都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俄，在人类社会进化历史上的意义，其立国的原则及其现行的政制。第二、他们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民族问题的意义及其解决的方法。第三、他们一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一面对于中国从前的所谓藩属，又企图施行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不过是他们攻击苏俄的几个较显著的共同点，自然还有其他的共同点，较次要的。但他们攻击苏俄的根本原因，乃在或直接执行帝国主义的意志，或间接受帝国主义所催眠。前者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后者则借解释先生对苏俄的三点怀疑，或者能够解除一般人对苏俄的误会，能够按照此次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议决案，更进一步与苏俄联合起来。

首先，先讲苏俄本身，《醒狮》周报^①第五十四期关于苏俄的报告直是俄国反革命者及各国帝国主义的造谣。苏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国家，政府就是工农自己，那里会有压迫工农的事实？俄国工人的工资近年日益加增，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则日益减少，现在各交战国工人的生活皆劣于战前数倍，而俄国工人的生活已将近恢复战前的状况了。这不是苏俄的宣传作用，这乃是事实，乃是统计表的证明，乃是去年英国、德国、挪威、捷克斯拉夫等国工人代表赴俄考察回来的报告。至于农民，则自革命以后已由政府给予没收自地主贵族的土地，现在不仅名义上解放了农奴制的束缚，事实上也是土地的所有主，这也是一切游俄者公认的事实。总之，

革命后的俄国工农，无论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都得到自由。说苏俄压迫工农，那不是造谣便是完全不知苏俄的状况。苏俄政府办事人员，在工农管理国家人材尚未充分养成以前，自然不免要利用一部分帝国时代旧有的熟练的人员，因此自然不免有几个腐败分子混进去，但这是小的一部分的现象，不足伤害无产阶级专政，何况这些腐败分子已日加淘汰而工农出身的政府人员已日加增多了呢？最能令人误会的，是新经济政策问题。一般人动辄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便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便是恢复资本主义。说这种话的人简直一点也不懂马克思主义，而又要假充内行。马克思主义绝未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即刻便实行共产，马克思主义乃主张这个过渡时代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经济不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乃是新经济政策的经济；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前的经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其实并不是甚么“共产”，乃是战争内乱时代“围城中”，必不可免的一种救急办法，这种办法不仅苏俄行过，即在欧战紧急时期德、法诸国都多少行过。新经济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苏俄不行新经济政策而马上“共产”起来，那才真证明“马克思之科学的共产主义不可行于世哩！”《醒狮》周报登载“一个俄国老共产党员的报告”，恍惚以为这是共产党的自供。其实俄国共产党中有一二叛党的“老党员”并不足为奇，即如陈炯明^②又何尝不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呢？关于苏俄的真实状况，请参考最近出版之《新青年》^③ 第二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之研究”一篇文章。

我们还要明了苏俄的世界历史意义尚不仅在它解放俄国的工农，铲除帝国时代的腐败官僚气习，以新经济政策建设俄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而且在它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指导全世界被压迫者为推翻最后形式之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换一句话说，即苏俄不仅担负解放俄国的使命，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它不仅帮助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其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帮助殖民地民族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再换一句话说，即苏俄对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运命亦有密切关系的。这里，我们须得略说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意义及其解决的方法。

苏俄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则它不仅领导先进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且也要帮助殖民地民族的革命，因为如果殖民地民族不起来革帝国主义的命，全靠先进国无产阶级单独的奋斗，则世界革命必然不会成功；至少帝国主义的寿命也要延长很久很久。所以，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方今世界革命中最重大问题之一。苏俄十分明了这一问题的意义，它而且根据列宁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确定民族政策。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根本上，就在承认被压迫民族之民族自决权，这自决权是无条件的，甚至可以自由分离而建立独立的国家，先进国无产阶级应该尽力帮助被压迫民族争得这自决权，无产阶级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而奋斗，同时亦即是自己利益而奋斗。苏俄历来的民族政策就是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一点，孙中山先生是很了解的。孙中山先生明白知道苏俄是无产阶级国家，其民族政策根本就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换

一句话说，即资产阶级国家主张民族自决是骗人的；而苏俄主张民族自决则是真诚的，因为彻底的普遍的民族自决，对于帝国主义不利，而对于苏俄所从事的世界革命则十分有利。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上即说（见《三民主义》十四至十五页）：

“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 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成功不过六年。他们在这六年之中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

可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绝不是国民党右派所偶然提起的“联俄”政策，即孙中山先生根本认定苏俄是“没有侵略野心”的国家，而是真诚帮助中国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绝不像以前国民党联英、联日等政策，而现今的国民党右派纵然偶然也提起联俄，但他们的政策恰如他们以前主张联英、联日一样，即他们恰把苏俄看做是“有侵略野心”的国家，是某种属性的帝国主义。这是大错而特错。这就是根本不了解苏俄，根本不了解民族殖民地问题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亦即是根本不了解孙中山先生。

我们明白以上所解释了，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中俄的关系。苏俄的民族政策既如上所述，则它对于中国——半殖民地所采的政策自然也是根据这种真诚帮助被压迫民族之民族自决运动的政策，不能独外。苏俄成立即向中国民族宣言放弃旧

俄帝国侵略中国所得的种种特权。一九二四年五月的中俄协定^④尤开中国外交上没有的先例。当时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即宣言此种条约完全有利于中国，实出于苏俄政府的友谊及思想。先生所称引之研究系^⑤曾友豪，本是极端反对苏俄的人，曾经为蒙古问题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⑥上作文与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⑦大打其笔墨官司，但在先生所称引的他的一篇论文中，究竟指出整个中俄协定是“苏俄野心欺骗中国”没有呢？恰恰相反，颖悟的读者读了他的论文只能感觉中俄协定之有利于中国，乃是中国过去与帝国主义国所订诸条约所未曾有过的。曾友豪在其论文中，自己也就说过：“中俄协定对于中国的利总比害多些”。他指出中俄协定中最满人意的有六项：

- (一)中俄两国声明采用平等及相互让与的原则，重新缔结条约及废止旧约；
- (二)将中东路化为商业铁路；
- (三)取消领事裁判权^⑧及放弃租界；
- (四)中俄两国规定新关税税则时采取平等及互相让与的原则；
- (五)解释条约的文字并不偏于两缔约团体之任何一方；
- (六)抛弃庚子赔款^⑨以补助教育。

这六项已够告诉我们：中俄协定之有利于中国，是中国外交史上创见的了。何况尚有许多点，有利于中国，而为著名反苏俄之曾友豪所未曾指出的或不愿意指出的呢？曾友豪所指出最满人意的这六项，都经他自己详细解释，说是中国与别国

过去所订条约都未曾得这样便宜。实际上，即在这六项中，我们也明显看出如取消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关税自主等的要求，恰好就是中国民族目前紧迫的要求，五卅屠杀就是帝国主义拒绝中国民族这种要求之表示，而苏俄早在五卅屠杀前一年正式明文规定答应中国民族之这种要求了。我们再看曾友豪所谓中俄协定中最不满意的，又是甚么？他只能指出二项：

（一）中俄协定虽规定中东铁路为商业铁路，而该路的管理权仍由俄人操纵；

（二）苏俄撤退外蒙古驻兵问题仍旧不能解决。

我们姑假定“不满人意的”这二项能够成立，然而拿“满人意的”和“不满人意的”相比较，在数量上是六与二之比，而在质量上则相差更远了！何况曾友豪所谓“不满人意的”这二项并不能成立？不知道这篇论文怎样证明“苏俄野心欺骗中国”？不知曾先生以何根据证明“该协定确实给与片面的利益于俄国”？不知曾先生怎样又说：“表面上”中俄协定对于中国的利总比害多些呢？哦！我们明白了。曾先生以为苏俄放弃上述种种特权，乃是“慷他人之慨”，“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纵使苏俄政府不肯放弃这些权利，也没有能力强迫中国政府再把这些权利送给苏俄。”此生先生，你看曾友豪便根据这个“事实上”的所谓“理由”来证明“苏俄野心欺骗中国”！曾友豪分明是不愿意了解孙中山先生所说“苏俄是没有侵略各国野心的”，分明是把苏俄看做与英、日、美、法、意等帝国主

义国家一样，分明是不愿意了解一九一七年十月世界上发生过甚么事！然而苏俄既然是“侵略的”国家，它安得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它安得没有能力强迫中国政府还把一些权利送给苏俄？帝国主义者尚能干涉中东路权，尚能“刁难不肯让出俄使馆及领馆”——他们一点权利的根据也没有，尚有“法子”有“能力”如此做，何况苏俄有旧俄条约可据，安得没有“法子”，安得没有“能力”？帝国主义者藉不平等条约可以霸占中国的海关，但不藉任何条约也可以霸占上海租界的司法权（现行的会审公廨制度是超出平等条约以外的侮辱！）。假使苏俄是侵略的国家，它要中国承认前俄帝国和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它要中国政府再把这些权利送给它，又何患无辞呢？

何以说“最不满人意”的二项，中东路问题和蒙古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呢？

中东路问题表面上是中俄间的问题，而事实上则是帝国主义夺取该路的问题。中俄邦交未恢复前，法、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群欲染指该路，乃是明显的事实。东三省是谁的势力？中东路朝交还则夕入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此种形势经过今年一月下旬“中东路事件”之后尤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东路之虎视鹰瞵已成司马昭之心了。我们不能以此问题非难苏俄。

至于蒙古问题，则尤为明显。本报一四六期中已有解释^①，这里用不着多说。根据以上所说，则显然以朝鲜、台湾比蒙古，以日本比苏俄，可谓“拟于不伦”，苏俄绝非为并吞弱小民族，

而煽惑其独立；苏俄之帮助被压迫民族乃真诚的帮助，贯彻列宁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即承认各民族直至于有自由分离独立之权，而尽力帮助使之实现。苏俄帮助中国民族，同时亦帮助蒙古民族，我们自己要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亦应当帮助蒙古从中国军阀“殖民者”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自己不怕苏俄鼓吹中国向帝国主义独立，而有吞并中国之危险；同时我们亦可不怕苏俄帮助蒙古独立，而有吞并蒙古的危险。谁也不敢否认蒙古是一种被压迫民族，那我们便应该承认蒙古民族之民族自决权，直至于能自由分离而独立。蒙古共和国宪法之颁布正是蒙古民族自决的显示。蒙古宪法已经宣布否认不平等条约；而我们一喊“取消不平等条约”口号，便被指为“赤化”应受通缉。蒙古宪法已经宣布土地、矿山、山林、江河等富源悉为公共所有；而我们还在为曹家宪法^①肉搏相持。相形之下真令我们愧死！

记者代答

原载 1926 年 3 月 27 日、4 月 3 日《向导》第 148、149 期

注 释

- ① 《醒狮》周报，见本卷第 446 页注②。
- ② 陈炯明，见本卷第 6 页注⑨。
- ③ 《新青年》，见本卷第 484 页注③。
- ④ 中俄协定，指 1921 年 5 月 31 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 ⑤ 研究系，见本卷第 136 页注⑦。
- ⑥ 《学灯》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

- ⑦ 《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
- ⑧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 150 页注⑥。
- ⑨ 庚子赔款，见本卷第 351 页注⑤。
- ⑩ 指《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再答明致先生》一文，见本卷第 572 页。
- ⑪ 曹家宪法，指 1923 年 10 月 10 日由贿选总统曹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瞿秋白文集 第三卷

作者 =

页数 = 596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民族的劳资斗争（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列宁主义概说 - - 改译施达林著之《列宁与列宁主义》里的一部（一九二五年二月）

（一）列宁主义之历史的根源

（二）列宁主义之方法

（三）列宁主义与理论

（四）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

（五）无产阶级独裁制论

（六）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一九二五年二月）

道威斯计划与世界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二月）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二月）

（一）孙中山政治上的长成

（二）康梁保皇党之国家主义与下等平民之民族革命

（三）辛亥革命前之阶级分化

（四）辛亥的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革命的胜利

（五）孙中山镇压买办阶级与联俄联共政策

世界职工运动状况（一九二五年二月）

日本对华贸易之经济侵略（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

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 - - 镇压买办阶级商团之反革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淞沪特别市和淞沪的民权（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上海之外国政府与中国臣民 - - 上海纳税外人会议及中国市民之自由权（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

五一纪念与国际劳动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

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

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四月）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一九二五年四月）

评职工运动中的反动派（一九二五年四月）

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一九二五年四月）

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 - - 上海 - - 青岛 - - 大连（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热血日报》发刊辞（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外人大屠杀之目的 - - 上海 - 汉口 - 青岛 - 大连（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中国人不要做外人爪牙（一九二五年六月日）

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

五卅交涉的危机 - - 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
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巡捕房的假证人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枪弹究竟应当从哪里进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上帝呢, 还是财产?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贼的伎俩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蔡廷幹的表示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也是一种爱国方法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江亢虎辟赤化谣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小吃齐心酒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更可怕的十秒钟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可爱的梁启超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 - - 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大家都卖气力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 - - 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卖国的不但政府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蔡督办打扑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 - - 商阀报阀的勾结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无耻的美国帝国主义者!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总商会的非合作主义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糊涂的《民国日报》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自由的劳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可恶的上海报界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虞洽卿与六十万元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官僚商阀之秘密外交 - - 人民快起来打倒他们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还希望军阀们来救国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不如是, 势必五分钟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交涉破裂后我们怎么办? - - 全国对外的大罢业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外国皇帝的勋章与中国同胞的血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一手给钱一手开枪之张少帅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大老班们好财运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死活只有两条路 - - 全国对外大罢业还是做奴隶?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谁是敌, 谁是友?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全国罢工潮与上海开市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之修正不平等条约 - - 日本外相之政策可以对照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全国大示威的意义 - - 应再有实际上的统一行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英帝国主义之阴谋 - - 广州事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五卅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五卅屠杀后之奉系军阀 (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九二五年八月）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
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九二五年）
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改译）（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 -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 一 北京政变与国民会议之标语
- 二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
- 三 反动之重来与国民会议之战

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 - 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 一 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
- 二 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
- 三 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问题
- 四 中国革命之国际性与民族问题
- 五 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问题
- 六 革命军队与国民革命独裁制的问题
- 七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前途

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一九二六年一月）

- 第一讲 绪论
- 第二讲 帝国主义前的民族问题
- 第三讲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
- 第四讲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

战壕断语 - - 中国革命者的杂记（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 - - 十六日）

- 一 摩洛哥和叙利亚
- 二 摩塞尔问题、土耳其、蒙古、爪哇
- 三 危机中的波兰
- 四 德国的革命新潮
- 五 寡头政治的美国
- 六 所谓大英帝国主义

对于阶级斗争之一个疑问 - - 答明致先生（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两副面孔一个公式（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大家谢了大家（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日本外交部搬家（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好个交换条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苏联真无诚意！（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 - - 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

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都是犯了圣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赤化共产真时髦（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原来唯恐我们不快死不坐牢（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法统说的由来原来在此！（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 - - 再答明致先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 - - 上海工部局总董教训总商会会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怎样实现国民革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苏俄与民族解放（一九二六年四月）

附录页